

金剑雕翎

花 凤
镖 旗
飞 铃
双凤旗
春秋笔
飘花令
岳小钗
天香髓
女捕头
剑无痕
无名箫
天龙甲
玉钗盟
金凤剪
素手劫
袁紫烟
无形剑
黑白剑
天鹤谱
江湖飞花逐月

金剑雕翎
飞燕惊龙
铁剑玉佩
铁笛神剑
天剑绝刀
绛日玄霜
一代天骄
幽灵四艳
血剑丹心
天马霜衣
翠袖玉环
神州豪侠传
风雨燕归来
金笔点龙记
八荒飞龙记
摇花放鹰传
玉手点将金
剑气洞彻九重天
惊虹一剑震

金劍雕翎

第三十八回 轮转阵 前血雨飞

如若那劲装少年剑势突由右面攻出，司马乾整个半身要穴，将尽暴露在对方的剑势之下，纵然不能伤在剑下，亦将被迫的手忙脚乱，尽失先机。

哪知，对方的剑路，竟是被他料中，果然从左面攻来。

司马乾心中大喜，右手金轮迎面一招“飞钹撞钟”击向前胸。

那劲装少年一提真气，陡然向后退两步，避开了司马乾金轮一击。

哪知司马乾右手一松，手中金轮突然脱手飞出，急如流星，一闪而至。

这飞轮之技，乃司马乾金轮招数中的一绝，那劲装少年骤不及防，被金轮击中了前胸，闷哼一声，吐出一口鲜血，一交跌倒在地上。

全场中的英雄，无不暗暗赞叹司马乾飞轮之技的凌厉。

只见沈木风缓缓站起身子，高大微驼的身躯，直对司马乾走了过来。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这沈木风的武功奇高，举手投足之间就要伤人，只怕司马乾受不了他的一击！

凝目望去只见沈木风伏下身子，仔细的查看了一下假萧翎的伤势，突然举手一招。

但见两个青衣劲装少年，抬着一个软榻，急步奔了过来，抬起那假冒萧翎的少年急急而去。

全场中人的目光，一齐投注在沈木风的身上，想他心痛萧翎之死，必将对那司马乾出手施袭。

哪知完全出了群豪的意料之外，两个抬软榻的青衣少年抬走了假萧翎，沈木风竟然也自行转回席上。

忽听一声朗朗大笑，震撼敞厅，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萧翎，竟然是如此的无用，经不起别人一击，这江湖上的传言，当真是不能相信。”

马文飞转眼望去，只见那说话之人，一身玄色长衫，又细又高，脸色淡黄，说完，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马文飞心中暗道：此人不知是何许人物，看来亦不像中原道上同道。

沈木风缓缓把目光投注到那发话之人的身上，冷笑一声道：“兄台何人？”

那人扬了扬倒垂的八字眉，冷笑一声，道：“兄弟无名小卒，这姓名不说也罢。”

沈木风果是有着过人的气度，望了那人一眼之后，竟又忍了下去，目光缓缓扫掠了敞厅一眼，放声说道：“在下这位兄弟；虽然重伤在别人手下，但那只怪他学艺不精，纵死无怨……”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百花山庄今日请的都是我沈某人的朋友，却不料有很多自恃豪强的武林同道，明赖暗混的进入我百花山庄，而且来和我沈木风为难，这一来兄弟就算度量再大些，也是难以忍受。”

他目光扫过全场，无一人接口说话。

沈木风淡淡一笑，续道：“退一步讲，我沈某人承诸位看得起，肯以赏光驾临，纵然是明赖暗混而入，但兄弟也不愿追究，只要能够安分守己，混顿酒菜，在下还招待得起，但如想恃强生事，却是叫人难容，因此，兄弟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但不知诸位是否同意？”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阴险毒辣，不知又想出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办法来。

只见人群中有人叫道：“大庄主有何高见，我等洗耳恭听。”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这办法简单的很，我只要试验一下，诸位是要和我沈某人为友呢？还是为敌……”突然提高了声音，道：“如是愿和沈某为友，劳请站起来走向我沈某人身后另一座篷席中去，那里自有好酒好菜招待朋友，如是不愿和沈某为友，但亦不愿为敌，劳请移向左面席位……”他声音又转低沉的接道：“如是要和我沈某为敌，那就走向右面席位。诸位都是江湖成名人物，自不会鱼目混珠，实敌虚友。”

沈木风话完落座，大厅中鸦雀无声，良久之后，突然黑白二老当先起立，直向沈木风身后而去。

这两人带头行动，群豪纷纷相随，片刻之间，大厅中云集群豪，倒有一大半起身而行，直奔沈木风身后行去，隐入一层布幔之后不见。

右面席位上的群豪，大都站起，行到左面席位上。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这方法看似平淡，实则毒辣无比，利用武林人物那信用二字，先把敌、我和中间人物，分个清楚，再行集中全力，对付敌人，然后再设法对付中间人物，这是各个击破的办法。

这时，右面席位上，只余下寥寥数人，除了马文飞、司马乾等一桌之人，还有一个孙不邪，和几个面目陌生的人。

最使萧翎不解的是，昨夜洗尘晚宴上，还和沈木风拼的你死我活的四川唐家掌门人，唐老太太，竟然也由右面席位上，移到了左面席位上去，这一夜之间变化，竟是如此之大。

马文飞暗数右面席位上之人，总共还不足十人之数，心中大是骇异，暗道：群豪济济一堂时，还不觉得什么，这等一分敌我，反而显得是这般人单势孤。

只听凤竹低声说道：“沈木风改了主意，想是因为那假冒萧翎之人的伤死，大出了他意料之外的缘故，把暗袭的做法，改作了速战速决。”

马文飞点头应道：“不错，首当其冲只怕是咱们这一桌。”

萧翎暗作盘算道：如是沈木风明目张胆的下令，向我们进攻过来，我这仆从的身份，是势难保存得住了……

马文飞等人正在商议如何应付沈木风的进攻，突听一阵虎啸龙吟般的大喝，道：“沈庄主，老要饭的一直就坐在左面，可是又不想和沈大庄主交朋友，不知该如何是好？”

萧翎凝目望去，发觉那说话之人，正是饭丐。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如是想和我沈木风为敌，那就请到右面席位上

坐。”

饭丐冷冷说道“当真是费事的很。”站了起来，直向右面席位上走去。

酒僧半戒，醉眼乜斜的随着站了起来，说道：“好啊！饭丐、酒僧，我俩一向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你老要饭活腻了想找死，说不得我和和尚也只好奉陪了。”

紧随饭丐之后，站起身来，行了过来。

两人挺胸抬头，大步行到右面席位之上，坐了下去。

虽只是酒僧、饭丐两个人，但给予马文飞等精神上的慰藉。却是很大，但见左面席位突然站起了七八个人，一语不发的走到了右面席位上来。

马文飞细看来人都是素不相识。

沈木风眉头微微耸扬，哈哈大笑，道：“还有要和我沈木风为敌之人吗？快请到右面席位上去。”

只听一人大声喝道：“生死有命，就算和沈木风交上朋友，也未必就有什么好处。”随着那大喝之声，又有两个五旬左右大汉，走入右面席位之上。

这两人马文飞倒是识得，乃是泰山二虎宋氏兄弟。

沈木风目光一掠左面席位上的群豪，哈哈一笑，道：“就兄弟想来，这左面席位之上，恐怕还有想和兄弟为敌之人，那就请过右面如何？”

果然，左面席位上，又响起一声冷笑，道：“人家沈大庄主既是无意和咱们交友，咱们这等高攀岂不是比死了更为难过吗？”

只听一人应声道：“大哥说的不错，头可断，血可流，大不了一个死字，与其活着受辱，倒不如轰轰烈烈的死去，也显得有些英雄气概。”

语声甫落，又站起四条大汉，直向右面席位上行来。

萧翎心中暗道：眼下所有的人，大都相信如是和那沈木风为敌，十九是难以活命，但千古艰难唯一死，要他们明知必死，而仍有抗拒的豪气，眼下要想个什么办法，使他们心中了然，纵然和那沈木风为敌也未必死得了。

但见沈木风脸上一片肃穆之色，缓缓道：“还有吗？”

他一连喝问数声，左面席位再无行动之人。

萧翎暗中留神那紫袍老人的举动，但见他仍静坐不动，心中好生奇怪，暗道：他如是沈木风的朋友，就该行入沈木风身后另一座篷帐中才是，如是那沈木风的敌人，那就该坐到右面席位上来，以他身份，难道竟也是不敌不友，坐观虎斗的人物不成。

但见沈木风拂髯一笑，回顾着右面群豪说道：“诸位要和我沈某为敌，不知可否能说出一些原因来？”

马文飞起身应道：“阁下积恶数十年，杀人无算，眼下之人，不是师门和你结仇，就是父母、朋友受你陷害，每人的仇恨，算起来都很深长。”

沈木风道：“就以马兄而言，不知为何和兄弟结仇？”

马文飞道：“是为了师门仇恨。”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马兄如要替师门报仇，沈木风总要叫你有一个

报仇的机会，怕的是马兄无能力令师报仇，反将赔上一条性命。”

马文飞道：“不劳你沈大庄主担心。”

沈木风目光一转，望着左面席位上的群豪，冷笑道：“诸位虽不肯折节和我沈某下交，但能不和我沈木风为敌，我沈某人仍是照样感激……”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既然是彼此之间，已叫明了，互相为敌，那就是说，彼此势同水火，决难两立……”

只听酒僧半戒高声接道：“沈大庄主，也不用讲这些大道理了，和尚时限已到，有些等得不耐烦了，还是请沈大庄主早些超度我和尚到西方极乐世界吧！”

他终日里带着七分醉意，讲起话来，口没遮拦，别人只道他是讲的醉话，其实此人心细如发，早已留神到沈木风在借说话时机，分散群豪心神，准备暗中施展手脚。

只听饭丐冷笑一声，接道：“沈大庄主也不用口是心非，只说冠冕堂皇的话了，还是堂堂的划下道儿，大家一刀一枪的比个生死出来。”

沈木风道：“两位好像是心中很急？”

饭丐冷冷应道：“沈大庄主诡计多端，咱们是不得不防。”

沈木风道：“好！诸位远来是客，如何比试，还望诸位出题，文比武打，拳掌兵刃，只要诸位说得出口，我沈某一定奉陪。”

半晌不讲话的孙不邪，突然接口说道：“老叫化倒有个主意。”

沈木风道：“领教高见。”

孙不邪道：“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你沈大庄主这番邀请我等参与贵庄英雄大会……”

沈木风淡淡一笑，接道：“据我的记忆，似乎未邀你老叫化子。”

孙不邪咳了一声，笑道：“不论你是否邀了老叫化，老叫化却是拿着你们百花山庄的请客银牌，走进来的。”

沈木风道：“孙兄神通广大，兄弟是佩服的很。”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沈大庄主这过奖之言，如确是出自衷诚，老叫化倒是十分爱听……”

目光一掠右首席位上的群豪，只不过寥寥十几个人，微微一笑，接道，“彼此之间的人手，相差十分悬殊，可说是一场势不均，力不敌的搏斗，你沈大庄主如若是自负英雄人物，咱们就订下三阵决胜负的东道。”

沈木风摇头笑道：“打赌的事，兄弟是素不愿为，孙兄之请，实是歉难照办。”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你沈大庄主之意，可是以多为胜吗？”

沈木风笑道：“纵然是本庄中人确有此心，兄弟也不允许。”

孙不邪冷冷说道：“沈大庄主嘴里英雄，骨子里作何打算，叫人难猜难测，既是咱们划出的道子不算，那也不用问咱们了，你沈木风自作主意就是！”

沈木风虽受讥嘲，但却是面不红，耳不赤，若无其事，淡然一笑，道：

“兄弟之意，是力求公平，与会英雄不下数百人，如若只以区区三阵，判定胜负，那未免太过草率，也不知要埋没多少人材，兄弟之意，你们有几个人，咱们就比试几阵，生死勿论。”

孙不邪心知他想借这一战，全歼为敌之人，纵然是不能如愿，至少可剪除大半，一时间甚难答复，沉吟不语。

要知这孙不邪不但在丐帮中是一位硕果仅存的长老，就整个江湖而言，亦可当德高望重，功强辈尊之称，只是目下群豪，都非丐帮中的人物，身份庞杂，来自四面八方，肯否听他之言，还难预料，是以并不敢擅作主意。

沈木风目光转动，接道：“连同孙兄在内，贵方共有一十五人，咱们就以十五阵分决胜负如何？”

孙不邪扫视了群豪一眼，道：“这个老叫化也是难作主意。”

只听泰山二虎叫道：“咱们公推孙老前辈主持大局。”

群豪齐声相应。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老叫化是恭敬不如从命了……”目光转注到沈木风的身上，道：“贵方人多，这等打法，亦非公平之论。”

沈木风道，“孙兄意欲何为呢？”

孙不邪道：“咱们人数少，如是有所伤亡，也就是伤亡一个少一个，不像你们百花山庄有的是武林高手，效命徒儿，死上百儿八十个人，不当他一回事。”

沈木风冷冷接道：“孙兄意欲如何？快请决定，兄弟已然等得不耐烦了。”

孙不邪道：“好啊！你这百花山庄的四周，守卫如何？”

沈木风道，“虽不敢当铜墙铁壁之称，但可说得上是防守森严四字。”

孙不邪道：“既是不能分由三阵以决胜负，咱们干脆来一个群打群战算了。”

沈木风道：“混战吗？”

孙不邪道：“咱们旨在冲出你这百花山庄。”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怕的是诸位来时容易去时难。”

孙不邪道：“老叫化一生中就不信邪。”

萧翎心中暗打主意，道：我套上蚊皮手套，暗中想办法接应群豪就是。

突然沈木风一声长啸，道：“诸位想走就走，也未免太小看我沈木风了。”

余音未落，敞厅四周的门口，突然涌现无数黑衣武士，手中兵刃，闪闪生光。

孙不邪目光一掠酒僧、饭丐，说道：“两位请跟着老叫化，当先开路。”

那酒僧为人游戏三昧，纵然是面临生死大关，也是说不出一句正经话来，但对那孙不邪，却是神态恭谨，起身说道：“老前辈居后接应，我和尚和沈铁锅共打头阵。”

原来那饭丐虽然破衣百结，但和丐帮却非同志，他终年背着一个大铁锅，随时随地都升起火来煮饭食用，似是终年终日，一直没有吃饱过一般，别人

只道他天生的胃口奇大，却不知这沈铁锅，身着破衣楼衫，终日背着一只大黑锅，实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只是他轻易不愿和人谈起，那伤心往事罢了。

沈铁锅应声而起，和酒僧连袂飞跃，抢在那孙不邪的前面，昂首挺胸、直向厅外行去。

萧翎默察形势，一场激烈的恶战，即将展开，似乎沈木风已然变更了原来计划，准备硬以武功，力拼群豪，这一来，他和那马文飞原先预定的计划，势难再用，于是趁混乱的局势，暗施传音之术，低声说道：“马兄，情势演变，似是已快过了咱们预计的时限。”

马文飞道：“不错，看情形已然难以等到晚上，奇怪的是，中州二贾和那彭云向飞等，始终不见露面。”

萧翎道：“也许他们还没有混进百花山庄。”

马文飞道：“中州二贾，已非易与人物，那神偷向飞，更是智谋百出，说他们混不进百花山庄，实是有些叫人难信。”

萧翎道：“可是目下形势，已难再作等候，如不趁此动手，只怕难再有动手的机会了。”

马文飞道：“兄弟之意，不宜操之过急，无论如何，先要和向飞等联络上之后再说。”

萧翎心中一片紊乱，拿不定主意该如何才好。

抬头看去，只见酒僧、饭丐已然逼近了敞厅门口，厅门外兵刃闪光，早已布满了黑衣武士。

看情势，只要酒僧饭丐冲出厅门，立时即将展开一场大战。

孙不邪突然停下身子，低声说道：“停下！”

酒僧已跨出厅门，饭丐也取过背后的大铁锅，即将准备出手，听得孙不邪呼叫之声，立时停了下来。

回头看去，只见那些坐在右面席位上的群豪，都在低声商议，除了三人之外，大都还在原地坐着未动。

酒僧暗暗叹息一声道：“这些人似已为沈木风气势震慑，失去了抗拒的勇气。”

但见孙不邪黑瘦的面容上，泛起了一阵红色光彩，两道森寒的目光，缓缓由厅中右席群豪脸上扫过一道：“诸位如是跟着老叫化走，至少是多有几分生机，如等待老叫化子去后，诸位再想破围而出，只怕其间的艰难，尤过此刻许多。”

果然，这几句话，发生了效用，右面席边之人，突然又站起三人，大步行了过来。

萧翎心中一直犹豫难决，是否该立刻动手，但眼见厅中群豪尽是个个气丧胆怯，不禁激起豪壮之心，低声说道：“马兄，咱们去为那孙不邪壮壮行色吧！”

马文飞道：“以那孙不邪在武林辈份之尊，声望之重，竟然号召不起与

沈木风抗拒的武林同道，这沈木风的气势，也确实非同小可了。咱们这一方，总共不过十几个人，但却只有六个人敢往外闯，如是咱不帮帮场，那孙不邪实也无法下台了。”霍然站起了身子。

司马乾点点头自言自语他说道：“毛病就出在昨晚一夜之中了！”撩起长衫，取出金环。

凤竹低声说道：“贱妾自知武功不济，但也不愿坐以待毙。”

马文飞笑道：“好！这个给你。”右手在长靴之上一探，摸出来两把锋利的匕首。

凤竹接过匕首，嫣然一笑，道：“马爷厚爱，贱妾来生愿为鸡犬以报。”

马文飞笑道：“凤姑娘言重了。”

司马乾双轮一振，高声说道：“畏刀避剑，苟生一时，只怕终生一世，都将永受奴役，岂不是生不如死！可笑武林道中，就有着这么多贪生怕死的人！”

他这番话自言自语，但却声如宏钟，全场可闻。

右面席位置上排坐的大部群豪，都听得耸然动容，面现愧色。

马文飞抢行离坐，昂首挺胸，直向敞厅的门口行去。

萧翎紧随在马文飞的身后，凤竹紧依萧翎身后而行，司马乾手执金轮，殿后而行。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咱们共有十几人，抗拒百花山庄的数百高手，不论这一战的胜负如何，这份豪壮之气，也足以震动武林了！”

沈木风笑道：“以孙兄之能，也许沈某这百花山庄留你不住。”

这当儿，突闻一人大喝道：“大丈夫生的光明磊落，死也该轰轰烈烈，天下难道还有比死亡更难的事，在下也算一份。”

只见右面席位置上又站起一条大汉，奔了过来。

这一来立时激起了一股奋发之声，右面席位置上，余下七八个人，一齐站起，拔出兵刃，行了过来。

孙不邪纵声大笑一阵，道：“今日咱们如能冲出百花山庄，诸位英雄之名，从此将震动江湖，如是不幸埋骨干斯，江湖上亦将长留下诸位勇士之气。”

这几句话，很是平常，但却自蕴着一股激厉豪壮之气，只听得群豪意气飞扬。

马文飞沉声说道：“孙老前辈德高望重，还望能主持大局。”

孙不邪道：“老叫化义不容辞……”语声微微一顿，道：“咱们这些人之中，武功有强有弱，老叫化单凭这外貌观察，或有土壤藏珠之憾，好在一动上手，明珠自会发光，决不致常埋诸位之才。”

马文飞道，“我等悉听调度，决无异言。”

孙不邪道：“对方人多，咱们既不能和他们单打独斗，亦不能和他们一对一的硬拼，因此老叫化想出了一个拒敌之阵，咱们以两人为阵之轴，接应四面八方，东南西北四面，各以两人联手拒敌，合计八人，另外之人，布作

内阵，随时填空补隙。”

司马乾道：“好办法，这叫作轮转大阵，正适合今日之局。”

孙不邪望着司马乾道：“那就劳请阁下为左翼之主。”

司马乾道：“在下全力以赴。”

孙不邪转望马文飞道：“久闻马总瓢把子为江湖后起之秀，今日一见，气度果是不凡。”

马文飞道：“老前辈过奖了。”

孙不邪道：“那就劳请马总瓢把子为右翼之主。”

马文飞道：“敬领大命。”

孙不邪目光一掠酒僧半戒和饭丐沈铁锅道：“两位为前阵之主，首当锋锐。”

酒僧、饭丐齐声应道，“敬谨领命。”

孙不邪道：“老叫化和这位凤姑娘居中接应各位。”

司马乾望了萧翎一眼，心中暗道：这大大有名的丐帮一老，竟然是看走眼了吗？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竟然未能瞧的出来吗……

要知萧翎伴作马文飞的仆从之人，为了配合身份，不敢过露锋芒，一直把双目中神光隐去，孙不邪虽是老江湖，竟然也未瞧出来。

孙不邪目光转注两个身体魁梧的大汉身上，说道：“劳请两位为后阵之主。”

那两个齐齐应了一声，拔出兵刃，站了方位。孙不邪就余下之人之中，又选了两个武功高强之人去补助那左右二翼，然后高声说道：“尚未经老叫化分派职位的，请自行分成小组，二人一组，分布在四面，外阵如有伤亡，立时自动递补。”

沈木风一直冷冷看着孙不邪派遣人手，组成突围拒敌的方阵，口中虽然不言，心中却是暗暗的赞赏道：这老叫化不但武功超人，而且深谙谋略，亏他想得这等一个轮转阵来使武功强弱不同的人，能够彼此平均起来，由他居中接应，倒是人尽其能的一种打法。

这时，整个轮转大阵，已然布成，各处方位上的群豪，已拔出兵刃，准备厮杀。

萧翎估计了一下四方实力，悄然行到阵后的递补方位上。

在他想来，那孙不邪能够照应前面和左右二面，已是大不容易，这后阵定然是全阵最弱的一环，自己如若单独照应后阵，找机会暗中施展手脚，或能保持身份不泄。

哪知他移到后阵递补方位上后，原先站在同一方位上的一条大汉，突然转移到左面方位上去，竟是不愿和他同列一位，也不知那人是觉得他武功不济，不愿和他同守一位，或是觉得他身份低下，不肯和他联手合作。

萧翎望了那人一眼，缓缓垂下头去，装作未见。

司马乾暗暗骂道：这小子当真是有眼无珠，竟弃安就险，当下低声对身旁另一个大汉说道：“兄台请移到后阵递补的位上如何？”

那人为人比较忠厚，心中虽然不愿，但勉强走了过来，和萧翎同列一位。

孙不邪只待内阵群豪选定方位之后，才高声说道：“今日之战，不只是荣辱所关，而且更是生死所系，尚望诸位能各尽全力以赴……”

右手一挥，当先发出一掌，接道：“全阵缓行，闯出厅去。”

只听掌力随着呼啸之声，直撞过去，拦在门口最先一个黑衣武士，首先遭殃，吃孙不邪掌力击中，惨叫一声，鲜血喷出，摔倒在地上。

他心想先树威势，来一个先声夺人，是以，劈出的一掌，用出了八成以上功力，那人自是当受不起。

酒僧半戒大袖一挥，紧随着发出内家真力，横里扫了出去。

饭丐早已取过了背后的大铁锅，举锅一挡，一片叮叮咚咚之声，把攻向酒僧的兵刃尽数接了下来。

酒僧双掌迭施，连发八掌，冲开一条血路，出了敞厅。

这时，敞厅外的黑衣武士，除了组成一片刀光剑影，阻挡酒僧、饭丐之外，另外分出了一部分，分由两侧，攻了过去。

司马乾挥动金轮，严守左翼门户，不求有功，先保无过。马文飞守右翼，也是以守为主，力求稳住全阵。

主守后阵的两个大汉、武功虽然较差、但只守不攻，亦可勉强对付。

孙不邪运功蓄势，目光炯炯的四下扫射，只要发觉那一方不支之状，立时将出手施援。

阵中群豪，大都把精神集中在对敌之上，只有萧翎超然事外，放目于四周，观大势变化。

这一留心观察，立即发觉了情势不对，那些环绕于四周的黑衣武士，似是并未全力抢攻，只是边战边退，分明在诱敌深入，不禁心中大急，暗施传音之术，说道：“孙老前辈，情势有些不对，敌人似在诱我深入，咱们不能随他们进入埋伏。”

孙不邪霍然警觉，抬头打量了一下四周形势，果然发觉那些黑衣武士似是存心诱群豪进入正东方一片花树林中，不禁吃了一惊，暗道：如非此人暗施警告，老叫化将在不知不觉下中了沈木风的诡计。

心中念头转动，不自禁回顾萧翎一眼。

萧翎却已把精神贯注在激战之上，生似适才的警告之言，并非是出自他的口中。

这时，孙不邪已发觉萧翎星目中不时闪出冷电一般的神芒，心中暗道了一声：惭愧，这样一位身怀绝技之人，我竟然没有发觉……

只听一声厉啸传来，四面的黑衣武士，突然加强了压力攻势，刀、剑交织，有如重彼叠浪，汹涌而来。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四面围攻的黑衣武士，层层重重，不下二百，心中

亦是暗自惊骇，忖道：这些人的武功，大都不错，不知沈木风如何能训练如此众多的黑衣武士。

孙不邪右掌遥遥击出，发出一记劈空掌力，一阻左翼敌势，沉声说道：“转向正西冲出。”

酒僧、饭丐似亦早就觉出了不对，双双大喝一声，带转阵势，向西冲去。

饭丐铁锅挥舞开来，有如一片乌云，只听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排山而来的刀山剑林，尽为震荡开去。

酒僧运掌如风，配合着饭丐的铁锅，连续发出拳风掌力。

两人攻势虽然猛烈，但那些黑衣武士剽悍绝伦，宁死不退，虽被酒僧饭丐伤了三人，仍是无法向前冲进一步。

这时，左右二翼和殿后，同时受到那些黑衣武士的疯狂猛攻，司马乾、马文飞尽展所能的轮击，扇削，勉强稳住两翼阵角。

但卫守后阵的泰山二虎，却已是应接不暇，中剑受伤。

但两人强忍伤疼，浴血苦战，伤而不退。

这时，那内阵中准备递补的大汉，已然挥动兵刃出手，以补泰山二虎的不足，这轮转大阵，虽非什么奇异大阵，但用以少拒多，倒是恰当的很。

萧翎眼看四周压力强大，那些黑衣武士中，竟有着不少武功奇高之人，如非孙不邪随时出手相救，这轮转大阵，只怕是早已伤亡殆尽，为人破去了。

孙不邪似是未料到这百花山庄之中，竟然潜有着如许之多的武林高手，心中暗暗震惊，忖道：看将起来，今日如想冲出这百花山庄，实非一件容易的事！

但觉四周的压力，愈来愈是强大，全阵已难再移动分毫，而且阵势也逐渐的开始缩小。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闷哼！和马文飞搭档，护守侧翼的一个武林同道，中了一剑，伤及要害，当场倒了下去。

那守候内阵上的大汉，立时冲上一步填补了空下的位置。

这是一场武林中罕见的群打恶战，看得人触目惊心！

在这等险恶的情势之下，萧翎不得不出手相助泰山二虎了，于是暗中连发修罗指，击毙了七八个黑衣卫士。

原来最为紧急的后阵，在萧翎全力维护之下，反而稳定了下来，两翼压力反告渐呈紧急。

只听两声惨叫传来，两翼副手，又受了重创倒下。

凤竹和另一个黑衣大汉，立时递补了上去。

这惨烈的激战，又延续一个时辰，四面围攻的黑衣武士，虽已有了很大的伤亡，但孙不邪这轮转大阵，也已残破不全。

泰山二虎虽然得萧翎全力相助，但两人打到后来，已是内力不支，再加上失血过多，已是无再战之能，只好退了下来。

萧翎不得不和另外一个副手，递补上去，正面出手。

他为了要隐蔽自己的身份，不能锋芒太露，从那黑衣武士手中夺过一柄剑，挥展剑势拒敌，但只求挡住敌人攻势，却不再施展辣手伤人。

又缠斗顿饭工夫，和萧翎并肩拒敌的大汉，突然被斜里刺来一剑，中了要害，当场死亡，萧翎警觉要待救援，已自不及！

轮转大阵因群豪的伤亡过重，已呈残破不全之状，凤竹受伤，马文飞、司马乾、沈铁锅也都各中一剑，一则因三人内功深厚，及时运气止血，二则伤势不重，都还有再战之能，但功力、招术上，都已打了折扣。

全身未伤的，只余下孙不邪、酒僧半戒和萧翎。

泰山二虎和风竹都因伤重力尽，无能再战。

其余之人，都已丧命当场。

孙不邪虽然连出绝技，伤了二十余名黑衣武士，但对方人数，却是愈打愈多，伤亡者立被抬下，生力军立刻补上。

孙不邪长啸一声，高声说道：“咱们今日虽是战死此地，但却使英名长存武林，老叫化当先开路，马兄、和司马兄，请全力保护重伤的三人。”

正待飞跃出阵，突然凤竹柔弱的声音说道：“老前辈，前面有花树奇阵阻路，内藏机关，纵然能冲破这黑衣武士，也难出百花山庄。”

她急急喘息了两声，接道：“眼下之策，只有先行占据一处可以坚守之地，暂作休息，再行设法冲出去。”

孙不邪怔了一怔，暗道：不错啊！如是强行冲出百花山庄，只怕难以留下一条性命！当下问道：“姑娘可知何处有可守之地吗？”

凤竹突然圆睁双目，四顾了一眼，道：“向东面冲出五丈外，一片花树林中，有一座青石砌成的石堡，咱们如若能够占得了那石堡，就可以凭险相抗了。”

她一口气，说完了胸中之言，只累的连声喘息，伤口处鲜血泉涌。

原来，她只顾说话，无能再运气止血。

萧翎疾出，点了凤竹两处穴道，止住她伤口处泉涌的鲜血，右掌闪电一般劈出八掌，击伤了两个黑衣武士。

情势迫急，萧翎不得不放手施为，这八掌快速奇异，乃是连环闪电掌中的招术，以掌势破了对方剑招，连伤了两人。

幸好，四周的黑衣武士，层层重重围的甚密，沈木风无法看到萧翎，如是被沈木风看到萧翎这连环闪电掌法，定可认出他的身份。

四周群拥而上的黑衣武士，虽然伤亡很重，但他们人数众多，而且个个剽悍绝伦，奋勇争先，前仆后继，不肯稍息。

马文飞、司马乾，连同酒僧饭丐，都成了勉可自保的形势，保护泰山二虎和风竹的责任，全落在萧翎和孙不邪的身上。

好在那孙不邪武功高强，内力深厚，发出的掌力，一掌强过一掌，迫的那些黑衣武士不能近身。

萧翎双手都套上了千年蚊皮手套，不畏刀剑，一面发掌拒敌，不时又暗

发修罗指力，看上去虽不似孙不邪那般掌力雄浑，威风八面，便却以他伤人最多。

激斗之中，突闻孙不邪大喝一声，双掌平胸推出，一股强大无比的潜力，排山倒海的涌了过去，四个逼近身前的黑衣武士，吃他这强大的掌力，震得向后面倒下。

凶猛的攻势，顿时一缓。

孙不邪借机大声喝道：“咱们冲向正东，老叫化子开路！”

他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亦觉出只有先行占领一处坚牢可守之地，才可得几分生机，突然转向正东冲了过去。

马文飞、司马乾齐齐大喝一声，奋尽余力，长剑金轮威势大增，分护孙不邪左右二翼，向前闯去。

泰山二虎，受伤最重，眼看群豪浴血苦战，忍不住长叹一声，道：“诸位不用管我们兄弟了，自己走吧！”

酒僧纵声长笑，道：“我和尚大半辈子，和人动手不少数百次，可是从没有今日打的这般痛快。”

右手发掌，左手取过酒葫芦：以数十年浑厚的内力，喷洒伤人。

只听几声惨呼，四五个黑衣武士，左手掩面，倒拖长剑而退。

这一来，后面拥上的黑衣武士，反被后退之势阻拦。

酒僧狂笑声中，探手一把，抱过了泰山二虎中的老大。

饭丐右手抡动铁锅，震荡五柄攻来长剑，左手一伸，抱起了泰山二虎中的老二，紧随在孙不邪、司马乾、马文飞三人布成的三角阵式之后。

萧翎一皱眉头，低声问道：“姑娘可以走吗？”

凤竹这时已瞧出萧翎虽穿仆从衣服，实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高人，当下应道：“不要为小婢拖累，请不用管我了。”

萧翎道：“岂可不管。”左手一探，抱起凤竹的娇躯，右手却施展空手入白刃的绝技，夺过一柄长剑，冷哼一声，长剑推出，有如白云舒展，长虹经天，血雨溅飞中，生生把两个逼近身侧的黑衣武士拦腰斩作两断。

这一阵工夫，萧翎掌劈指点，连伤二十余人，那些黑衣武士，虽然勇猛，但眼看萧翎出手一击，不死必伤的威势，亦不禁有些害怕，再加上这挥剑一击，横斩两人的气势，使前面一排黑衣武士，顿生寒意，不敢再向前迫攻。

孙不邪当先开道，双掌连环劈出，内力有如重浪叠波一般，绵绵不绝的涌了过去，那些阻拦去路的黑衣武士，硬被他强猛的掌力，给震荡开去，开出了一条路来。

司马乾、马文飞护守两翼，但因孙不邪的掌力，过于强猛，连两侧的敌人，也被他掌力震退。

凤竹强打精神，不停的指明去路。

不过一盏热茶工夫，果然冲到一片花树林前，已然可瞧见林中石堡。

孙不邪以快速掌势，挟着强猛无匹的雄浑内力，一路猛攻，这数丈距离

中，少说点，也劈出一百余掌。

他内功虽然深厚，但究是血肉之躯，连发一百余掌之后，亦有些气力不继之感。

但见那些黑衣武士，重重集结于那片花树阵前，似是要编整阵式，全力阻拦几人冲进之势。

孙不邪心知如若让这些阵势编成，力量亦必大为增强，当下一提真气，大喝一声：“挡我者死！”双掌齐挥，直冲过去。

一股强猛绝伦的内力，直撞过去，先挡锋锐的两个黑衣武士。惨叫一声，口喷鲜血，倒地不起！

孙不邪有如中了疯魔一般，鬓发怒张，双目尽赤，紧随劈出的掌力，疾跃而上，右手挥出，抓住了一个黑衣武士，倒提双腿，长啸一声，当作铁棍，抡扫而出。

随着那抡动之势，带起一股呼啸的风声。

那些黑衣武士，虽然剽悍，但眼看孙不邪这等武功，把自己同伴当作兵刃施用，不敢用手中兵刃封架，纷纷向后退去。

孙不邪连连抡动手中的黑衣人，迅速的冲近了石堡，飞起一脚，踢在石堡木门之上。

只听砰的一声大震，两扇牢固的木门，竟然被孙不邪一脚踢开。

回头望去，只见酒僧、饭丐等人，却被黑衣武士挡在一丈左右处，冲不进来。

这当儿，已有十几个仗剑的黑衣武士，飞奔而来，显然是想夺回石堡。

孙不邪这一阵急冲猛打，人已然有着疲累之感，而且心知只要自己离开石堡，这石堡立时将被黑衣武士占据，那时别人凭坚拒敌，再想攻入石堡，实非易事，但如自己不冲回相救，虽只有丈余距离，但酒僧、饭丐，和那重伤之人，只怕是很难冲得过来。

正自犹豫难决之间，突见阻拦去路的黑衣武士，纷纷向两侧退让开来。

凝目望去，只见那一个黄面少年，怀中抱着重伤的凤竹，一手执剑，杀出了一条血路，手中剑光如轮，挡者不死必伤，只瞧得孙不邪大为惊服。

那执剑开路的少年，正是萧翎。

原来，他眼看孙不邪冲近石堡之后，酒僧饭丐都被截断拦住，难再突破重围，而且就观察所得，群豪都已经战至精疲力竭，再要支撑下去，只怕要有更大的伤亡，不禁心头大急，长剑一振，全力施为。

那庄山贝胸博天下各大门派的剑术，数十年精研苦钻，创出了一套揽包天下各门精奇招术的剑法，萧翎在大急之下，单凭那精奇的招术施展，出手剑招，又快又辣，剑光到处，残肢共血肉横飞，挡者披靡。那些黑衣武士，虽然剽悍绝伦，但遇上了萧翎这等身手，又是毫无顾忌的施展，只要他击出一剑，必有人伤亡溅血，亦不禁有些害怕，纷纷向两侧让避！

萧翎这一大展身手，片刻间长剑下连死带伤，已不下三十余人。

酒僧、饭丐、马文飞等，亦不禁精神一振，紧随在萧翎身后，冲近石堡。孙不邪大喝一声，一招“排山掌”，内力山涌，震退了左面之敌。

萧翎剑施“八方风雨”，剑光闪转中，连伤三人、骇退右面的黑衣武士。

孙不邪身子一侧，让开了去路，萧翎翻身横剑，以备拒敌，酒僧、饭丐等，都鱼贯拥入了石堡，孙不邪哈哈一笑，道：“小兄弟快请进入石堡中，休息一下，老叫化一个人守此门户足矣！”

萧翎道：“那就有劳前辈了。”翻身奔入了石堡之中。

只见马文飞弃去手中折扇，依壁而坐，面上一片惨白，身上鲜血仍不停的滴下来。

司马乾双环放在地上，闭目而坐，左臂上亦是鲜血淋漓。

饭丐亦受了两处创伤，闭目而坐，运气调息。

酒僧半戒一向是满脸酒光，一片赤红，但此刻，却变成一片青黄。

泰山二虎，静静地躺在地上，闭目调息。

总之，这是一场激烈凶恶的大战，每人都似用尽了全身气力。

萧翎打量了群豪疲累的神情一眼，心中暗暗忖道：如若这激战多延续半个时辰，再没有这样一座坚牢的石堡，只怕今日一战，群豪都将死在那黑衣武士的剑下。

他长长吸一口气，只觉精神百倍，毫无疲倦之感，心中暗暗奇怪道：怎么人人都疲倦不堪、我却是毫无感觉。

只听一阵锣声，传了过来，石堡外的黑衣武士，突然停下攻势。

攻势虽停，但却不肯撤退，团团把石堡围了起来。

萧翎缓缓放下怀抱中的凤竹，转身行至石堡门前，低声说道：“前辈，可要休息一会吗？”

孙不邪转过身来，只见萧翎双目中神光隐现，果是毫无困倦之容，不禁低声赞道：“老叫化看走了眼，小兄弟武功绝伦，实乃武林中千百年难见的奇才。”

萧翎看那孙不邪，除了眉宇间略现困倦之容外，精神仍甚充沛，心中不由暗暗佩服，说道：“前辈功力深厚，晚辈好生佩服。”

孙不邪笑道：“老叫化适才亦有着不支之感，但只要能够有让我喘上几口气的工夫，老叫化就可以使体力恢复大半。”

原来这孙不邪练的是混元童子功，基础扎实，精力充沛，掌势雄浑，疲劳极易恢复。

萧翎道：“酒僧、饭丐，和马总瓢把子，伤的似都不轻，恐非个把时辰内，能够复元。”

孙不邪道：“不妨事，这石堡坚牢无比，只有这一处门户，劳请小兄弟登上堡顶，查看一下是否有出入之门，纵然是有，咱们各守一处，门户狭小，沈木风纵能调来千军万马，也难以攻入堡中。”

萧翎应了一声，奔回堡顶。

这是一座青石砌成的石堡，占地有两丈方圆，高不过二丈有余，一共两层，不知沈木风建筑这座石堡，有何作用？堡中却打扫的十分干净。

萧翎一面运气戒备，缓步行上了第二层。

只见四面坚壁上，各留着一个小窗，而且那小窗上都有铁板封闭，只留着很小的气孔，心中大感奇怪，暗道：沈木风建筑这座石堡，不知作什么用？萧翎下了底层，随手把铁门扣上。

原来他暗自盘算，纵然是那第二层上，别有暗门，被他们混了进来，也必得经过这个铁门，才能到底层中来。

抬头看去，只见孙不邪倚在石壁旁侧，这时，那些黑衣武士，都已撤走，幽静在花树中，不见一点异样。

适才激战留下的断肢、残骸，此刻全都被清扫而去。

四周一片寂静，静得使人顿生恐怖之感。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前辈！”

孙不邪回过脸来，说道：“什么事？”

萧翎道：“在下看那泰山二虎的伤势，十分沉重，如不及早施救，只怕要……”

孙不邪伸手入怀，摸出一个玉盒，接道：“老叫化这玉盒中，有一十二粒疗伤丹丸，你拿去让他们各服一粒，希望在今夜三更之前，能够恢复再战之能。”

萧翎接过玉盒，依言施为，每人服下一粒丹丸。

第三十九回 群豪正义抗敌

太阳沉下西山，落日余晖，幻起了一片晚霞。

萧翎默算时间，不知不觉间，已在这石堡中度过了两个时辰。

奇怪的是，在这段时间内，竟然不见敌踪出现，生似沈木风已经忘去了石堡中还有敌人。

转眼望群豪，脸色大都恢复正常，显然经过这一阵长时间的调息之后，群豪都已渐渐恢复体能。

酒僧半戒首先醒了过来，启开双目，四下打量了一眼，然后低声问道：“那些黑衣武士，可曾攻过石堡？”

萧翎摇摇头道：“没有。”

紧接着饭丐沈铁锅、司马乾，相继醒来。

马文飞扯下一片衣襟，把几处创伤包了起来。

萧翎低声问道：“马总瓢把子伤势如何？”

马文飞笑道：“内力已复大部，外伤都是皮肉小伤，不足碍事。”

言下之意，是说已有了再战之能。

司马乾捡起地上金轮，笑道：“当真是阵惨烈绝伦的恶战。”

酒僧取过身后的酒葫芦，摇了几摇，已是空无一滴，叹道：“酒和尚没有了酒，那是叫化子丢了碗，没有耍的啦。”

饭丐敲敲身前的铁锅，道：“可惜难为无米之炊。”

要知这几人在敞厅中，担心那酒菜之中有毒，不敢食用，再经这一番恶战之后，人人都已觉饥饿难忍。

这时泰山二虎人也清醒过来，但因两人伤势较重，失血过多，神智虽然清醒，人却仍然不能挣动。

凤竹低声对马文飞道：“马爷，请那孙老前辈退回来调息一下，在一时半刻之中，沈木风决不会再遣人手攻这石堡。”

萧翎起身说道：“我去替他回来。”

凤竹道：“不用了，小婢有要事奉告诸位。”

马文飞正起身去请过孙不邪，孙不邪已大步行了过来，道：“姑娘找老叫化来，不知有何话说？”

凤竹服过一粒药物之后，精神大见好转，支撑着挣扎起来。道：“小婢有几句重要之言，尚望诸位能够牢记心头……”

她喘了两口大气，接道：“沈木风可能会施展火攻，把咱们活活烧死！亦可能施放毒物，把咱们毒死！或是紧紧围困，把咱们活活饿毙！”

她一连说了几条死路，只听得群豪个个脸色肃穆，默然不言。

凤竹凄凉一笑，接道：“不论如何，咱们务须今夜突围而去。不是小婢长他人的志气，咱们能够有三人活着离此，那已是难能可贵了。”

萧翎一皱眉头，道：“那倒未必见得。”

凤竹道：“唉！小婢说的是句句实话，诸位信与不信，小婢不能相强，但我仍然要尽我所知，告诉诸位，突围之后，直向正东，因为正东临山，只要能够进入山中，那就算逃得了一半的性命……”

她长长叹息一声，接道：“据小婢所知，每日三更，沈木风必有半个时辰以上的坐息，这是最好一段突围时机，小婢自知已然难有生望，追随诸位，徒增拖累……”

顿了一顿，又道：“沈木风不知用什么方法，教出了八大血影化身，人人武功奇高，那些化身身着红衣，诸位遇上时，要多多小心一些，唉！小婢身份低下，能够知道的机密，只此而已。诸位要多多保重，小婢要先走一步了。”

突然举起右掌，直向天灵要穴击了下去。

那孙不邪久走江湖，见闻广博，一听那凤竹的口气，已知她有自尽之心，早已暗中留神，是以，凤竹抬起右手，孙不邪已抢先一步点出了一指。

凤竹右掌还未触及天灵穴，孙不邪指力已到，凤竹抬起的右手，软软垂了下来。

孙不邪面色肃穆他说道：“凤姑娘，你为何寻死？”

凤竹道：“小婢武功不济，活着也是难以帮得上诸位的忙。反而拖累诸位，倒不如一死了之！”

孙不邪冷冷说道：“当真是如此吗？”

凤竹道：“小婢用心，确实如此。”

孙不邪轻轻叹息一声，道：“老叫化也相信你不会故意骗我，但你寻死的用心，却复杂的很。你害怕被那沈木风生擒之后，要身受百花山庄中惨厉的规戒处分，怕受那份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活罪，因此，你就想以死逃避，是吗？”

凤竹道：“这个，这个……”

孙不邪接道：“也许你心中还未想到此处，但这种意识、念头，却早已深植于你的心中了？”

凤竹黯然叹道：“老前辈这么一提，小婢倒真的有了这种感觉……”

突见人影一闪，一个黑衣武士，疾快的跃入了石堡。

孙不邪右手疾挥，拍出一股潜力，先把那石堡大门封住，沉声兑道：“不要杀死了，捉活的。”说着话，人已跃回到石堡门口，守住了门户。

这时，酒僧、饭丐和马文飞等，尽都醒了过来，室中实力强大，自是不用自己出手了。马文飞停身之处，和那黑衣武士较近、折扇一张，削了过去。

那黑衣武士疾发一掌，挡开了马文飞手中扇势，人却趁机跃避开去，低声说道：“马兄……”

马文飞微微一怔，折扇收回，低声说道：“阁下什么人？”那黑衣武士道：“兄弟向飞。”

马文飞道：“你是向兄？兄弟多有得罪了。”

向飞道：“兄弟冒险冲入这石堡中来，是要和马兄相约一件要事。”

马文飞道：“这些人都和我等志同相合，向兄有何高见，尽管请说不妨。”

向飞低声说道：“兄弟和中州二贾，在金兰、玉兰相助之下。已约好了动手的时间，特地赶来通知马总瓢把子一声。”

萧翎接口说返：“诸位混在何处，怎的竟瞧不出一点痕迹？”

向飞道：“如是你能瞧得出，那沈木风亦可瞧得出来了！”

风竹精神突然一振，道：“怎么？金兰、玉兰两位姊姊，也来了吗？”

向飞望了凤竹一眼，道：“来了。”

凤竹道：“现在何处？”

向飞道：“和老偷儿一块混迹在黑衣武士群中。”萧翎道：“那位小叫化，和中州二贾呢？”

向飞道：“都在那里……”

突听孙不邪一声大喝，紧接着响起了两声闷哼，想必是又有两个逼近石堡的黑衣武士，被他掌力震伤。

马文飞道：“不要伤了自己人。”

向飞道：“不要紧，老偷儿没有消息传出之前，他们决不会轻举妄动。”

马文飞一皱眉头，道：“你还要出去吗？”

向飞摇摇头道：“不行，我如出去，不是被杀，就得装伤。使他们对我怀疑之心，减少一些。”

马文飞道：“向兄如肯留此，那是最好不过，亦可增加了我等不少实力。”

向飞道：“不是肯不肯，老偷儿如想多活两年，那是非留此不可。”

向飞伸手从怀中摸出一张图来，摊在地上，道：“这里有一张详尽的图，而且标明了去路，和他们伏桩较多之处。”

群豪齐齐转过头来，望着那幅详图。

只见那幅图上，完全以写景的方式画成，以望花楼为中心，扩及四周，有很多地方，都是群豪见过之处。

向飞指着望花楼后，一片花丛环绕的黑色房屋，道：“根据玉兰探得的消息，两位老人家就囚禁于此。”

萧翎只觉心头一阵跳动，但却强自忍下，没有出声，心中暗暗忖道：看来如非那金兰玉兰同来，只怕很难探得这囚人所在了。

但闻向飞接道：“在这座黑房的四周，守卫十分森严，其实这张写景的图画上，所画之处，都是这百花山庄的心脏要害，无处不是戒备森严。”

这时，石堡中人，除了马文飞、向飞和萧翎之外，大都不知萧翎父母被囚于百花山庄的事，大家都听得茫然不知所云。

酒僧半戒突然插口说道：“你们在研讨什么事？”

向飞抬头瞧了酒僧一眼，道：“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酒僧道：“没有人对我和尚说，我自然是知道了。”

马文飞想到此事关系重大，此刻是人人求生的当儿，急于冲出百花山庄，

岂肯再冒万死之险，冲入庄中要地，必得先行说明，去与不去，由各人自行选择才是。

但一时间，又觉无从说起。

正自沉吟当儿，萧翎自己起身说道：“在下父母，被那百花山庄的庄主沈木风掳了来，囚于那望花楼后黑屋之中……”目光一掠马文飞，接道：“承蒙马总瓢把子和向兄仗义赐助，混入这百花山庄中来，相助在下救助双亲脱险，诸位原均和此事无关，等我等救人之时，诸位可借机冲出百花山庄就是。”

饭丐沈铁锅道：“阁下究竟是谁？”

萧翎道：“兄弟萧翎。”

此言一出，饭丐、酒僧等，无不震惊，齐齐把目光投注萧翎的脸上。

酒僧长长吁一口气，道：“你是哪一个萧翎，唉！这世间又有几个萧翎呢？我和尚已经见过两个萧翎了，但还有一个久闻其名，未曾晤面的萧翎。”

萧翎道：“在下是真正的萧翎。”

马文飞接道：“这事情说来话长，这位萧兄，才是真正的萧翎，而且也曾一度是百花山庄的三庄主……”当下就把其所知的经过之情，仔细的说了一遍。

饭丐望了萧翎一眼，道：“果是土里难藏夜明珠，你可还记得和老叫化初次见面的往事吗？”

萧翎道：“自然记得了。”

饭丐道：“那岳姑娘现在何处？”

萧翎道：“这个在下亦是不知。”

饭丐抬头望着马文飞道：“总瓢把子，救人的事，老要饭的也有一份。”

酒僧哈哈一笑，道：“事已至此，酒和尚也只好算一份了。”

司马乾一拱手，道：“萧兄，兄弟自负神卜，这次却未算出你萧兄是身怀绝技的高人，就是说罚也该罚我参加。”

萧翎抱拳一揖，道：“诸位盛情，兄弟感激不尽。”

泰山二虎道：“我兄弟伤势虽未全愈，但亦愿竭尽绵薄，略为助力。”

萧翎正待起身相谢，那凤竹突然站了起来，道：“三爷大人不见小人怪，恕小婢有眼无珠，不识三爷的大驾。”

萧翎欠身说道：“不敢当，凤姑娘，自此之后，咱们是彼此相重，情同兄妹。”

凤竹道：“小婢如何敢存这等放肆之心。”

只听孙不邪长长吁了一口气，道：“马总瓢把子、把老叫化也算上一份吧！”

萧翎亲看到他的武功，此人如肯相助，那可是难得的很，当下又抱拳道：“多谢老前辈。”

马文飞料不到满室英雄，竟然是全都肯出手相助，增强了不少实力，当下说道：“诸位仗义勇为，兄弟这里再代萧兄谢过。”一个罗圈揖，接道：

“我们在未入百花山庄之前，已经拟定好了救人之策，决定今夜中二更左右动手……”

伸手探入怀中，摸出一方白绢，道：“诸位如若没有白色绢帕，那就取出缠在左臂之上，以资行动时鉴别……”回目望了向飞一眼，道：“向兄有话说明吗？”

向飞微微一笑，道：“诸位腹中，想必早感饥饿，老偷儿致送诸位一点食用之物。”

他不提起，也还罢了，这一提，全室群豪无不感觉饿肠辘辘，连那孙不邪和萧翎，也有着饥饿难忍之感。

向飞伸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白色布袋，从袋中取出一包白纸封包之物，分送群豪，人手一包，另外又每人送了一条白色绢带，用作勒臂鉴别之用。

马文飞打开白纸封包，立时有一股扑鼻的肉香袭来，笑道：“牛肉粉。”

向飞道：“老偷儿这牛肉粉，是由百花山庄外面带来，区区微量，只能使诸位暂时一充饥肠。”说着话，探手取出一包，先行服下。

群豪食过一包牛肉粉后，精神大见好转。

马文飞悄然把室中群豪，编作了救人、拒敌两队，当先闭目调息。

天色渐入夜暗，石堡外风吹花树，响起了一阵呼啸之声。

孙不邪探出头去，望着夜色，只见天空浓云掩遮，不见星月，四周寂然，不见敌踪，亦无灯火。

这是个月黑风高之夜！

神偷向飞估计时刻，已是初更过后，突然挺身而出，道：“咱们该动身了。”

群豪进过了食用之物，又经过一阵调息，一个个精神大振。

泰山二虎，虽然受伤不轻，但经此调息之后，体力已复，把伤处紧紧包扎起来，也准备出手迎敌。

孙不邪眼看群豪全部站起，微微一笑，道：“老叫化子开路。”

向飞快行两步，追到孙不邪的身边，道：“老偷儿做孙兄的副手如何？”

说着话，双手突然一扬，两团拳头大小的黑影，突然飞了出去。

但闻砰砰两声大震，那两团拳头大小的黑影飞到两丈外处，撞在花树上，立时暴射开来，化成了两团蓝色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

那火焰十分强烈，引烧起四周的花树。

群豪借着那火光望去，竟是不见一个敌踪，似乎那些黑衣人，都在夜色掩护之下，走的没了影儿。

萧翎四下瞧了一眼，心中暗暗忖道：难道这些人当真撤走了不成……

心念未绝，突闻弦声破空，两只弩箭，疾射而来。

一只射向那当先开路的孙不邪，另一只弩箭，却飞向马文飞。

孙不邪右手一抬，接下了弩箭，只觉箭上力道异常强大，几乎要脱手飞去，不禁心中一动，立即高声道：“这箭上蓄力极强，诸位请各自小心。”

这时，那后来的一箭已经飞到了马文飞的身前，马文飞扬起手中折扇，斜里劈了出去，正击在那弯箭之上，弩箭应手而落。

那燃烧的花树，火势逐渐扩大，也不见有人来救。

向飞辨别了一下方向，道：“在下带路。”折向左面行去。

那两只弩箭射来之后，又是久久不见了动静。

向飞带路而去，走出了四五丈远，竟是无人拦阻或喝问一声。

回头望去，那蔓延的火势，竟然熄去，显然，适才那火势燃烧的花树附近，并非无人，只不过没有出手拦阻而已。

浓云欲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群豪虽然有着异于常人的目力，但在这等阴暗的花树林下，也难见及五尺以外的景物。

向飞低声说道：“要他们各自伸出左手，牵住前面之人的衣角，右手可蓄力戒备，遇上警兆，或是敌人时，各自拒敌，尽展所能。”

孙不邪道：“好！老叫化走在前面一些，替你们清道，如遇有什么警兆危险，老叫化就立时回身相告。”言罢举步向前行去。

向飞道：“有劳孙兄。”随他身后的人牵起了自己衣角。

群豪依言而行，缓步向前走去。

行走之间，突然闻到一股腥气，扑面而来。

向飞还未来及应变，孙不邪已沉声说道：“大批毒蛇即将拥来，要他们各出兵刃，小心应付。”

说话之间，当先劈出了两掌，击毙了十几条近身的毒蛇。

向飞正待转告群豪暂行布成一个圆圈，合力拒蛇，哪知话还未说出口，群豪已然自行施为，自动布成了一个圆圈。

要知这些人，都是久走江湖之人，经验广博，一闻得毒蛇拥来，心中拒蛇之计，不约而同，布成一个圆阵。

向飞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火折子，迎风一晃而燃。

借着火光望去，只见丈余外，两条四尺余长的大蛇，当先而行，后面紧随着无法数计的蛇群。

这时，孙不邪已然退了回来，和群豪守在一起。

马文飞道：“这么多毒蛇打不胜打，不如放火烧吧！”

余音甫落，向飞手中的火折子一晃而熄。

以这些人身手，如是在青天白日之下，纵然有无数毒蛇，那也不放心上，但此刻夜暗如漆，伸手不见五指，群豪虽是身手矫健，也有防不胜防之感。

向飞突然疾快的又晃燃一支火折子，凝神望去，就这一会儿工夫，蛇群已逼到了七八尺处。

一股奇腥之气，迎面扑来，令人欲呕。

遥远处，传过来一个宏亮的声音，道：“眼下你们已被蛇群围困，只要我一声令下，蛇群即将由四面八方，一拥而上，夜色幽暗，视线不清，你们纵然有着一身武功，也难拒挡这四面八方蜂拥而攻的蛇群……”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老夫亦不愿作赶尽杀绝之人，现在给你们半炷香的工夫思虑，来决定是死于毒蛇之吻，还是弃剑投降，老夫击鼓为号，十声鼓响，诸位如仍是不肯解剑，老夫即将发动蛇阵了。”

语音甫毕，一声鼓鸣！

孙不邪流目四顾，只见四周蛇头攒动，已然把群豪团团围困了起来，而且停止不进，似是在待命一般。

他经验广博，一望之下，立时已瞧出这无数毒蛇，都是经过驯蛇能手调教过的，不禁一皱眉头，暗道：这片花树林中，不知聚集了多少毒蛇，如想冲出蛇阵，实非易事。

一时间，只觉良策难求，亦不知如何才好。

马文飞低声说道：“向兄，是否可放火？”

他忖思了良久，觉除了放火之外，实难再有驱蛇良策。

向飞手中火折子又已燃尽，最后一闪而熄，低声说道：“咱们能够想到放火，百花山庄的人，自然早已想到，也许是早有准备了。”

马文飞道：“眼下情景似是只有放火一途，才可逼退蛇群，如若那沈木风早已有备，咱们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看他耍出什么花招，而咱们再想应付之策。”

但闻司马乾突然接道：“诸位但请放心，兄弟那卦象上说的明白，咱们之中，无一人会丧命毒蛇之口。”

这等紧要当儿，他来大谈卦象、易理，虽然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但也给人不少心理上的安慰。

孙不邪道：“这四周花树稀疏，草亦不长，就算放起火来，也未必真能逼退蛇群。”

马文飞道：“那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呀？”

孙不邪道：“他给咱们片刻时光，咱们正好运用这些时间，想个退蛇之策。”

向飞轻轻叹息一声，道：“如是那中州二贾在此，咱们也不致被蛇所困了。”

天下武林同道，无人不知，那商八专门收集奇珍，古玩，其聚集之丰，可谓前无古人，说他有克制毒蛇之物，自是无人不信。

但闻咚的一声，鼓声二响。

萧翎心中暗道：这般拖延下去，终非良策，必得早些想出个办法才是……

心中忖思，人却举步向蛇群行去。

原来他忽发奇想，想到两个带路而来的大蛇，也许是这群蛇中的首领，何不先把两条大蛇击毙再说。

他目光虽是敏锐，但在万蛇拥集中，亦无法找出那适才带路的两条毒蛇。

扑鼻的腥气中，只见各种类形的蛇头攒动，别说被蛇咬到了，单是瞧去，就不禁心惊胆战，头皮发麻。

群蛇们是受到了一种控制，虽是昂首吐信，作势欲扑，但却均停留在原地不动，任他萧翎的武功绝世，面对着满地聚集的毒蛇，亦有着茫然无措之感。

但闻身后步履声响，司马乾悄然走了过来，低声对萧翎说道：“兄弟在东海之时，亦曾习过逐使毒物之法，捉蛇原是拿手杰作，但目下毒蛇如此之众，叫兄弟也有着无从下手之感，但咱们也不能就这般被困蛇阵之中，总得想个法子破去这蛇阵才是。”

萧翎道：“司马兄说的不错，但兄弟却是有着无从下手之感，千军万马，冲锋陷阵，兄弟心无所惧，但对付这等蛇群，却是自感无能。”

司马乾接道：“万蛇聚集，杀不胜杀，要逐此群蛇，不外乎两策……”

萧翎急急说道：“司马兄既有良策，还请说出来，大家研商。”

司马乾道：“这蛇群行动，有如布阵，必然有人在暗中驱使主持，如是咱们能找出那主持之人，擒贼擒王，迫他退去蛇群，最是简便不过。”

萧翎心中暗道：这不是废话吗？这办法不用你讲，我也知道，口中却问道：“请问司马兄，还有一个办法呢？”

司马乾道：“那就是咱们各人想法子做成一个火把，编成一队，各顾一方，一面用兵刃拨打，强行冲出。”

萧翎心中忖道：这倒是一个绝处求生之策，可是要如何能作成许多火把呢？这办法大半也是行不通的。

只听咚的一声，又是一声鼓响传来。

萧翎暗暗计算鼓声，已然敲过七响，再有三声响过，四周的蛇群，即蜂拥而上，夜暗如漆，花树重阻，如要躲过群蛇袭击，只怕势比登天还难。

回目望去，只见群豪排成一圈而立，个个默不作声，显然对目下之局，都无法想出良策。

咚的一声，鼓声八响。

萧翎心头一震，忖道：群豪被困于此，都是为我萧翎，我岂能坐而不动，不论如何，总该当先涉险才是。

心念一转，低声说道：“眼下情势紧急，只有冒险一试试了。”

随手折了一棵小树，握在手中，高声说道：“咱们如是坐待蛇阵发动，倒不如抢先动手的好，在下开道。”抡动手中花树，当先扫出。

只听劲风呼啸，一击之下，伤死毒蛇，不下百条。

司马乾收起金轮，纵声大叹，道：“用花树作兵刃，倒也是对付蛇群的好办法。”当下也拔了一根花树。

这一来群豪齐齐仿效，每人手中，都折了一根花树。

那些花树虽然不大，但枝叶横生，抡动击出，扫过的空间甚大，在群豪手中，传注内劲击出，虽是一枝一叶，亦有很强的力道，区区蛇儿，自是禁受不起，一被击中，不是被打作两断，就是活活震死。

这十余株花树，施展开来，威势十分惊人，片刻工夫，已然击毙了千条

以上毒蛇。

这时，那十声鼓响，早已响过，群蛇分由四面八方向群豪扑了过来。

但群豪手中花树威力甚大，群蛇难以逼近一丈之内。

突然间响起一阵尖厉的怪哨声，悠长刺耳，历久不绝。

司马乾高声说道：“这似是一种役使猛兽毒蛇的哨声，诸位要多多小心。”

语声甫落突然两点碧光直向群豪冲了过来，距离愈近，碧光愈强，片刻间，那团碧光，已到了距群豪两丈左右之处。

萧翎目光锐利，最先看出那是一条巨蟒，不禁一怔，低声向司马乾道：

“司马兄，那是一条巨蟒，咱们要如何对付？”

司马乾凝神望去，心中大吃一惊，暗道：好大的巨蟒。

口中却说道：“最好用淬毒的暗器，先射它双目。”

萧翎道：“多承指教。”

两人口中说话，手中的花树，却是不停的飞舞。

第四十回 智勇救双亲

这当儿，忽见正北方的蛇群，纷纷向两侧让避，闪出一条路来。

凝目望去，只见一个黑衣武士，急奔而至。

行踪所及，群蛇纷纷让道。

萧翎大吃一惊，暗道：这是什么武功，如此厉害，连群蛇都不敢近他之身。

这时，他手中已扣了两节树枝，准备当暗器，打那巨蟒双目，但见那人如此威势，心念突转，准备先对付来人。

正待扬手打出时，突听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大哥，小弟救应来迟，多多恕罪。”

这声音一入萧翎之耳，立时听出是金算盘商八的声音：好险啊！几乎铸下大错。当下施展传音之术，道：“小兄在此。”

那黑衣武士，闻声转向，直向萧翎停身所在行来。

但见蛇群纷纷退避，自动让出了一条路来。

萧翎手中花树，留下一个空隙，那黑衣武士纵身一跃，已到了萧翎的身侧。

司马乾眼看一个黑衣武士，冲了过来，心中大急，腾出左手，呼的一声，劈向黑衣武士的后心。

萧翎眼明手快，接下了司马乾的掌势，道：“自己人。”

来人正是金算盘商八。

只见他手中托着一个形如鸭蛋大小之物，一股浓重的雄黄气息，扑入鼻中。

这时，四周的蛇群，已然纷纷退开，昂首吐信，不敢再向前扑进。

连那巨蟒也停滞不前。

萧翎低声问道：“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这等厉害，蛇群畏惧如斯。”

商八笑道：“这是雄精胆，专以克制毒物，此物在手，可驱使百毒，让他们停下手，不用再费气力了。”

萧翎道：“原来如此。”

高声道：“诸位快请停手。”

群豪这一阵舞树逐蛇，武功稍差之人，早已觉气力不济，听得萧翎呼叫之声，一齐停下手来。只见萧翎身侧站着一个黑衣武士，突然挥手一抡，四周的群蛇突然间向后退去。

只听那黑衣武士低声说道：“诸位请随我身后。”转身大步而去。

只见他行踪所至，群蛇纷纷向后退去，自行的让出一条路来。

这时，群豪大都看到了那条巨蟒，心中大为震惊，但那巨蟒亦是雌伏不动。

尖锐哨声，一阵紧过一阵，四周的蛇群，随着那尖锐的哨声，游行波动，

但却不敢扑向群豪。

商八带头穿行在花树林中，片刻工夫，已脱出了蛇阵。

抬头看，夜色中兀立着一座高矗的巨楼。

这时，望花楼上一片幽暗不见一点灯光。

商八指着一丛黑影，道：“那地方，就是囚禁两位老人家的所在了，小叫化、杜九、金兰、玉兰等都守在那座黑屋附近，沈木风千虑一失，万没料到，我们混在黑衣武士之中，玉兰姑娘地势熟悉，人缘亦好，百花山庄有很多好姊妹暗中助她，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

萧翎心情激动，沉声问道：“家父母确在那黑屋中吗？”

商八道：“据那玉兰姑娘探得的消息，两位老人家确在那里。”

萧翎道：“室中可有看守之人？”

商八道：“这个就不清楚了，那黑屋之门，一直是紧紧的关闭着，咱们既不敢逼的太近，亦不便破门探视，是否还有守卫之人，实难预知。”

萧翎镇静了一下心神，道：“好，咱们进去瞧瞧。”

商八道：“据玉兰姑娘所言，黑屋坚牢异常，不论何等武功，也无法破门而入。”

萧翎道：“难道就没有进去的办法了吗？”

商八道：“最好是能设法找出那启门之钥。要不然就得施用宝刀、宝剑，斩去那铁门的横柱。”

萧翎略一沉吟，道：“此地一片平坦，不利防守，咱们不能久停，先到那黑屋外面瞧瞧。”

商八带路，两人行近了黑屋。

只见两个身着黑衣的武士，守在门前。

萧翎运起了修罗指力，正待施下毒手，一举间击毙两人，商八已低声叫道：“杜兄弟？”

只见左面那黑衣武士，应了一声，急行而来，一面说道：“老大吗？可曾见到龙头大哥？”

原来这人正是冷面铁笔杜九所扮。

萧翎暗叫了一声，惭愧，忖道：幸好是我晚了一步出手，如是早上一步，必然将造成终身大憾！

商八低声问道：“那几个黑衣武士呢？”

杜九道：“那几个小子似是动了怀疑，被兄弟和小叫化子给宰了。”

商八道：“玉兰姑娘可曾回来过？”杜九道：“没有。”

萧翎低声说道：“杜兄弟！”

杜九一转脸，打量了萧翎一眼，抱拳说道：“大哥改装之后，兄弟几乎认不出来了。”

萧翎微微一笑，道：“咱们瞧瞧有没有其他办法，打开那黑屋之门。”

杜九摇摇头，道：“兄弟已和那小叫化子试验数次，无能为力。”萧翎

心中怀念父母，接道：“小兄过去瞧瞧。”

大步直向那黑屋走去。

凝目望去，只见这座黑屋，通体一色，看不出什么东西做成。萧翎暗运功力，右手在那黑门之上用力一推。

只觉那黑屋之门，坚牢无比，这一推竟是毫厘未动。

萧翎一皱眉头，心中大不服气，暗中运集内功，一脚踏在那石门之上，用力踢出。

那黑屋仍是动也未动一下。

萧翎心道：看将起来只有设法取来这黑屋之钥才能开得了。忖思之间，瞥见一个身材矮小的黑衣武士，直向自己停身之处奔来。

萧翎一提气，运足了掌力，正待推击出手，心中突然一动，又停了下来。

只见那黑衣武士先对马文飞一挥手，道：“马爷，奴婢玉兰，萧爷现在何处？”

马文飞一指萧翎，道：“这位就是。”

玉兰缓缓把目光凝注在萧翎脸上，欠身一礼，道：“小婢请萧爷突然想到，萧翎早已禁止她们这等称呼，赶忙住口不言。萧翎道：“适才向兄和贾兄告诉我，此刻成就得姑娘之力甚多。”玉兰道：“萧爷的神威，小婢何敢居功……”

微微一顿，接道：“小婢取得了一把铁钥，只不知是否可开得这黑屋之门。”说话之间，伸手从怀中取出一把黑色铁钥，递了过去。萧翎接过铁钥，仔细瞧瞧，果然在那铁门之上，发现了一个钥孔。

只听向飞低声说道：“这一个让老偷儿来。”

萧翎应了一声，缓缓把铁钥递了过去。

向飞接过铁钥，瞧了一阵，又瞧瞧那屋上的钥孔，摇摇头，道：“玉兰姑娘弄错了，并不是这一把。”

玉兰挥手入怀，又摸出两把钥匙递了过去，道：“这里还有两把，如也是错了，那就白费我一番心机了。”

向飞仔细瞧了两把钥匙一眼，举起了其中一把，探入钥孔之中。

只见他左转，右扭的转了几转，那铁门突的呀然一声大开。萧翎喜道：“向兄神技，兄弟佩服至极。”

口中在和向飞说话，身子一侧，当先冲入了黑屋之中。玉兰急急说道：“萧爷小心。”

余音未落，萧翎冲入的身子忽的倒退出来。

商八道：“怎么样？”

萧翎道：“里面又是坚牢无比的铁门，唉！只怕咱们这场心机，白费了……”

玉兰身子一侧，当先冲入了第一道铁门之内，伸手摸去，果然里面又是一道坚牢的铁门。

向飞紧随着而入，一晃手中火折子，亮起了一道火光。他素有神偷之称，这启门开锁之能，可算天下第一，瞧了那锁孔一眼，突然微微一笑，道：“这点事，还难不倒老偷儿。”玉兰道：“向老前辈有能开得这道铁门吗？”

向飞道：“试试看吧！”

探手从怀中摸出一把万能钥来，探入锁孔之中，搅动了一阵，然后一掌击在那铁锁之上。

只听嚓的一声，铁锁突然大开。

原来，向飞一瞧那锁孔形状，已知是普通的铁锁，并非特制之物，心中已然大有把握。

萧翎侧身而入，低声问道：“开了吗？”

向飞道：“幸未辱命。”

萧翎飞起一脚，踢了过去，砰然大震声中，铁门大开。

玉兰疾快的晃燃了火折子，点起一个小型火把。

这火把只不过一尺左右，乃松油合以棉纱制成，光度甚是强烈，整个的黑屋，立时被照耀的如同白昼。

火光映照处，只见屋角之处，坐着一个褴衣乱发的老者。

紧旁那老者身边，坐了一个乱发蓬飞的中年妇人。

在两人身侧，弃置着一堆新衣。

萧翎目光一转，已认出正是自己父母，突然扑上前去，拜伏于地，道：“不幸儿萧翎，叩见双亲大人。”

那老者虽然是褴衣乱须，但神态却是镇静、沉着，隐隐间，有一股威武不屈之气。

只见他缓缓睁开眼睛，打量了萧翎一眼，道：“你是翎儿吗？”

萧翎急急说道：“正是孩儿，不肖子未能报偿父母养育大恩，反累父母受苦，其罪滔天，爹爹只管责打……”

那乱发老者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变了很多，连爹爹也认不出来了。”

原来萧翎幼小之时，身体多病，柔弱，此刻又经过易容，改装，虽是亲生父母，也难认得出来。

只见乱发蓬飞的中年妇人叫道：“他不是翎儿，咱们不要上了他的当。”

萧翎以头触地，沉声说道：“母亲难道连孩儿声音也听不出来吗？”

那蓬发妇人，眨动了一下眼睛，沉思良久，道：“声音虽然有点相同，但我儿肤色莹白，岂是你这般枯黄的脸色。”

萧翎抬起手来，说道：“孩儿脸色涂过了易容药物。”

那蓬发妇人道：“我不信。”

玉兰高举火把，跪了下去，道：“夫人，他是萧翎……”

那蓬发妇人冷笑一声，问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原来玉兰身着黑衣，脸上也涂了黑烟，扮作那黑衣武士，但却无法改变那娇若银铃的清脆声音。

玉兰急急接道：“小婢玉兰。”

蓬发妇人道：“既然是个丫头，为什么要穿着一身男人衣服？”

玉兰道：“小婢混迹江湖，情非得已。”

那老者点点头，道：“也许她为了救咱们。”

那蓬发妇人指着萧翎道：“此人既非我之子，那女音男装的人，又和咱们无亲无故，为什么要救咱们。”

只听黑屋之外，传进来几声厉喝，夹杂着兵刃相击之声，想是外面已动上了手。

萧翎黯然垂泪，叫道：“娘啊！孩儿真是萧翎，娘从小把儿抱大……”

那蓬发妇人厉声说道：“你们就是再饿我几天，折磨我一些时日，我也不会神志昏迷。”

萧翎转身对那老者说道：“爹爹，可能听出孩儿声音吗？”

那老者轻轻叹息一声，道：“我虽然无法从昔年记忆中，从你声音中，辨认出你是翎儿，但可由你至诚的神情中，判断出你是翎儿。”

萧翎叩首于地，道：“爹爹明察秋毫，还望在母亲面前，为孩儿代作说明……”

萧大人接道：“我们这些日子中，经历了无数的恐怖、苦难，实已受了很大的刺激，一时之间，很难和她说的清楚，唉！其实我和你娘，已成了笼中之鸟，杀刚凭人，也无套取我等口供之需，实也用不到派人冒充我儿之名。”

萧翎忽然心中一动，暗道：我离家之时，不过十二三岁，体弱多病，身罹绝症，随时都有着死亡之虞，此刻，我不但体格健壮，而且身怀着三位师长合授绝世武功，再加上易容药物，掩去本来面目，就算是两位老人家未遭囚禁折磨，也是难以认得出来，眼下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先要把两位老人家救出险地，然后洗去脸上易容药物，不用辩说，也认出是我了。

心念一转，主意随变，低声对玉兰说道：“有劳姑娘和金兰，保护我母亲……”

玉兰急急接道：“小婢遵命。”

只听室外传过来孙不邪的声音道：“此刻寸阴如金，不宜多停，咱们得快些冲出去了。”

萧翎一伏身子，道：“爹爹请让孩儿背着赶路如何？”

向飞突然欺进两步，挥动手中的匕首，割断两人身上捆绑的绳索，道：“萧兄，就老偷儿的看法，最好是点了两位老人家的穴道，需知闯出百花山庄，难免要一番恶斗，两位老人家既是不会武功，还不如点了穴道来的安全。”

萧翎道：“向兄说的是。”

玉兰突然向前冲进两步，右手探出，先点了萧夫人的穴道。

玉兰就腰间解下一条丝带，把萧夫人捆在背上。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情势迫人，事非得已，爹娘请恕孩儿放肆了。”

正待仿效玉兰，把父亲捆在背上，突然杜九喝道：“大哥且慢。”

萧翎道：“什么事？”

杜九道：“大哥武功绝伦，冲锋突围，仰仗甚多，倒不如由小弟背着老伯父，免得大哥心中受制，手脚受碍。”萧翎暗道：这话说得不错，当下说道：“那就有劳兄弟了！”杜九侧身而入，背起萧大人。

萧翎道：“杜兄弟，玉兰姑娘，请随我萧翎身后。”

杜九道：“不用大哥费心。”

商八探手从怀中摸出一把金算盘，抢在杜九前面而行。

马文飞、司马乾双双走向左边，护住了左翼。

酒僧，饭丐，护住了右翼。

向飞紧随在杜九身后，金兰却为玉兰开道，凤竹又随在玉兰身后。

泰山二虎也振起了精神，举起兵刃，准备拒敌。

这时，黑屋四周的花树林中，灯火明灭，人影闪动，似是正在调集人手。

萧翎回目对商八和向飞说道：“泰山二虎伤势，尚未痊愈，两位请接替他们，主守后阵。”

商八应了一声，当先而去。

向飞为人一向孤傲，最是不愿受人支配，但见商八对萧翎的恭敬之态，只得强忍下胸中之气，转身而去。

萧翎暗中查点人数，竟不见一阵风彭云，忍不住低声问道：“杜兄弟，彭云哪里去了？”

杜九道：“小要饭的为人机灵不过，他已学会了黑衣武士之间联络密号，来往自如，大哥不用替他担忧。”

萧翎叹道：“但愿他平安无事。”突然放步而行，直向前面奔去。

这当儿，那拦阻去路的十余个黑衣武士，受不住孙不邪强猛掌力的迫击，已然纷纷退去。

这时，除了数丈外花树林中，闪动明灭的灯火，和那流转的人影之外，四周已无敌踪。

那高插云霄的望花楼，也不见一点灯火，有如耸立在夜色中的一条巨蟒。

萧翎匆匆行近孙不邪的身侧，低声说道：“前辈连番拒敌，一直没有好好的休息一下，此刻请退后稍息，这开道的事，由兄弟接充。”

孙不邪已知他身怀绝技，说到武功的奥奇，出手的凌厉，实尤在自己之上，当下说道：“萧兄力足胜任……”目光流顾了四面的花树林一眼，接道：“如论实力，百花山庄主人决不致就此罢手，停手不攻，必然是别有阴谋。”

萧翎道：“兄弟亦有此感，也许他们要在花树林的四周布设下什么恶毒之阵。”

孙不邪道：“如若咱们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行动，趁他们尚未布置就绪，一举间破围而出，情况……”

萧翎道：“兄弟亦是作此打算。”

孙不邪道：“那就事不宜迟。”

萧翎道：“还得前辈居中接应各面，督促全队衔接，免为敌人从中截断。”

孙不邪道：“老叫化全力施为。”

萧翎道：“仰仗了。”加快脚步，直向花树林中冲去。

孙不邪沉声说道：“强敌人多，众寡悬殊，我等必须速战速决，诸位请各出全力，只要咱们一鼓作气，冲出百花山庄，那就算脱离了险境。”

其实，不用孙不邪从中呼叫，左右两翼的酒僧、饭丐、马文飞、司马乾，已然加快了脚步，疾追在萧翎身后，向前行去。

金兰突然加快了脚步，奔近了萧翎身边，低声说道：“相公，向西冲。”

萧翎应了一声，转向正西冲去。

奔行约三四丈远，突然弦声破空，一排弩箭疾飞而来。

群豪一齐挥动兵刃，射来弩箭，尽为击落。但闻花树林中，传出来周兆龙的声音，道：“尔等已被重重围困，如若还不弃去手中兵刃，那是自寻死路了……”

萧翎估计那周兆龙讲话所在，相距约四丈开外，但却为那耸起的花树掩去了身形，无法瞧出他停身所在。

那飞蝗一般的弩箭，也不过微微一挡群豪的冲进之势，萧翎一马当先，冲进了花树林中。

只听周兆龙的声音接道：“诸位不肯听在下良言相劝，别怪我百花山庄手段毒辣了。”

萧翎听他声音，竟又换了一个所在。

此人狡猾无比，生恐停身方位暴露之后，身受暗算，经常移动停身之地。

萧翎心中怒火高烧，但却一直不便出言，他心中明白，只要自己一说话，对方必可从自己的声音之中，听出自己身份。

周兆龙语声甫落，突然响起来一声急促的梆子之声。

眨眼间，花树林中尽都是急促的梆子声。

萧翎停下脚步，目中神凝，四下搜望。

他一停下群豪都停了下来。

孙不邪突然喝道：“咱们不能中了他们的疑兵之计。”呼的一记劈空掌力，遥击向丈余外一片花树丛中。

这孙不邪内功深厚，一掌击出，力道奇猛，掌力到处，花叶纷飞。

萧翎疾如闪电一般，随着孙不邪击出的一掌，跃落那花丛之中。

凝目望去，只见两个黑衣武士仰卧地上，早已气绝而死！原来两人吃孙不邪掌力活活震毙。

这时，四周梆子声，突然静止下来，幽暗的花树林中，一片死寂，静得使人陡生恐怖之感。

这是大风暴前的片刻平静。

突听孙不邪高声说道：“脱下外衣，准备拨挡暗器。”

语声甫落，弓弦声动，一只响箭，挟风而来。

随着那响箭之后，响起了一片弦声。

刹那间箭如飞蝗，分由四面八方的射了过来。夜色幽暗，乱箭如雨，群豪虽有着一身武功也有着应接不暇之感。

箭风弦声中，响起了两声闷哼。

泰山二虎，首先中箭！

这两人原本伤势未愈，再遭箭伤，运转更是不灵，在空隙而入的箭雨中，如何能够支撑得住，眨眼间，连中数十箭倒地死去。

萧翎目光锐利，眼看泰山二虎中箭而死，不禁心中一动，暗道：似此夜暗，视线不清，如何能够长时和这箭雨对抗，必得设法伤得他们一些弓箭手，才可脱此刻之困。

但见饭丐抡动铁锅，呼呼风声，长箭纷纷落地。

这时，适见饭丐手中兵刃的妙用，左面来箭本就稀疏，再加上饭丐铁锅，是专门对付暗器的兵刃，估计左翼再撑上半个时辰，亦不要紧。

但见右侧的马文飞和司马乾，在密如蝗飞的箭雨中，已显得有些吃力，轮转扇舞，结成了一片光幕。

杜九、玉兰，为了维护萧大人和萧夫人的安全，全都蹲下身子，挥动手中铁笔、长剑，拨打漏过扇影、轮光的弩箭。

萧翎迅速的打量了一下敌我形势，心知这般对耗下去，定将大增伤亡，一咬牙，低声对孙不邪说道：“前辈可瞧出那弓箭手云集之处吗？”

孙不邪一面挥掌拨箭，一面答道：“看将起来，老叫化今日要大开杀戒了。”

萧翎道：“恭请前辈下令让他们固守原地，不可妄动，在下奉陪老前辈，清除四周的弓箭手，不知老前辈意下如何？”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好啊！你如有此豪气，老叫化舍命奉陪。”

萧翎道：“在下开道。”

喝声中拔身而起，左手抡动就地取过的一条树枝拨打箭雨，右手却把手中接得的一把长箭，用甩手箭的腕劲，抛了出去。

孙不邪紧随而起，施展开“八步赶蝉”的轻功，直向右侧花树丛中冲去，一面高声喝道：“诸位请守住原地别动，老叫化先去清道。”

这两人各出平生之力，有如虹飞电射，快速绝伦的冲近花树丛！

突然间，火光一闪，花树丛中，陡的亮起了一支火把！

火光中看得清楚，只见数十个弓箭手，正在搭箭射出。

孙不邪双掌齐出，内力疾涌而出，人还未至，掌力先到，砰砰两声最前面两个弓箭手，一齐倒了下去。

萧翎左手疾挥，劈出一股掌力开道，人已随着冲力过去，掌劈脚踢，片刻间，连伤四人。

那一支突然亮起的火把，帮了两大忙，明亮的火光下，两人大展神威，

拳打指点片刻间，竟使数十个弓箭手，伤亡逾半。

余下的人，眼看两人的神武勇猛，哪里还敢恋战，分向四下窜去。

就在那些弓箭手溃逃之后，那高高燃起的火把，也一闪而熄。

这一群弓箭手，乃施展箭攻群豪的主力，被萧翎和孙不邪击溃之后，弩箭攻势，大见缓和。

饭丐沈铁锅，手中舞着大铁锅，当先开道，遵循着萧翎等奔行的路线冲去。

孙不邪和萧翎击溃了弓箭手后，立时和群豪聚会在一处，直向正西冲去。

玉兰在那乱箭纷飞中，最担心萧夫人受到伤害，对她维护，可算是唯恐不周，虽是明明知道萧夫人没有受伤，仍是有些放心不下，低声对金兰说道：“姊姊，你仔细瞧瞧，夫人受到伤害没有？”

金兰果然仔细看了一遍，道：“没有。”

玉兰长吁一口气，道：“姊姊去帮助相公，告诉他庄中形势。”

金兰应了一声，正待放步追赶萧翎，突闻一声尖厉的长啸声，传了过来。

这时，箭雨已停，就算是一两支箭，亦是看不见，想是已过了百花山庄的弩箭埋伏之区。

孙不邪陡然停下身子，沉声说道：“诸位先请隐住身子，老叫化去瞧瞧风头再说，这沈木风险恶多端，不知又埋伏下什么。”

话还未完，突然火光一闪，三丈外，亮起了一支火把。

只见那高举的火把，不停的绕转晃动，四面的花树林中，火光乱闪，眨眼间，亮起了数十条火把，亮起的火把，整齐的排成了一个半圆形，拦住了群豪去路。

孙不邪右手一挥，群豪齐齐蹲下了身子。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那亮起的火把，不停的晃动，似是在和什么人联络一般。

萧翎仰脸望望天上星辰，已是三更时分，心中突然一动，暗道：如若不在那沈木风醒来之前，冲出百花山庄，等他醒来之后，只怕要难上千倍万倍了……心念一转，低声说道：“前辈请率领大队，在下先到前面瞧瞧。”

孙不邪已知他武功，也不拦阻。

萧翎长身疾跃，越过花丛，两个纵身，已然冲到了一支火把前面。

正待伸手去抓那火把，突然刀光一闪，左侧花树丛中，伸出一柄单刀，劈向手腕。

萧翎手上套了千年蛟皮手套，不畏刀剑，右手五指一翻，抓住了单刀用力一拖，把那执刀的黑衣武士，硬从花丛中拖了出来，左手一抬，迎胸劈了过去。

此时，他心中十分焦急，出手又快又重，那黑衣武士，连惊叫也未来及，前胸已经中掌，口中喷出鲜血，气绝而死。

萧翎一掌结果了那黑衣武士，正待伸手抓那火把，突闻一声厉啸，身侧

花树丛中突然跃起了一条黑影，疾扑过来，萧翎头也来不及转，左手疾快的劈出了一掌。

只听砰的一声，如击在败革之上，那黑影尖叫一声，被震的倒飞出去。

萧翎听那声音，不似由人发出，心中大是奇怪，转目望去只见一团黑影，飞跃出两丈开外，落入了花树中，竟是未瞧清楚。

就这一怔神，左面又是一团黑影，扑了过来。

萧翎这次有了准备，一吸气，身子陡然向后退出三尺，右手一伸，抓住了那黑影。

只觉左手微微一麻，竟被那黑影咬了一口。

仔细看去，手中抓住的竟然是一头全身黑毛的猴子，当下一振左臂，抛了出去，心中暗暗骂道：黔驴技穷，连猴子也用出来了。

金兰疾快的奔了过来，低声说道：“相公，快请退下。”

萧翎心中虽是不愿，但知言中必有作用，依言退了回去。

只听金兰说道：“相公刚刚抓到的，可是一只黑毛猴子吗？”

萧翎道：“不错，百花山庄中伎俩，大概快用尽了。”

金兰道：“你可曾被它咬中？”

萧翎道：“我骤不及防，被它在左手上咬了一口。”

金兰急道：“咬在何处，快些运气闭住血脉，把左手斩掉。”

萧翎奇道：“为什么？”

金兰道：“那猴子身上、口中，都是剧毒，你如不斩去左手，毒性发作，形同疯狂，那时别说是小婢，就是连老爷夫人也不认识了。”

萧翎道：“有这等事？”

金兰只急得落泪不止，道：“相公，事不宜迟，此刻妾婢无暇细说，快些斩了左臂……”

萧翎暗中运气查看，毫无中毒之征，当下说道：“我很好啊！”

金兰奇道：“相公你当真没有中毒的感觉吗？”

萧翎道：“难道我还骗你不成？”

金兰道：“这就奇怪了，那猿猴身上之毒，强烈无比，别说被它咬中，就是和它皮毛相触，亦有着中毒之险，而且发作甚快，但相公……”

萧翎心知带了咬皮手套之故，剧毒无法侵入，心中暗叫一声：侥幸！低声说道：“快去告诉他们，小心那猴子身上之毒。”

金兰欲言又止，转身奔向孙不邪，转告了萧翎之言。

就这一阵工夫，场中的形势已变，只见那花树丛中，缓缓走出数十个黑衣武士，左手举着剑盾，右手却握着一个尺许长短，桃核粗细的铁筒。

金兰低声叫道：“啊！十八金刚！”

孙不邪道：“何谓十八金刚？”

金兰道：“那执剑盾的武士，共有一十八人，他们都是沈大庄主……”

她叫惯了大庄主，不觉间顺口讲出，出口才知，改口接道：“都是沈木

风千中选一的高手，编组而成，不但盾牌上五只短剑淬有剧毒，而且右手铁筒中，藏有绝毒淬练的飞针，一筒十二枚，借剑盾掩护，和人近身相搏时施放出来的毒针细如牛毛，实叫人防不胜防……”

她长长叹息一声，接道：“沈木风对这十八金刚，甚是爱惜，轻易不肯用他们出手对敌，想不到今夜竟破例调出。”

孙不邪只听得呆了一呆，道：“这话可是当真吗？”

金兰道：“小婢决无一言一字夸张。”

马文飞道：“少林寺八大金刚，誉满江湖，沈木风竟然东施效颦，来一个十八金刚，纵然再加一倍人数，又有何惧之处。”

孙不邪口虽不言，心中却是未低估来人，他胸罗武功渊博，心知剑盾是一种很难施用的兵刃，这几个人能够使用剑盾，自是不可轻敌，再加那筒中配合毒针，这一战真难料胜负之数。

回头望去，只见群豪一个个面色肃然，显是都知道遇上了劲敌。

孙不邪心中暗道：沈木风以数百训练有素，武功高强，悍不畏死的黑衣武士，围攻我等，血战近半日伤亡数十人，均未能使我战败，群豪武功高强，自是原因之一，但那高昂的战志，必死的决心，亦是久战不溃的要素之一。此刻，老叫化如若先泄了气，影响所及，只怕群豪都将要丧失去高昂的战志了。

心念一转，突然纵声而笑，道：“马总瓢把子说的不错，数百黑衣武士，都无能困得住咱们，何况这区区一十八人，诸位暂守原地，老叫化先去试他们一阵看看！”

他为人表面上豪迈不羁，其实老谋持重，不肯先让群豪涉险。

神偷向飞突然接口说道：“孙老前辈的盛名，咱们是早有所闻，武功高强，那更是有目共睹，但对付此类人物，那也不用讲什么君子气度，以老偷儿的看法，老前辈最好是能用兵刃。”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向兄说的是！”

目光一转，只见身前四五尺处，挺立着一棵碗口粗细的大树，当下大迈一步，欺近大树双手抱住树身，大喝一声，生生把一棵大花树给拔了起来。

金兰飞身一跃，落在孙不邪的身侧，挥动手中利剑，一阵猛削，片刻之间，已把那大花树上的枝叶削了下去。

孙不邪高举一丈二尺长短的树身，直对那手执剑盾的武士行去。

只见萧翎站在一片花丛之后，望着那手执剑盾的武士，呆呆出神，显然正在思索对敌之策。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老弟，你向后退退，老叫化先试他们一阵，要是老叫化不行了，你再来接。”

他眼看萧翎武功高强，实力武林中罕闻罕见的高手，心中对他早已敬服，措词之间甚是客气。

萧翎道：“好说，好说！老前辈武功高强，定然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说话之间，孙不邪已然行近那手执剑盾的武士身前丈余之处，默然运气，力贯双臂，手横树身，凝神而立。

那手执剑盾的武士，已然布成了一座扇形阵势，还未来得及向前迫攻，却不料孙不邪竟然当先迎了上来。

这时手执剑盾的武士身后，高燃的数十支熊熊火把，火光更见强烈，照得数丈方圆内耀如白昼。

萧翎默查场中形势，那手执剑盾的武士，似是阵势还未布成，立时施展传音之术，对孙不邪道：“趁他们阵式尚未完全布好，快抢先机出手。”

孙不邪依言出手，大喝一声，挥动手中花树，一招“直捣黄龙”，向较近一个执盾武士的剑盾上击去，那手执剑盾武士，似是知他利害，竟然不肯硬接，身子突然一侧，剑盾护身，横里移开了两步。

孙不邪一击不中，正待收势再攻，瞥见寒芒闪动，两个手执剑盾的武士，快速绝伦的由侧翼攻了过来。

孙不邪吃了一惊，暗道：单瞧身法，就不输于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心中念转，手却未停，用力一带，把手中一株花树，当作铁棍施用，横里扫了过去。

两个攻上的武士，料不到孙不邪手中那样笨重的树身，竟然变招如此之快，右面首挡其冲之人，闪避已自不及，剑盾推出硬挡一击。

只听砰的一声大震，那手执剑盾的武士，被震得离地而起，摔出去七八尺远。

但那盾上之剑，锋利异常，孙不邪虽然一击震飞了那黑衣武士，但手中花树，却被盾上利剑，削刺的碎去两尺。

灯光下，只见满天木屑横飞。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这手执剑盾的武士，大概是百花山庄中的精锐了，如若那孙不邪败了下来，我一人之力只怕也难胜人，何不联手而出，共拒强敌。

心念转动，疾跃而起，直向被孙不邪花树震倒的黑衣武士飞去。

他动作奇快，一跃而至，飞起一脚，踢开那奄奄一息的黑衣武士，伸手抢过一个剑盾。

但盾上之剑，已被孙不邪手中花树强猛绝伦的一击，震得弯了。

就在萧翎飞身去抢剑盾的同时，一个执盾剑士，亦急掠而来，抢救同伴。

萧翎刚刚抓起剑盾，那黑衣武士已自攻到，剑盾一推，直击过来。

萧翎闪身退开五尺，右手执盾，左手劈出一掌，一挡敌势，人却纵身向斜里飞掠八尺，疾向另一个手执剑盾的武士迎去。

原来，这一瞬工夫，已有四个手执剑盾的武士，分由四面，攻向了孙不邪。

这些施用剑盾的武士，武功高强，比起那些黑衣武士，强过甚多，孙不邪手中虽有花树，但要同时拒挡四面之敌，亦非易事。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萧翎以盾对盾，硬把那孙不邪身后一个执盾武士，震的向后退了步。

孙不邪双手握着树身中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手法，挥动树身，震退了两翼攻来之敌，同时飞起一脚，踢在正面攻来的剑士身上，一举间封解开三面攻势。

但他实已无拒身后攻势之能，如非萧翎及时弃敌来援，孙不邪必要伤在那身后一击之下。

交手几招，孙不邪已感到遇上了强劲敌人，再加上那可攻可守的奇怪兵刃，已不是急切间可以胜敌了。

只听萧翎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老前辈，咱们对背而立，同拒强敌。”

孙不邪挥动花树呼的一招“风卷残云”，逼退了正面和左翼之敌，沉声应道：“当心他们右手中，铁筒里的毒针暗器……”

话未落口，对方已然发动，正东方位上那执盾武士，突然一扬右手，一蓬银芒，疾射而至。

萧翎挥动手中剑盾，幻起了一片盾影，那打来的毒针，尽为剑盾击落。

孙不邪手中的花树，连番和剑盾触接之后，已被盾上利剑削的碎去大半，已然难再施用，如要和这号称十八金刚的黑衣武士续战下去，非得换一件兵刃不可，最好的兵刃，就是从对方手中夺下一支剑盾，不但可和对方的剑盾对抗，而且也是封挡对方毒针的最好兵器。

心念转动，立时欺身而上，手中树身，突然向上一撩，挡开了身侧一个剑盾，右手突然伸了出去，疾如电光一般，猛向那人手腕上扣去。

第四十一回 群豪浴血脱困

那人眼看孙不邪直向脉穴上抓来，剑盾已经被花树封了开去，要想封闭已自不及，只好向旁侧闪过去。

哪知孙不邪掌势未到，突然一伸手指，弹了过去。

一股暗劲，涌了过去，正中那人手腕之上，手腕一麻，五指突然失去了力道，剑盾脱手而落。

这弹指神通工夫，乃孙不邪生平的绝技之一。

萧翎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眼看孙不邪全力抢那剑盾，立时振起精神，挥动剑盾，为他拒挡身后两翼之敌。

但闻一阵阵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

孙不邪一击中敌人，疾快绝伦的抢过了剑盾。

兵刃到手，精神大振，挥动剑盾左挡右击，攻势凌厉无比。

那执盾武士，手中虽然有有毒针，但两方正陷入混战之局，生怕伤到了自己人，不敢随便出手。

这时，萧翎已和孙不邪背面相立，一面执盾拒挡四面八方的攻击，一面施展传音之术，研商着退敌之策。

只听孙不邪说道：“老弟，这几人的武功，确实高过那些黑衣武士，再这样和他们缠斗下去，如何了局？倒不如合力反击，先伤他们几人如何？”

萧翎道：“在下所虑的，乃是他们手中毒针，如若那三四人合手齐攻，分由四面八方打出毒针，虽有剑盾可资防身，也难同时拒开四面攻来的毒针。”

孙不邪剑盾连挥，金铁大震声中，挡开两翼攻势，道：“拖下去对我等有害无益……”

只听一阵急促的鼓声，传了过来。那手执剑盾的武士，随着急促的鼓声，展开了快速的攻势，分由两个方位，叠浪重波而上。

每一个攻上来的执盾武士，挥动剑盾，全力攻出三招，然后就自动退下。

萧翎已然觉出，这是一种车轮战法，执盾武士，分明想以众多的人手，以硬拼的方法，把两人活活累死。

几阵硬拼之后，萧翎和孙不邪同时感觉到这号称百花山庄十八金刚的执盾武士，果非平常武林人物，每一个都有着雄浑的内力。

孙不邪挡开七轮攻势已和那执盾武士硬打硬拼了三七二十一招，心中既是惊奇，又是畏惧，暗施传音之术，说道：“老弟，这些执盾武士，手有利器，但却弃之不用，竟然和咱们硬拼起来，只怕是别有阴谋。”

萧翎亦警觉到，这般缠斗下去，也难长期支撑，一面又心急父母安危，当下应道：“不错，老前辈可有拒敌之策。”

孙不邪道：“以老夫之意，如是和他们耗斗下去，自费气力，还不如冒险抢攻，伤了他们一个是一个。”

萧翎道：“在下亦是这般想法，但必须同时出手才好。”

孙不邪道：“老叫化心中有一件十分怀疑的事，不愿施下毒手伤人！”

萧翎奇道：“什么事？”

孙不邪道：“老叫化觉着这些执盾武士，个个都似有着深厚的功力，如若照常而论，这些人都该有三十年以上的火候，功力，那决非沈木风短短的数十年的时间，可以调教出如此的高手。”

萧翎心中暗暗忖道：如若单以这般人的武功而论，那确实不在中州二贾之下，何以竟甘为沈木风的爪牙。心中念头转动，口里却连声应道：“不错，在下亦觉得这施用剑盾武士，功力深厚，远在一般武林人物之上。”

两人一面用传音术交谈，一面改变了打法，只要应付一下那执盾武士的攻势，以便保存实力，准备反击之用。

孙不邪道：“老弟，可瞧出他们手中剑盾的武功路数吗？”

萧翎道：“在下阅历经经验不足，瞧不出这些人的武功路数。”

孙不邪道：“老叫化却从这些人剑盾招数之上，瞧出颇似少林门下，因此心中顾虑甚多，万一伤了这些人，结怨少林，岂不是一大憾事。”

萧翎只觉那些轮攻武士，手中剑盾招数，愈来愈是奇幻，力道也愈来愈是强猛，不禁暗暗吃惊，说道：“就算他们是少林门人，但此刻却已为百花山庄效劳，如是咱们手下留情，不下辣手伤人，在下是无信心，能够冲出围攻。”

孙不邪沉吟了一阵，道：“情势迫人，纵然不幸叫老叫化料对，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当先大喝一声，陡然向前冲去，他手中剑盾的力道，忽的加强，凡是和他剑盾触接的黑衣武士，立时被震的向后退去。

萧翎回目一顾，眼看孙不邪发动了反击，紧随着发动。

左手剑盾翻转，阻挡攻势，右手暗运起修罗指力，乘隙点出。

这修罗指，乃昔年名动武林的柳仙子，独步江湖的绝技，指力强猛，霸道异常。

萧翎施出修罗指后，片刻间，已被他连伤四人。

孙不邪目睹萧翎的神勇，连伤了数人，自己竟然还未打倒一个，不禁有些羞愧，手中剑盾一紧，全力出手。

他内功深厚，力道强猛，这一全力施展，手中剑盾有如巨浪排空，迫得那黑衣人纷纷向后退去。

这时，神偷向飞和金算盘商八，眼看两人久战那执盾武士，生恐两人内力难继，有了闪失，忙联袂赶来助拳。

但见孙不邪大展神威，手中剑盾电掣轮转，挡者披靡，立时又隐入花树丛中。

神偷向飞低声对商八说道：“沈木风无怪敢存小觑天下英雄之心，这百花山庄的确是卧虎藏龙，除了这十八金刚之外，不知还有多少高手？”

商八道：“昔年那沈木风被天下英雄联袂大败之后，就该穷追搜杀才是，如今他羽翼又丰，此刻再想收拾他，只怕是事倍功半了。”

向飞道：“何止是事倍功半，照老偷儿的看法，纵然是集天下各大门派，再效昔年，来一次联手同盟，只怕也难对付得了。”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但这丐帮长老孙不邪竟然还活在人世，而且还赶到百花山庄中来，不能不算是出乎意外，这老儿倒是沈木风一个劲敌。”

这两人本意赶来助拳，但见孙不邪和萧翎已然展开反击，那些执盾武士，伤亡累累，自己两人纵然出手，也未必能帮上忙，索性藏在花树之后，不再出手，谈论起江湖大事来。

只听金算盘商八说道：“兄弟之见，咱们那位萧大哥，才是当今武林中唯一救星，今后，能和沈木风一争长短，挽狂澜于既倒者，非他莫属。”

向飞心中有些不服，正待出言反驳，瞥见萧翎弃去手中剑盾，右手一伸，抓住了左侧攻来的盾上利剑，飞起一脚，把那个执盾武士踢了一个跟斗，反手一指，又点倒了一个。

这等豪勇的打法，只瞧的神偷向飞，呆了一呆，低声问商八道：“你那位年纪轻轻的萧大哥，练的是什么武功？”

其实金算盘商八眼看他赤手空拳，抓住那盾上利剑，心中的惊愕，不在神偷向飞之下，但听向飞问话，却又不能说出不知，只好支支吾吾说道：“咱们那龙头大哥，天纵奇才，武通百家，如何能说他通达那种武功，简直是无技不精。”

向飞一皱眉头道：“他赤手抓剑，不畏伤害，老偷儿活了这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

商八道：“那你就开开眼界吧！”他不知萧翎手中套有千年蛟皮手套，利刃难伤，要他说出何以不畏刀剑，实是无法说出来，那就只好随口胡诌了。

萧翎大展神威，运起护身罡气，以修罗指力伤敌，但见他纵横于剑盾寒芒之中，片刻中，连伤八人之多。

孙不邪自是不甘示弱，把毕生修为的内力，贯注于手中剑盾之上，专以硬接硬打，那执盾武士，只要接他一击，必然被震得向后退出数步。

这时，执盾武士，已然伤亡大半，余下之人，不是虎口被震破，鲜血淋漓，就是累的精疲力竭，有心施放手中毒针，但在萧翎和孙不邪着着迫攻之下，已是心余力拙。

这当儿，突然响起一阵铜锣之声，那高燃的火把，也随着熄去。

这些十八金刚，和萧翎及孙不邪一番恶战，已是伤亡累累，溃不成军。花树林中，忽然间黑了下來。

余下未伤的执盾武士，借黑夜的掩护，分由四面八方逃去。

马文飞一扬手中折扇，道：“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当先向前奔去，与萧翎等会在一起，急步向外冲去。

萧翎侧目望去，只见孙不邪双手捧腹而行，不禁心中大惊，低声问道：

“老前辈怎么了？”

孙不邪放开双手，淡然说道：“没有事。”

越过群豪，带头而行。

大约是百花山庄认为派出十八金刚的阵容定可把群豪拦于花树林中，却不料孙不邪和萧翎豪勇无伦，竟然一举把号称百花山庄十八金刚的剑盾武士一举击溃，是以，一路上再无阻拦。

神偷向飞突然加快脚步，行到萧翎身侧，道：“孙老前辈有些不对，要多多留心一些。”

萧翎点点头，紧随在孙不邪的身后，暗中留心着他的举动。

片刻间，群豪已离开了百花山庄。

出得庄外，群豪都不禁长长吁一口气，紧张精神，为之一松。

背负着萧夫人的玉兰，突然加快脚步，行至萧翎身侧，急道：“相公快些转向正北，这是一片死地……”话还未完，突然一声长啸，群豪身前不远处，忽然挑起了五盏红灯。

每盏红灯上，都写着“回避”两个白色大字。

红灯白字，看得十分清楚。

玉兰急得一跺脚，长叹一声，道：“果然排出了五龙大阵。”

群豪听得那金兰说出十八金刚的利害，那果然一点不错，如非孙不邪和萧翎两位，神勇绝世，击溃十八金刚的剑盾，群豪只怕都毁在十八金刚手中，此刻，看玉兰紧张神色，和那绝望的口气，都不禁为之一呆。

向飞低声问道：“何谓五龙大阵？”

玉兰道：“沈木风处心积虑，要东山再起，称霸武林，是以，在隐息百花山庄之后，就全心全意的准备，在他苦心培育之下，用以搏杀天下英雄的三大主力，除了八大血影化身和十八金刚，还有这五龙大阵了！”

孙不邪缓缓回过头来，说道：“这五龙大阵，比起那十八金刚如何？”

玉兰道：“据小婢所知，这五龙大阵，乃是那沈木风引以自豪的一大成就，真实的内情，小婢虽不知道，但那五龙强过十八金刚，是毫无疑问了！”

豪迈无伦，游戏风尘的孙不邪，突然间轻轻叹息一声，道：“如若这五龙大阵，当真要强过那十八金刚……”

只听一阵怪啸，打断了孙不邪未完之言。

孙不邪话未完，但弦外之音，无疑是说，五龙大阵如强过十八金刚，今日只怕是难以生离此地了。

萧翎暗中观察，孙不邪已受了很重的内伤，只因他功力深厚，勉强克制着，不使伤势发作。

凝目望去，只见那五盏红灯下各站着一个奇形怪人。

司马乾冷哼一声，道：“就算再把他们装饰的更难看些，也不足以吓人。”

原来，那五龙大阵中，手持红灯的怪人，形状十分可怖，全身上下一片红，红发披垂，自头以下，一片片红色的鳞甲，双手奇长，带着三寸左右的

指甲，脸上也被一种红色的物体罩着，只露出一对闪烁的眼睛。

萧翎缓缓从玉兰手中取过长剑，沉声说道：“诸位请站原地别动，在下去试它一试。”仗剑向前行去。

他的武功高强，早已使人人心中生敬服，如是他亦无法克制这五个怪形怪状的人，结局自然是凶多吉少。

金兰突然低声说道：“相公我跟你去。”

萧翎一皱眉头，道：“你去做什么？”

金兰道：“小婢胸中知道百花山庄的暗号，也许有助相公之处。”

萧翎道：“不用了，我只是去试他们一阵……”

突见孙不邪一挺胸，道：“老叫化子陪你。”

萧翎急急说道：“使不得，老前辈……”他本想说老前辈已受内伤，如何还能临敌动手，但想到他一世英名，赶忙改口道：“老前辈乃主持大局之人，还望多多保重，在下先试它一阵，也许老前辈可就其间瞧出破敌之策。”

孙不邪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要多加小心了。”

萧翎道：“有劳关怀。”大步向前行去。

他选择了正中一盏红灯，提气运功，缓步向前行去。

自从和那施用剑盾的武士动手之后，对百花山庄中人，萧翎亦不敢稍存轻视之心，缓步而行，逼近那红衣怪人五六尺处，就停了下来，轻挥手中长剑，闪起了两朵剑花，冷冷说道：“阁下这等奇形怪状的衣着装束，难道就能吓倒人吗？”

那红衣人默然不语，只用两道森寒的目光，瞧着萧翎。

萧翎想以言语激怒那红衣人，要他出手，亦可先查看一下对方的武功路数。

那红衣人手中没有兵刃，双手都留着很长的指甲，显然，是以双手主攻，攻势定然十分诡异难测，激怒对方先出手，也好量敌施为。

萧翎连番施用激将之法，那红衣人竟是始终不发一言，也不出手抢攻，只是用目光望着萧翎。

双方便持约一盏热茶工夫，萧翎已是难再忍耐，双目凝神，查看那红衣人四周一眼，不见埋伏，才陡然向前欺近一步，道：“看剑！”

寒光一闪，疾向那红衣人前胸刺去。

只听当的一声，长剑竟然点中了那红衣怪人前胸，但就有如点在坚石之上。

原来，那红衣人早已披了甲衣，那鱼鳞般的红衣，也不知是何物作成，百炼精钢的长剑，竟也刺它不透。

萧翎手中长剑，虽未能贯穿红甲，但他去势力道，却是不弱，震得那红衣怪人，一连向后退了三大步。

萧翎一收长剑，心中暗道：看来见面不如闻名，那金兰、玉兰，把这红衣五龙夸赞得豪勇绝伦，怎的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心中正自忖思，忽见那红衣人身子摇了几摇，一交跌坐在地上。

这意外的变化，只瞧得萧翎和场中群豪，个个圆睁双目，望着那跌摔在地上的红衣人出神。

神偷向飞大步行了过来，走到萧翎身侧，低声问道：“怎么回事呢？”

萧翎道：“不知道，我刺了他一剑正中前胸，他就这般向后退去，跌摔在地上。”

向飞一皱眉头，道：“这就有些奇怪了，只怕其间别有原因。”

萧翎道：“我也是觉着有点奇怪，但他明明倒了下去，咱们趁机冲过去就是。”

向飞道：“不错，你在前面开道老偷儿去招呼他们一声。”他转身奔了回去，招呼了众豪，鱼贯而过。

被金兰和玉兰称赞得天下无敌的五龙大阵，竟然是这般的平淡无奇。

那被萧翎击倒于地的红衣人，仍然静静的坐在地上，群豪由他身侧行过，竟是毫无反应。

司马乾道：“奇怪呀，那五个红衣人，装束怪异，而且站的位置，亦似隐含奇门阵位，何以竟然是那般不堪一击。”

群豪出得了百花山庄，紧张的心情，亦为之突然一松，想到那连番恶战的情景，无不是余悸仍存，今番能出得百花山庄，实算得不幸中的大幸，出庄之后，都有着死里逃生之感。

马文飞回顾了金兰一眼，低声说道：“沈木风诡计多端，会不会是故意施用的疑兵之计。”

金兰摇摇头，道：“不错，那五龙大阵详细内情，小婢虽是不知，但见几人穿的衣服，颇似沈木风苦心编制的龙甲……”

向飞道：“人制龙甲，那是费尽了心血之物，咱们该把那衣甲带走才是。”

群豪都听得心中暗笑，忖道：这老偷儿当真是贼性难改！

金兰淡淡一笑，道：“那龙甲的大小，都是比着五龙身长裁制成，别人也未必能穿着合身。”

马文飞道：“姑娘可知那龙甲是何物制成的吗？”

金兰道：“那沈木风在何处拣来可避刀枪的鳞片，小婢不知，但那连结鳞片之物，是蛛丝综合以特制银线合成，韧度甚强，普通的钢刀，利剑，很难伤得了它……”

她回顾了萧翎一眼，看他亦听得十分入神，接了下去，道：“沈木风为了制造五套龙甲，派出庄中高手，掳来了数十位缝制名手，费时三年，才制成五套龙甲，可知他对那五龙大阵，寄望之重了！”

向飞道：“奇怪的是那些人怎的难挡一击？”

玉兰接道：“那人难挡一击，虽然奇怪，另外四个人，都站在原地不动，更是不可思议了。”

马文飞道：“萧兄，你究竟用的什么剑招？”

这萧翎武功高强，已使群豪心折，他在对敌动手之间，对手愈强，他的武功也愈见突出，非常人能及，和那黑衣武士恶斗之时，他虽然伤敌最多，但看上去，却不如那孙不邪威风八面，但在和百花山庄十八金刚动手时，孙不邪又显然不如萧翎了。

司马乾突然失声叫道：“你也姓萧吗？”

萧翎想他一个陌生之人，出手相助，浴血苦战，自是不该再隐瞒姓名身份了，道：“兄弟萧翎。”

马文飞笑道：“货真价实的萧翎！”

久久沉默不语的孙不邪，突然转过脸来，望着萧翎，道：“你叫萧翎？”

萧翎道：“不错。”

孙不邪道：“老夫这次出山之后，就听得你的大名，果然是名不虚传。”

萧翎知他所指，乃是那蓝玉棠假冒的萧翎，但又觉得这简单之事，如想说的清楚，却又不是几句话能够说的明白，一时间，倒是想不出适当的措词回答。

金算盘商八突然接口说道：“咱们快走一阵……”

司马乾道：“为什么？”

商八道：“沈木风坐息醒来，听到咱们冲出百花山庄的讯息，决然不会甘心……”

话还未完，遥闻厉啸之声传来，身后蹄声得得，直奔而来。

这些人都是久走江湖之人，一听之下，立时辨出那是马群，至少有十匹以上。

显然是百花山庄中的追兵赶来。

马文飞抬头打量四周形势，低声说道：“咱们转向东北。”当先带路，加快脚步行去。

萧翎心中暗道：他这般带头奔走，想必有所用心，也不多问，一拉商八，道：“咱们兄弟殿后。”

商八笑道：“好！这百花山庄中人个个手段毒辣，那也不用和他们谈什么江湖规矩了。”

萧翎不知他言外之意，只好默不作声。

但闻蹄声渐近，星光下已隐隐可见那奔驰而来的快马。

萧翎伏手捡起两块山石，扣在手中。

商八却探手入怀，摸出了一个玉盒，打开盒盖，把盒中之物，洒在地上。

萧翎道：“兄弟，那盒中放的什么？”

商八道：“雕虫小技，大哥不要见笑。”

萧翎道：“兵不厌诈，他们既是不择手段，咱们自然也不用处处光明正大了。”

商八道：“这玉盒中……”突然住口不言。

萧翎抬头一看，只见两匹脱群的快速健马，已然追近到三四丈外，想是

商八怕为敌人听去，不便接说下去。

这时，两匹健马已然奔近，突见火光一闪，紧接着传来了马嘶之声。

凝目望去，只见一片绿色火光，粘在马腿上燃烧起来。

那较后一人，看到同伴身受暗算，想带转马头而回，已来不及。

但见火光连闪，绿焰闪动，就在马身上燃烧起来。

两匹健马上的人，突然离鞍而起，横飞二丈多远，弃马步行追来。

但闻两匹健马哀嘶不绝于耳，跳跃着狂奔而去。

夜色中只见那绿色的火焰愈来愈大，想那两匹健马，势非被活活烧死不可。

后面急奔而至的快马，眼看开道之人受伤，立时带缰绕道而行。

商八道：“可惜呀，可惜，这些百花山庄的怪徒果然狡猾得很，若是他们一齐追来，那就烧的好看了。”

这当儿，那两个弃马步行的大汉，已然快要追到。

萧翎一扬右腕，两颗石子闪电而出，划起了一片轻啸之声，分向两人打去。

夜色黑暗闪避不易，两人又贪功急追，竟自各中了一击。

幸好夜色幽暗，萧翎出手的石子，认穴不准，击中部位并非要害。

但萧翎腕力强劲，虽非要位，亦是剧疼难当，奔行之势，立时缓了下来。

但见那急奔的快马，绕过两人，追了上来。

萧翎国光转动，打量了四下形势一眼，低声向商八说道：“眼下大家都饥饿疲累，实难再战，看几人纵马的来势，武功不弱，如若能选择一处狭窄地势，以咱们两人，拒挡追兵，那就最好了！”

但见快马奔行如飞，片刻间已然追近两人。

萧翎又道：“不可和他们缠战，只要设法挡住他们，不让他们追过咱们就是。”

金算盘探手入怀，摸出金笔，口中连声应道：“不错，不错。”

萧翎听他答话之中，隐隐有喘息之声，心中暗暗叹道：“如若再被百花山庄的武士们围了起来，这场恶战下来，只怕要大部伤亡……”

正自叹息间，突闻马文飞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两位不可恋战。”

萧翎突然一转身，拦住商八，口中沉声喝道：“兄弟先退。”

商八知他武功，也不客气，返身一跃两丈多远。

就这一瞬，那当先一匹快马，已然冲近。

萧翎扬手一掌，劈了出去。

一股强劲潜力，涌了过去。

那马上人双掌推出，硬接一掌。

萧翎的掌力强猛，那人接得一掌，立时被震得由马背上摔了下去。

但见他身子将着实地时，突然一挺而起，又对萧翎扑了过来。

此人悍不畏死，虽然为萧翎掌力震得翻下马背，但却毫无避战之心。

就在那大汉冲近萧翎的同时，又有两匹快马奔来，双剑齐出，直对萧翎攻来。

萧翎不退反进，猛然向前冲了两步，避开左右夹击的双剑，掌力却和那赤手大汉接实。

这一掌他劲蓄掌心，直待双掌接实，内力才陡然涌出。

但闻那大汉闷哼一声，连退五步，一交跌坐在地上。

这次，他受伤甚重，一时间无法再起。

萧翎虽然伤了一人，但那急追的快马，又有四五人，一齐拥到。

但见刀光闪动，剑气如虹，两柄单刀，两支长剑，同时攻了过来。

萧翎左掌拍出，震开左面之敌，右手疾伸而出，抓住了一支刺过来的长剑，用力一拖，生生把那人由马上给拖了下来，萧翎借势飞起一脚，把那人给踢了一个跟头。

他武功虽然高强，但连番恶战之后，亦不禁有着疲劳之感，只顾夺取兵刃，却忽略了背面，但感背上一疼，中了一剑。

萧翎本有罡气护身，伤他不易，一则因久战之后，体力不支，二则只顾拒敌，忘了运罡气护身，这一剑伤的不轻。

萧翎身子一斜，一剑扫出。

只听叮叮当当之声，震开四五支攻来的刀剑。

但闻去路上，厉喝传来，打的似甚激烈。

萧翎顾不得背上剑伤，急需运气止血，长剑疾伸，幻起一片剑花、惨凄声中、刺伤一人。

他开始以快速剑招求胜，出手尽都是奇幻难测的招术。

但闻呼叫呻吟之声，不绝于耳，片刻工夫，萧翎已连伤五人，破围而出。

他担心父母安危，无心恋战下去，一提气放腿向前奔去。

只见大道转弯处，横立着一排手执兵刃的武林同道，正和百花山庄中的追兵，展开着一场激烈的恶战。

萧翎目光一掠，认出那是八手神龙端木正，带着那位面目姣好，端庄严肃的青衣少女，和跛侠常大海，带着两个弟子。

这五人一排横立阻拦住了追兵。

在两人身后，还站着一位提火龙棒，全身红衣，黑髯垂胸的三阳神弹陆魁章。

马文飞早已在阵旁相候，眼看萧翎奔了过来，急急说道：“快请过来，先吃点食用之物，再休息一下。”

萧翎举步向前奔冲，端木正突然向旁一闪，萧翎借势冲了过去。

马文飞带着萧翎急急转过弯去，说道：“快请坐下休息一会，进些食物……”忽然瞧见了萧翎身上鲜血直滴，惊道：“你受了伤？”

原来，他心知萧翎武功高强，在百花山庄那等剧烈的恶战之下，均能安然无恙，这区区追兵，如何能够伤得了他，是以，蓦见他身上鲜血时，还当

是杀敌溅落衣服之上。

但愈瞧愈觉不对，仔细一看，背上伤口不小，鲜血仍然不停涌了出来。

马文飞看萧翎衣着为鲜血染透，忍不住说出口来。

萧翎突然两腿一软，赶忙垂剑，撑住身子，缓缓坐了下去。

原来，马文飞一提起受伤的事，萧翎立时想到了还未运气止血，这一阵奔走不停，只怕已是失血不少。

心中念头及此，顿感身体不支。

这时，群豪都正坐着休息，进些食用之物，希望及早能使体力回复，好有再战之能，是以萧翎受伤的事，很快的传了开去，金兰首先赶了过来，急急问道：“伤的很重吗？”

萧翎摇摇头，道：“不防事。”

金兰道：“相公一人，系我等安危，岂可不珍重身体，伤在何处，快些让我包扎起来。”

萧翎缓缓转过脸去，道：“有劳了。”

金兰一看他背后剑伤，刺入甚深，心中大为担忧，暗暗祈祷道：“但愿不要伤到了筋骨才好。”掏出了绢帕，很仔细的包起伤势。

这时，休息的群豪，全都闻惊赶了过来。

萧翎大觉不安地说道：“此刻寸阴如金，咱们随时可能和百花山庄的高手决战，在下伤势轻微，不用诸位费心……”

突然发觉不见了孙不邪，不禁一呆。

金兰目睹萧翎憔悴之色，奇道：“相公，哪里不对了？”

萧翎目光转到马文飞的脸上，道：“诸位可曾见过那孙不邪老前辈吗？”

群豪听得怔了一怔，相顾惘然。

原来，群豪饥饿交迫，苦战疲累之下，自顾不暇，竟不知孙不邪何时不见。

司马乾道：“那老叫化子，武功高强，决然不会遭到不测，诸位不要为他担心。”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他受了很重的内伤。”

但闻一声惨叫传来，一个三旬左右的大汉，右手提剑，全身浴血，急急奔了过来。

商八突然跃飞而起，右手一挥，点了那人左肩两处要穴。

萧翎目光一转，认出那人正是跛侠常大海的弟子，只见他一条左臂，由时间被人截断，虽然商八点了他肩上两处穴道止血，鲜血仍然不停的渗了出来。

只见他以剑支地，支撑着身躯，说道：“家师命在下转告诸位，快快动身，百花山庄中后继援手，已然赶到，家师和端木老前辈，虽然奋力抗拒，但来敌甚众，只怕难以久撑，诸位赶快动身……”话未及说完，人已不支，一交跌摔在地上。

群豪大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进过食用之物，又经这一阵休息之后，精神大见好转。

马文飞挺身而出，抱起那大汉说道：“诸位中谁有疗伤灵药？”

神偷向飞大步行了过来，接道：“老偷儿有！”从怀中掏出金疮药，撕下一块衣襟，替他敷上药物，又替他包扎起来。

这些人物，大都是武林中天南地北的豪雄霸主，平常之日，自视极高，要想让他们为人敷药扎伤，实是大不可能的事，但此刻形势不同，使这些自负孤傲的人物，生出了患难与共之心，忘记了自己的声名地位身份，一改自负孤傲之性。

只见凤竹款步行了过来，道：“马爷，把这位重伤的人，交给小婢吧！”

马文飞哈哈一笑，道：“天下英雄，如能都像咱们今日这般同心协力，那沈木风武功再强十倍，又有何可畏之处？”

司马乾突然一振手中金环，说道：“哪一位和兄弟去助他拦阻强敌后援？”

向飞道：“老偷儿奉陪。”

两人联袂跃起，赶往助战而去。

马文飞抬头打量了四周形势一眼，道：“前面五里处，在下布有第二道阻敌埋伏，咱们只要能再行五里，就可和第二道埋伏会合了！”

商八道：“百花山庄后援不停拥至，那八手神龙端木正和跛侠常大海等，虽有那司马乾和向飞相助，只怕也难支撑多久。”

马文飞道：“这个在下已经有了安排，但不知萧兄的伤势，可否走得。”

金兰道：“不要紧，如是他伤的不能行动，我背着他走……”

萧翎一跃而起道：“不敢有劳，这点皮肉之伤，算不得什么。”

马文飞沉声说道：“萧兄要为天下武林同道保重，不可勉强。”

商八、金兰一左一右的紧随在萧翎身后而行。

但闻身后传来的呼喝之声，凄厉刺耳，显示双方的恶战，激烈绝伦。

萧翎虽有回头相助之心，但觉背上伤处不停的阵阵作疼，心知已难有再战之能，不禁暗自一叹，放步向前行去。

五里路程，转眼即到。

果见两道山谷夹峙的大道上，站着个虬髯绕颊的大汉。

萧翎识得那人，正是步天星。

马文飞抢前一步，拱手说道：“步兄，准备好了吗？”

步天星道：“已布置就绪，马兄和诸位转过山脚休息，那里早已为诸位备好了食用之物，和代步健马。”

萧翎心中暗道：原来他们已布置得如此周密，不知是何人策划……

忖思之间，人已随着群豪穿过两山夹峙的数丈峡谷。

过了峡谷，景物忽然一变。

只见一片广阔的青草地上，马嘶人语，果然有着十几匹鞍镫俱全的健马。

马文飞低声说道：“萧兄和群豪留此小息，兄弟去招呼第一道阻敌同道退下。”

萧翎道：“这一阵休息，兄弟已觉出体能尽复，愿和马兄同往一行。”

马文飞道：“咱们早已定好联络的信号，不用往返奔走，不敢有劳萧兄了。”

萧翎叹息一声，道：“诸位都是为我萧翎浴血奋战，我岂可坐视不前。”

马文飞道：“可是萧兄伤势……”

萧翎道：“不妨事了。”

马文飞不便再行拦阻，只好说道：“萧兄同去瞧瞧则可，但却最好不要出手。”

商八站起身子，道：“在下保护大哥同往。”

萧翎本想拦阻，但他一脸诚恳之情，只好不再言语。

一行三人，奔行那峡谷口处，形势早已大变。

只见那峡道口处，多出四五个手执兵刃的高手。

萧翎目光一掠群豪，就记忆所及，还可认出大半。

最左一人身着孝衣的英俊少年，手中执着一把二尺不到的长剑，正是南派太极门，以回风十八剑，驰名武林的过世掌门人石俊山之子，石奉先。

紧傍石奉先旁侧一人，五旬左右，执剑肃立着，乃是南派太极门下的邓坤。

依序而下的是一位青衣执剑老人，萧翎隐隐记得是形意门下的董公诚。

最左一人，紧靠步天星，身高八尺，脸色赤红，腰盘软索亮银锤，手持强弓，袋插长箭，正是那个神箭镇乾坤唐元奇。

除了拦在道口的五人之外，两侧山壁岩石之后，人影闪动，另有埋伏。

萧翎心中一动，暗暗忖道：原来他们藏在两面山壁的岩下草丛之中，是以，适才过来时竟未瞧见他们。

只听马文飞道：“唐兄，可以放起信号，招呼他们撤回来了。”

唐元奇应了一声，取箭搭弓，呼的一声，长箭离弦，直射高空。

第四十二回 恶敌拼斗魔鬼

只听啪的一声爆响，那射入高空的长箭，突然间爆出一片白烟。

马文飞沉声说道：“百花山庄之人，最是讲究群战，诸位不用客气，尽管施下毒手，伤他们一个是一个了。”

步天星点头道：“知道了，马兄请入山后休息，此地的事，不敢再劳费心。”

马文飞道：“兄弟藏在壁间岩石之后瞧瞧，决不出手就是。”

步天星道：“既是如此，请随兄弟来吧！”举手在头顶之上，打了一个圆圈。

挡在路中的群豪，突然齐齐移动身躯，分别藏入了两侧山壁岩后草丛之中。

萧翎商八紧随在马文飞身后，在步天星带领之下，直奔右面山壁间的一座大岩之后。

那大岩前后左右，都是草丛，掩蔽隐秘，居高临下，视界广阔。

几人也不过是刚刚藏好身子，就瞥见四匹快马，鱼贯而来。

马文飞低声说道：“他们已经绕过咱们第一道阻拦埋伏……”

步天星接道：“那就先伤他们几个，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他提高声音，接道：“唐兄，那马上之人，都是百花山庄的武士，唐兄手下不用留情。”

萧翎默查情势，那步天星似是这些人中主持大局的领导人物……忖思间，突闻弓箭响动，最前一骑快马上的武士，突然惨叫一声，由马上直摔下来！

萧翎直看得暗暗赞道：唐元奇神箭之名，果不虚传，这等遥远的距离，实非一般弩箭能及，但唐元奇强弓长箭，却能一箭中的。

但闻弓弦之声，不绝于耳，数支长箭，破空而去。

那奔行而来的马上之人，已似有了警觉，立时散布开去，再向前奔来。

虽是他们及时应变，仍是晚了一步，又有一个大汉，被长箭射中翻下马来。

余下的两骑快马，并没有为同伴的坠马受伤，受到了吓阻，仍然是纵马直奔过来。

步天星低声对马文飞道：“马兄请在此地观战，兄弟要出手阻敌了。”

马文飞道：“步兄尽管请便。”

步天星微微一笑，纵身而下，一跃丈余，直向那入口处奔了过去。

这时，在草丛两侧，岩石之后埋伏的群豪，相继现身拦在路中。

只见那南派太极门的掌门人石奉先，当先出手，短剑一挥，径向右边一人攻去，他出手奇快，剑芒一闪而至。

马上人是一位全身青衣的大汉，只见他一带马头，避开了石奉先的一击，

人却借机拔出了背后的雁翎刀。

石奉先一招落空，第二剑连续攻出。那青衣大汉，武功竟是不弱，手中一把雁翎刀，施得呼呼生风和石奉先打在一起。

石奉先连攻数剑，仍是保持了一个不分胜败之局，不禁心中大急，挥动手中剑势，节节逼去。

只听邓坤低声说道：“咱们南派太极门的武功，讲究的以静制动，掌门人如若心躁气浮，那可是犯了咱们这一门武功之忌。”

石奉先果然沉下气来，心气一平，剑势更见凌厉。

那青衣大汉几次想下马拒敌，但均为石奉先的剑势所迫，逼的无暇跃下马背。

就在石奉先出手的同时，形意门中董公诚，也随着出手，攻向那另一个大汉，这董公诚身经百战，对敌经验丰富，出手攻势，柔中蕴刚，正是形意门的武功特色。

激战十合，两个青衣大汉，已呈不支，石奉先首先得手，一剑刺中健马。健马受创，长嘶一声，人立而起。

那青衣大汉挥手一刀“力屏南天”，封住门户，一跃而下。

石奉先哪还容他脱开身子，逼进一步，挥剑逼住刀势，左掌一扬一拍。

这一掌击出的恰到好处，那大汉跃下马背，身子还未落着实地，石奉先掌势已到，砰的一声，正中那大汉左后背。

但闻那大汉闷哼一声，身不由己的向前栽去。

石奉先一剑刺出，由前胸直贯后背，紧接飞起一脚，踢开了大汉的尸体。

这当儿董公诚也施出形意门中的绝招“重浪叠波”，长剑幻起重重寒芒，生生把那大汉劈成两半。

这些人，都和那沈木风有着海般的深仇，对待百花山庄中人，恨入刺骨，剑下毫不留情。

就在两人剑毙敌手之时，来路上又飞一般的跃来六七条人影，在那人影之后，紧追着数十个黑衣武士。

前面奔逃之人，不断的发出暗器，阻拦那追赶的黑衣武士。

唐元奇握弓搭箭，连射三箭，伤了紧追群豪的三个黑衣武士。

就这一阵功夫，群豪已然奔近了山口通道。

萧翎隐在石后，凝神望去，只见那常大海、端木正，都成了血人，三阳神弹陆魁章，右手提着火龙棒，左臂上也是血透衣袖，看样子伤势不轻。

八手神龙端木正，仍然强自回身打出暗器，阻挡追兵。

那面目冷肃的青衣女，此刻也形态大变，长发散垂，满身是血。

另外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仗剑少年，腿上似受重伤，奔行起来有如跳跃一般。

司马乾和向飞断后拒敌，且战且走，保护几人。

单看这些与役之人，无不重伤的情形，不难想到恶战的剧烈。

步天星闪开去路，放过了常大海与端木正等，大喝一声，横身拦住了追兵。

四个紧追而来的百花山庄武士，眼看群豪又是一道埋伏，心中亦是有点震骇，一齐停了下来。

步天星抬头看去，只见那些黑衣武士愈来愈多，片刻间已集了数十人，遇见尘土飞扬，仍有着不少的快马，奔了过来。

这时，唐元奇已收起弓箭，解下了腰中的软索亮银锤，蓄势待敌。石奉先、董公诚、邓坤等五人，一排横立，把一座丈余宽窄的入口，堵的十分严实。

那些黑衣武士已然聚集了四五十人，各亮兵刃，奇怪的却是不肯立刻出手进攻，似是在等候着什么一般。

萧翎隐在大岩之后，眼看百花山庄这等声势，不禁暗暗一叹，忖道：看来这沈木风实在是一位非常人物，单是训练培养这些黑衣武士，如非有特殊办法，过人的才慧，只怕就无法办到。

萧翎和那些黑衣武士动手，其间固有武功高低之别，但大致说来，都可列入江湖中高手之列。

只见常大海和端木正，穿越过群豪防守线后，行不过两丈左右，突然齐齐倒栽地上！

原来这两人浴血苦战，身上数处重创，早已支撑不住，全凭着数十年修为的一口元气强行支撑，追兵受阻，赖以支持重伤之躯的精神力量，随着一松，再也支撑不住，摔倒在地上。

商八低声叹道：“八手神龙端木正和跛侠常大海，都算得江湖上声名卓著的第一流高手，想不到一战之下，竟受伤如此之重。”正待起身去把两人抱到隐蔽之地，忽见道旁草丛中，跃起两个劲装大汉，抱起两人，转入山后。

这时，山后坐息的酒僧、饭丐二人，精神、体力都已复元，眼看端木正重伤情形，不禁黯然，相顾一叹。

饭丐沈铁锅低声说道：“那萧翎受伤不轻，如若再要他出手，只怕要创口迸裂，此人经此一战，已然隐隐是对抗沈木风的领袖人物，为今后武林大业着想，咱们不能让他有何闪失。”

酒僧半戒挺身而出，接道：“不错，咱们得去劝他不可出手……”语声微微一顿，苦笑一声，又道：“那丐帮长老孙不邪，只怕亦受伤不轻，他为了不愿在群豪之前，显出重伤之征，悄然独去，唉！但愿他藏身有术，别被百花山庄之人，发觉才好。”

这两个游戏风尘的豪客，一生之中，不知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可算得身历百战，但显然，在百花山庄的一场恶战，使这两位豪气干云的江湖大侠，亦为之心寒胆惊。

沈铁锅回顾了玉兰等一眼，道：“有劳姑娘，好好照顾一下两人伤势。”言罢站起身子，和酒僧联袂而去。

这时，那山口处形势，又有了变化，百花山庄追到的黑衣武士，布成了一座方阵，但却仍列阵不攻，似是在等待着什么人。

萧翎回顾了马文飞一眼，道：“马兄，敌众我寡，不宜硬拼，要想个退敌之计才好。”

马文飞低声叹道：“除了丐帮和少林寺弟子众多，或可和这百花山庄抗拒之外，只怕武林中其他门派，都无能和百花山庄中的众多人手抗拒。”

言下之意，对这阻敌之战，似已无制胜信心。

萧翎回想百花山庄中那半日夜的激战，实是凶险异常，激烈绝伦，如非那孙不邪出手，众豪只怕早已伤亡于百花山庄之中了，这一战实难怪与战之人，个个寒心，当下轻轻叹息一声，道：“如是马兄能设法和各大门派联合一起……”

马文飞摇头接道：“九大门派，渊源流长，门户之见甚深，兄弟在江湖上行动，不过数年，九大门派中，决不会把兄弟放在眼中。”

说话之间，忽见两条人影，由山后大道上转了过来。

萧翎目光锐利，看来人疾服劲装，身佩长剑，正是武当门下的展叶青。

走在展叶青右侧一个短须绕颊，环目方脸，神态威猛的大汉，正是那终南二侠中的老二邓一雷。

马文飞目光一转，低声说道：“萧兄，瞧到那短须绕颊的大汉了吗？”

萧翎道：“那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终南二侠之一的邓一雷。”

马文飞道：“那和邓一雷走在在一起的年轻人，又是何许人物？”

萧翎道：“武当无为道长最小的一位师弟，展叶青。”

马文飞道：“原来是展大侠，兄弟倒是久闻其名了。”

萧翎道：“这两人到此，可能为咱们助拳而来。”

马文飞道：“据传言说，武当曾和百花山庄中结过梁子。”

萧翎道：“不错。”

马文飞道：“不论他们是否为助拳而来，兄弟得下去迎接他们一下。”

萧翎道：“理当如此。”马文飞站起身子，大步迎了下去，抱拳一礼，道：“邓二侠，别来无恙，还识得在下马文飞吗？”

邓一雷欠身还了一礼，道：“马兄深入百花山庄之事，目下传扬于江湖之上，这份豪壮的胆气，实叫在下佩服的很。”

马文飞道：“说来惭愧的很……”

邓一雷哈哈一笑，接道：“别人不知百花山庄的利害，兄弟却是知道得清楚的很，马兄能够平平安安的走出百花山庄，不论胆识、武功，实都有过人之处。”

马文飞轻轻叹息一声，道：“兄弟等能够平安的离开了百花山庄，实是得两位……”

邓一雷哈哈笑道：“不论马兄用什么方法，但能离开那百花山庄，已是大不容易的事了……”

目光一转，望着展叶青道：“这位乃是武当掌门人无为道长的师弟，展叶青……”

马文飞抱拳作礼，接道：“在下久闻展兄大名，今日有幸一晤。”

展叶青欠身道：“久闻马兄大名，领导豫、鄂、湘、赣四省武林同道，才能过人，兄弟是心慕已久了。”

马文飞道：“好说，好说。”

但闻身后传来一声长啸，打断了马文飞未完之言。

转目望去，只见那云集在山口处的黑衣武士，个个肃然而立，分别立在两侧。

三匹健马，缓缓由中间走了过来，直逼到步天星身前。

马文飞看清楚来人之后，不禁失声叫道：“沈木风。”

邓一雷急急接道：“我等助拳，应该先挡其锋锐才是。”说完话，大步向前奔了过去。

展叶青低声说道：“马兄进入百花山庄的豪举，已然震动了武林，我那师兄和少林门下几位大师，即将赶到助拳，马兄不要挫低了豪壮之气。”

说罢，也不待马文飞回答，紧随邓一雷身后而去。

马文飞镇定了一下心神，暗道：既然武当少林，都是冲着我前来助战，我岂可置之不理。

心念一转，大步向前行去。

这时，展叶青、邓一雷已然加入了步天星等一列，群豪拔出兵刃，挡在路中。

马文飞急步赶入群豪队中，抬头望去，只见沈木风那高大微驼的身子，端坐在一匹全身雪白的健马之上，双目中神光冷峻，扫掠了群豪一眼，说道：“那老叫化子孙不邪哪里去了？”

在场中人，大都未参与百花山庄恶战，个个瞠目不知如何回答。

马文飞冷笑一声，道：“孙老前辈吗？已然有事他往，沈庄主有什么话，对在下说也是一样。”目光扫向沈木风的身后，只见一黑一白两个老人，跨下健马，紧随在沈木风的身后，竟是关东长白山黑白二老。

这黑、白二老享誉关外，各怀绝技，但在中原武林道上，却是籍籍无名，马文飞识得两人，还是在这百花山庄中初度会面。

但闻沈木风冷笑一声，道：“你不是我的敌手，我要找那老叫化子算帐。”

步天星突然一挥手中的兵刃，道：“不论你沈木风要找哪一个，也别想从此通过。”

沈木风轻蔑的一笑，道：“就凭诸位之力，想来拦我沈某人的去路吗？”

邓一雷怒声喝道：“沈木风，不用太过卖狂，你武功虽然高强，但却无人畏惧。”

沈木风望了邓一雷一眼，道：“邓二侠好长的命啊！”

邓一雷口中虽然硬朗，但心中明白，这沈木风实有着惊人的武功，如是

一对一的和他动手相搏，自己这点能耐，实难在他手下走上十合……

沈木风不待邓一雷再回口，目光再投注到马文飞的身上，道：“沈某人听说百花山庄这场大战，全出于你马文飞的策划，不知这传言是否当真？”

马文飞道：“是真又当如何？”

沈木风淡然一笑，道：“虽然传言如是，但我沈某人却是有些不信……”

他朗朗长笑一声，道：“不是沈木风小看你马文飞，你马文飞决然没有这些能耐，一个孙不邪，也不行，如我沈木风料断的不错，那老叫化子，该已是受了重伤。”

马文飞吃了一惊，是道：这人如此利害，当真是料事如神。

只听沈木风冷然长笑一声，接道：“在你们这些人中，确有一个武功高强的人物，不但诸位难以及他，就是那孙不邪也要逊他三分，我沈某人亲自赶来，就是想会他一会！”

步天星等都不知百花山庄那惊心动魄的恶战经过，但听说那名盖江湖，丐帮中退隐长老孙不邪，竟然出山参与百花山庄中战事，已是惊奇万分，还有人武功竟然强过那孙不邪，实使人有些难以置信。

马文飞凝目沉思了一阵道：“沈大庄主可猜出那人是谁了吗？”

此言一出，无疑是承认了沈木风追询之言，群豪都不禁为之愕然，心道：“难道真有这样一位人物吗？”

但闻沈木风冷冷地接道：“在下虽然不知那人的姓名，但却料想他是改装易容，混入了我百花山庄的。”

马文飞冷笑一声，道：“我不信你沈大庄主是真的不知。”

沈木风道：“知与不知，似都无关紧要，眼下紧要的一件事，是要他出来见见我沈某人。”

马文飞道：“沈庄主既是知而不言，我瞧也不用见他了。”

沈木风目光一掠横列的群豪，笑道：“诸位可是当真想和我沈木风动手吗？”

展叶青突然插口接道：“如果沈大庄主硬是不听劝阻，咱们只好得罪了！”

沈木风目光锐利，一看展叶青道：“令师兄无为道长没有来吗？”

展叶青听得暗暗佩服道：这人的目光心机，果非常人能及，只不过和我见过一面，竟然能牢记我的出身……

心念转动之间，突闻一声佛号传来。

转眼望去，只见一个佩剑道长，带着两个身披月白袈裟的和尚，大步行了过来。

那道人仙风道骨，飘飘出尘，正是那展叶青的二师兄云阳子。

紧随云阳子身后二僧，却是一个老态龙钟，一个四旬壮年。

那四旬壮年，肩着一根铁禅杖，龙行虎步而来，那老态龙钟的和尚，却是微闭双目，双手合十，随在云阳子等身后。

这老僧步履者迈，看上去似有举步唯艰之苦，但他的行速，却是一点不

慢，紧紧的追在云阳子身后而行。

二僧一道，极快的行到群豪列队阻敌之处。

那老僧微动一下双目，沉声喝道：“沈大庄主，还能识得二十年前的故旧吗？”

沈木风望了那老僧一眼，脸色突然一变，道：“你还没有死吗？”

老僧淡淡一笑，道：“倒叫你沈木风庄主失望了。”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虽然事隔二十年，但我沈某人自忖此刻，仍有杀你之能。”

那老僧道：“老衲于二十年前，在你手中逃了性命，二十年后，如若是仍然死在你的手中，那也算是命该如此了。”

沈木风回顾身旁黑、白二老一眼，低言数语。

他施展的传音入密之术，群豪只见那黑、白二老不住的点头，却是无法听得沈木风说些什么。

马文飞默查情势，群豪因展叶青和云阳子等分批赶到，实力大为增强，已可和沈木风等一战，心中大为宽慰，暗道：武当、少林两派既已卷入了这场是非之中，想来其他诸大门派，都已渐生觉悟，如是九大门派，能够合力同心，全力对付沈木风，百花山庄中虽然人才济济，也是不足畏惧了。

心念转动之间，突听得两声尖锐的哨声，紧接着两声铜锣响直传过来。

青天白日之下，听那哨音锣声，亦有着一种凄凉阴森之感。

萧翎隐藏在那大岩石之后，居高临下，把场中的情势变化，看得十分清楚，心中暗道：如若那二僧能够抵挡住沈木风，云阳子、邓一雷，可挡那关外黑白二老，展叶青助群豪挡那黑衣武士，当可勉力一战……

正自估判双方胜败之机，突然那哨声锣声，传了过来。

紧依萧翎身侧的金算盘商八，低声说道：“一向夜间行动的神风帮，怎的竟然大白天的出动。”

转脸望去，只见四个赤膊大汉，抬着一座高大狰狞的神像，行了过来。

在那狰狞的神像之前，四个黑衣大汉，各自执着一面巨大的铜锣，边敲边行。

那锣声沉闷悠长，使人听起来有一种凄伤不安的感觉。

萧翎目光一掠那高大狰狞的神像之后，紧随着一群高矮不同，服色各异的人物，不禁心中一动，暗道：神风帮主，一向喜夜间行动，白昼之间，纵有所为，也都是派遣属下弟子出手，似这等亲自出马，自是非同小可，而且这次行动，也和过去有些不同，莫非有为而来吗？

但觉脑际间灵光闪动，心中若有所悟，低声对商八说道：“你下去通知马总瓢把子一声，奉劝群豪让开去路，先要神风帮和沈木风引起一场冲突再作计较。”

商八应了一声，绕行而下，奔到马文飞的身侧，低声说道：“在下奉大哥之命而来。”

马文飞此刻已然对萧翎十分敬佩，当下说道：“什么吩咐，尽管请说。”

商八道：“马兄请设法劝阻群豪，最好别和那神风帮中人，造成冲突。”

马文飞略一沉吟，道：“知道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商兄的声名、地位，都在马某之上，一言九鼎，何不现出本来面目，劝阻群豪？”

商八道：“不用了，马兄声誉正隆，此刻又受着群豪敬重，兄弟岂能比拟。”言罢，闪入岩石草丛之中，重又绕回萧翎身侧。

这两人谈话声音甚低，而且商八已隐去本来面目，云阳子等，只道是马文飞的属下，都未注意。

这时，那四个赤膊大汉，抬着那狰狞神像，直行过来，已逼近群豪两丈之内。

神风帮中人，虽然目睹群豪手中兵刃闪光，列阵拒敌，双方阵势已成，大战一触即发，但却是视若无睹，仍然是大步行了过来。

马文飞沉声说道：“闪开去路。”

情势急迫，已无暇和群豪相商，只好径自做主，喝令群豪让道。

云阳子带着两位和尚，当先向旁侧让开。

展叶青、邓一雷等，纷纷让道。

神风帮中人谢也不谢一声，昂首挺胸而过。

四个执锏大汉，走在最前面，直对沈木风行了过去。

沈木风肃然而立，两目神凝，望着那高大狰狞的神像，和那直逼向身侧而来的执锏大汉，却是浑如不见。

这神风帮崛起江湖，素有凶名，但始终无人见过那帮主的形貌，只用一个高大的神像，作为标志，帮中一切令谕，都由那神像口中传出。

沈木风虽然在神风帮中派有眼线，但那人也无法仔细的说明帮中情形。

似乎是神风帮中，每一层级，都有每一层级的神秘。

四个执锏大汉，已行近到沈木风的身前，沈木风仍然是肃立不动。

只要四个执锏大汉，再向前行进一步，必然要撞上沈木风，引起冲突。

但那四个执锏大汉，却突然停了下来。

但闻锏声起落，有节奏的响了起来，数十声后，才停息下来。

一缕奇怪尖锐的声音，由那高大神像中传了出来。

四个执锏开道的大汉，突然向后退去。

原来，那锏声竟是和那高大神像中的哨声互通声息。

群豪虽然无法听出那哨声代表的什么，但却知道那是指示几个大汉行动的方法。

沈木风神色冷肃，仍然站在路中不动，凝目望着那高大的神像。

那神像中传出的哨声，陡然间静止下来，荒凉的原野中，回复了一片寂静。

这时，邓一雷、展叶青等，亦都存心要看神风帮主，究竟有些什么神通，他带着群豪向后退开了五尺，这在江湖上的习惯而言，那是说明了，不插手

双方的事。

只听那高大狰狞的神像中传出来一个柔美动人的娇甜声音，道：“你可是沈木风吗？”

说话的措词，虽不客气，但因那声音太过动人，听上去并无咄咄逼人的感觉。

沈木风暗中一提真气，冷笑一声，道：“正是区区在下，不知帮主有何见教？”

他智谋过人，一听那柔美动人的声音，立时觉出不对。那至柔至美的声音中，似是含有着一种勾人魂魄的力量。沈木风一闻得那娇美的声音之后，立时提气戒备。

但闻那高大的神像中，又传出那柔美的声音，道：“不敢当。”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本座亦久闻你沈大庄主之名，今日有幸一会。”

沈木风心中暗道：分明是一个年轻少女，躲在那一座狰狞高大的神像之中，借这难看神像外表，来统率属下，不知神像的体壳，是何物造成，如是一般的木刻之物，只要我一掌劈去，立时可把那神秘诡奇传诵于江湖之上的神风帮，一下子揭扬于武林之中。

但闻那高大神像中，又传出那柔美的声音，道：“沈木风，你在想的什么坏主意？”

沈木风正待答话，那柔美的声音又抢先接道：“沈木风，此刻咱们有两条路走，可由你任选一条。”

沈木风道：“愿闻其详。”

神风帮主道：“咱们可以同心协力，先把横拦道上的群豪，一网打尽，可以留用的，予以收用，不能收用的，就废了他们的武功。”

沈木风生性多疑，暗暗奇道：这神风帮主和我素昧平生，神风帮和百花山庄，平常亦无往来，这神风帮主何以会在初度见面之下，竟然提出了合力拒敌之策……

但觉其间疑窦重重，一时间难作决定，以那沈木风的智慧，也是无法确定那神风帮主的用心何在？

只听那神风帮主接道：“第二条路，那就是咱们今日先来一场决战……”

沈木风接道：“这就奇怪了，贵帮和敝庄，素无往来，无恨无怨，似这般非友即敌，岂不太过极端了吗？”

那神像又传出来柔美的声音，道：“沈木风，你可知道，两雄不并立，据本座近来观察所得，咱们为人行事，颇多类似之处，其道相同，自应互相为谋，这期间自是非友即敌了！”

这两人谈话之间，全部用的传音之术，别人只见那沈木风嘴唇启动，却听不出说些什么？

饶是那沈木风机智过人，竟也被那神风帮主闹的莫名其妙，只觉其一人一派天真，毫无心机，但以那神风帮主在江湖上的神秘声誉而论，这神风帮主，

实不应像这般一个毫无心机的人物。

但这沈木风终是一位大奸大恶的奸雄人物，略一沉吟，终于被他想出一个计谋出来，说道：“贵帮既有和敝庄联手同盟之心，在下极表欢迎，不过，彼此素不相识，这般突如其来，未免有些太过突然，我沈木风素来不作冒险的事，如是帮主有和在下结盟之心，就该以真面目和在下相见才是。”

神风帮主道：“好！既是如此，阁下就请让开去路，今夜三更，咱们在归州城十五里处，吕祖庙中相见。”

沈木风道：“就此一言为定。”当先退到路侧，举手一挥，随来的黑衣武士，纷纷向两侧避开，让出了一条路来。

但闻锣声鸣起，四个赤膊大汉，抬起那高大狰狞的神像，在数十个随行大汉护卫之下，疾行而去。

展叶青等群豪，眼看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动手的样子，却不料忽然间情势大变，沈木风竟然让开了去路，神风帮主从容而去。

马文飞低声对云阳子道：“咱们这场心机白费了。”

云阳子道：“咱们旨在阻拦沈木风，虽然未能使双方自相残杀，但咱们未和神风帮冲突，实力丝毫未损。”

马文飞抬头望去，只见沈木风身后列队而立的黑衣武士，大约有四五十人左右，以己方此刻实力，那是足以对付得了，唯一困难的事，是无人能和沈木风颉颃。

心念一转，低声对云阳子道：“据在下估计，眼下强敌，只要能有一两位高人，便可和那沈木风对抗，其余之人，那就不用畏惧了！”

云阳子略一沉吟道：“沈木风武功确实高强，如是单打独斗，的确没有一个可和他对敌之人！”

马文飞道：“道长之意，可是要用车轮战法吗？”

云阳子道：“眼下也唯有此策。”

马文飞道：“道长可是已胸有成竹？”

云阳子道：“贫道准备和这两位大师合力拒挡那沈木风。”

马文飞道：“那很好，只要能挡住沈木风，其他的人，就不难对付了。”

这时，沈木风身后那些黑衣武士，已然分列成数排，兵刃出鞘，一派肃杀之气，看样子，只要沈木风一声令下，那些黑衣武士，立时可以分由几个方位攻向群豪。

展叶青似是突然间想起一件紧要之事，缓步行到马文飞身侧，道：“马兄，在下有一事请问马兄一声。”

马文飞道：“兄弟是知无不言。”

展叶青道：“适才沈木风和马兄对答之言，似是说到一位武功卓绝的高人，不知这话是真是假？”

马文飞略一沉吟，道：“确有其事，只是此刻，他还不宜出面，度过这场危难之后，在下自当替两位引见一下。”

展叶青剑盾耸动，欲言又止。

萧翎隐身在山腰一块大岩之后，俯瞰下面对垒形势，就地理而论，群豪已足一战，山道狭隘，草丛岩石后，又早伏暗桩，沈木风人数虽占优势，但却无法由四面八方抢攻，只要有人能够拒挡住沈木风，今日一战，将使百花山庄大受挫折。

心念转动，豪气顿生，恨不得跃下岩去，独和沈木风搏斗一阵。

金算盘商八，一直留心着萧翎的举动，看他剑眉耸动，表露出一副跃跃欲试之色，立时低声说道：“今后江湖上风涛正急，正义之舟，全赖大哥把舵，你伤势甚重，千万不可轻身涉险。”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错过今日机会，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遇上此等情势，能和沈木风单人匹马，决斗于荒原之商八微微一笑，道：“沈木风重出江湖以来，已然震动了武林，有如骑虎背上，欲罢不能，今后机会正多，大哥不用担心。”

萧翎凝目沉思了片刻，道：“兄弟，不是小兄出言狂妄，看今夜参与的群豪中，只怕难有沈木风的敌手，请设法转达小兄之意，告诫群豪，不可称一时意气雄心，和那沈木风单打独斗，如有三两个高手合力和他搏斗，还可支撑一阵，如是逞一时意气，只怕要有遭劫之人。”

商八道：“小弟立时去转达大哥之命。”言罢，绕入草丛而下。

沈木风放过了神风帮，略一打量群豪，不禁一皱眉，暗道：终南二侠，一向是焦不离孟，邓一雷既在此地出现，葛天仪也许就在左近，云阳子和展叶青同时现身于此，无为道长难保不来，如是这几人全都赶到，敌势太强，我沈木风只怕是难以独支大厦，如是那孙不邪和那位不知姓名的高人相助，势非一败涂地不可……这胜败虽然是兵家常事，但如这一战大败之后，对我重出江湖的声威，挫折甚大，实是得不偿失。

此人果不愧一代枭雄之才，临敌之间，仍然保持冷静心情，综观大局，分析敌我之势，周密异常。

在这道埋伏之中，原由那步天星统领全军，但此刻情势变化，陡然间，加入了很多高手。

在这班人中，除了那老僧极少在江湖上出现，识者不多之外，如论身望之隆，以云阳子和那邓一雷齐名武林，但因云阳子出身武当大派，受人敬重又非邓一雷所能比拟了。

只见步天星大步行了过来，拱手对云阳子道：“道长。”

云阳子正举手答礼，步天星又抢着道：“道长誉满江湖，人人敬重，今日之战，又非江湖一般名利意气之争，还望道长赐允，主持大局。”

云阳子微微一笑，道：“这个贫道如何敢当。”

步天星道：“道长众望所归，不用谦辞了。”

马文飞接道：“步兄说的不错，道兄能出主今日之战，那是最好不过。”

云阳子还待推辞，邓一雷已然不耐地说道：“你这牛鼻子真是拉着不走，

打着倒退，人家这么抬举你，你还端的什么臭架子。”

这邓一雷和武当派交情深厚，别说对云阳子了，就是在那素来严肃的无为道长面前，他也是照样胡言乱语。

云阳子也不生气，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贫道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步天星一抱拳，道：“在下恭候大命。”

云阳子道：“有劳稍候。”言罢，缓步行近沈木风，道：“沈大庄主，想不到咱们今日竟又在此地重逢。”

沈木风见群豪公推云阳子道长为首，乃冷冷地答道：“武当山和百花山庄近在咫尺，就是今日不见，异日仍然有见面之缘。”

云阳子道：“大庄主说的不错，咱们武当派有如你沈大庄主眼中的钉，必欲去之而后快了。”

沈木风冷哼一声，不理睬云阳子质问之言。

云阳子淡然一笑道：“沈大庄主自视甚高，想来也不把贫道放在眼中……”

沈木风突然接道：“好说，好说。”

云阳子目光一掠沈木风身后的黑白二老，和那些黑衣武士，道：“今日既然相遇，那是难免一场恶斗了。”

沈木风道：“就凭你云阳子吗？”

云阳子道：“贫道自知非敌，但却极愿应战，奉陪你沈大庄主几招。”

沈木风暗自盘算，忖道：看样子他们是早有准备，如若那老叫化和那位不知姓名的高人，亦同在此地，动手之后，突然现身相助，那时，想要退走，亦非易事了……

心中念头转动，口中却冷冰冰地说道：“你可是要找沈某人，决定互相动手之法吗？”

云阳子道：“悉听尊便，只要沈大庄主划出道子，贫道等遵从行事就是。”

沈木风突然纵声大笑，声如伤禽怒啸，震得人耳中嗡嗡作响。

群豪只听得暗暗心惊：此人内功，果然是深厚惊人。

笑声顿住，突然举手一招。

一块鹅卵大小的山石，突然飞了起来，落入沈木风的手中。

只见他双目圆睁，凝注在云阳子的脸上。

一股咄咄逼人的肃煞之气，使云阳子那等有修养定力的人，也不禁微生寒意。

只听沈木风冷笑一声，道：“接着！”握在右手的鹅卵石，突然向云阳子投了过来。

云阳子伸手接过山石，不禁一皱眉头。

原来那山石有如一只烫手的山芋，滚热逼人。

在群豪众目睽睽之下，云阳子自是不便把手中山石，投掷地下，只好运功和那热力抗拒。

哪知一加力，手中山石，竟然碎若细粒，洒落一地。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懂得我沈某之意吗？”

顿了一顿，举手一挥，道：“今日之战，不用打了。”一转身，跃上马背，纵骑而去。

黑白二老，和那些黑衣武士，纷纷追在身后，但见尘土蔽天而起，数十匹快马，去如飘风。

这一次，大出群豪意料之外，都不禁为之一呆。

只见那奔行快马中，突然一个黑衣武士，跌了下来，翻了两个滚，隐入了道旁草丛之中。

数十匹快马，去势依旧，无一人回顾一下那摔下马的黑衣人。

云阳子等虽都瞧到，但也未放在心上，只觉百花山庄中人，个个生性冷酷，对一个同伴的生死，竟然是这般的漠不关心。

但见烟尘远去，数十匹快马，逐渐的消失不见。

云阳子望着那快马消失的去向，长长吁了一口长气，道：“沈木风的为人行事，永远是叫人猜测不出……”

只听展叶青叫道：“奇怪呀！这人并未受伤。”

云阳子道：“什么事？”

展叶青道：“那黑衣人并未受伤。”

群豪齐齐抬头望去，只见那跌入草丛的黑衣人，竟然由草丛中爬了起来，而且对群豪行了过来。

马文飞道：“沈木风诡计多端，这人不知要捣什么鬼，不可中了他的诡计，诸位请留在此地，在下过去瞧瞧！”

展叶青道：“兄弟奉陪马兄一行。”

马文飞微微一笑道：“好！”

两人联袂而起，直对那黑衣人迎了过去。

不足二里的距离，片刻间已然接近，距那黑衣人还有两丈远近，马文飞已停下脚步，冷冷喝道：“停下！”

那黑衣人依言停了下来，一拱手，道：“哪一位是马文飞马总瓢把子？”

马文飞呆了一呆，道：“在下便是，朋友有何见教？”

那黑衣人探手入怀，摸出一封素简，道：“在下受人所托，有封密函，请马总瓢把子代转。”

双手捧函，大步行了过来。

马文飞冷冷说道：“函件请放在地上，朋友退出一丈。”

那黑衣人依言放下手中素简，缓缓后退一丈。

在一丈距离之外，那大汉纵然突然发难，马文飞也自信可以闪避得开，当下大步走了过去。

只见那素简之上写道：敬烦马文飞总瓢把子，转上萧翎亲启。

字迹娟秀，似若女子手笔。

马文飞仔细瞧那素简，不似涂有毒物，伸手捡了起来，道：“这封信是何人所写？”

那黑衣大汉道：“在下送上这封素函的代价是还我自由，别的一概不知，简内函笺上，写得明白，收函人一看即知，在下就此别过。”言罢，转身向正南奔去，和沈木风等人去路、方向并不相同。

展叶青大步行了过来，道：“那素简是何人写的？”

马文飞摇摇头道：“这个在下亦不清楚。”

展叶青道：“这素函可是写给你马兄的吗？”

马文飞已把素简藏入怀中，道：“不是，写给另外一个朋友。”

展叶青看他吞吞吐吐，似是不愿说一般，自是不便再追问下去。

两人一齐走了回来，云阳子低声问道：“那留下的黑衣武士，是怎么回事呢？”

展叶青接着道：“没有事，那人只是送来一份私人函件。”

他特别的说出私人二字，也就是不愿云阳子等再多追问。

果然，全场中人，无人再问。

马文飞生恐因此引起误会，很想解释，但又觉此事很难解说明白，除非说出了萧翎的身份。

但他未得到萧翎同意之前，实又不便自作主张，只好闷在心中不言。

一时间，场中沉寂下来。

良久之后，云阳子才轻轻叹息一声，道：“马兄深入百花山庄一事，已传扬于江湖之上，武林同道对马兄这份豪壮之气，都已生了很深的敬慕之心。”

马文飞笑道：“其实兄弟是敬陪末座……”

连连叹息一声，接道：“我们这一次能够生离那百花山庄，除了那丐帮中长老孙不邪外，还得另一位高人相助。”

云阳子道：“什么人？”

马文飞道：“兄弟一向不喜欢谎言，那人就在此地，只是未得到他同意之前，兄弟实不敢擅自做主说出他的姓名……”

他摸一摸怀中的封简，说道：“这封信也是那人的，兄弟不便做主。”

展叶青目光炯炯，扫了全场一眼，道：“这等神秘吗？”

马文飞笑道：“在下所知，那人隐去本来面目，实非故作神秘，而是确有苦衷。”

展叶青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马兄也不用替咱们引见了。”

这几句说的声音甚高，欲擒故纵，想用言语激那人自行出面。

哪知萧翎隐在山腰巨石之后，根本没有听到他们说的什么，自然不会挺身而出了。

这时，酒僧、饭丐、司马乾等，都由两面草丛中站起来。

展叶青目光投到司马乾的身上，欲言又止。

马文飞急急接口道：“兄弟给两位引见，这位是东海神卜司马乾……”
转向展叶青，又道：“这位是武当门下展叶青展大侠。”

展叶青一抱拳，道：“司马兄。”

这司马乾为人孤傲自负，挟绝技西来中原，原想先做出一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举之间，扬名于中原武林道上。哪知事与愿违，竟是未如所愿，百花山庄一战，目睹那萧翎的神勇，和孙不邪的八面威风，狂傲之气，顿然消减，眼看那展叶青一表人材，卓尔不群，立时抱拳还了一礼，道：“不敢当。”

展叶青道：“司马兄可是初来中原吗？”

司马乾道：“兄弟生于中土，幼赴东海，长于海岛，此次重返中原，虽是回归故乡，但对于人人物物，都有着新奇之感，幼小往事，早已不复记忆了。”

展叶青笑道：“中原武林，恩怨纠缠，想来不如东海清静。”

司马乾道：“兄弟未归之前，亦曾闻得中原济济多士……”

展叶青接道：“传言未必可信，恐要使司马兄失望了。”

司马乾长叹一声，道：“中原武林，人才侠士，武勇、谋略，尤过传言甚多。”

展叶青道：“司马兄过奖了。”

忽听饭丐沈铁锅说道：“强敌已退，咱们也该找个地方好好吃它一顿了。”

酒僧半戒接道：“不错啊！我和尚的酒瘾，早已发作了。”

这两人一搭一档，不论何时何地，都是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

展叶青望了酒僧饭丐一眼，回顾马文飞道：“这两位可是大名鼎鼎的酒僧饭丐吗？”

马文飞道：“不错，可要兄弟替三位引见一下？”

酒僧半戒冷冷接道：“不用了。”

展叶青回过脸去，望着酒僧说道：“大师……”

酒僧道：“别这么抬举我，我和尚受不了这个，如是看我和尚顺眼，交个酒肉朋友，那就叫我酒和尚。”

展叶青微微一耸剑眉，道：“久闻大师游戏风尘，不拘俗节，今日一见，果是名不虚传。”

酒僧道：“酒和尚，就是酒和尚，大师大师的，我和尚可是担当不起。”

展叶青一时间，倒无法闹清楚他心中之意，只好默然不语。

饭丐突然哈哈一笑，道：“酒和尚你敢开罪人家展大侠，你和尚是活得不耐烦了，在下可是不愿奉陪，我要先走一步。”

言罢，也不待马文飞答话，转身大步而去。

酒僧半戒高声叫道：“老要饭的，等等我。”回头对展叶青一挥手，道：“你如真的想交我这个酒肉朋友，最好是想法子带点好酒，酒和尚见了酒，自然会借故攀交。”

展叶青笑道：“多承指教，在下当牢记心头。”

酒僧半戒转身迅疾奔飞而去。

两位游戏风尘的大侠，转眼走的踪影不见。

展叶青低声问马文飞道：“马兄，这两个人可是当真的走了吗？”

马文飞叹道：“这两个人游戏风尘，行踪难测，是否当真离去，别人也很难预料，唉！百花山庄中那场恶战，就要算得这酒僧、饭丐，居功最伟。”

云阳子突然合掌当胸，说道：“那沈木风既然率众退走，量他不会再来，少林寺方丈，和敝派掌门，为那沈木风重出江湖一事，已经联名发出侠义柬，请诸位到武当山聚会，共议除此武林巨凶之策。想那沈木风耳敏眼灵，此事决难瞒过，贫道事务繁忙，要先行告辞了。”

说完话，对群豪欠身一礼，带着展叶青、邓一雷等转身而去。

这时，两侧山岩之后草丛之中，缓缓站起来二十余个分执强弓硬箭和匡弩的大汉。

原来这些都是马文飞就所属中选出的武功高强之士，埋伏于此，准备在这处险要所在，全力阻拦百花山压的追兵。

哪知事出意外，沈木风竟是突然率众而去。

这时，萧翎也和商八等离开那山腰大岩，行下山来。

商八紧随萧翎身后，低声说道：“大哥此刻已是群豪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如若借机一呼，必有很多人愿意追随大哥，以大哥的才智而言，不难在九大门派和百花山庄之外，另树一支武林主脉。”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接道：“小兄虽是初入江湖，但就半年中观察所得，武林中所以纷扰不清，大都为名利二字所困，尤以名字害人最深，人人都想称尊武林，这纷乱，自是永无休止之日了。”

商八但觉脸上一热，笑道：“小弟却为利字所困，虽然取财有道，从未用强豪夺，但用些心机，逼人自动交出珍品异宝，总非正人君子该为……”

他长长吁一口气，接道：“自和大哥结识以后，兄弟亦曾和杜九谈过此事，从今之后，要洗去心中贪财之念，全力相助大哥，做出一番事业。”

萧翎微微一笑，默不作声，心中却是暗暗忖道：这数十年的老毛病，想要一旦改过来，只怕不是那么容易。

说话之间，已然行近群豪。

马文飞探手入怀，取出一封素简，递了过去，说道：“这里有封密函，萧兄请拿去看。”

萧翎接过素简，只见封皮之上，字迹娟秀，分明是女子手笔，不禁心中大奇，问道：“这封函件是何人所写？”

马文飞道：“兄弟未曾瞧过。”

萧翎一皱眉头，拆开封简，只见上面写道：昨宵神志忽清，听家父谈君事，君虽易容改装，混入百花山庄，但却无法瞒得过家父双目，家父不肯泄露君之身份，志在用君身上之血，救妾之命……

萧翎只瞧得打了一个寒颤，暗道：看将起来，那毒手药王他不借去我身上之血，救活他女儿之命，这一生一世，也不甘心了！

轻轻叹息一声，接着向下看去。

家父为妾，用尽苦心，但用别人之血，救妾之命，妾所不取，奈家父爱女心切，必欲得君之血。薄命弱女，困于病魔，终日以药物继命，难得有片刻清醒之时，今宵竟大异往昔，一直神志清明，辗转床第，竟难入睡，悄然起而作书。

妾和君素昧平生，但妾身却有了君之血液，弱女残躯，有如油尽之灯，生命之火，随时可熄，感怀家父苦心，不禁黯然泪下，忆君无辜受此牵累，更使心神难安，筹思助君一臂，聊表歉疚之心。

据妾所知，沈木风苦心培育而成的奇兵悍将中，以五龙大阵，最为利害。

所谓五龙，实是五个各擅武功的奇人，被沈木风收伏之后，带回百花山庄，费了数年的苦心，而成五龙大阵，其间得家父助力甚多，是以，妾身得以了然内情。

妾身筹思助君一臂，莫过夜锁五龙，因而略施小谋，使五龙失去战力，妾虽有愧于君，但亦不便施下辣手，使沈庄主数年苦心，毁于一旦，三思之后，始得两全之策，使五龙消失战力十日，十日之后，重行复原，此为妾报君之恩……

书写至此，陡然断去，下面亦未署名，此函虽未尽意，但已说得明明白白，一目了然。

萧翎看完书信，才知沈木风排出的五龙大阵，何以不堪一击，原来是早已经人暗中动了手脚，缓缓折笺入筒，放入怀中。

马文飞等虽然很想知道信中之意，但见萧翎不言，也就不便追问。

只听一阵衣袂飘风之声，金兰急急奔到萧翎身侧，低声说道：“老夫人身体甚是衰弱，咱们不能再赶路了，必须及早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些时日。”

萧翎脸色一变，急急问道：“此刻情势如何？”

金兰道：“此刻很安静……”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道：“那就好了。”

金兰接道：“小婢和玉兰细查老夫人的身体，不宜再受惊累，必得先找一处僻静所在，静养几日，才能早日复元。”

萧翎略一沉吟，回头对马文飞道：“家母的身体虚弱，难再耐奔劳之苦，兄弟势必要在附近找一处人家休息几日，马兄和诸位，都有要事在身，请自便吧！”

马文飞道：“此地距那百花山庄过近，只怕沈木风布有眼线，最好是能再远走百里。”

萧翎还未来得及答话，金兰已抢先接道：“马爷请恕小婢多口，就老夫人的身体而论，实是不宜再赶路。”

马文飞听出情势严重，默默沉思良久，道：“既是如此，在下也不便多

言,但望萧兄能够多留下几位武功高强的人,万一发生事故,亦好有个照应。”

萧翎道：“人数太多反易泄露行踪，马兄的盛情，兄弟心领了。”

马文飞一抱拳，道：“萧兄请带人先走一步，兄弟暂时留此断后，也免得那沈木风的眼线追踪。”

萧翎道：“那就有劳马兄了，今日之情，日后兄弟定当报答。”

辞别了马文飞，绕到后山，带了中州二贾，和金兰、玉兰绕向山中行去。

神偷向飞突然说道：“诸位慢走，兄弟年纪老迈，不能把一点压箱本领，带入棺材之中。”

萧翎回过头来说道：“向兄有何指教？”

向飞目光一掠金兰、玉兰，笑道：“老偷儿瞧这两个女娃儿很伶俐聪明，想传她们两手偷窃小技，但不知人家大姑娘是否喜欢老偷儿这些玩艺儿？”

萧翎笑道：“向兄有此用心，我想她们是求之不得。”

这些日子在江湖之上行走，已使他深觉虽鸡鸣狗盗之技，亦大有用，神偷向飞的盗窃手法，天下无双，心中对他并无轻视之心。

金兰、玉兰齐声道：“老前辈有此用心，我等是感激不尽。”

向飞哈哈一笑道：“好！既是如此，那老偷儿就跟你们走了。”

东海神卜司马乾对萧翎一拱手道：“兄弟亦想跟几位结伴同行，不知是否见容？”

萧翎道：“司马兄肯与同行，兄弟等欢迎至极。”

金兰突然快步行至马文飞身侧，低声说道：“百花山庆中出身的女婢，个个都不会存有奢望之心，能得见容收留，已是感激不尽，但望马总瓢把子，善待我那凤竹妹妹。”

马文飞微微一笑，道：“姑娘但请放心，在下自当尽全力好好照顾她。”

这时，司马乾已经赶到萧翎身侧，低声问道：“兄台可是那真的萧翎吗？”

萧翎笑道：“不敢相瞒，正是在下。”

司马乾道：“这就是了……”语音微微一顿，接道：“萧兄请看那位马兄神色如何？”

萧翎凝目打量了马文飞两眼，道：“兄弟瞧不出什么。”

司马乾道：“目下他脸色晦暗，十日内必有大变，唉！在百花山庄之时，兄弟曾经预言他有血光之灾……”

萧翎接道：“他不是受了伤吗？那血光之灾，也算应了司马兄的预言。”

司马乾摇摇头，道：“此刻他脸上晦气之重，尤过在百花山庄之时，而且他晦气直透华盖，近日之中，必有大变，快则三日之内，长不会超过十日。”

萧翎心中虽不太相信他的卜算之术，但见他说的如此认真，不禁心中一动，暗道：此等事情，宁可信其有。当下说道：“司马兄既有把握，也该通知他一声才是。”

司马乾轻轻叹息一声，道：“那马文飞英雄性格，兄弟的话，只怕他未必肯听。”

萧翎一皱眉头，道：“司马兄之意呢？”

司马乾道：“萧兄如若能郑重其事的劝说他几句，他也许能够遵行。”

萧翎略一沉吟，道：“好吧！”大步走近马文飞，正容说道：“马兄，兄弟有几句不当之言，说出之后，还望马兄原宥！”

马文飞道：“萧兄有何见教，只管请说，但得兄弟能力所及，决不推辞就是。”

萧翎道：“马兄印堂晦暗，气色不佳，十日之内，还望多加小心。”

马文飞笑道：“可是那东海神卜司马乾，告诉你的吗？”

萧翎说话之时，留神瞧了两眼，只见他眉宇之间，果然隐隐透出一片阴晦之色，当下接道：“是在下自己瞧出。”

马文飞略一沉吟，道：“好吧！我小心一些就是，有劳挂怀。”

萧翎道：“家母身病复元之后，兄弟就把他们送到一处安全所在，再设法去找马兄。”

马文飞道：“少林、武当两派掌门人，联名传出侠义柬，召集的英雄大会，还望萧兄能够参加！”

萧翎道：“此时还难决定，届时再作主意……”双手抱拳，接道：“兄弟先走一步了！”转身大步行去。

第四十三回 舍身救母

杜九背着萧大人，玉兰背着萧夫人，商八和向飞开道，萧翎和司马乾断后，一行人，绕入了一处山谷之中。

行约三十里，到了一处四无人迹的山谷之中。向飞停下身子，拱手对萧翎说道：“沈木风经营百花山庄十余年，方圆百里之内，恐怕都有百花山庄的眼线……”

萧翎接道：“向兄之意，咱们可是要在这山谷之中，找一个存身之处吗？”

向飞道：“不错，只有在这等大泽幽谷之中，或可避开沈木风的眼线。”

萧翎道：“家母身体不适，只怕要用药物，深山幽谷中，虽然隐秘，只怕采购药物不便。”

向飞笑道：“这个不用萧兄发愁，采购药物的事，老偷儿担当就是。”

商八笑道：“向兄不但是妙手空空之技，独步天下，易容之术，也是人所难及！量那百花山庄的眼线，无法认得出他。”

这时，玉兰、杜九，已然选择了一片柔软的草地，放下了萧氏夫妇，解活两人被点制的穴道。

萧翎用泉水洗去了脸上药物，恢复了本来面目，守在双亲身侧。

过了片刻，萧大人长长吁一口气醒了过来。

萧翎急急拜伏地上，道：“不幸儿萧翎，叩见爹爹。”

萧大人双目盯注萧翎，瞧了良久，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当真是翎儿吗？”

萧翎黯然说道：“正是孩儿。”

萧大人叹道：“你变的太多了，昔年你体弱多病，如今却是这般健壮……”

微微一笑，接道：“仔细瞧过，面貌轮廓依稀还辨得出。”

萧翎垂下泪来，说道：“孩儿不孝，连累爹娘受苦，实叫孩儿心下难安。”

萧大人目光流动，扫掠了身侧的江湖豪侠，恢复了昔日的和蔼笑容，道：“宦海凶险，尤过江湖，爹爹身经了无数风浪，这点惊骇苦难，算得什么？”

只听玉兰低声道：“相公快来，老夫人有些不对。”

萧翎脸色陡然大变，一长腰，飞跃而起，呼的一声，掠过向飞、司马乾，直落到母亲身侧。

屈下一膝，扶住母亲，急得大声叫道：“娘啊！娘啊……”

他心中焦急如焚，泪水如泉夺眶而出。

商八轻轻一扯司马乾，低声说道：“你会算命卜卦，但不知是否有医病之能？”

司马乾道：“兄弟不敢自吹自擂，医道方面，通而不精。”

商八道：“你先去劝住萧大哥之后，咱们再商量医病的事。”

司马乾点点头道：“这个兄弟知道。”举步行到萧翎身前向萧翎说道：“萧兄且不可乱了章法，兄弟观老夫人之相，福缘甚是深厚，决不会有何凶

险，但请放心。”

萧翎回顾了司马乾一眼，道：“司马兄说的不错。”随手放下母亲，站起身子，拭去脸上泪痕，接道：“家母一直是晕迷不醒，哪位熟悉此地形势，有劳去请位大夫来。”

萧大人缓步行了过来，瞧了老妻一眼，长长叹息一声，道：“翎儿，不用慌。”

萧翎躬身说道：“爹爹有何教训？”

萧大人道：“自你去后，你母亲日夜怀念，积忧成疾，为父的虽然从中解劝，但一直无法使她回复昔年的欢笑……”

萧翎道：“孩儿不幸，拖累母亲担忧，罪该万死。”

萧大人微微一笑，道：“是以，当那百花山庄中人，找上丹桂村时，为父的虽然瞧出破绽，觉出他们行径可疑，但你母亲却是信以为真，展露自你去后的初度笑容，为父不忍揭穿内情，只好照他们吩咐上道，唉！我们在百花山庄中，虽然未吃什么苦头，但那囚居幽室，昏暗不见天日的生活，却也是难过的很……”

萧翎道：“孩儿不能承欢膝下，反累爹娘，想来实叫孩儿惶愧欲死了！”

萧大人道：“你母亲连急带气，再加上思儿之心，在那囚居幽室之中，已经染病，再经一番惊骇，晕了过去，吾儿也不用惊慌，只等她醒来之后，见你之面，认出吾儿，先去了心中的忧苦，病势就算好了一半。”

萧翎道：“爹爹说的是。”

玉兰突然站起身来，欠身对萧翎说道：“归州城中，有一位名医，妾婢意欲易容，混入城去把他请来……”

只见山腰间，一丛青草之中响起一声大笑，道：“不用了，天下名医，敢说无人能及老夫，这区区病势，老夫自信有着妙手回春之能，一针可使她当场醒转。”

群豪抬头望去，只见数丈外的大岩上，站着一个干枯瘦小的黑衣人，正是那毒手药王！

群豪都为萧夫人的晕迷担忧，耳目失去了灵敏，均不知毒手药王几时到了此地！

商八冷笑一声，道：“你既然来了，就别想再回去啦。”说话之间，一施眼色，和杜九联袂而起，抢到左侧，挡住退路。

毒手药王哈哈一笑，道：“老夫如若害怕有来无去，也不会追踪你们到此。”

说话声中，飘身而下。

萧翎急行两步，挡在父亲前面，冷冷说道：“今日你若妄生恶念，必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毒手药王双目深注在萧翎脸上，道：“你就是那假扮的马成，在百花山庄中，老夫已识破你的身份了。”

萧翎道：“那时，你如泄露给沈木风，也许我等还不易这般闯出百花山庄。”

毒手药王道：“不错，如若沈木风知道是你，必将倾尽百花山庄全力取你性命。”

萧翎冷笑一声，道：“可惜的是时机不再，沈木风错过杀我的机会了。”

毒手药王道：“老夫不肯泄露你的身份，并非存什么慈悲心肠，而是想留下你的性命，借你之血，救我女儿之命！”

萧翎道：“咱们没有这份交情，听在下奉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好了。”

毒手药王道：“老夫只此一女，不达目的，终不罢休。”

萧翎一皱眉头，道：“以你此刻处境而言，这话未免说的太过狂妄了！”

毒手药王仰天一阵大笑，道：“武林之中，哪一个不知道我毒手药王，狂妄自负，还用得着你来说吗？”

向飞突然接口说道：“萧兄，咱们行踪已然为他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之灭口，不用和他多作口舌之争了！”

萧翎一挥手，道：“向兄且慢出手！”目光转注到毒手药王脸上，道：“你凭什么要取我萧翎身上之血，救你女儿之命？”

毒手药王道：“老夫医术，天下无出其右，武功也不后人，哪一样都够取你身上之血的条件。”

萧翎淡淡一笑，道：“我如不给你一个机会，你是死也难以瞑目了？”

毒手药王道：“老夫自信总有一天逼你自愿放出身上之血，救我女儿之命！”

萧翎脸色微变，道：“令爱为人，明辨是非，善良自重，但却有着这样一个残忍自私的父亲，实是玷污了她的清白……”语声微微一顿，道：“你自信武功高强，足可降服我萧翎，在下就给你一个机会，咱们单打独斗，各凭武功，一决胜负，如是你胜得了我，在下就束手就缚，任你取去身上之血，救你女儿，如是你败在我萧翎手下，那将又该如何？”

毒手药王冷笑一声，道：“老夫行事，不择手段，我行我素，笑骂由人，更不愿轻言许诺，从不和人打赌，如是我今日胜你不了，来日方长，老夫总归要想出一个制服你的法子。”

这等自甘轻贱之言，从他口中说出，竟是婉转自如，毫无愧作之感。

萧翎呆了一呆，道：“以你毒手药王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竟然说出此等之言，实在使我萧翎惊讶的很。”

毒手药王目光转动，扫掠了躺在草丛中的萧夫人一眼，掉转话题，道：“令堂病势不轻，如不早些疗治，只怕救治不易。”

萧翎道：“你可是想治好我母亲病势，挟恩迫我萧翎，施血救你女儿？”

毒手药王笑道：“要是能够如此，老夫何乐不为。”

司马乾接道：“萧夫人这点病势，还不用有劳大驾。”取出怀中金环，挡在萧夫人的身前。

毒手药王环顾了四周群豪一眼，道：“你可是当真想和我赌上一阵吗？”此人心机阴沉，诡计多端，萧翎向他挑战时，他顾左右而言他，此刻却又自动提了出来。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心狠手辣，对百花山庄帮助甚大，如能借此机会，把他铲除，也算为武林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虽然有些对不住他的女儿，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念转志决，淡淡说道：“不论你划出什么道子，在下都愿奉陪。”

毒手药王道：“老夫为人，最不喜受限制，如若你一定想和我比试一阵，咱们最好是不受江湖上诸般规矩束缚，暗器，用毒，无所不包，不计手段，胜者为高。”

萧翎道：“很好，你能先作说明，足见阁下还有点英雄气度。”

毒手药王道：“过奖，过奖。”

神偷向飞突然接口说道：“还有一件事，药王忘记说出来了！”

毒手药王道：“什么事？”

向飞道：“群打群攻，以众胜寡。”

毒手药王哈哈一笑，道：“老夫既不受武林规戒束缚，你们自然也不用受限制了。”

司马乾一扬手中金环，道：“好！在下先来领教。”

忽听玉兰尖声叫道：“老夫人！”蹲下去抱起了萧夫人。

萧翎转目望去，只见母亲手足颤动，一脸汗水，紧闭着双目，似是正在忍受无比的痛苦，不禁肝胆碎裂，眼泪夺眶而出。

毒手药王哈哈大笑，道：“手足抽动，中风之征，如再延误时刻，纵遇当世名医，救了她的生命，也将全身瘫痪，落得个残废之身。”

几句话，字字如刀似剑，刺入萧翎的心中。

他举手拭去了颊上泪痕，缓缓说道：“老前辈可有疗治之能吗？”

毒手药王道：“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萧翎抱拳一揖，道：“那就有劳老前辈大施妙手了！”

毒手药王药笑道：“治病的事，简单的很，只是老夫这代价过高，只怕你付它不起！”

金算盘商八突然接口说道：“只要你开出价来，古玩、玉器、名画、珠宝，随你吩咐，姓商的照价奉付，决不拖欠。”

毒手药王冷冷说道：“不，名画、古物，非我所好，金银珠宝，在我毒手药王眼中，视若草芥粪土不如。”

商八道：“那要什么？”

毒手药王目光凝注到萧翎身上，道：“要他身上之血，救我女儿之命。”

群豪齐齐一呆，不知如何接口。

毒手药王冷笑一声，道：“老夫索价虽高，但决不强人所难，肯不肯请老夫疗病，悉听尊便。”

一直站在旁侧静观变化的萧大人，突然接口说道：“翎儿，你母亲已近半百，行将就木，死亦不算夭寿，吾儿正值有为之年，身担大任，岂可轻生，不用救她了。”

萧翎突然一撩衣襟，跪到父亲面前，道：“爹爹请恕孩儿有违严命，慈母育儿，恩泽是何等广大，孩儿万死亦不足上报母恩万一，岂可不救。”

四周群豪只觉兹事体大，个个呆若木鸡，不敢妄插一语。

萧大人默然良久，道：“你起来吧！你这一番孝心，为父也不便多言，凭儿自作主意吧！”

萧翎叩拜而起，目光转注到毒手药王脸上，道：“我答应施救你女儿之命……”

毒手药王微微一笑，道：“这是你自己承诺之言，并非是老夫相逼。”

萧翎冷冷说道：“我萧翎一口既允，决无反悔，你可是有些不信吗？”

毒手药王道：“老夫信得过你。”

举步直向萧夫人停身之处行去，口中冷冷地喝道：“闪开去！”

原来，向飞和司马乾并肩而立，挡在萧夫人的身前，准备联手挡他，但此刻形势大变，只好依言闪避开去。

毒手药王走到萧夫人的身侧，约略一看萧夫人的脸色，纵声笑道：“你们见识一下当今第一神医的手段如何。”

站在萧夫人身侧的玉兰，突然冷冷说道：“你医道通神，但用毒的手段，也是人所难及，小婢曾听沈木风讲过，药王有借物传毒之能。”

毒手药王道：“不错，老夫确有此能，但还不至于用来伤一个毫无抗拒之能的老妇人。”

玉兰道：“也许老人家的病，并非你形诸口舌那般严重，你却故意的把它说得厉害异常，以此要挟萧公子，舍血救你女儿之命。”

毒手药王已从怀中取出一枚银针，冷冷说道：“老夫这一针落下，立时可让她神智清醒……”

萧翎沉声接道：“毒手药王，你如敢暗施手脚，对我母亲下毒，你可知我对你如何？”

毒手药王道：“量你也无能伤得老夫。”

萧翎接道：“我将先杀令爱，让你十余年疗救女儿的心愿成空，尝尝老而失女之痛。”

毒手药王轻轻叹息一声，道：“别人唬不住我毒手药王，也许你萧翎，有此能耐。”

萧翎缓缓伸出手去，低声对金兰说道：“宝剑借我一用。”

金兰应声拔出长剑，恭恭敬敬递了过去。

萧翎星目中神光如电，凝注毒手药王的脸上，缓缓说道：“毒手药王，你可愿见识一下我萧翎的剑术吗？”

毒手药王手中举着银针，道：“老夫以绝世的针灸疗病之术，承受你一

记剑招。”

这时，场中的气氛，紧张无比，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萧翎的手上，但每人的脸色，却是一片哀伤悲痛之情。

萧翎目光转注到三丈以外的悬崖上一株矮松之上，说道：“好！你要瞧仔细了。”暗中运气，全身真力，全都凝聚在右臂之上。

只见他缓缓举起手中长剑，陡然一振手腕，长剑脱手而出。

长剑出手，幻起了一片轮转的银虹，剑气弥漫，带起了一片轻啸之声，直飞四五丈高。

但见那轮转的剑势，在空中连打了两个旋身，突然疾向那矮松射去。

一圈银虹，绕树飞转，寒芒过处，枝叶纷飞。

待银虹收敛，长剑现形，那悬崖间矮松，只余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干。

群豪都为这驭剑一击，瞧的目瞪口呆，半晌之后，才响起了轻微的叹息和赞美。

毒手药王点点头，道：“就老夫记忆之中，五十年来，有此奇技的武林高手，只有四人，三人被困于那禁宫之中，一人下落不明……”

语声微微一顿，突然提高了声音道：“你和那庄山贝如何称呼？”

萧翎听他一出口便叫出庄山贝的名字，显是对这驭剑之术，亦有心得，不禁一呆，口中却冷冷的答道：“师徒之称。”

毒手药王叹道：“你这点年纪，有此成就，有背武学常规，如若老夫的料断不错，除了你得庄山贝等名师传授之外，必然另有奇遇。”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这人果然利害，难道我误食那千年石菌的事，他也能瞧得出来。口中却答非所问地接道：“凭此一剑，取你女儿之命如何？”

毒手药王沉吟一阵，道：“那是绰绰有余了。但却未必能够伤得老夫。”语音甫落，手中银针已然疾落，刺入了萧夫人前胸之上。

此人的针灸之术，果然是神奇无比，银针中穴，萧夫人立时长长吁出一口气来。

萧翎低声赞道：“你的医术，果有独到之处，不愧有药王之誉。”

毒手药王微微一笑道：“在老夫手中，决无不治之症。”

萧翎心中暗道，好大的口气。

但见毒手药王银针疾起疾落，片刻之间，连刺了萧夫人一十二个穴道，收了银针，探手由怀中摸出一个玉瓶，一抖手，投向萧翎。

萧翎接过玉瓶，道：“什么丹药？如何服用？”

毒手药王却淡然一笑，答道：“老夫如是想加害于你，此刻你已身中剧毒……”

目光环扫群豪，哈哈大笑一阵，接道：“不过，你尽可放心，老夫还要用你之血，救我女儿之命。所以……”

萧翎知他有借物传毒之能，此言非虚，是以默然不语。

但闻毒手药王接道：“那瓶中五粒丹丸，不但有补气益神之效，且可延

年益寿，每日服用一粒，五粒服完，令堂当回复二十年前的青春活力，你要珍惜了。”

萧翎一抱拳，道：“多承赐赠灵丹。”

毒手药王道：“为证实老夫所言不虚，五日后，老夫再带小女来此。”

他目光流露出无限的渴望神情，凝注着萧翎，脸上是一片慈爱和焦灼混合的神情。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说道：“大丈夫一诺千金，药王但请放心，五日内家母果真如药王所言，在下定当束手施血，相救令爱之命。”

毒手药王道：“好！老夫信你之言。”转身一掠两丈，疾奔而去。

商八目注那毒手药王的背影消失不见，突然抱拳对萧翎一礼，道：“大哥，可是当真要施血救那毒手药王之女吗？”

萧翎淡然一笑，道：“我既然答应了他，如何能够骗人！”

杜九急道：“目下大哥一身系天下安危，岂可这般轻贱自己。”

神偷向飞接道：“老偷儿向主信诺，一言出口，决不反悔，不过，萧兄目下的处境不同，就是毁去承诺，也一样受天下英雄敬重。”

萧翎一挥手道：“诸位的盛情，在下心领，咱们别谈这件事了。”

商八缓步走到萧大人身侧，欠身一礼，道：“眼下萧大哥一人生死，关系着后数十年的江湖命运，此情此景之下，只有老伯一人，或可阻止于他，还望老伯说几句话，阻拦住萧大哥。”

萧大人一皱眉头，道：“这个，这个，叫我很难启齿，他以血换药，救了他母亲之命，乃是大孝之事，答应施血于人，乃是大信之事，要他背弃信诺，我做父亲的，也觉得难以启口。”

萧大人虽然说的大义凛然，但想到独生爱子，数日之后，施血于人，岂能不黯然神伤，缓缓转过身去，行到山崖旁一块岩石之下，倚岩而立，抬头望着云天出神。

冷面铁笔杜九，为人虽然表面冷漠，但内心之中，却是充满着热情，萧翎施血的事，他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眼看萧大人不肯劝止，只好信步走到玉兰身侧，轻声说道：“玉姑娘，我看这件事只有待老夫人醒来之后，让老夫人阻止他了。”

玉兰还未开口答话，萧翎已抢先说道：“玉兰，我母亲醒来之后，不许你们告诉她，我答应那毒手药王舍血换药的事。”

玉兰一欠身，道：“小婢记下了！”

杜九一皱眉头，道：“可否听小弟说几句话。”

萧翎脸色一片严肃地说道：“如是不关我施血的事，小兄是洗耳恭听。”

杜九轻轻咳了一声，道：“这么说来小弟也不用说了。”

萧翎淡然一笑，道：“最好是别再谈论此事。”

商八高声说道：“杜兄弟不用再说了，大哥心念已决，咱们劝也无益。”向飞抬头望天色，道：“毒手药王想用萧兄身上之血，想来决不会泄

露咱们藏身之秘，那沈木风眼线再广，暗桩再多，也想不到咱们藏身这幽谷之中，只要咱们小心一些，住上三五日，当不致泄露行踪……”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不过此地欠缺食用之物，咱们江湖粗人，打些野兽飞禽，烤来食用，那是家常便饭，但萧老前辈和夫人，却是食用不惯，老偷儿想去偷些食用之物回来，不知哪一位肯和老偷儿同去一行。”

金算盘商八笑道：“我商八能讹会骗，只是偷窃的手法，大不如人，倒想和向兄一行，也好见识见识，如何一个偷法。”

这两个怕萧翎拦阻，故意一拉一唱，先把去意说明，然后联袂而去。

绕过了一个山角后，商八对向飞说道：“老偷儿，这件事你做的叫在下大不赞同。”

向飞道：“什么事啊！”

商八道：“那毒手药王五日之后，带他女儿到此，这些话你是早听到了？”

向飞道：“听到了。”

商八道：“萧大哥既是不愿失信于人，咱们只有早想法子离开此地，让那毒手药王，扑一个空，时日拖的久了，也许他会改变心意。”

向飞道：“老偷儿不赞成你的法子。”

商八道：“那你是别有良策的了。”

向飞道：“良策倒谈不上，不过比你的办法强些。”

商八道：“领教，领教。”

向飞道：“你那位萧大哥，人虽年轻，但却食古不化，斤斤计较信诺，不知识大体者不拘小节，硬要舍血救人，躲过这五天之期，来日正长，在那毒手药王有心追踪之下，岂不是躲不胜躲，老偷儿的办法，叫釜底抽薪，永绝后患。”

商八道：“别卖关子，快些说啊！”

向飞道：“咱们设法找到马文飞，要他派遣几个高手来，埋伏于要道，待那毒手药王赴约来时，群起而攻，一举把他女儿杀死，其人作恶多端，算计了他也不用愧疚于心。”

商八道：“为救我那大哥之命，商某人就算做一点愧心事，也不要紧，只是，此事若被我那萧大哥知晓了，定然大发雷霆，说不定闹一个割袍断义，划地绝交。”

向飞道：“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你们中州二贾也不用出手，有老偷儿，和那司马乾联合马文飞派来的高手，也就够了。”

商八道：“如是找不到马文飞呢？”

向飞道：“万一找不到马文飞，你们中州二贾只好参与其事了。”

商八叹息一声，道：“如是再想不出办法，那也只好如此了。”

两人边谈边行，到了一所山村。

向飞让商八在村外等候，独自进入山村。

片刻工夫，带着数只鸡鸭，两袋面粉，和锅碗等应用之物，走了出来。

商八摇摇头笑道：“这都是偷的吗？”

向飞道：“老偷儿虽然不肖，也不至偷这些人家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老偷儿用十两银子买来的！”

商八道：“太贵，太贵，这票生意你赔了。”

向飞微微一笑，道：“做生意，老偷儿是甘拜下风，反正我身上的金银，都是偷窃而来，多用点，也不在乎……”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咱们该回去了。”

商八道：“你不要去找马文飞吗？”

向飞道：“急也不在一时，五日之约，时间充裕的很，如果你一人回去，定然会引起你那萧大哥的疑心，明天由老偷儿一个人去找那马文飞就是。”

两人带着鸡鸭锅碗等应用之用，赶回幽谷，已然是暮色苍茫时分。

金兰、玉兰，早已为那萧夫人打扫了一座山洞，采来很多柔软的干草，铺在地上。

毒手药王的针灸之术，和留下的灵丹，果然是奇效卓著，萧夫人服下一粒，精神已大见好转，神志也清醒过来，认出了萧翎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爱子，病情更是减轻了许多。

金兰、玉兰，曲意奉承，守在老人家的身侧，笑语解颐，虽是宿往荒山幽谷之中，萧夫人却有琼楼玉阁，绵被暖帐不如之感。

萧大人却是静静的坐在一侧，茫然出神，想着父子见面，不过数日，又将一别永诀，当真是相见不如不见了。

他虽是胸襟广大之人，但父子天性，亦不禁暗自伤悲。

萧翎亦有着亲恩未报身先死的伤感，想到五日之后，舍血而死，白发人送黑发人，慈母之心，定将片片碎去，此刻的时光，更有着寸金难买寸阴的感觉，孺慕之情，形露于神色之间。

金兰大展巧手，就向飞取来之物中，做出一顿可口的晚餐。

萧夫人只吃的赞不绝口，连连夸奖金兰能干。

吃过晚饭，夜色已深，山洞中燃起一支火烛。

萧夫人精神大好，烛火下，和二婢爱子聊天。

她望着承欢身侧的二女，忽然想起了岳小钗，不禁黯然问道：“翎儿，你那岳姊姊哪里去了？”

萧翎道：“五年前难中一别，迄今未见过面，不过孩儿已探得她的消息，过几天母亲身体大好，孩儿就去找她……”言未尽意，突然住口，想到今生已无法再和那风仪绝世，秀冠人寰，情义深重的岳姊姊重逢相见，顿觉心如刀刺，黯然垂下头去。

萧夫人道：“唉！小钗那孩子，实在是讨人喜爱，守在我身前之日，还不觉得如何，自她去后，却是想念的与日俱增……”

她回顾分坐在身侧的二婢一眼，接道：“这两位姑娘也这般讨人喜欢，日后……”

萧翎担心母亲喜悦之下，口不择言，急急接道：“母亲病势还未痊愈，不宜多言，还望好好养息，孩儿也要去休息了。”站起身子，缓步而出。

萧夫人望着萧翎的背影，长长叹息一声，道：“这孩子小的时候，身体弱不禁风，想不到在外面混了几年，竟然会这般强壮起来，唉！我们萧家人丁单薄，要是他小时候身体强壮些，我早就替他成了亲啦！”

金兰、玉兰同时微微一笑，但却不知如何回答。

萧夫人望了二女一眼，接道：“你们两个，都生的这般秀气，人又聪明伶俐，只要你们愿意，我叫翎儿收了你们……”

玉兰急急接道：“夫人，小婢们没有那份福气，夫人的恩典，小婢们感激不尽，婢子们日后但能得长随夫人身侧，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萧夫人笑道：“这不用你费心，以后再说吧！”缓缓躺了下去。

萧翎缓步走出了山洞，抬头望天色，已是二更时分，长长吁一口气，信步向前行去。

他心中愁苦万千，只觉得很多大事，都还未曾办完就要死去，如是比武较技，轰轰烈烈的战死，也还罢了，但是却为一个彼此毫无情谊的女子，奉献出全身的鲜血……他心有所思，茫然而行，不觉间走出二里之遥。

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这办法不行，还是向兄的主意最好。”那声音带着冷冰冰的味道，正是杜九的口音。

萧翎心中一动，停下脚步，凝神听去。

山风呼啸，吹打着松叶荒草，掩去萧翎的步履之声，杜九等竟是不知萧翎到来。

但闻向飞的声音接道：“商兄，究竟怎么做，你说一句话。”

整日里嘻嘻哈哈的商八，突然长长叹息一声，道：“我商某人，一向主意最多，但这件事，却已闹乱了我的方寸，想我那萧大哥为人正直，一诺千金，咱们纵然跪在地上哀求于他，只怕也难使他回心转意……”

向飞道：“金兰、玉兰那两个丫头，对你们那萧大哥，更是敬重无比，他既然交代了两个丫头不许对萧夫人说，量那两个丫头，也不敢自作主意。”

商八道：“不错，看将起来，只有你老偷儿的法子了。”

向飞道：“好，既然如此，老偷儿这就动身去找那马文飞去。”

杜九道：“如果明天萧大哥不见你老偷儿，问将起来，咱们要如何答对？”

向飞笑道：“他不会问，如是不见的是你商老大和杜老二，他自然要追根问底，查个明白，但我老偷儿，他决不会多管。”

杜九道：“万一他问了起来呢？”

向飞道：“你们说不知去了何处就是。”

商八道：“好！就这么办，咱们在此恭候佳音。”

向飞道：“你们也该回去了，免得引起他怀疑之心。”

萧翎急急抽身，躲入草丛之中。

凝目望去，只见三条人影，联袂由草丛飞跃而出。

中州二贾转入山谷，神偷向飞，却独自向谷外飞奔而去。

萧翎心中虽未完全了然，三人计议些什么，但想和五日后自己施血之事，定然有着关连，那是不会错的，心中大为感动，暗道：想不到一向爱财如命的中州二贾，和以偷窃之技扬名武林的向飞，竟都是性情中的朋友，王侯大吏，又有几人能这般尽义全交，肝胆相照，礼求诸野，古人是诚不我欺了。

但转又想到大丈夫生死一诺，岂可言而无信，必须设法阻止他们才对。

念转志决，缓步走回谷中。

次日天亮，群豪齐聚，果然不见了神偷向飞。

萧翎忍下未问中州二贾，两人也装作不知，倒是那司马乾大觉奇怪，忍不住问道：“那位向兄哪里去了？”

商八轻轻咳了一声，道：“老偷儿天生贼骨，三天不偷人家东西，双手发痒，不知又去偷哪一家土豪劣绅去了。”

萧翎暗道：我如非昨夜听得他们计议，定也会被他这几句话骗了过去。

流光匆匆，转眼过了四天。

次日，即是萧翎和毒手药王相约施血之日。

萧翎一宵难眠，心乱如麻，天不亮就叫起中州二贾，道：“两位兄弟可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商八道：“自然记得了，今日是大哥和那毒手药王相约，施血救他女儿之日。”

萧翎一夜惶乱的心情，此刻反而平静了下来，淡淡一笑，道：“你们记性很好。”

杜九道：“那毒手药王也许是一句随口言之说，说不定不会来了。”

商八道：“如是他今日不来，那就是自背信约，大哥日后自是不用再守此承诺了。”

杜九道：“照那毒手药王为人，定然一早赶来，过午不到，咱们也不用等他了。”

原来，中州二贾和那向飞相约，如是第四天三更以前，还不回来，那就是已约到了足够的高手助阵，不用中州二贾再出手了，向飞昨夜未归，自然是约到了足够的人手。

萧翎一语不发，听两人你言我语的说了半晌，随即淡淡接了一句，道：“咱们也该去迎接他一段路才是……”

杜九一下子跳了起来，道：“什么？咱们去迎接他一程？”

萧翎神色平静地说道：“不错，咱们该去迎接他们父女一程，也许他们在道途之中，遇上了仇人拦劫。”

杜九只听得一张铁青脸色变成紫色，圆睁双目，站在一侧，讲不出话来。

商八愣一愣之后，摇头说道：“不用了吧！如是他们父女当真的遇上了仇人拦劫，那也是天意如此，和咱们有何关连！”

萧翎道：“如若真与咱们无关，那也罢了，怕的是和咱们扯上关系！”

商八、杜九，相互望了一眼，道：“什么关系？”

萧翎道：“如是那向飞约了高手，在要道之上，阻拦那毒手药王父女，岂不是就和咱们扯上关系了吗？”

商八道：“那向飞和大哥交情泛泛，我瞧他不会这般出力。”

杜九道：“不错，大哥也不用太过多心了！”

萧翎笑道：“如若那向飞是看在两位兄弟份上呢？或是他应了两位兄弟之请呢？”

中州二贾，只听得脸色大变，既不能承认，也不便否认，呆呆的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

萧翎微微一笑，道：“两位兄弟对我，一向是敬重有加，不肯稍有违抗，今日乃小兄死亡之日，两位反不肯听从小兄之言了。”

中州二贾齐齐流下泪来，抱拳说道：“但凭大哥吩咐，兄弟等水里水里去，火里火中行，如有二心，天诛地灭。”

萧翎一撩衣襟，跪在地上，道：“两位兄弟以武林十分尊崇的身份，折节下交，认我萧翎为兄，其时两位诚形于外，在下不得不允，论年岁资望，萧翎哪里能及得两位……”

中州二贾忙拜伏地上，道：“大哥快请起，有话好说，再要这般，那是迫小弟等待刀自刎，以明心迹了！”

萧翎心知两人说得出，就做得到，于是急急站了起来，言道：“两位兄弟的盛情，小兄实是感激不尽……”

商八泪如泉涌，接道：“中州二贾，生平未曾服人，唯独对大哥敬服无比。”

杜九接道：“大哥有什么话只管吩咐，不论小弟等能力是否及得，都将全力以赴不死不休。”

萧翎道：“我既然答应了那毒手药王，决无更改余地，古云亲恩深似海，儿命保母身，又有何可议之处，小兄死后，尚望两位兄弟，好好照顾小兄父母，小兄就瞑目九泉了。”

商八突然纵声大笑起来，声作龙吟，直冲霄汉，历久不绝。

萧翎怔了一怔，道：“你笑什么？”

商八道：“大哥如是真的舍身而死，我和杜九，势必要和那毒手药王拼个生死不可，他有惜物传毒之能，小弟等自料胜机渺茫，那是说大哥死后，我和杜九即将追随于泉下！”

杜九接道：“只怕老夫人得知此讯之后，亦将是痛不欲生，大哥一番施血救母的孝心，只怕也是白费心机了。”

他句句字字，充满着情意，但语气却仍是一般冷冰冰的味道。

萧翎一皱眉头，道：“两位兄弟这等用心，实难叫小兄同意。”

商八突然泛现一脸坚决之色，道：“好！咱们答应大哥，你施血之后，小弟等先设法安置好两位老人家，再找那毒手药王拼命也是一样。”

萧翎心知再劝无益，轻轻叹息一声，道：“小兄并非是生机全绝，也许我还能活得下去。”

杜九道：“一个人放去了身上之血，还能活得下去，实叫兄弟难信。”

萧翎道：“毒手药王的医道通神，善调灵药，小兄放血之后，如若他肯予用药疗治，定有复元之期。”

杜九道：“纵然他确有此能，只怕也难有那份耐心，要不然也不配称谓毒手药王的。”

萧翎道：“我救他女儿之命，帮他完成生平中最难达到的心愿，量他不致见死不救，两位兄弟，不用再为此事担心了。”

杜九道：“他救与不救，全在于他，旁人无法勉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舍血……”

萧翎星目神光一聚，逼视在杜九脸上，轻轻咳了一声，把未完之言又给咽了回去。

三人相对默然了良久，天色已经大亮，萧翎缓缓站起身子，道：“咱们该走了吧！”

杜九一皱眉头，道：“哪里去？”

萧翎道：“去接那毒手药王。”

杜九道：“当真要去接他？”

萧翎道：“小兄几时讲过之言不算了？”

中州二贾相互望了一眼，不再多言，随在萧翎身后行去。

走出幽谷，萧翎望着那绵连的山势，不禁一怔，暗道：地势如此辽阔，不知向飞埋伏于何处，拦劫那毒手药王，如是他们假冒我萧某之名，把毒手药王父女，引到一处人迹罕至的山谷之中动手，那可是难以找得到了。

中州二贾看萧翎停步不行，凝目沉思，知他是为找不出埋伏的地方烦恼，心中突然泛升起一线希望，暗道：但愿那神偷向飞能把毒手药王父女，引到一处隐秘所在动手。

忖思之间，忽听萧翎叫道：“两位兄弟，咱们再紧赶一程。”

中州二贾只好施出轻功追赶。

三人都是武林中一流身手，这一放腿而行，快逾奔马。

急行了将近两个时辰，到了那马文飞埋伏人手阻拦沈木风的所在。

原来，萧翎突然想到此地方乃必经要道，地势又极险恶，自己虽然不知那毒手药王到来的时刻以及路线，想那向飞等亦不清楚。

如若定要截住那毒手药王，此地最是可靠了，故而匆匆赶来。

但见山色依旧，狭道口处，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影。

目光下，只出口处，一滩鲜血，闪闪生光。

萧翎伏身查看，发觉地上的鲜血，为时不久，至多也不过半个时辰左右，不禁脸色一变，回顾了中州二贾一眼，道：“你们计议拦劫之地，可是在此吗？”

商八躬身说道：“主意是那向飞所出，他已四日未归，他们要在何处动手拦劫那毒手药王，小弟等实是不知。”

萧翎察颜观色，知他所言不虚，也不再多问，伏下身子，希望能从那鲜血之上探查出他们的去向何处。

杜九望了商八一眼，施展传音之术道：“想不到那老偷儿办事，竟是如此干净、利落，如若他真的宰了那毒手药王，日后咱们得好好谢他一下才是。”

商八摇摇头，也施展传音之术答道：“毒手药王狡猾无比，武功绝伦，只怕不是这般简单的能够算计得了他。”

杜九道：“他此来志在为女儿疗病，自然不会有百花山庄中高手同行，他一人之力，还带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儿，武功再强，也难是群豪联攻之敌。”

商八道：“也正因如此，他必将是小心翼翼，不肯稍存大意。”

只听萧翎说道：“两位兄弟请紧随我来。”

当先向正南奔去。

第四十四回 视死如归

原来萧翎仔细瞧过那鲜血之后，果然发觉血迹点点，似是那受伤之人受伤后，奔向正南。

但因那血滴过小，经过日晒尘掩，不留心很难看得出来。

商八、杜九，放腿随在萧翎身后直向西南奔去。

杜九一面奔行，一面说道：“如果是被大哥循此血迹，找着那毒手药王的下落，杜老二非得和老偷儿划地绝交不可。”

商八道：“果真如此，也是不能怪他，以那向飞为人的细心，尚连掩遮血迹的事，也想不到，必是事情太过匆急，无暇掩去痕迹。”

萧翎虽知两人窃窃私议，必是谈论毒手药王的事，但自知难以问出个所以然来，也就恍如不闻，行不过数丈，已登岸壁，草丛横生，哪里还能瞧出一点痕迹，萧翎只能衡度山势，判断去路。

一口气，行了七八里路，但见山势连绵，狭谷纵横，哪里有毒手药王的影子。

杜九却是瞧的满心欢喜，说道：“时刻已然近午了，如是那向飞已和毒手药王动手，此刻也该要了他的老命，至不济，也该把那毒手药王的宝贝女儿给杀死了，只要他女儿已死，毒手药王自是再无理由，向大哥讨取身上之血了。”

这时，萧翎已停下脚步，站在一处山顶上，四下流顾。

商八轻轻咳了一声，道：“大哥，千峰连绵，万壑纵横，毫无线索可循，如何一个找法？我瞧还是不用再找了。”

萧翎回顾商八一眼，轻轻叹息一声，道：“好！咱们回去。”

中州二贾相互望了一眼，掩不住内心的欢愉之情，泛起喜悦的笑容。

沿途之上，中州二贾有说有笑，对那神偷向飞赞不绝口，说他智谋过人，虽盗却侠。

萧翎口虽未言，心中却是大为感动。忖道：武林之中，都说中州二贾，贪爱财宝，对人处事，只讲利害，不谈情意，但对我萧翎，却是情同手足，义重如山，我萧翎的生死在他们心目之中，竟是如此的重要。

回程迅快，不足两个时辰，已到了几人停身的幽谷所在。

只见萧夫人在金兰、玉兰陪护下，正在观赏着四周山色，沿谷轻步，神情欢愉。

萧翎轻步走近母亲，深深一个长揖，道：“母亲身体好些吗？”

萧夫人双目中闪动着慈爱的光辉，凝注在萧翎的脸上，笑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念你过切，唉！如今瞧到了你，哪还有什么病呢？”

慈母之爱，声声如刀如剑，直刺入萧翎的心中，只听得萧翎心神震颤，脊背上冷汗直淋，不禁垂下头去，说道：“儿不幸，远离膝下，劳母亲为儿担忧。”

心中却是暗暗忖道：如若慈母知道我为她之病，答允施血救人的事，岂不要痛断肝肠……

但闻萧夫人笑道：“翎儿，这两位兰姑娘都很好。”

萧翎道：“娘说的是，她们都是很好的姑娘。”

萧夫人突然一皱眉头，道：“翎儿，你到哪里去了，我一早起来就见不到你？”

萧翎道：“孩儿去看几位朋友，商量两件事情……”

萧夫人轻轻叹息一声，接道：“吾儿原非江湖中人，何不摆脱这江湖生活，免得叫娘终日为你提心吊胆。”

萧翎道：“母亲说的是……”

只听一个沉重的声音接道：“不成，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翎儿目下已成了武林中首脑人物之一，如何能够轻言摆脱？”

商八转脸望去，只见那说话的正是萧大人，正自举步行来。

萧夫人道：“这些时日，我耳闻目睹，尽都是江湖上恩怨仇杀之事，翎儿在江湖上，叫我如何能放得下心。”

萧大人目光凝注在萧翎脸上，瞧了一阵，回转头来，低声对萧夫人道：“他幼小时原生具不治之症，如非江湖高人，施药传艺，那也活不过二十岁，他为江湖高人所救，自是该为江湖正义效命，如是不幸死了，就算病死也是一样。”

萧夫人脸色微变，道：“哪有做父亲的，咒骂儿子早些死去之理。”说完，手扶玉兰秀肩，举步而去。

萧大人望着萧夫人姗姗而去的背影，叹道：“孩子，那毒手药王来了！”

这句话有如晴空霹雳，只听得中州二贾如受重击，呆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萧翎略一怔神，道：“那毒手药王现在何处？”

萧大人道：“就在那边。他已和为父的谈了甚久时间，你随为父的吧！”转过身子，举步行去。

他脸上是一片肃穆之容，举步落足之间，有如负重千斤。

萧翎倒是尚能保持镇静，举步随在萧大人身后而行。

但中州二贾却是紧张无比，全身颤动，显然心中正有着无比的激动！

行约十丈，到了一丛荒草茂密之处。

萧大人停下脚步，还未来及开口，草丛中已传出毒手药王的声音，道：“你五日前的许诺，此刻还算是不算？”

萧翎道：“大丈夫一言出口，死而无悔，为什么不算？”

但见草丛吹动，缓缓走出来毒手药王，道：“那神偷向飞，率领八位高手，埋伏道旁，拦截于我，此事你知是不知？”

萧翎道：“在下得悉之后，曾经兼程赶往迎接药王……”

毒手药王冷冷接道：“就凭那老偷儿，能够截住我毒手药王，老夫岂不

是白闯了数十年的江湖。”

商八道：“药王活了这一把年纪，也不嫌太长命吗？”

毒手药王望了商八一眼，不理商八，继续接道：“那老偷儿被老夫略施小谋，引往别处，正好和百花山庄中派出搜索你行踪的高手相遇，至于他们一场拼斗的生死如何，那是各凭造化了，老夫看在你的面上，不对他用毒，已算是手下留情了！”

冷面铁笔杜九突然冷冷接道：“咱们萧大哥，一代侠人，承诺之言，铁案如山，答应了施血救你女儿，自是不会改变……”

毒手药王接道：“老夫如非信得过他，岂肯轻易放过那向飞等人。”

杜九冷冷接道：“我家大哥虽然答应，但还有不肯答应之人！”

毒手药王道：“什么人？”

杜九回手指着自己的鼻尖，道：“区区在下杜九。”

毒手药王冷笑一声，道：“你要怎样？”

杜九道：“事情简单的很，如是你想取我们大哥身上之血，先得收拾了我们中州二贾……”

萧翎一挥手，接道：“杜兄弟。”

杜九脸色一片肃穆，道：“大哥守信，小弟尽义全文，你如拦阻，小弟就先行自绝在大哥面前。”

萧翎呆了一呆，道：“两位兄弟听我说……”

商八道：“小弟等洗耳恭听，大哥只管吩咐就是。”

萧翎道：“小兄施血救人，未必就非死不可……”

毒手药王接道：“如是诸位肯和老夫合作，老夫自可设法保住你性命。”

商八长叹一声，望着杜九说道：“杜兄弟，事已至此，咱们也不用让大哥太过为难了，只要毒手药王答应能保得大哥之命，咱们就答应和他合作。”

毒手药王道：“老夫为人，素不为江湖各种规法束缚，唯独对信诺之言，一向是恪守不误。”

杜九道：“放血之后，萧大哥那绝世武功，是否尚可保得？”

毒手药王道：“这个，老夫亦难断言，那要看他的造化了。”

杜九道：“如是他不能保得武功，岂不是生不如死了？”

萧翎道：“不妨事，小兄原本非武林中人，失去武功之后，正好退出江湖是非。”

萧大人突然接口说道：“就此一言为定，也不用再商讨了。”

商八欠身说道：“老伯说的是……”目光转到毒手药王脸上，接道：“不知药王要咱们如何一个合作之法？”

毒手药王道：“如要留得萧翎之命，放血就不能太急，咱们寻找一个僻静之处，两位替我护法，我要用七日时光，一面放他身上之血，一面用药物补他元气。”

商八道：“好吧！就依药王之见。”

萧翎抬头望望天色，遁：“不知药王要几时动手？”

毒手药王道：“老夫之意，自然是愈快愈好，此刻，江湖上风云变幻，莫可预测，拖延时刻，只怕对你和老夫，都无益处。”

萧翎道：“今晚动手如何？容在下去拜别慈母。”

萧大人接道：“不用了，你母亲此刻正惶惶难安，你去拜别，徒增她的悲伤之感。”

萧翎一撩衣襟，拜伏地上，道：“那就请爹爹在母亲面前，婉言关说。”

萧大人接道：“为父的自有说词，不用你再多费心了。”

萧翎对父亲大拜三拜，起身望着毒手药王说道：“药王可曾找到行术放血之地？”

毒手药王道：“这个老夫早已找到。”

杜九道：“距此多远？”

毒手药王道：“不足十里。”

商八道：“药王请稍待片刻，在下去交代几句话，咱们再行动身如何？”

毒手药王道：“老夫在此等候，但不可拖延过久。”

商八冷哼一声，也不答话，转身奔去，不过一盏茶工夫，重又奔回。

毒手药王沉声说道：“萧兄，还有什么事要办吗？”

萧翎淡淡一笑，道：“咱们上路吧！”

毒手药王道：“老夫带路。”转身当先行去。

萧翎、商八、杜九鱼贯随在身后，向前行去。

翻越过两座山峰，已经晚霞满天，到了黄昏时分。

毒手药王伸手指着对面悬崖山壁间，一块突出的大石，道：“在那大石之后，有一个可容四五人的小洞，小女已在那里等候了。”

商八冷笑一声，道：“药王对这里的地势很熟，竟然找到那悬崖山壁间去。”

毒手药王道：“夸奖，夸奖！老夫的追踪寻人之术，亦是天下无双，只是不为人知罢了。”

杜九轻轻咳了一声，道：“我家大哥一言九鼎，药王才得如愿以偿，如是换了他人，遇上这等生死大事……”

萧翎心知两人想在言语之间，激怒药王，使他先行出手，然后借口自保，再和他动手相搏，赶忙接道：“杜兄弟，不用再谈此事了。”

毒手药王是何等老奸巨猾之人，如何能猜不透中州二贾的用心，想到女儿的生死，只好强自忍耐不言。心中却暗暗赞道：这萧翎实是君子人物。

毒手药王带路，借矮松、突石的助力攀上山壁间，那突出的大岩石之后。

果然，在那大岩石之后，有一个天然的石洞。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石洞一角处，铺了很多干草，一个秀目紧闭的少女，身上盖着红绫被子，似已熟睡过去。

毒手药王轻轻叹息了一声，道：“小女天姿国色，仪容绝世，才慧尤在

老夫之上，只是病困于‘二竖’，被折磨的瘦骨嶙峋，不成人形了……”

杜九冷冷接道：“在下看来，也许令爱早已经气绝死去了。”

毒手药王怒道：“老夫医道，无人能及，虽不能挽起小女沉痾，使她大病痊愈，但延续她的生命，并非难事，我已使她多活十年以上……”

商八接道：“药王既有能让令爱多活十年，何以不再拖一些时刻，为她寻得灵药疗病。”

中州二贾心念不死，希望软硬兼施，能使毒手药王在最后一刻中，改变了心意。

但闻毒手药王说道：“小女之病，乃千古绝症，纵然是有，老夫也无法能够医得好她……”目光转注到萧翎身上，道：“除非用他身上之血，换去我女儿身上的坏血。”

商八道：“我不信世间就没有救你女儿之病的药物？”

毒手药王道：“灵药难求，有没有都是一样。”

商八突然拍拍大肚皮，道：“咱们中州二贾，富可敌国，聚敛之丰，可算得前无古人……”

毒手药王接道：“纵然倾尽你们中州二贾所有，也无法买得疗治我女儿的药物。”

商八道：“药王错了……”

毒手药王怒道：“老夫哪里错了？”

商八道：“咱们中州二贾，收聚之物，并非是单纯的珠宝，美玉，而是广集奇珍，和各种难得的奇药，也许咱们有着疗治令爱的药物。”

毒手药王摇摇头，道：“就老夫所知，数十年来，尚未闻过有救治小女的药物出世。”

商八道：“天山形成的雪莲子如何？”

毒手药王摇摇头道：“不行。”

商八道：“千年的老参，可否派上用场？”

毒手药王道：“千年老参，虽很重要，但并非疗治小女的主药。”

商八道：“究竟要什么，你干脆说出来吧！也许我们中州二贾，可以为你找得。”

毒手药王道：“你一定要问，老夫就告诉你吧。”

他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成形仙芝或千年以上何首乌，此乃两味主药中的一种，只要找到一种，那就不难配到其他药物，这两种千古奇珍，量你们中州二贾，也无法收藏。”

杜九略一沉吟，道：“十年之前，曾由关外番属，进贡来一个千年的何首乌，如若那皇帝老儿尚未吃完，咱们去把它偷来，那就可以救得令爱的性命了，只是京都距此甚远，不知是否能够来得及。”

毒手药王冷然一笑，道：“十年往事，不谈也罢，老夫即刻就要动手，两位也该下去替我们把风的了。”

商八重重的咳了一声，道：“在下还有几句话，说完了药王再动手不迟。”

毒手药王道：“什么话，快些请说，此刻光阴，对老夫而言，实是宝贵无比。”

商八冷冷说道：“急什么？你如真的如愿以偿，救了令爱，但那时亦没有再能劝阻我等搏杀药王的力量了……”

毒手药王冷笑一声，接道：“老夫已然答允留下萧翎性命，但必得两位协力合作，如若两位这等多疑，咱们也不用合作了。”

商八回顾了杜九一眼，道：“好！在人矮檐下，怎能不低头，不过，我要把话说清楚，放血之后，如果我们萧大哥还活在世上，那就罢了，如是有什么长短，药王也要尝尝那老而失女之痛。”

毒手药王道：“你们如若还要在此罗嗦不停，老夫就取消了留他性命之约。”

这一句话，竟有着强大无比的效力，中州二贾果然转身向外行去。

毒手药王目光投注到萧翎的脸上道：“可要老夫点你穴道？”

萧翎一闭双目，道：“药王只管出手。”

毒手药王右手伸出，点了萧翎三处穴道，说道：“你如想留下性命，必得和老夫合作。”

萧翎星目启动，望了毒手药王一眼，道：“药王有何吩咐，只管请说。”

毒手药王道：“老夫知你武功高强，纵然点了你的穴道，只怕也无法完全防止你内力阻梗行血，你必得和老夫合作，让行血自然流出，老夫才能适时控制，不致造成惨局。”

萧翎淡然一笑，道：“如是我萧翎是贪生畏死之徒，也不会这般束手就缚了。”

毒手药王道：“这么说来，倒是老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抱起萧翎，行近山洞一角，和女儿并放一起。

萧翎暗暗叹息道：“我萧翎受恩师、义父，和柳仙子数年培养之恩，原想把三位老前辈的武功，发扬光大，在江湖上创出一番事业，却不料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但觉身上数处要穴一麻，又被毒手药王点住。

只听毒手药王喝道：“老夫要放血了。”

萧翎此时，哑穴也被点住，除了心神还能清醒之外，已是口不能言，身不能动了。

但觉左臂上衣袖，被人撤去，紧接着一阵剧痛，脉管上被物刺入。

只听毒手药王充满着慈爱的声音说道：“婉儿，忍受点痛苦，今后我儿即将和别的孩子一般，欢笑在为父的眼下，为父的要把我绝世医术、武功，全部都传授给你，我要在五年之内，把你培养成一个举世无敌的巾帼英雄。”

萧翎心中暗道：短短五年时光，要把一个全然不会武功的女子，培养成举世无敌的巾帼英雄，那是未免言过其实了……

但闻毒手药王接道：“婉儿，为父的被武林同道，视为正邪之间的人物，不过是因为父的行为，为人喜怒难测而已，不论人家看法如何，但为父的这一生中，确是杀了不少的人，为了我儿，再杀几人，那又有何妨，我要用绝世医木，使你能得一甲子的功力……”

萧翎听得吃了一惊，暗道：这毒手药王如有此等能耐，也许真能在五年，把一个全然不会武功的女儿，培养成第一流的高手

只听一声幽幽的叹息，打断了毒手药王未完之言。

紧接着，一个柔弱无力的声音说道：“爹爹啊！你又在害人了？”

毒手药王道：“为父的在替你疗病。”

那柔细的声音应道：“你知道我已经没有希望，为什么还要取人之血呢？”

毒手药王道：“孩子，这血不同常人之血，这次换好之后，我儿即可恢复了健康。”

那柔细的声音道：“为什么呢？”

毒手药王道：“这其中玄妙之理，除了为父之外，当今之世，只怕是再无人能够解得了……”

他长长吁一口气，道：“婉儿，因为他身上之血，不但极合吾儿体质，最重要的是他食用过一种常人无法吃得之物，不畏你身上坏血感染，为父的虽无法肯定的说出他食用过什么奇物，但想来不外是仙芝和千年何首乌之类的奇品。”

萧翎心中暗道：我误食千年石菌，助长了我的功力成就，但却也要了我的性命，可见天下之事，有益必有害了。

但闻一声急速的娇喘之声道：“爹爹啊，你说的这人，可是那萧翎吗？”

毒手药王笑道：“不错啊！想我毒手药王的女儿，究竟比别人聪明，一猜就中，他就躺在你的身侧……”

话未说完，忽听一声尖锐的声音叫道：“快放开他。”

只听到一阵衣袂之声，起自身侧。

萧翎虽头难转动，目光难见，但从那听得声音之上判断，似是一个人挣扎坐起。

但觉臂上一松，刺入脉管之物，突然似被人拔了起来。

耳际间响起了毒手药王的叹息之声，道：“婉儿，为父的背着你走遍了大江南北，又走尽了白山黑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可疗你绝症之人，难道你就不肯体念年迈老父的这一番苦心吗？”

此人生性恶毒，出手就要杀人，但对自己的女儿，却慈爱无比。

但闻那柔细的声音接道：“爹爹惜我、爱我之心，为女儿的岂会不知，你背着我走遍了大江南北，白山黑水，女儿我更是惶愧难安，唉！爹爹恩深如海，叫女儿如何报答？”

毒手药王道：“你只要答应为父的，留下性命承欢膝下，那就算报答为

父了。”

那柔细的声音道：“我多活一日，爹爹多苦一日，还不如让我死去的好。”

毒手药王道：“只要换过萧翎之血，我儿就可康复如常人，不再为病魔所扰。”

那柔细的声音道：“萧翎呢？他救了女儿性命，自己却要落得全身鲜血枯干而死，是吗？”

毒手药王略一沉吟，道：“我儿如想留下萧翎性命，也非难事，为父的一面让他服药进补，一面抽他之血，不过，这需要很长久的时间，我儿娇弱之躯，如何能忍受这长时间的换血折磨。”

那柔细的声音叹道：“爹爹可以强人所难，但却无法强迫女儿受血。”

毒手药王道：“我儿之意呢？”

那女子应道：“爹爹请先去准备好为他进补之药，不然，女儿不愿受血。”

萧翎听得心中暗暗奇道：这父女两人生性差别，怎的如此之大，父亲心狠手毒，处事为人，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女儿却又似天使一般的善良，处处不愿损伤他人……

但闻毒手药王接道：“为父的身怀灵丹，已然足够他进补之用，那也不用准备了。”

那女子道：“爹爹啊！你还记得我娘的事吗？”

毒手药王凄然说道：“你娘的音容笑貌依然牢牢植在我的脑际，一生一世，也是不会忘了的！”

那女子道：“我娘对你敬爱半生，但她临终之日，说出了一句话，爹爹可还记得吗？”

毒手药王泫然接道：“为父的终生不忘。”

那女子道：“爹爹啊！我娘说的什么？”

毒手药王道：“她说……她说，她说……”冷酷镇静的毒手药王，似是陡然间激动异常，他说了半天，仍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但闻那柔细的声音道：“爹爹可是忘怀了，但女儿却是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娘临终之时，说了六个字：我恨你骗了我。是吗？”

毒手药王热泪滴了下来，落在了萧翎的手上，接道：“你娘确是这么说的！”

那女子道：“爹爹啊！你如骗了女儿，纵然疗好了我的绝症，我也终生不会快活。”

毒手药王黯然说道：“难道你就不肯惜念为父的一番爱你之心，硬要我失去你母亲之后，再失去女儿吗？”

那静躺在山洞一角的多病少女，突然间挺身坐了起来，道：“爹爹医术绝世，难道就想不出别的疗治女儿之法，定要取他人身上之血，才能救得女儿吗？”

她缓缓伸出枯瘦苍白的右手，缓缓取开萧翎身上的输血皮管，接道：“爹

爹，女儿死了，你就心痛无比，别人的母亲难道就不疼她的儿子吗？”

毒手药王冷酷自负，医术智谋，无不过人，唯独对这位柔弱多病的女儿，却是毫无办法，长叹了一口气，道：“孩子，你先躺下，有话慢慢的说。”

萧翎目光微转，只见一个长发披垂的少女，眼窝深陷，瘦得只剩下一把皮包骨头，但仍然无法掩住那秀美的轮廓。

只见她举起手来，拂一下披在脸上的秀发，柔声说道：“爹爹啊！解开他的穴道，我要和他说几句话。”

毒手药王无可奈何，举起手来，先拍活了萧翎的哑穴，道：“萧翎，小女生具绝症，终日里缠绵病榻，不解人间的险恶，心地一片纯良，你应对她小心一些，不能伤害到她。”

萧翎淡然一笑，未理毒手药王。

那长发少女移动了一下身躯，一对大眼睛，凝注在萧翎脸上，道：“你是萧翎？”

萧翎道：“正是在下。”

长发少女道：“我写给你的一封信，你可曾收到吗？”

萧翎道：“已收到了，多谢姑娘盛情相助，请恕在下几处要穴被点，不能起身拜谢，还望姑娘多多原谅。”

长发少女叹道：“我自幼体弱多病，除了爹娘之外，一生很少结识他人，你该是我极少的熟人之一了……”

萧翎暗道：咱们见面只不过两三次，每次我萧翎都是在惊风骇浪之中，令尊点了我的穴道，放我之血，救你之命，倒是难得你还能记起我来。

心中念头转动，口中却不知如何回答。

那长发少女黯然说道：“我说这些话，你也许感到奇怪，其实，你如是我，也是一样，一个终年缠绵在病榻上的人，十几年来很少有清醒的日子，能够认识一个人，那该是多么可贵的事情啊……”

她娇喘了两声，接道：“我爹爹经常在我清醒时，提起你的名字，他说只要我换得你身上之血，我就可以恢复生命活力，和别的女孩子一般的快乐生活，因此，你的名字，早已深植在我的心中和脑际了。”

萧翎道：“原来如此。”

长发少女接道：“不只如此，我记得咱们还见过面？”

萧翎道：“不错，咱们见过，但都在深夜之中，姑娘如何记得？”

长发少女道：“虽是匆匆一眼，留给我一个模糊的形貌，但经我日夜思索之后，那模糊的形貌就逐渐清晰了，这形貌半由印象得来，半由我自己塑造。”

萧翎心中暗道：你大都在晕迷之中，难得有清醒之日，还有心思去思索这等事情……

只听毒手药王说道：“婉儿，你已经很累了，休息一会再说吧！”

父亲的慈爱关怀，流露无遗。

那长发少女突然微微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细白的牙齿，说道：“爹爹啊！在女儿记忆之中，我此刻该是清醒时精神最好的一次，我说了很多的话是吗？”

毒手药王道：“是的，孩子，你从没有一口气说过这样多的话。”

长发少女道：“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疲倦。”

毒手药王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他很少看到女儿的笑容，此刻眼见她脸上的欢愉之情，竟是不忍阻拦于她。

那长发少女接道：“萧翎，我爹爹说，我如换得你身上之血，就可摆脱病魔，复我健康，此事是真是假？”

毒手药王双目圆睁，凝注在萧翎的脸上，满脸俱都是乞求之色。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你爹爹医道精通，也许他说的不错。”

长发少女道：“你也很相信我爹爹的话吗？”

萧翎正待答话，那毒手药王却抢先接道：“怎么样，爹爹没有骗你吧！”

长发少女伸出手去，按在萧翎的额角之上，道：“萧翎，你可知道，放完你身上的血，救了我的性命之后，你会怎么样？”

萧翎道：“生死未卜！”

毒手药王接道：“死不了。”

那长发少女，取开按在萧翎额角上的右手，接着缓缓说道：“你救了我这无用的性命之后，你即将永埋地下……”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暗道：她缠绵病榻十几年，应该是有强烈的求生之心才是，但此刻听来，却是全不把生死事，放在心上一般。

但闻那长发少女接道：“你既然知道，放完身上之血，就可能立刻死去，何以文不肯拒绝我爹爹之求呢？”

萧翎道：“令尊医道绝世，他亦曾告诉过我，如是缓缓小心换血，并非是非死不可。”

长发少女叹道：“你和我们无亲无故，又和我素不相识，为什么要施血救我之命呢？”

萧翎心中暗道：若非你爹爹迫我如此，谁还愿意救你了！

正待出口答话，毒手药王已抢先说道：“这位萧公子，乃大仁大义的侠士，看到我儿如此才慧，如此风仪，常年困于病魔，实在太可惜了，才甘愿舍血相救吾儿之命。”

长发少女道：“爹爹啊！你爱我之心，深挚无比，但你为我所作所为，却又不是女儿喜悦的事。”

毒手药王自觉由始至终，一直未说错过什么，当下说道：“孩子，哪里不对了？”

长发少女道：“人家明明是被你逼迫的情非得已，才施血救我之命，为什么爹爹说是他自愿救我的呢？”

毒手药王道：“这个……这个……”目光转注到萧翎的脸上，冷冷说道：“你胡说些什么？”

萧翎只觉一股怨愤之气，由心中直冲上来，正待发作，忽想到这缠绵病榻十几年的少女，也实在可怜的很，自己如激怒毒手药王，伤害了她的女儿，决难保得活命，既是横竖难免一死，何不索性施血救她一命。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姑娘，你爹爹说的不错，我是甘愿施血相救。”

毒手药王道：“孩子，萧大侠一番好意，我儿岂可辜负了别人。”

长发少女幽幽一声长叹，道：“这样我就更不能领受了。”

毒手药王瞪大了眼睛道：“为什么？”

长发少女苍白的脸上，神色一片肃然，道：“你放他身上血，我已夜锁五龙报答了他，如今，我们已不欠他什么。此刻，你如再用他之血，救我之命，叫女儿再如何报答他呢？”

毒手药王凄然说道：“孩子，你已经到了无法再拖下去的境地，再拖下去，为父也无能为力，难道你真的忍心，让为父再受一次碎心断肠的打击吗？”

长发少女伸出枯瘦的右手，抓住了毒手药王的右手，道：“爹爹啊！你就让女儿死的清白一些好吗？”

毒手药王悲道：“婉儿，你死了，万事不管，但年迈的老父，如何能孤独的活下去呢？”

长发少女深陷的眼眶中，滚落下两行泪水，道：“爹爹，你如用他之血，救活了女儿，让我一辈子良心负疚，岂不是叫女儿生不如死了？”

毒手药王突然举起了右手，道：“婉儿，你如再不肯听老父之言，我就要点了你的穴道，强行动手了。”

长发少女道：“爹爹定要如此，女儿就先死给你瞧瞧。”

毒手药王正待答话，遥闻石洞外，传进来金算盘的声音道：“药王，在下那萧大哥情形如何，可许在下进去瞧瞧吗？”

萧翎道：“我很好，不用进来了。”

商八听出萧翎声音，接道：“大哥要好好保重，小弟们在洞外守候。”

言下之意，无疑是说，只要萧翎一声招呼，立时可冲入石洞中去。

但闻杜九那冷冰冰的声音传了进来，道：“药王，每隔一个时辰，咱们兄弟要瞧瞧大哥的生死，或是听听他声音，或是瞧他一眼。”

毒手药王道：“如是两位未得老夫允准，擅自闯了进来，害了那萧翎性命，可不能责怪老夫。”

杜九冷然说道：“咱们已在悬崖石洞之外，布满了很多干柴，如是我家大哥有了什么意外，药王和令爱，也别想生离此地了。”

毒手药王冷冷说道：“就算你们放起火来，也难困得老夫。”

商八道：“但令爱却无法受得火烤烟熏之苦。”

毒手药王冷哼一声，不再理会中州二贾，回顾女儿一眼，道：“婉儿，

你都听到了吗？”

长发少女无力的点点头，道：“听到了。”

毒手药王道：“为父的为救你之命，费尽了苦心，难道你就一点也不体谅为父的苦心吗？”

长发少女叹息一声，道：“救了女儿，害了别人，这又何苦呢？”

毒手药王道：“为父的担保萧翎施血之后，仍是完好无恙。”

长发少女道：“爹爹，算了吧！你带我到母亲坟前去，结上一间茅庐，也许那山川灵气，能使我病势逐渐好转。”

任他毒手药王医道绝世，武功高强，但却无法对付自己的宝贝女儿，只听他轻轻叹息一声，道：“婉儿，为父的倒有一个办法，也许我儿能够心安理得一些。”

长发少女道：“什么办法？”

毒手药王目光转注到萧翎脸上，道：“这办法，不知萧兄是否同意？”

萧翎道：“先请说出来，让在下听听，再作道理。”

毒手药王道：“这个老夫先要得问过小女后，才能征询萧兄之意。”

长发少女道：“什么事啊？”

毒手药王笑道：“为父的把你终身许配给萧翎，然后再用他之血，救你性命，我儿自然得以心安了。”

长发少女呆了一呆，苦笑道：“你的女儿，枯瘦如柴，难道爹爹不知道吗？”

毒手药王微微一笑，道：“婉儿，你不过是受病魔折磨，才落得骨瘦形销，一旦病好之后，立时将恢复花容月貌，不是为父的夸口，天下美女，只怕再无强过我儿之人。”

长发少女轻轻叹息一声，道：“噢！自从我记事之后，一直是这般容颜，爹爹就算把女儿捧上天，也不能使女儿增上几分颜色。”

毒手药王道：“婉儿，为父说的是句句实言，你怎能这般不相信为父之言。”

长发少女举起枯瘦的右手，摸摸削瘦的面颊，道：“爹爹把女儿许配于人，只是一厢情愿……”

毒手药王道：“只要我们愿意，萧翎自有为父的和他谈判。”

长发少女轻轻叹息一声，道：“你把女儿许他为妻，再放他身上之血，救了女儿性命……”

毒手药王喜道：“正是如此。”

长发少女道：“我活了，他却死了，你的女儿，岂不是要守望门寡？”

这父女二人，一问一答，竟然旁若无人一般。

要知她自小生具绝症，十几年的生命中，大部在晕迷不醒之中度过，很少和人谈话，畏羞之心，自然是淡漠的很，心中想到什么，就赤裸裸的说了出来。

毒手药王笑道：“如若你真的要嫁萧翎为妻，为父的身为岳丈，岂肯害死床快婿，自然要尽我之能，保他的性命了。”

那长发少女似是因为说话过多，有了倦意，不再多说，闭上双目，倚壁不言。

毒手药王目光转注萧翎的脸上，道：“萧翎，老夫和小女谈的话，你都听到了吗？”

萧翎冷冷说道：“我瞧药王不用费事了。”

毒手药王道：“为什么？”

萧翎冷冷说道：“在下虽然不管你们父女的大事，但此事和我有关，在下是不得不管了。”

毒手药王道：“我把一个美貌盖世的女儿嫁给你，难道还会嫁得不对吗？”

萧翎淡淡一笑，道：“此刻为令爱治伤要紧，其他事，还是别谈的好。”

毒手药王道：“不成，咱们非得先说清楚不可。”

萧翎道：“不说也罢。”

毒手药王道：“非得要说清楚。”

萧翎略一沉吟忖道：这毒手药王虽然可恶，但他女儿却很善良，不能伤害到她。当下说道：“在下已定过亲，有违雅意了。”

毒手药王道：“我道什么大事，这点还不简单，把她休了就是，或是由老夫出手，把她杀了。”

萧翎暗道：好毒辣的主意，口中却微笑说道：“药王的主意虽好，只是对方武功高强，防守森严，难以接近。”

毒手药王道：“不要紧，只要告诉老夫她是什么人，那就行了，就是她是当今皇帝的女儿，老夫也得想个法子，把她宰了。”

萧翎闭上双目，沉默不语。

原来他本是一句情急之言，用来做挡箭牌，毒手药王这般苦问姓名，一时实是想不出如何回答。

但闻毒手药王冷冷说道：“你怎么不说话，难道是欺骗老夫的吗？”

萧翎暗道：此事如若被当面揭穿，只怕要大伤他女儿之心，一时情急，脱口说道：“在下说的句句实言。”

毒手药王道：“既是实言，何以又无法说出女方的姓名？”

萧翎道：“药王一定要问吗？”

毒手药王道：“自然是一定要问了。”

萧翎道：“讲了出来，只怕药王也是没法可想，我看还是别讲算了。”

毒手药王哈哈一笑，道：“老夫走了大半辈子的江湖，什么事没有见过，岂容别人在眼睛之中，揉下沙子不成……”

萧翎情急之下，突然想到了北天尊者之女，心中暗暗想道：事到如今，只有先把她借来一挡今日之窘了。

心念转动，口中说道：“药王可知那北天尊者吗？”

毒手药王呆了一呆，道：“听到过，其人很少到中原。”

萧翎道：“不错，他深居北海冰宫，和中原武林无怨无争，但近年来，却常常进入中原来，这短短五年之中，北天尊者，至少进入中原两次，不知药王是否知道。”

毒手药王缓缓点头应道：“不错。”

萧翎道：“他二次进入中原，迄今尚未离开，药王想必早已知道了。”

毒手药王道：“不错，他此刻正在江南一带游历。”

萧翎道：“药王可知他此次进入中原，是携女同行的吗？”

毒手药王道：“他从人甚多，但是否带着女儿同行，老夫不敢妄言。”

萧翎道：“好！现在在下告诉药王，他带了女儿同来。”

毒手药王道：“怎么？难道你和北天尊者之女，有了什么纠葛不成？”

萧翎暗道：看起来药王对那北天尊者，似是亦存有敬畏之心，当下接道：“在下和她女儿相识。”

毒手药王道：“相识又怎样？”

萧翎道：“相识之后，彼此钟情……”

毒手药王接道：“你说和人订亲，就是北天尊者的女儿吗？”

萧翎道：“不错啊！”

毒手药王道：“老夫有些不信。”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淡然一笑，心想：你是最好别真的相信，口中却应道：“药王不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了！”

毒手药王看他神态轻松，心中反而动了怀疑，暗道：此人英俊秀逸，举止潇洒，如是和北天尊者女儿相见，说不定会真的被她看上……

心中念头转动，道：“你可是认定了老夫就无能杀死那北天尊者的女儿吗？”

萧翎已然闭上的双目，缓缓睁开，瞧了毒手药王一眼，道：“药王可是自信武功，尤在那北天尊者之上吗？”

毒手药王道：“老夫纵然武功非他之敌，难道就不能用药伤他吗？”

萧翎淡然说道：“在下既然答应施血相救、生死难卜，纵然是留下性命，只怕短期内，也难有阻止药王之能，那也不用多言相劝了。”言罢，闭上双目，不再理会毒手药王。

他为情势逼迫，说了这番谎言，心中甚是不安，想到此事一旦传扬开去，坏了那北天尊者的名节，那就罪莫大焉了。

只听那长发少女长长叹息一声，道：“爹爹啊，人家已有意中人，爹爹也该打消这个念头了。”

毒手药王叹息一声，道：“孩子，就算他说的句句实言，也不要紧。”

长发少女道：“为什么？”

毒手药王道：“他和北天尊者女儿相识，钟情的事，那北天尊者未必知

道，但我儿和他的婚事，却有为父做主，咱们找个大媒，抢个先着，明媒订亲……”

长发少女接道：“爹爹岂可这般逼人就范……”

毒手药王道：“我儿只要答允，为父的自有道理。”

那长发少女心中又急又气，一时间竟然是答不上话。

毒手药王不闻女儿相应，哈哈一笑道：“你既不反对，那是默允了为父的安排……”语声微微一顿，高声说道：“商兄，杜兄，请入石洞中来，老夫有事和两位商量一下。”

中州二贾在洞外等候，心中焦虑万分，但因事关萧翎生死，又不敢擅自闯了进来，一听到毒手药王招呼之言，立时应声飞入。

商八望了萧翎一眼，道：“药王招呼我等，不知有何见教？”

杜九冷冷接道：“药王可是改变了心意吗？”

毒手药王道：“老夫请问你们两位一件事情。”

商八道：“药王请说，我等洗耳恭听。”

毒手药王回顾了萧翎一眼，道：“你们当真想要老夫留下萧翎的性命吗？”

杜九道：“这是最重要的条件，我等早已再三说明，如果保不住我们大哥性命，令爱首先要为他偿命。”

毒手药王淡淡一笑，道：“两位如想救萧翎，那就有劳你们为老夫做件事情。”

杜九道：“什么事？”

毒手药王道：“老夫想劳请两位做个大媒，把小女许配于人。”

商八望了望长发披垂，依壁而坐的枯瘦少女一眼，道：“不知药王要把令爱许配给哪一个？”

毒手药王道：“萧翎。”

商八一怔，道：“我家大哥？”

毒手药王道：“不错……”

杜九轻轻咳了一声，道：“令爱只怕有点……”

他本想说有点配不上，但话将出口时，突然想到萧翎的生命，还在毒手药王掌握之中，赶忙住口不言。

毒手药王道：“如若小女许配萧翎的亲事谈成，他就成了老夫的乘龙快婿了。”

商八心中暗道：咱们也得跟着低了一辈，口里却应道：“不错。”

毒手药王道：“我自然不会叫自己的女儿未嫁之前，先死去了丈夫，让她望门守寡。”

商八道：“有道理。”

毒手药王道：“因此老大必将尽我之能，留下萧翎的性命。”

杜九道：“最好不要再放他的血。”

毒手药王道：“两位只要把此媒作成，你们的大哥，决不会因放血而伤到身体。”

商八道：“此事体大，我们做不得主，必得先行请示大哥一下才行。”

杜九接道：“最好药王能够先回避一下，咱们兄弟谈话方便一些。”

毒手药王回顾了爱女一眼，只见她闭着双目，依在壁面，似是已沉沉睡去，略一沉吟，抱起爱女，离开了石洞。

商八蹲下身子，低声说道：“大哥，那毒手药王的话，你都听到了吗？”

萧翎道：“都听到了。”

杜九道：“这老儿倒是想的一厢情愿，也不瞧瞧自己女儿的那副德行。”

商八轻轻咳了一声，道：“古往今来，有无数大智大慧的人，大都不拘小节，大哥何妨暂时答应了他。”

萧翎道：“事关一个女子的名节，我如何能随口答应，视作儿戏。”

商八低声道：“这么办吧！大哥不要讲话，一切由小弟做主，日后那毒手药王责问起来，大哥推到小弟身上就是。”

杜九道：“我瞧不成，那毒手药王老谋深算，如何会粗心上当，势必要迫着大哥亲口答允不可。”

萧翎道：“唉！两位兄弟对为兄如此关心，我萧翎是感激不尽，但大丈夫应是有所不为，此事万万不能轻作允诺。”

商八叹息道：“小弟斗胆说上一句，大哥也未免太过固执了。”

只听毒手药王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几位谈的事情如何？”

商八目注萧翎，满脸乞求之色，道：“大哥是否让小弟做主，对付毒手药王？”

萧翎道：“为免伤害到别人的名节，不能轻作允诺。”

但闻毒手药王叫道：“老夫要上去了。”人影一闪，重又跃回石洞。

只见他轻轻放下怀中的女儿，道：“三位谈的如何？”

商八摇摇头道：“在下大哥……”

毒手药王怒道：“他可是不答应？就凭我毒手药王的女儿，哪一点配不上他！”

商八道：“咱们大哥的性格，药王是早知道的，轻不允诺，一诺千金，生死无悔。”

毒手药王道：“不错，这萧翎倒是有君子之风，丈夫气度。”

杜九冷冰冰地接道：“如果他能稍微通权达变，今日药王也无法放他之血了。”

毒手药王道：“老夫要问我女儿婚事如何，这萧翎答应了没有？”

商八道：“在下曾把药王之言，转告我家大哥。”

毒手药王道：“他可是一口回绝了？”

商八道：“如是一口回绝，自是不用再谈了！”

毒手药王道：“那他怎么说？”

商八道：“他闭目不言，恍如未闻！”

毒手药王冷笑一声道：“敬酒不吃吃罚酒，可是认为老夫没有法子迫他答应吗？”

商八道：“在下只听说过男子逼婚，还未听闻有人迫嫁女儿的事。”

毒手药王道：“老夫就做给你们瞧瞧！”

杜九冷然接道：“你如逼婚，那该是和放血救你女儿的承诺无关，咱们出手干涉，也不算有违大哥的令谕了。”

毒手药王森冷的目光，扫掠过中州二贾，道：“两位可是想试试老夫的手段如何？”

杜九右手一探，从怀中摸出一个银圈，道：“彼此动手，各尽手段，如是咱们失手伤了你的女儿，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毒手药王呆了一呆，道：“两位都是成名人物，如若杀一个缠绵病榻的弱女子，岂算英雄人物。”

杜九道：“如是药王用毒，在下也只好出手对付令爱了。”

毒手药王缓缓说道：“两位可是要以此要挟老夫吗？”

商八笑道：“药王言重了，咱们只望能和药王心平气和的谈一谈。”

毒手药王回顾了爱女一眼，道：“两位说吧！”

商八道：“生意来往，讨价还价，商某可算当世第一高手，但这做媒的事，商某可是从未做过，言语失当，还望药王多多包涵。”

毒手药王冷哼一声，欲言又止。

商八哈哈一笑，道：“男女婚事，虽是出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但也得两情相悦……”

毒手药王道：“这就是了，老夫有命，两位为媒，岂不是样样皆全了吗？”

商八笑道：“别人选婿，都是起于爱才之心，为女谋福；可是药王嫁女，却是为了要取女婿身上之血，拯救女儿之命，在下实是想不出他们还会有什么幸福可言。”

毒手药王道：“纵然老夫不把女儿许她为妻，那也仍然要他身上之血，此事互不相干，岂可混为一谈。”

商八接道：“药王医道绝世，疗疾又为何非要人血不可，如是药王确有选婿之心，就该另行设法，选觅药物，先疗好令爱的病势，再谈婚姻不迟。”

毒手药王双目神光闪动，冷笑一声，说道：“两位绕了这么大的圈子，竟是别有用心，可惜我毒手药王不是三岁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欺骗，婚事可以暂时不谈，老夫要先取他身上之血，救了小女的性命再说……”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两位这大媒，也不用再做了，自管请便吧！”

杜九怒道：“叫来就来，叫去就去，咱们兄弟岂是任人呼来喝去的吗？”

商八道：“药王讲话，最好能客气一点，咱们中州双贾，也不是省油的灯。”

杜九冷冷说道：“咱们只听到过毒手药王用毒之能，还未听过药王有什

么惊人武功，今日最好能领教一二。”

中州双贾早有存心，希望能找出一点借口来，好和毒手药王翻脸动手。

此刻时机已至，自是不肯放过。

毒手药王脸色一变，怒道：“两位如若想试试老夫的手段，那就别怪老夫出手无情了！”

商八淡然一笑，道：“很好，药王既是这般明目张胆的挑战，咱们兄弟只好是接下来了，不过，在下得事先说明，咱们只领教药王的武功，如是药王要用毒，那就别怪咱们兄弟伤到今爱了。”探手入怀，取出金算盘，接道：“药王也请亮出兵刃，咱们要打，就打个生死出来。”

毒手药王双目中直似要喷出火来，冷然一笑，道：“石洞中地势狭小，咱们出去一决生死！”

商八一摇手中的金算盘，哗哗一阵乱响，接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无令爱在侧，一旦药王用起毒来，咱们兄弟可是招架不住！”

毒手药王道：“老夫答应你们不用毒就是。”

杜九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药王之上加那毒手二字，想来不是由人白叫的，在下之意，就在此地动手，也是一样。”

商八接道：“咱们虽有两人，但决不联手齐攻，在下先来领教。”

毒手药王全身抖动，显示心中的激怒，已到了极点，声音颤抖地说道：“今日你们若要伤了我的女儿，你中州二贾，固然是死定了，整个的武林道上，都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为我女儿偿命。”

杜九道：“鹿死谁手，还难预料，药王先不用说出狠话，中州二贾，也经过无数的大风大浪，不是被人吓唬长大的。”

商八身子一侧，欺了过去，道：“药王自恃身份，定是不愿先行出手，兄弟这里有僭了。”

一抖手中金算盘，寒光闪闪的攻击过去。

毒手药王身子一侧，避过一击，未曾还手，他心中虽是气愤难忍，但想到女儿就在身侧，担心动起手来，伤了女儿，竟然把一腔怒火强自压下。

商八哈哈一笑，道，“怎么？药王定要让过三招吗？”

一挥金算盘，反臂一招白鹤剔翎，横里击出。

毒手药王一闪避开，又未还手。

商八正待欺身再攻，萧翎突然睁开双目，高声喝道：“住手！”

商八一收金算盘，倒退三步，道：“大哥有何吩咐？”

萧翎道：“此地没有你们的事了，退下去吧！”

杜九道：“毒手药王亲口向小弟挑战，和大哥放血之事无关，大哥……”

萧翎接道：“不用说了，退出石洞去吧！”

中州二贾相互望了一眼，黯然一叹，退了下去。

第四十五回 深山觅良药

毒手药王目睹两人离开石洞，奔行到洞口处，站了片刻，重又退回原地。

萧翎穴道被点，身子难以转动，也瞧不出毒手药王搞什么鬼，但想此人用毒之能，天下第一，怕他对中州二贾暗施手脚，忍不住问道：“药王可是对我两位兄弟，暗中下了毒手？”

毒手药王道：“你萧翎言出如山，当得君子之称，但你那两位兄弟，却叫老夫不敢领教。”

萧翎道：“因此，你暗中对他们下了毒手。”

毒手药王道：“这倒没有，不过老夫在那石洞口处，布下了剧毒，如若他们再要进入此洞之中来搅闹，身中剧毒，那就怪不得老夫了。”

萧翎叹息一声，道：“药王既是要救令爱一命，也不用拖延时刻了，不如点了令爱穴道，尽快换去她的坏血，药王也好带着令爱找一处僻静所在，替她养息，以求早日复元。”

毒手药王道：“老夫若取血过快，只怕你性命难保！”

萧翎道：“纵然缓缓放血，在下也未必能活，既是我许出了诺言，生死也不放在心上了。”

毒手药王叹道：“老夫行走江湖数十年，见过了不少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但像你萧翎这等义肝侠胆的人，倒是少见的很。”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药王不用称赞在下了，我也不过是为势所迫，不得不尔。”

毒手药王取得皮管，举起管上连带的空心钢针，道：“老夫过去几年，一直在深山大泽之中，寻觅灵草奇珍，希望能寻得为小女疗病之药，哪知奇药难求，数年之功，竟未能得偿心愿，不得已才求诸其一人，唉！这也是情非得已的事了！”

萧翎缓缓闭上双目，道：“药王放血吧！”

毒手药王道：“可要老夫点了你的穴道？”

萧翎道：“如是药王不相信在下的耐受之力，点了穴道也好。”

毒手药王道：“如是快速放血，老夫必得用内力催动你身上的行血，一面还得要推拿小女身上的穴道，钢针刺脉，痛苦虽然不大，但行血加速之后，心理上难免有一种死之将至的恐怖感觉，老夫之意，还是点了穴道的好。”

萧翎道：“我萧翎此刻有如待宰的羔羊，任凭你药王处置，那也不用商量了。”

毒手药王右手挥动，又点了萧翎两处穴道，道：“如是点了你的晕穴，你虽然不知痛苦，但却难免影响放血的速度，只好请萧兄忍耐一二了！”

萧翎哑穴被点，心中虽然听的明明白白，但却有口难言。

只觉左臂一痛，想是那空心钢针，已然刺入了经脉之中。

紧接着感觉到一只手掌，按在前胸之上，一股暗劲，攻入了内腑。

全身的行血，陡然加速，耳际隐隐可闻到一阵轻微的沙沙之声。

萧翎心中暗道：这一次大概是真的完了。

心念转动间，突感左臂一松，插入经脉中的血管似是被拔了出来，按在胸上的手掌也突然离开。

耳际间响起了毒手药王的叹息之声，道：“孩子，你这是干什么？”

一个柔若无力的女子娇脆之声，传了过来，道：“爹爹呀！你不是要把女儿许配给萧翎吗？”

毒手药王道：“不错啊，既是那萧翎答应了娶你为妻，我儿受他之血，自是无愧于心了。”

那女子轻声叹道：“我不信爹爹的话，他英俊潇洒，如何会答应娶我这样丑怪之人。”

毒手药王道：“婉儿，你别忘了你爹爹是当代武林中第一神医，你是我唯一爱女，只要我儿看中的人，那人就得娶你。”

那女子道：“要得女儿相信，除非是那萧翎当面讲给我听。”

毒手药王似乎是大感为难，沉吟良久，道：“好吧！不过，你先得答应为父的一个条件。”

那女子道：“什么条件？”

毒手药王叹道：“如是那萧翎当你之面，说出了要娶你之言，你就得乖乖的听从为父的话，受他之血，唉！婉儿，你处处为人着想，为什么就不想为父的爱女之心呢？”

那女子道：“你先解开他的穴道，让他说给我听听再说。”

毒手药王无可奈何的解开了萧翎的哑穴，暗中却施展传音之术，道：“萧兄，有道是杀人杀死，救人救活，送佛送上西天，你既然答应救助小女，那就请帮忙到底了。”

萧翎缓缓睁开双目，望了毒手药王一眼，只见他满脸乞求之色，不禁暗自一叹，重又闭上双目。

但闻那女子说道：“萧翎，我爹爹说你要娶我为妻，定然是骗我的了。”

萧翎又睁开双目，只见毒手药王满头汗水，不停的滚了下来，心中甚是不忍，当下说道：“你爹爹没有骗你……”

那女子笑道：“你答应娶我为妻，可知道我的姓名吗？”

萧翎略一沉吟，道：“你可是叫婉儿？”

那女子道：“爹爹骗我，为了救我性命，要我受你之血，你为什么也要骗我呢？那婉儿乃我爹爹叫我的小名，我真正名字叫南宫玉。”

萧翎道：“南宫玉，唉！令尊说过了，只是在下一时间未想起来。”

南宫玉道：“爹爹啊！请你再解开他双臂和身上穴道，要他坐起来和我谈话。”

毒手药王道：“他已经当面告诉你了，不用再谈了，我儿早些受血要紧。”

南宫玉道：“爹爹，你还记得一件往事吗？”

毒手药王笑道：“什么事？”

南宫玉笑道：“我不记得那时我几岁，但却记得爹爹赞我说，婉儿啊！你生的聪明绝伦，爹爹心中的事，从来瞒你不过。”

毒手药王道：“是啊！毒手药王的女儿，自然是人所难及了。”

南宫玉道：“爹爹既是知道骗不过你的女儿，为什么处处要骗我呢？”

毒手药王呆了一呆，半晌答不出话。

南宫玉接道：“爹爹一心一意要救女儿，如是你的女儿死了，你就会死去这条心了！”

毒手药王叹道：“就算是爹爹骗了你，那也是一片爱你之心。”

南宫玉道：“爹爹如若真的疼爱女儿，你就解开萧翎的穴道，我告诉你一个解救我的法子。”

毒手药王道：“我儿智慧过人，为父的相信得过。”右掌连挥，解开了萧翎被点的穴道。

萧翎缓缓坐了起来，只见南宫玉手中正抓着皮管，背倚在石壁之上，瘦削的脸上，带着一丝微微的笑意。

毒手药王道：“为父的已解开他的穴道，我儿有何自救之法，快些说吧！”

南宫玉转动一下眼睛，望了萧翎的双腿一眼，道：“他双腿穴道未解，是吗？”毒手药王哈哈一笑道：“婉儿，这些年来，你很少有此刻这般清醒过。”挥手又拍活萧翎双腿上的穴道。

南宫玉道：“爹爹医道精深，天下无出其右，可是当真吗？”毒手药王道：“自然当真了。”

南宫玉道：“女儿有一事不明，请问爹爹。”

毒手药王道：“什么事？”

南宫玉道：“萧翎身上之血，为何能救女儿之命？”毒手药王道：“简单得很，因为他食用过一种奇药，体内之血，与人不同。”

南宫玉道：“这就是了，他并非是天生的奇血，可救女儿，既然如此，爹爹为什么不问他食用了何物，生长何处？”毒手药王一掌拍在脑袋上道：“不错，不错，为父的当真急昏了。”目光转注到萧翎身上，道：“小女的话，萧兄都已听到了？”萧翎道：“听到了。”

毒手药王道：“如是萧兄肯据实说出，食用的是何物，萧兄就不用放血也可救小女的性命了。”

萧翎凝目思索了片刻，道：“那是一种生长在悬崖上的奇草，色呈灰白，形如撑伞……”

毒手药王道：“那是千年石菌了，正是小女病体需要之物，不知生在何处？”

萧翎道：“长江沿岸，三峡之间，那地方在下无法说出名字。”毒手药王道：“你可曾记得那地方？”

萧翎道：“隐隐约约，或可寻得。”

毒手药王道：“那就有劳萧兄带老夫一行如何？”

萧翎略一沉吟，道：“好！不过在下要事先把话说明……”毒手药王道：“老夫洗耳恭听。”

萧翎道：“那石菌生在一处上不着天，下不见地的峭壁之间，而且已被在下无意中食用了大半，余下多少，在下已茫然……”

毒手药王道：“不要紧，只要那时没有全部被你吃完，那就行了。”

萧翎道：“那地方千峰重叠，生长石菌的峭壁，究竟在何处，在下也是无法一下指出。”

毒手药王道：“难道你就记不得一点特征吗？”

萧翎道：“那峭壁上，有着一倒垂而下的瀑布。”

毒手药王道：“有此特征，那就行了。”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在下能够记起的只有这些，由那千山重峰中，要找出那面峭壁，恐非是短短时日中能够如愿，令爱的身体……”

话到此处顿口不言。

毒手药王道：“老夫以绝世医术，还可让她支撑一个月，如是一个月内，仍然找不到那生长千年石菌的峭壁，只有借用阁下之血，救小女性命了。”

南宫玉突然接口说道：“不要紧，别说一个月，就算两个月我也相信能够支撑得过。”

毒手药王奇道：“孩子，这玩笑之言，你如何可以随口胡言，为父的医道，世无与伦比，查你脉象，已快到油尽灯干之势，如非为父的身有灵丹，和银针过穴之术，只怕连十日也难活得，一月之期，为父的已然是尽我心力了……”

他不让女儿开口，长长吁一口气接道：“萧大侠至诚君子，一诺之允，决不轻变，如果我儿许出两月限期之诺，为父的实无把握，能让我儿多活一月！”

南宫玉微微一笑，道：“爹爹少算了一桩支撑女儿生命的力量。”

毒手药王奇道：“少算了什么？”

南宫玉道：“女儿求生的潜力。”

毒手药王沉思了一阵，道：“我儿为何会动了强烈的求生之意？”

南宫玉一双失去神采的眼神，突然转注到萧翎的脸上，道：“为了不让爹爹放他身上之血。”

毒手药王略一沉吟，哈哈大笑道：“为父的明白了。”

一抹羞红泛上南宫玉瘦削的双颊，缓缓把娇躯偎入了毒手药王的怀中，闭上双目。

毒手药王望着萧翎说道：“萧大侠，小女的话，你都听到了？”

萧翎道：“都听到了。”

毒手药王道：“那很好，小女自愿许下两个月之期，我虽是她爹爹，但也不便更改她许下之言，两个月之内，老夫决不取你身上之血，但如超过两

月，仍然寻不到那千年石菌，那也是天意取你萧翎之血了。”

萧翎道：“如是令爱支撑不过两月……”

毒手药王道：“那是她命中注定要死，我这做父亲的也是无可奈何了……”

突然间双目神光一闪，接道：“你可知小女为什么要许两个月的诺言吗？”

萧翎道：“令爱心地善良，不忍加害他人……”

毒手药王厉声接道：“因为早已自知无法活过两月时光。”

萧翎呆了一呆，道：“这个在下就想明白了。”

毒手药王一句一字地说道：“小女对阁下情有所钟，宁甘自毙，不忍加害于你。”

萧翎道：“这个，这个……”

毒手药王道：“不用这个那个了，小女虽有舍命相救你萧翎之心，但我毒手药王却没有这等宽宏大量。”

萧翎道：“药王之见呢？”

毒手药王道：“如是在一月之内，找不到那生长石菌的悬崖，小女是非死不可，但她有言在先，纵然是至死无救，我也不能取你身上之血，如是小女死去，那千年石菌自是不用找了，老夫就把你和小女葬在一起，免得她一人长眠在那深山大泽之中，孤独无依！”

萧翎只听得心中一凉，道：“药王之意，可是在下陪葬吗？”

毒手药王道：“正是此意，阁下心意如何？”

萧翎淡然一笑，道：“药王想的很好，只是在下却未必答应，要我带你去找那千年石菌，势必要先解开我的穴道不可，在下只允放血救人，并没有答应殉身陪葬，药王想要在下殉葬，只有一个办法。”

毒手药王道：“什么办法？”

萧翎道：“各凭武功，一决生死！”

毒手药王道：“你武功奇佳，兼有数家之长，老夫虽然不致于落败，但却也没有胜你的把握，这等风险，岂是老夫甘愿去冒的吗？”

萧翎道：“除了各以武功，分出生死之外，在下倒是想不出药王还有何策能够迫我殉葬。”

毒手药王道：“年轻人究竟是阅历浅薄，老夫不会防患未然吗。”

萧翎道：“如何一个防患之法？”

毒手药王道：“告诉你不要紧。老夫借物传毒之能，早已天下皆知，快近一月期限时，如仍未找到那千年石菌，老夫就暗中在你身上下毒，小女死后迫你殉葬，那时你身中剧毒，自是无法和老夫抗拒。”

萧翎道：“你不该事先说出，在下既然知道了，自是要严加防备。”

毒手药王笑道：“老夫不怕。”

萧翎忖道：如若他说的句句实言，这人的能耐，当真是可怕得很。口中

却缓缓说道：“药王也不用先自夸口，到时间再说不迟。”

毒手药王道：“老夫自信你无法防得……”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此刻咱们先得决定一桩紧要之事。”

萧翎道：“什么事？”

毒手药王道：“你还没答应愿带老夫和小女，去寻那千年石菌。”

萧翎道：“只凭令爱那善良之心，在下也是义不容辞。”

毒手药王道：“那你是答应了？”

萧翎道：“药王可是不信在下吗？”

毒手药王笑道：“哪里，哪里，如若不信你萧翎的话，世间再无可信之人。”右掌连挥，拍活了萧翎被点的穴道。

萧翎挺身而出，舒展一下双臂，道：“只有咱们三人同去吗？”

毒手药王道：“中州二贾见多识广，如若能够带着他们同行，那是最好不过。”

萧翎道：“带我两位兄弟同行，你们父女不嫌人单势孤吗？”

毒手药王笑道：“如若单凭武功而论，你萧翎一人已可对付我毒手药王，多上中州二贾，有何不同？”

萧翎道：“他们愿否同去，在下也难做主，必得先和他们商量一下才行。”

毒手药王笑道：“老夫所见，他们两人对你萧翎的敬重之情，别说要他们同去寻那千年石菌，就算要他们上刀山，下油锅，两人也万死不辞。”

萧翎道：“在下只是善言征求两人之意，如是他们不愿同去，在下决不相强。”

毒手药王道：“老夫去扫除布在石洞口处的剧毒。”大步行到洞口处，除了布下的剧毒，高声说：“两位老板，你们那龙头大哥有请。”

中州二贾正自等得心急，不知石洞中变化如何，听得毒手药王招呼之声，急急奔了上来。

只见萧翎站在石洞之中，精神奕奕，不禁大感意外，呆了一呆，抱拳道：“大哥无恙吗？”

萧翎道：“我很好。”

商八目光转注到毒手药王的脸上，道：“药王可是改变了主意？”

毒手药王道：“老夫已和萧翎约好，入川寻找一种灵药，疗治小女伤势，不知两位是否有兴同去？”

商八目光转到萧翎身上，道：“大哥，这毒手药王之言，可是当真吗？”

毒手药王道：“老夫几时说过了谎言。”

杜九冷冷说道：“就算你说的字字真实，咱们中州二贾，也未必要听。”

毒手药王想到借重几人之处尚多，轻轻咳了一声，忍了下去。

萧翎道：“他说的不错，我已答应了他，同去寻找灵药，相约以两月为限，如是寻不得……”

毒手药王接道：“两月之期是小女和阁下所订……”

杜九冷冷接道：“如是两月之内寻不到灵药，可是还要取我家大哥之血，救你女儿之命？”

毒手药王道：“老夫之见，只怕已无需取萧翎身上之血了。”

商八道：“为什么？”

毒手药王道：“小女无能撑过两月！”

杜九冷然一笑，道：“其实令爱缠绵病榻十余年，受尽活罪，一旦死去，药王也少了一个累赘。”

毒手药王脸色一变，道：“你咒我女儿，可是活得不耐烦了？”

商八生恐杜九恶言相对，引起冲突，急急接道：“药王不用生气，当今武林之中，有谁不知杜老二说话难听，小不忍则乱大谋，想为令爱寻药，药王最好忍耐一些。”

毒手药王冷哼一声，未再开口。

杜九仍是那不低不高，冷冰冰的声音，说道：“咱们龙头大哥答应了，我们做兄弟的自然是亦步亦趋，追随一行了。”

萧翎道：“两位兄弟不用勉强……”

商八哈哈一笑，接道：“但得追随大哥，不论天涯海角，赴汤蹈火，都是称心乐事。”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两位兄弟最好是别去，一定要去，小兄不敢阻止。”

毒手药王道：“老夫常听人言，你们中州二贾养了两只奇种猛犬，不知是否带着同行？”

商八道：“咱们带去一只就是。”

毒手药王道：“不知要几时动身？”

商八望着萧翎道：“大哥之意呢？”

萧翎道：“本应当向父母拜别，但此去仍是生死难卜，也不用再去打扰两位老人家……”

毒手药王道：“既是再无要办的事，咱们就立刻动身如何？”

杜九道：“此刻此情，药王最好能听从在下大哥的吩咐。”

萧翎道：“两位的虎獒，现在何处？”

商八道：“大哥先请等候一阵，在下去招来虎獒，再行动身。”转身跃出石洞而去。

萧翎回顾了毒手药王一眼，道：“药王，那生长千年石菌的地方，乃是山崖中一片峭壁，由山顶垂下一道瀑布，掩遮去了那壁上的千年石菌，而四面高山拱围，下临绝谷千丈，壁间生满了青苔，别说不容易找，就算是侥幸找到了，只怕也无法攀上石壁，取那石菌。”

毒手药王道：“如此险恶之地，萧兄又是如何去的，如何出来？”

萧翎略一沉吟，望了杜九一眼，道：“我是无意间找到了那里。”当下把中州二贾把他带出武当，被迫落江，为人所救，送入峭壁一座山洞中，那

洞中的枯瘦老人，留自己住在洞内，因和那青衣少年赌气，跑到后洞，跌下悬崖，误食石菌的经过之情，说了一遍。

毒手药王道：“绝壁那般险恶，你又如何离开？”

萧翎道：“说来也许令人难信，有一只极为罕见的大鹏，也去食那石菌，我是骑在它背上飞离峭壁的。”

毒手药王道：“老夫就算不愿相信，也是非得相信不可了。”杜九听萧翎述说昔年被迫落江的往事，心中惭愧，垂下头去，一语不发。

萧翎道：“眼下只有仍从那石洞之中，结索而下，或可有望取得石菌，不过……”

毒手药王接道：“不过什么？除此之外，已是别无良策。”

萧翎冷冷说道：“药王如是想要在下助寻千年石菌，最好是言语客气一些。”

毒手药王轻轻咳了一声，道：“如若取你之血，照样医好小女之病，老夫以你的性命交换你带路寻药，难道还要感谢你不成？”

萧翎只觉他言之有理，登时为之语塞，呆了一呆，道：“药王说的不错，只是在下那时全然不会武功，一直躺在舱中，被他们送入石洞之中，自然是在三峡中了，咱们雇上一艘快艇，沿江上行，站在船头查看两边绝壁，如是有些相似，咱们就攀上峭壁，寻那山洞就是。”

毒手药王道：“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半晌不发一言的杜九，突然接口说道：“归州方圆数十里，到处布有那百花山庄的耳目，咱们这等结伴而行，势必被他们发觉不可。”

毒手药王道：“如若百花山庄的人刁难咱们，自有老夫对付，用不到你们中州二贾出手。”

杜九冷冷说道：“咱们兄弟自然是要坐山看虎斗，药王那时如想叫咱们兄弟帮忙，那就得谈谈斤两了。”

毒手药王道：“老夫大半生来，还未求过别人助拳，你们尽管放心。”

杜九道：“药王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了。”

两人斗口之间，商八已赶回石洞。

毒手药王道：“那虎獒带来没有？”

商八望也不望毒手药王，却对萧翎抱拳为礼，道：“虎獒带到，恭候大哥下令动身了。”

萧翎缓缓站起身子，道：“咱们走吧！”行出石洞，突然停下，说道：“不行，家父母留此幽谷，岂是良策，那司马兄和金兰、玉兰，实不足保护二老的安全。”

商八微微一笑，道：“大哥放心，两位老人家已有向飞率领群豪护送到安全所在去了。”

萧翎道：“送往何处？”

商八望了毒手药王一眼，哈哈一笑，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

不可无，大哥只管放心，那地方十分安全就是。”

毒手药王冷哼一声，抱起女儿，大步当先行去。

商八低啸一声，草丛中奔出来一只黑毛大犬，紧随在商八身后而行。

毒手药王当先带路，行到谷口所在，停了下来，道：“老夫虽然不畏百花山庄中人，但如被他们瞧到，定然要回报到百花山庄中去，如是那沈木风亲自赶来，那就有些麻烦，不如等到入夜之后再走。”

杜九道：“药王可是很怕那沈木风吗？”

毒手药王道：“老夫和他是结盟兄弟，交称莫逆，有什么怕他的？”

杜九还想出言讥讽，却被萧翎喝止。

商八取出身上带的干粮，分给几人食用。

毒手药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两粒丹丸，小心翼翼的送入了女儿口中。

萧翎等看他对女儿的慈爱关顾，心中暗暗叹道：他身挟绝世毒技，如不是这样一位多病的女儿，折磨得他雄心尽消，只怕他在江湖上闹出的事情，不在那沈木风之下。

几人坐息一阵，待天到初更，方动身赶路，在虎獠的锐利嗅觉之下，避开了百花山庄的暗桩，绕到江边，已经四更时分。

阴云密布，夜暗如漆，耳际间江流澎湃，却不见一点渔火。

杜九冷冷说道：“夜黑风高，渔火敛迹，看起来，只有等到天亮了。”

毒手药王道：“多等一刻，你们那萧大哥就减少一刻生机。”

商八轻轻咳了一声，道：“药王的水性如何？”

毒手药王道：“老夫不通水底工夫。”

商八道：“咱们几只旱鸭子，如是上了贼船，岂不任人摆布了。”

毒手药王道：“如是情形不对，老夫就先在他身上下毒。”

商八起身说道：“在下去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上一艘客船。”言罢，起身而去。

大约有半个时辰左右，商八急急奔了回来，道：“在下找到了一艘长行三峡的客船，我们快些上船吧！”

毒手药王抱起女儿，随在商八身后，沿江而下，行约七八里路，果见一艘双桅帆船，泊在岸边。

全船中一片黑暗，不见灯火。

商人当先跃上甲板，直奔舱中。

萧翎、杜九、毒手药王等随后而入。

杜九晃燃火折子，只见舱中横七竖八的躺了七八个人。

萧翎一皱眉头，道：“这是怎么回事？”

商八笑道：“这些人是船上的艄公，我来时，他们都集中在舱中赌钱，我一谈雇船入川，就被他们一口气回绝，情势所迫，小弟只好先点了他们的穴道，再去请大哥来了。”

萧翎轻叹一声，欲言又止。

毒手药王却一伸大拇指，赞道：“商兄高才，这一手实在叫兄弟佩服。”

商八道：“如非为了咱们大哥，商某岂肯出此下策。”右掌挥动，拍活了艄公被点的穴道。

毒手药王碰了个软钉子，心中气闷，抱着爱女闷坐一侧，不再多言。

杜九燃起案上火烛，右手从怀中摸出一锭黄金，两颗明珠，放在桌案上，冷冰冰地说道：“各位都是常跑码头的人，眼睛里揉不进一颗砂子，黄金有限，明珠无价，诸位立刻启碇，送咱们溯江而上。”

众水手眼看那两颗明珠，都有猫眼大小，单是一颗，就可造上三两条大船有余，个个面露喜色。

一个四旬左右的大汉，望了案上明珠一眼，道：“几位是进川的吗？”

商八道：“阁下想是船主了？”

那大汉道：“小人周顺，大爷有事请吩咐。”

商八笑道：“你先收好黄金、明珠，立刻开船。”

周顺道：“月黑风大，水急浪高，行舟甚难，但你大爷一句话，小人们卖给你啦……”语音一顿高声接道：“伙计们，起碇升帆，开船了。”

舱中水手，应声奔出舱外。

但闻一片彼呼此应之声，响不绝耳，巨舟起旋离岸，张帆驶动。

萧翎望了毒手药王一眼，道：“药王，把令爱放在榻上，让她安睡一阵。”

毒手药王望了萧翎一眼，长长叹一口气，依言把怀中女儿，放在舱中木榻之上。

这艘双桅巨舟，专门往返三峡，水手们个个俱是经验丰富，熟知水道形势，夜风急浪中，行驶仍极平稳。

萧翎步行出舱门，站在甲板上，抬头看东方天际，一片鱼肚白色，已是天色将亮时分。

周顺急急行了过来，道：“大爷，你进去歇歇吧！风势未退，江浪仍急，你要是站不稳，可不是闹着玩的。”

萧翎微微一笑，道：“不劳船主费心，在下想看看江上的日出景色。”

周顺还想再说，却听杜九冷冷喝道：“不要你费心，你就别多管闲事。”

杜九一副铁青面孔，人见人怕，这一喝，周顺哪里还敢多言，赶忙走后艄，招呼伙计去了。

萧翎站在甲板之上，迎着河风，四下流顾，希望能回忆起昔年往事，辨认出行径之处。

但见江流滚滚，一片白浪，哪里还能辨别出昔年的行止，不禁暗暗叹息一声，回到舱中。

他说那石洞在三峡之间，只不过是凭借推断而言，究竟在何处，却时无法确定。

巨帆逆水而上，直奔三峡水道。

萧翎坐在舱口处，望着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浪花，心情却和那江浪一般的起伏不定，想到此行成败，毫无把握，不禁有些黯然之感。

中午时分，船家送来午餐，竟是有酒有肉，十分丰富。

毒手药王心知爱女虚弱的身体，实难受长时行舟之苦，忍不住叫过周顺问道：“咱们几时可以进入三峡？”

刷顺道：“如老天爷送咱一帆风顺，日落之前，即可进入峡道，要是风向不对，似此等逆水行舟，只怕要明天晚上。”毒手药王道：“老夫两臂，有千斤以上神力，不知能否帮助你们行快一些。”

周顺道：“不敢劳动你老。”

毒手药王道：“老夫并非是要帮你们的忙，实因小女身体太弱，不适长时间的行舟之苦。”

周顺道：“原来如此。”

毒手药王道：“有没有困难？”

周顺道：“你老力量再大，也是无法和这等自然威力抗拒。”毒手药王道：“那是老夫无法帮忙了。”

周顺道：“不错啊！你老还是留在舱中休息一会吧！”说罢，急急出舱而去。

大约有一个时辰左右，瞥见周顺重又奔入舱中，满脸欢笑对毒手药王说道：“你老可以放心了，风势已有转变之象，也许咱们今夜就可能进到入口之处。”

毒手药王道：“不能连夜进去吗？”

周顺道：“不行，三峡水道中到处都是浅滩礁石，小人虽熟悉，也不敢冒险在夜间行舟。”

毒手药王道：“若是小女娇弱之躯，受不了长时逆水行舟之苦，而有三长两短，你们谁也别想活。”

周顺呆了一呆，悄然退出舱去。

风向转变，顺风送舟，到了水道口处，太阳还未下山。周顺找了水湾所在，停了下来。

毒手药王心中虽然着急，但也不愿强迫船家，连夜冒险行舟。

次晨天亮，毒手药王立时催促行船。

舟入水道，愈行愈见险要，急流暗礁，比比皆是。水道两侧的山壁，也愈来愈见高耸，陡峭。

毒手药王和萧翎并肩站立在甲板之上，望着两面峭壁，不时追问萧翎，询问那石洞所在。

萧翎目光虽锐利，但也无法一眼间，瞧出石洞所在，只能凭昔年一点记忆判断，口中却是连应“尚未到达”。

但是否走过了头，心中亦是毫无把握。

一日易过，又是晚霞满天的黄昏时分。

周顺不敢放行渡险，又选了一处水流轻平之处，停船不行。

毒手药王心中虽急，却也是无可奈何。

萧翎口虽不言，但心中却比毒手药王更为焦急，站在船头，苦苦思索。

夜幕低垂，天色暗了下来。

要知萧翎五年前，被人送进那神秘石洞中时，体弱多病，一直在舱中休息，只是那人停舟登山时，他才瞧看了一下山势，此刻纵然是搜尽枯肠，也是无法想出一点头绪。

正自焦虑之间，突闻刷的一声，一艘梭形小舟，掠着船边行来，只见那操舟人身披蓑衣，留着山羊胡子，不禁心中一动，暗道：这人颇似五年前送我的两人之一。

但觉脑际间灵光连闪，发觉那梭形快舟也颇似昔年乘坐之舟。

那小舟去势奇快，萧翎这么心念一转之间，小舟已到了数丈开外。

就在这一瞬之间，萧翎感觉到良机不可失，纵身一跃，直向小舟飞去。

毒手药王虽在舟中看顾爱女，但双目却一直暗中注意着萧翎，担心萧翎会突然离去，眼见萧翎飞跃离船，不禁心中大急，话也顾不得多说一句，一晃身，窜出舱外。

目光到处，瞥见萧翎正向一艘梭形快舟飞去，当下一提真气，疾追而去。

毒手药王这突然的举动，立时引起中州二贾的注意，双双追出舱外。

这时，萧翎和毒手药王皆已飞上小舟，那小舟已然到了三四丈外。

且说萧翎将要落上小舟之时，那身披蓑衣的老者，已然瞥见，右手一翻，劈出一掌。

一股强猛绝伦的掌力，直击过去。

萧翎心知如若硬接他这一掌，势必被逼入水中不可，当下暗提真气，悬空一让，横里避开三尺，一股掌风，掠身而过，人却借势踏上小舟。

那老者似是毫无畏惧之感，反而赞道：“好身法。”左手摇橹，稳住小舟，不使它顺流而下，右手一翻，顺手抄起一根竹篙，一招横扫千军，平扫过来。

萧翎双足落上小舟，胆气立生，右腿举起一跨，直向那老者身侧欺去，左手暗运功力，向外推出。

逼近那人身体愈近，竹篙的力量愈小，当竹篙近身，萧翎已到了老者身侧二尺左右处，吃萧翎推出的掌势逼住。

过时，毒手药王已借机登上小舟，冷冷说道：“萧翎，想溜吗？”

萧翎右手疾快伸出，抓住竹篙，顾不得答复毒手药王之言，急急对那身披蓑衣的老者说道：“兄台住手，在下有事请教。”

那身披蓑衣的老者看萧翎出掌抓篙的快速举动，已知遇上劲敌，霍然站起身子，冷冷喝道：“有何见教？”

萧翎道：“水流湍急，说话不便，兄台可否把小舟划至安全所在一谈。”

毒手药王右手控毒，站在萧翎身后，虎视眈眈，只要萧翎一有逃走之图，

立时施放剧毒。

那身披蓑衣老者，双目盯注在萧翎的脸上，瞧了一阵，发觉素不相识，心中大感奇怪，一皱眉，说道：“咱们素昧平生。”

萧翎道：“在下并无恶意，兄台先请稳好小舟，咱们再谈不迟。”

身披蓑衣的老者冷笑一声道：“就算你有恶意，我也不怕。”双手摇橹，把小舟划向一侧停妥，接道：“阁下何人？有何见教？”

萧翎目光转动，四下打量了一眼，道：“如是在下的记忆不错，我想兄台这小舟上，应该还有一位同伴。”

那身披蓑衣的老者大感不耐地说道：“阁下究竟是何人？如再推三阻四，不肯实说，请恕在下不客气了！”

萧翎道：“咱们五年前见过面，承阁下和那位同伴，把我逼入江中，又把我救上小舟。”

那穿蓑衣老人从头到脚的望了萧翎一阵，摇摇头，道：“在下毫无记忆。”

萧翎道：“兄台可是想不起来吗？”

蓑衣人道：“想不起来！”

要知萧翎五年前身形瘦小，弱不禁风，此刻是人若临风玉树，英气逼人，就让他想破了脑袋，也是不容易想得出来。

萧翎回顾了毒手药王，又对蓑衣人说道：“五年之前，阁下和贵友，在江中救了在下，却把我送来此处，给一位卧病中的老人，那人高居悬崖峭壁间一座石洞之中，你们经常去擒些十几岁的孩童，送来此地，在下这般说，阁下可以明白了吧！”

那人双目耸动，又望了萧翎一眼，道：“不错，五年前虽然有这么一件事情，如若那人是你，你就是萧翎了？”

萧翎道：“不错，正是区区在下。”

蓑衣老人长长吁了一口气，道：“你不是跌下悬崖摔死了吗？”

萧翎不愿讲出详情，随口应道：“在下该死未死，被人救起。”

蓑衣人道：“当今江湖上传诵之名，那人就是阁下了。”

不论何人，一提此事，萧翎就觉得夹缠不清，很难说得清楚，当下说道：“当今之世，重名重姓之人甚多，也许那是另外一位萧翎。”

那身披蓑衣老者冷冷说道：“阁下是否萧翎，在下也不愿多问，但不知你率人来此，是何用心？”

萧翎心中暗道：我们来采取那千年石菌的事，不能对他泄露，和他谈话，自然是愈少愈好，当下说道：“在下一则想旧地重游，二则想向那位病中的老人，致谢一声。”

那蓑衣人冷笑一声，道：“如果当真为此，由你一人来此，也就是了，用不着这等劳师动众。”说完，目光回转，望了大船甲板上站立的中州二贾一眼。

萧翎道：“在下虽然有友同行，但绝无恶意……”

那蓑衣老者摇摇头，道：“不行。”

登上小舟，一直未发一语的毒手药王，突然冷冷说道：“谁说不行了，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蓑衣人怒道：“你是何人？”

毒手药王道：“老夫毒手药王。”突然伸手，抓住竹篙，直向那蓑衣人横里击去。

那身披蓑衣老者突然一伸手，抓住竹篙道：“毒手药王，在下久闻你用毒之能，天下第一，今日有幸一晤。”

毒手药王淡淡一笑，道：“你已中了老夫之毒。”

蓑衣人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药王可是想吓唬在下吗？”

毒手药王道：“你如不信老夫之言，何妨运气一试。”

那人依言暗中运气一试，果然是觉出有了中毒之征，不禁脸色一变，道：“毒手药王之名，果不虚传。”

一转身正待跃入水中，萧翎却急急叫道：“兄台留步。”

那蓑衣人怒声喝道：“老夫在五年之前，如若把你放在江中淹死，也不会有今日中毒之事了。”

毒手药王冷然接道：“老夫不但施毒之能，称尊天下，而且还有着控制毒性发作之能，你此刻身中之毒，不但毒性激烈，而且是老夫施放之毒中，最恶毒的一种，毒性发作之后，就要全身抽筋，哀嚎三昼夜，才能死去。”

语声微微一顿，道：“中了此毒之人，最是怕水，冷水一浸，毒性立刻发作。”

那身披蓑衣的老者，举手微捋山羊胡子，道：“浸入水中，能引发毒性，在下倒是有些不信。”

他口中虽说不信，但人却已不敢跳入水中，想到毒手药王借物传毒之能，此言也许不虚。

毒手药王道：“老夫从来不说谎言，信不信由你！”

萧翎回目望着毒手药王道：“药王施毒伤人，是何用心？”

毒手药王笑道：“我如不施放剧毒，此刻只怕他已跃入水中而遁。”

萧翎向药王道：“在下带药王到此，旨在寻药，并无寻仇伤人之心，你这般……”

毒手药王想他下面之言，定然十分难听，急急接道：“老夫要防患未然，不得不尔。”突然伸手从怀中摸出一粒解药，一翻手腕，投向那蓑衣人，接道：“接住解药服下，立刻可解剧毒。”

那人一伸手，接住解药，张口吞了下去。

毒手药王道：“闭上眼睛运气调息。”

那蓑衣人似是已为毒手药王施毒之能震慑，竟是言听计从，依言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毒手药王暗施传音之术，低声对萧翎说道：“趁他闭上双目可要点他穴

道？”

萧翎冷冷的望了毒手药王一眼，凝立不动。

这时毒手药王已对萧翎坦坦荡荡，一言九鼎的君子风度，生出了敬佩之心，看他不理自己，讪讪一笑，不再多言。

那身披蓑衣的老人调息片刻，缓缓睁开双目，望了萧翎和毒手药王一眼，正待开口，萧翎已抢先说道：“兄台身中剧毒，是否已解？”

毒手药王接道：“老夫施放之毒，再赠解药，自然是瞬息可解了。”

那身披蓑衣的老者道：“好像已经解去。”

萧翎接道：“五年前承蒙相救，但兄弟却一直未请教兄台姓名，不知此刻肯否相告。”

身着蓑衣的老者道：“在下宋保。”

萧翎向身着蓑衣老者一抱拳道：“原来是宋兄。”

宋保一拱手，道：“不敢当。”

萧翎道：“有劳宋兄，不知肯否答允？”

宋保道：“那要看什么事了。”

萧翎道：“五年之前，小弟承蒙相救之后，送往那石洞中去，山道崎岖，早已不复记忆，劳请宋兄指明去路……”

毒手药王接道：“最好是带咱们一起去。”

萧翎道：“如果宋兄肯带咱们同去，那是最好不过，但如确有困难，兄弟也不敢勉强。”

宋保沉吟了一阵，道：“我家公子脾气不好，诸位就算无恶意，这等直接寻上门去，只怕也将激怒于他……”

毒手药王接道：“他如敢对老夫等无礼，也让他试试老夫施毒之能。”

萧翎望了毒手药王一眼，说道：“宋兄意下如何？”

宋保道：“如是萧兄果无恶意，兄弟倒有一策在此。”

萧翎道：“请教高见。”宋保道：“诸位请在船上相候，在下先去禀报我家公子一声，诸位再去不迟。”

毒手药王道：“如是你一去不回，我们要到哪里找你。”宋保道：“在下答应了，决然不会不来。”

萧翎道：“如是你家公子不肯答允呢？”

宋保沉吟了一阵，道：“这个，在下就做不得主意了，如是我家公子不肯答应，在下亦当来通知诸位一声。”

萧翎突然想到那常卧病榻，骨瘦如柴的老人，问道：“有一位卧病的老人，可还住在那石洞中吗？”

宋保长长叹息一声，道：“那是在下的老主人，已于前年死去。”

萧翎暗暗叹道：五年之前，我被送往那石洞中去时，那位老人待我不错，如若能采到了千年石菌之后，送他一些疗治病势多好，想不到他竟然死去了！

只听宋保说道：“自从老主人病逝之后，公子继承了老主人的衣钵。”

萧翎道：“你口中的公子，想来定是我五年前遇到的青衣少年了。”

宋保道：“我家老主人只此一子，你如见过，定然是不会错了。”

萧翎道：“我等如若放你回去，万一被你家公子扣留，不肯放你回来……”

宋保道：“那是情非得已，而且依在下看来，此机不大。”

萧翎道：“话虽如此，但我等不得不作防备，在下有一个两全之策在此……”他顿了一顿，又继道：“我等随你身后，找上那石洞所在，隐在暗处，宋兄去禀报你家公子，他如愿意接见，我等自是依照江湖上规矩拜府求见，如是他万一不肯接见，那也不敢有劳宋兄，半个时辰之后，我等自行进入那石洞中去就是。”

宋保道：“这个，只怕不很妥当吧……”

毒手药王道：“如是太妥当了，我等就少一分制胜机会，老夫之见，此乃是最好之策，你如再不答应，咱们就只有动强了！”

宋保暗暗忖道：此人不知从何人学艺，本是身罹绝疾必死的人，此刻竟然是疗好病情不算，而且又得了一身非凡武功。

只听萧翎道：“此刻时光，寸阴如金，阁下也不要太拖延了。”

宋保突然一咬牙，道：“如不获公子答允，诸位就自行前去叩门，直接找我家公子……”

萧翎接道：“既是如此，那就有劳宋兄了。”

毒手药王抱起女儿，抬头瞧瞧那耸立的峭壁，道：“可否把小舟靠到岸边。”

宋保连忙转动小舟，靠在岸边。

萧翎招来中州二贾，连同毒手药王一起登岸，直向峭壁之上攀去。

绝壁过于陡峭，群豪要手足并用，才可攀上，那毒手药王怀中抱着女儿，无法施展双手，萧翎用一条细绳，拖着毒手药王，助他一臂之力。

商八紧随宋保身后，暗中监视着他的行动。

攀到百丈之后，才到了一条小径之上，宋保回顾了萧翎一眼，道：“西行百丈，就是敝公子的息居石洞，诸位就请在此地留步如何？”

萧翎道：“咱们到那石洞口处，也是一样。”

宋保轻轻叹息一声，道：“近洞十丈之内，就有埋伏，诸位又何苦涉险呢？”

毒手药王道：“如是有埋伏，咱们更需得借重阁下带路了。”

宋保似是自知失言，不再答话，当先举步行去。

第四十六回 破埋伏药王降蛇

行在曲折小径之上，萧翎已不用再助那毒手药王，连忙抢先一步，紧随在宋保后面，道：“宋兄可知那十丈内埋伏有几道暗桩。”

宋保道：“不是暗桩，那石洞之中，除了我家公子之外，只有二婢和在在下等共四个人，人手不够分配，如何还能派出暗桩。”

萧翎道：“不是暗桩，那是什么？”

宋保道：“各种毒物。”

萧翎道：“各种毒物，那是说包括很多的种类了？”

宋保道：“不错，毒蛇、蜈蚣，应有尽有！”

萧翎心中暗道：毒蛇、蜈蚣，虽不可怕，但这等夜暗之中，它们如突起施袭，倒也真使人防不胜防了！

商八从怀中摸出金算盘道：“老二，亮家伙，对付毒蛇、蜈蚣之类，不用客气。”

毒手药王突然大跨几步，追在那宋保身后，道：“老夫不畏毒蛇。”

宋保回顾了毒手药王一眼，道：“诸位如信得过在下，让在下走前一些，设法退去毒虫。”

毒手药王道：“阁下请便。”

宋保放开脚步，行出丈余，突然从怀中取出一个铜铃，挥手摇动。

静夜中叮咚铃声，传出老远。

商八低声说道：“他是用铃声传警报讯，咱们上了他的当啦！”

萧翎道：“咱们既无和人为敌之心，纵然传出警讯，也不要紧。”

宋保行约十几丈后，突然停了下来，说道：“到了。”

萧翎急行几步，抬头瞧去，只见一个高大的岩石之旁，果然有一座紧闭的石门。

毒手药王向萧翎问道：“是否你昔年来过之处？”

萧翎四下打量了一阵，道：“时日过久，夜色幽深，一时间倒是无法分辨。”

毒手药王道：“先打开石门瞧瞧再说。”

萧翎暗运功力，伸出右掌，按在石门之上，低声对宋保说道：“是宋兄你自己叫门呢？还是由在下推开？”

宋保道：“这座石门坚牢无比，阁下双臂纵然有千斤神力，只怕也无法推开。”

萧翎运内功一试，果然十分坚牢，说道：“在下如是推它不动，只有设法毁去此门了。”

商八抱起山径旁一块巨大的山石过来，道：“大哥闪开。”高举大石，正待砸向石门，突闻宋保说道：“且慢。”

杜九也捡了一块巨石，高高举起，听得了宋保之言，冷冷说道：“这石

门就算再牢一些，只怕也无法受得起咱们撞击之力。”

宋保道：“诸位如若未有和我家公子为敌之心，行事最好是先请三思了。”

萧翎道：“事已如箭在弦上，纵然得不到你家公子的谅解，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宋保突然行前一步，伸手在石门旁侧大岩上点了一指。

只听一阵隆隆之声，传了过来，声音由上而下，逐渐远去。

萧翎心中暗道：原来他们用滚石传音之法，用作叫门的讯号。

大约过了有顿饭工夫之久，那滚石之声，早已消失不闻，仍不见石门开动。

毒手药王首先不耐，怒声对宋保说道：“你如敢再耍花枪，老夫就让你尝试一下，抽筋缩肌的奇毒滋味。”

宋保冷冷说道：“石府幽深，总得让他听到滚石声后，赶来开门。”

说话之间，突闻呀然一声，石门大开。

夜色沉沉，洞中更是黑暗，以几人过人的目力，也只能看到丈余左右。

宋保冷冷地说：“石门已开，诸位请进啊！”

萧翎突然大迈一步，当先抢行，道：“在下带路。”

杜九急冲两步，抢在萧翎前面，道：“小弟开道。”拔出铁笔，戒备开路。

只觉那石洞左曲右折，绕入山腹，但地势逐渐平坦，显然是天然的石洞，又经过一番人工的修筑。

突见灯光隐隐透了过来。

几人目力何等敏锐，有此微弱之光，立时有着如入白昼之感。

杜九加快脚步，转过一个弯子，抬头看去，只见一盏高燃的油灯，放在一片转弯处山壁之上。

灯光下看的明白，那光滑壁上，写着“止步”两个字。

商八沉声对宋保道：“宋兄，这油灯芯心未开，显系刚刚燃起不久了！”

宋保道：“不错。”

商八道：“这就是说，在我们未到之前，先有人在此点起灯火而退。”

宋保道：“正是如此。”

杜九接道：“这两个字写在转弯的山壁上，那是有着示警之意

宋保道：“不教而杀为之奸，诸位见此示警二字，如是仍然不肯停下，遇上什么凶险，那是咎由自取了！”

商八抬头打量了石道一眼，只见石道高不过丈五，宽不过四尺，如是在这石道中有什么机关埋伏，实是不易闪避。

只听杜九说道：“大哥请暂行留此，兄弟先行一步瞧瞧如何？”

萧翎道：“事已至此，已是有进无退，就算他们在这石道中设有险恶的埋伏，也只有闯过去了。”

语声甫落，突然那高燃的灯火，摇了两摇，突然熄灭。

杜九冷哼一声，道：“鬼鬼祟祟，算得什么英雄人物。”

商八突然纵声大笑，道：“好啊！熄去灯光，难道就能难得住中州二贾吗！”

但见宝光一闪，幽暗的石道中，突然亮起了一片青碧光辉。

仔细瞧去，只见商八手中捏着一颗龙眼大小的莹晶明珠，青碧色的光彩，就由那明珠之上发出。

毒手药王喜道：“夜明珠。”

商八点头道：“不错，夜明珠，中州双贾，富甲天下，区区一颗夜明珠，算不得稀奇之物。”

但闻宋保冷冷地接道：“就算这石道中的光耀如白昼，但诸位如想通过那重重埋伏，也不是容易的事。”

杜九突然伸出左手，抓住了宋保的右腕，道：“你仍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咱们未死之前，还有杀死宋兄的机会。”

宋保哈哈一笑，道：“我宋保如是未把生死置之度外，也不会带你们进入石道了。”

毒手药王右手挥动，嗖嗖两声，拍在宋保双肩之上，道：“杜兄，可以放开他了，我已卸了他两肩的胛骨。”

珠光映射下，只见宋保疼得满头大汗，滚滚而下。

但他却紧咬牙齿连哼也未哼一声。

商八暗暗赞道：这人耐受痛苦之力，倒是惊人的很。

萧翎突然举步一跨，行近宋保身侧，双手齐出，接上他双肩胛骨，道：“宋兄请吧！”

这一下，宋保倒是大感意外，回顾了萧翎一眼，道：“你这是何用心？”

萧翎道：“咱们无怨无仇，在下也不忍看着宋兄胛骨被卸之苦。”

宋保冷冷接道：“大丈夫死而何惧，何况一点错骨之苦。”

萧翎道：“不论如何，咱们无怨无仇，我们此来，又无和贵公子为敌之心！只不过想浏览一下后山的飞瀑，绝壑，峻奇景物而已。”

宋保道：“这倒叫在下有些难信。”

萧翎道：“宋兄不敢相信，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不过，宋兄此刻可以走了。”

宋保奇道：“当真的可以走吗？”

萧翎道：“在下素来不说谎言。”

宋保暗中运气一试，果然没有异征。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接道：“见着你家公子之时，代我向他问候一声！”

宋保沉声对萧翎说道：“在下当尽量设法，说服我家公子，与诸位方便。”

萧翎道：“那是最好不过，免得闹出不欢之局。”

宋保道：“不过，我得先说明，我家公子是否答应，在下是毫无把握。”

萧翎道：“如是贵公子不肯答应，那是逼迫在下等各走极端。”

宋保一抱拳，道：“诸位保重。”大步向前行去。

萧翎站在最前，望着宋保的背影不见，才沉声说道：“在下开路，药王请走中间。”

毒手药王道：“萧兄，老夫有一事，愈想愈是不解。”

萧翎虽然明知他要问什么，但仍是忍不住地问道：“什么事？”

毒手药王道：“为何要放走那个姓宋的？如果那人还在，遇上什么危险的事，也不用咱们自己出马了。”

萧翎道：“一节有我萧翎试验，用不到你药王担心。”说罢，举步向前行去。

毒手药王依言随在萧翎身后，中州二贾却走在最后。

大约又深行了四五丈，转过四个山弯，突闻一个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站住！”

萧翎依言收住脚步，依据拜山常规，抱拳一礼，道：“在下萧翎，有事求见贵洞中主人。”

那女子似是料不到萧翎说的如此客气，怔了一怔，道：“诸位既有事求见，就该守候在洞外才是，这般轻易的闯了进来，那自然不是求见了。”

毒手药王道：“就算咱们打进来的，那又该将如何？”

那清脆的声音怒道：“你是什么人，讲话如此无礼。”

毒手药王道：“老夫毒手药王。”

那清脆的女子声音应道：“没有听人说过。”

毒手药王心中虽怒，但却无法出口发作，只气得冷哼两声，沉声说道：“萧兄，一个区区女子，也能拦住咱们去路吗？”

萧翎道：“在下一向是先礼后兵……”突然提高了声音，道：“姑娘有什么话，快些请说，如是贵洞主人不肯相见，在下只好闯进去了。”

那女子声音应道：“如是你们向前欺进一步，我就立刻发动埋伏。”

萧翎听声辨音，认准那女子停身位置，突然高声说道：“姑娘小心了。”纵身一跃，疾扑过去。

但觉寒光一闪，剑风迎面袭来，石洞间同时响起了一片轧轧之声。

毒手药王、中州二贾，都是久经大敌的人物，闻声警觉，全神戒备，一面大步向前冲去。

萧翎右掌一挥，迫出一股潜力，逼住了袭来剑势，左手一指点出，反击过去。

但闻一声娇呼，那女子突然收剑而退，疾奔而去。

萧翎冒险直进，追了过去。毒手药王、中州二贾同时以快速无比的身法，追到了萧翎的身后。

但闻砰砰两声大震，洞顶上，疾落下来两块巨石。如非萧翎出手一击，凌厉绝伦，迫得那女子略慢发动机关，和毒手药王、中州二贾等的身法快速，势非伤在那两块巨石之下不可。

金算盘商八回顾了巨石一眼，只见整个石道，全被堵塞，只不过相差半尺，就要碰到杜九，不禁暗暗赞道：好险啊！好险！

毒手药王急急说道：“商兄请托明珠照路，乘势急追，他们既然已发动了埋伏，咱们也不用再客气了。”

商八身子一侧，绕到萧翎前面，道：“药王说的有理。”右手摸出金算盘，大步向前行去。

萧翎沉声说道：“商兄弟，你要多多小心。”

商八道：“不劳大哥关怀……”

余音未绝，突闻一股腥臭之气，迎面扑了过来。

珠光映射下，只见一条小蛇，箭一般的急射而来。

商八停下脚步，挥动手中金算盘，击了过去。

但见白光打闪，萧翎的长剑，后发先至，沙的一声，那条飞来的小蛇被斩作两断。

就这一阵，地下响起了沙沙之响，各种奇形怪蛇，不下数百条，蜂拥而至。

这石洞宽不过数尺，蛇群密集而来，简直避无可避。

饶是商八见识多广，智谋百出，在狭道中遇上此等蛇群，也不禁有些慌张失措。

萧翎疾忙的发出了一记劈空掌力，卷地袭去。

前面几条蛇，吃那强猛掌力一击，当场死去，但更多的毒蛇，却被激怒，疾窜而上。

毒手药王大声喝道：“诸位退开。”扬手打出一片药粉。

商八、萧翎知道药王要施展奇毒，以制毒蛇，立时向后退去。

但见毒手药王右手连连挥动，片刻间，洒成了一道三尺宽窄的毒区。

蛇群行到那毒粉跟前，果然停了下来，不敢再向前爬行，越集越多，不过一盏热茶工夫，已然叠成数堆。

萧翎望着那重叠的蛇群，心中暗道：这蛇群前面遇上阻力，仍是不停的拥至，想来后面必有一种逐蛇之力，迫使群蛇拥来，想退群蛇，必得先行消减那逐蛇的力量。

凝神听去，忽闻一种奇异的笛声，传了过来。

每当那笛声发出急急之音，蛇群就跃跃欲试，重叠而起，似是要越过毒区。

大概那剧毒，是蛇群的克星，竟然是无一条毒蛇敢越毒而来。

商八看那毒蛇越集越多，而且形状古怪的奇蛇，也愈集愈多，一股腥臭之气扑了过来，不禁一皱眉头，道：“药王，毒蛇愈集愈多，似这般对峙下去，也非良策，药王既有阻蛇之法，不知是否有退蛇之计？”

毒手药王道：“现下只有一策，但却不知是否有用？”

商八道：“不管有没有用，先用出试试再说！”

毒手药王还未及答话，忽见群蛇纷纷跌滚，让到一侧。

商八心中大奇，高举手中宝珠望去，只见一条全身金黄，长可及丈，头生红冠，儿臂粗细的怪蛇，昂首急游而来。

此蛇大概是蛇中之王，昂然游至，群蛇立时停止了倾挤蠕动，蜷伏一侧。

那头生红冠的蛇王，行经那毒粉洒布边缘，突然人立而起，蛇头向前探来，似要越过毒区。

商八急急说道：“这头生红冠之蛇，似是蛇中之王，如能击毙此蛇，想可惊退蛇群。”

萧翎望着那重叠的蛇群，心中暗暗发毛，忖道：月前被困那百花山庄之中，亦曾为沈木风逐动蛇群所困，那夜蛇群虽多，但却不似今夜这等声势，看今宵之蛇，大都是极罕见的奇形怪蛇，这红冠蛇王，看上去更是凶悍，早除此蛇，或有收惊退群蛇之效，但亦可能一击不中，激怒蛇王，迫使群蛇，越过毒区，如群蛇蜂拥而至，倒也难以对付，此刻，又后退无路，只有硬着头皮，挺受群蛇攻击了。

心中念头转动，暗中运集功力，正待发出修罗指力，忽听毒手药王喃喃自语，道：“好一条名贵的奇蛇……”

商八道：“药王可是赞美那红冠奇蛇吗？”

毒手药王道：“不错，如若能生食此蛇之血，至少可增十年功力……”

突然纵声大笑一阵，道：“如是那后山瀑布之下，当真有千年石菌，疗治好小女的伤势，再借此蛇腹中之血，可使小女虚弱之躯，脱胎换骨，很快成为当今武林中第一流高手，那是足可和当今天下任何人，一较神力了。”

只听那红冠蛇王咕咕两声大叫，那静伏不动的蛇群，突然又挣扎起来。

忽见一条三角大头的怪蛇，突然跃入洒布毒药的药区之中，静伏不动。

一蛇赴死，群蛇相应，片刻间，已有数百条毒蛇，窜入毒区。

毒手药王不知用什么奇毒，果然奇恶无比，蛇身一和药粉相触，立时中毒而死。

奇怪的是，在那红冠蛇王之前，群蛇竟然是个个悍不畏死，前仆后继，不大工夫，蛇尸已布满了毒区，布成了一座可以越度的蛇桥。

毒手药王右手一挥，又撒出一把药粉，口中却暗施传音之术，道：“老夫毒粉，已将用完，那时少了凭借之后，再无别法对付群蛇了！此刻唯一的退蛇之策，全在那红冠蛇王身上。”

只见那红冠蛇王，由群蛇尸体叠成的一座桥上，直游而过。

群蛇鱼贯相随在那红冠蛇王之后，游过毒区。

商八低声说道：“药王可有对付那蛇王之策吗？”

毒手药王道：“如是只此一蛇，老夫还可勉强对付，如今群蛇相随，大都是绝奇之毒物，只怕不易对付。”

只见萧翎右手一扬，一缕指风，疾冲而去。

他发指疾快，指风暗劲，直袭向蛇王头上红冠。

那红冠蛇王，似有所警觉，一缩蛇身，避了开去。

指风到处，那随在红冠蛇王身后的两条奇形毒蛇，应指而毙。

萧翎只瞧得呆了一呆，道：“奇怪，奇怪，难道一条毒蛇也懂武功不成。”

毒手药王道：“蛇虽不会武功，但此蛇似已达通灵之境。”

幸好毒手药王又布下一道毒区，那红冠蛇王和一些随行毒蛇，又被阻止。

萧翎道：“竟有此等事情。”刷的一声，抽出长剑，道：“看来只有先行斩此蛇王，再设法对付群蛇了！”

毒手药王道：“在我们尚无法退此蛇群时，最好先别太激怒这条红冠蛇王。”

萧翎道：“我一剑把它斩了就是。”

毒手药王道：“据老夫所知此蛇皮鳞坚硬，已然不畏刀剑。”

萧翎突然欺进两步，道：“有这等事？”

毒手药王道：“你如不信，何妨问问中州二贾。”

萧翎目光转到商八脸上，道：“可是这等事吗？”

商八道：“据小弟所知世间确有一种奇蛇鳞皮不畏刀剑，至于这红冠蛇王，是否不畏刀剑，小弟就不知道了？”

毒手药王道：“自然不畏俱了。”

商八道：“就算不畏刀剑，咱们也不能和群蛇这般相持下去，难道要等蛇群越过二道毒区之后，再行动手应付吗？”

毒手药王道：“老夫倒有对付这蛇群之策。”

杜九冷笑一声，道：“此时何时，此情何情？你还要藏私不成。”

毒手药王道：“老夫还是先要把话说明才行。”

商八道：“什么话？”

毒手药王道：“如是老夫擒得这红冠蛇王，这蛇王，就归老夫所有。”

萧翎道：“这点小事，还用商量吗？只要你能捉得到，眼下所有的蛇，全部给你就是。”

毒手药王道：“老夫既有此意，事先不得不说清楚。”

杜九冷笑一声，道：“咱们冒险来此，目的是为令爱求药，大不了咱们退出石洞，也不用冒险求药就是了。”

毒手药王哈哈一笑，道：“此刻诸位就算想要退出石洞，也是力难从心了。”突然扬手一挥，一阵暗劲，直袭过去，人也跟着欺进一步，直向那红冠蛇王欺去。

那红冠蛇王先中了毒手药王一记劈空掌力，只打得连翻了两个身，早已急怒如狂，眼看毒手药王欺了过来，立时张开大口咬了过去。

毒手药王右手一扬，一颗药丸，疾投入红冠蛇王的口中，人却疾向后面退出五步。

那红冠蛇王陡然咕的一声，摇尾一击，身后群蛇，立时被它击死数条，大口张动，生生把身侧两条尺许长短的青色毒蛇，吞入了腹中。

群蛇对这红冠蛇王，畏惧异常，不敢抗拒，纷纷向后退去。

萧翎眼看它们同类相残之状，不禁暗暗一叹。

逐蛇的笛声，也突然停了下来，显然因那红冠蛇王的疯狂，使群蛇不肯再受那笛声管制。群蛇来的奇快，退的也十分迅速，片刻之间，走的只剩下那一条红冠蛇王。

这时，那红冠蛇王，已然不似刚才那般神气，静静的伏在地上。

毒手药王计算那药力已经发作，左手从怀中摸出一个布袋，右手一伸，抓了过去。

那红冠蛇王，有如冬眠一般，任那毒手药王抓起放入袋中，始终未转动过一下。

商八眼看毒手药王收起那红冠蛇王的高兴之状，心中暗道：看来这红冠蛇王，必然是有大用，当下说道：“恭喜药王。”

毒手药王哈哈一笑，道：“好说，好说……”他似是不愿把心中之事说出来，但终又忍耐不住地接道：“老夫只在一本奇书上，瞧到过这红冠蛇王的记载，想不到今天竟然被咱们遇上了。”

杜九道：“听药王口气，这红冠蛇王，似是一条十分珍贵之物？”

毒手药王道：“千古奇珍，绝无仅有，对小女的助益很大。”

萧翎道：“可是能疗救令爱的病势吗？”

毒手药王凝目思索了一阵，摇摇头，道：“不行，非得取一千年石菌……”

他似是不愿再谈红冠蛇王的事，把口袋挽了一个结，藏入怀中，当先而行，两袖拂动，拂去布在地上的剧毒。

萧翎身子一侧，原想抢在前面带路，却被商八横出右臂挡住，低声说道：“让药王走前面，也是一样。”

又折了两个弯子，石道突呈辽阔。

萧翎暗自估算行径，已深入了数十丈远，应该到了那多病老人居住的石室所在。

正忖思间，突然毒手药王喝道：“鼠辈敢尔。”

右手一挥，推出一掌。

两股强猛的暗劲，悬空相接，激荡成风，静夜夹道中，响起了一阵呼啸之声。

只听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尔等无缘无故，犯我石府，是何用心？”

毒手药王正待答话，萧翎已抢先说道：“在下等为了救一位姑娘性命，到此求取一种药物，适才一位宋兄，想已把内情转告兄台了。”

那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你是何人？”

萧翎道：“在下萧翎，五年之前，承蒙那位宋兄，和另一位兄台相救到此……”

那冰冷的声音接道：“难得你还能记起此事……”

语声微微一顿，突转冷厉地接道：“斩草未除根，春风吹又生，阁下昔年如被摔死了，也不会有今日率人入我石府的事了。”

杜九怒声喝道：“你这小子，能不能讲出一口中听的人话出来。”

那冰冷声音喝道：“你是何人？”

杜九道：“杜老二……”

商八接道：“薄有虚名的中州二贾。”

毒手药王接道：“老夫毒手药王，虽可妙手回春，但也能传毒取命。”

那人沉吟了一阵，说道：“诸位原来都是武林中大有名气之人……”

商八道：“好说，好说，咱们……”

那冷冷的声音突然一高，接道：“那是无怪有些狂妄了。”

杜九怒声喝道：“好大口气，你小子出来，先斗杜九三百合。”

那冰冷的声音应道：“好，在下如不现身，只怕你们心中怀疑我怕了几位。”语声甫落，瞥见丈余外，转弯处，缓步走出来一个人影。

商八高举手中明珠，仔细看去。

只见来人白面无须，一袭青衫。

毒手药王突然一扬右手，正待打出一把剧毒，却为萧翎拦住，道：“药王不可造次。”

那青衫人，行近几人六七尺处，停了下来，冷冷说道：“诸位地形生疏，败了只怕也不肯心服。”突然举起双手，互击两掌。

只见火光一闪，转角处，缓步走出两个高挑纱灯的青衣少女。

两女身着劲装，各背着一柄长剑。

石道中，陡然间明亮起来，景物清晰可见。

二女行近那青衫少年身前，放下纱灯，转身缓步走去。

毒手药王回顾了萧翎一眼，道：“你有耐心等待，老夫却没有这份耐心了！”突然举步向前跨出。

青衫少年一扬右手，冷冷说道：“回去！”一蓬银芒，电射而出。

毒手药王身子一侧，让避开去，心中却吃了一惊，暗道：“好强劲的功力。”

只见萧翎右腕一翻，快速无比的拔出长剑一挥，一阵叮叮咚咚之声，四枚精光闪动的小巧银梭，齐落地上。

银梭着地，萧翎的长剑，也同时还入了鞘中。

毒手药王回望了萧翎一眼，心中暗暗赞道：好快的剑法！缓缓退后数尺。

萧翎一抱拳，道：“不论令尊昔年的用心如何，但他总算救了我萧翎一命……”

青衫人道：“如非先父昔年一点仁慈，也不会留下今日的祸根了。”

萧翎道：“在下此来，确无恶意，还望兄台破格赐允，我等在此石洞，多则半日，少则一个时辰，立刻撤走，决不多留。”

青衫人冷笑一声，道：“就凭阁下适才那拔剑一击的快速手法？”

萧翎道：“兄弟并没有炫耀之心。”

青衫人道：“但却激起我争胜之意。”

杜九怒道：“我家大哥，仁义当先，好意相求，只不过不愿多生是非罢了，难道是怕了你不成。”

商八道：“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无味的很了。”

青衫人仰脸打个哈哈道：“看萧翎那拔剑的手法，或可和我一战，你两人只怕是徒有口舌之利。”

杜九身子一侧，越过萧翎，道：“好！我杜九先来领教如何？”

话未落口，兵刃已然出手。

左手银白护手圈，右手铁笔。

正待欺身而上，突听萧翎喝道：“杜兄弟，退回来。”

杜九一脸激愤之容，但又不敢不听萧翎之言，只好缓缓收了兵刃而退。

萧翎缓缓向前走了三步，道：“除了动手之外，不知兄台是否还有其他办法，能容我等在此停留半日？”

青衫人摇摇头，道：“别无良策……”

萧翎接道：“那是非要动手不可了？”

青衫人沉吟了一阵，道：“办法倒有一个，只怕阁下不肯答允，说了亦是枉然。”

萧翎道：“只要在下能力所及，决不推辞。”

青衫人两道森寒的目光，凝注在萧翎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你认识岳小钗……”

萧翎只觉前胸之上，突然被人打了一拳般，全身一阵颤动。道：“不错，那岳姑娘现在何处？”

青衫人脸上掠过一抹狞笑，道：“你很想见她吗？”

萧翎道：“不错，还望兄台指示一条明路。”

毒手药王突然接口说道：“姓萧的，咱们取药要紧，你可是忘去在老夫面前许下的约言？”

萧翎缓缓回过脸来，星目中神光，直逼在毒手药王的脸上，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药王说的不错……”

目光一转，望着那青衫少年，缓缓接道：“岳姑娘的事情，可否等候一阵再谈，先让我等取过药物救人命……”

青衫人一耸双肩，道：“什么药物？”

萧翎道：“在阁下这石府之后，可有一道飞瀑？”

青衫人道：“不错。”

萧翎道：“我等要取之药，就在那飞瀑之下的悬崖峭壁之间，但得兄台相容，使我等在这石府中，停上一个时辰即可。”

青衫人道：“那石壁间生的什么药物？”

毒手药王接道：“阁下不觉得问的太多了吗？”

青衫人沉吟了一阵，道：“好！在下破例答允，不过时限不得超过一个时辰。”

萧翎道：“够了。”

青衫人又举起手来，互击三掌，那两个青衣少女，急急奔了过来，欠身说道：“公子有何吩咐？”

青衫人道：“掌灯带他们到后山飞瀑之下。”

两个青衣女应了一声，各自取起放在石道中的纱灯，道：

“小婢为诸位带路。”一齐举步向前行去。

那青衫人突然举步而行，抢在二女前面，转过弯角不见。

商八低声对萧翎说道：“大哥，情形有点不对，这小子问出大哥识得那岳小钗姑娘之后，突然改变心意，答允我等取药，只怕别有用心，不可不防！”

毒手药王道：“不妨事，老夫已在他身边下了剧毒，一个时辰之内，剧毒就要发作。”

萧翎回目望了毒手药王一眼，道：“当真吗？”

毒手药王道：“老夫几时说过了谎言。”

只听那掌灯二婢齐齐失声而笑。

毒手药王怒道：“两个臭丫头，有什么好笑的？”

左面一婢，突然转过脸来，望了毒手药王一眼，道：“你这个糟老头子，讲话客气一点，咱们虽是为奴为婢，但除了我家公子之外，可是谁的气也不愿受。”

毒手药王气得双目中杀机闪动，但想到小不忍则乱大谋，出手伤了二婢，妨碍取药的事，那可是大不划算，竟是强自忍了下去。

杜九眼看着毒手药王，气得大瞪着一双怪眼，作声不得，心中暗自好笑，忖道：“这毒手药王，为了那一个多病的女儿，倒是受了不少窝囊之气。”

萧翎对那毒手药王暗中施毒一事，甚是不满，沉声对二婢说道：“两位之中，有一人为我们带路就行了，随便哪位去告诉你家公子，要他运气试试看是否真的中毒。”

毒手药王道：“不用试了，必中无疑，去通知他一声，要他善为招待咱们，待咱们取过药物，恭送出此石府，老夫自当赐他药物，解除剧毒……”

右面一婢忍不住又是嗤的一笑，道：“咱们公子，终日吃食奇毒之物，还会害怕中毒，岂不是大大的笑话了。”

萧翎听得怔了一怔，道：“你们公子终日以奇毒为食……”

左面一婢道：“是啊！别说我家公子了，就是小婢们，每天也得吃上三五条毒蛇。”

萧翎只觉全身一冷，脊背上冒上来一股凉气，暗道：看这两个丫头，人都长的十分清秀，想不到却是终日以毒蛇为食。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蛇羹五毒筵，都算得上肴美味。”左面一婢道：“那是经过名厨调治的，就没有什么好吃了。”商八道：“姑娘是怎么吃的呢？”

左面一婢答道：“随手取来，就可生食，火烤，水煮，也是一样。”

右面一婢接着道：“你如想吃五毒筵，天下再没有强过我们巫山石府的五毒筵了。”

萧翎吃了一惊，道：“两个姑娘，都可以生食毒蛇？”二婢齐声应道：“这有什么奇怪，你如不信，马上可以吃一条给你瞧瞧！”

萧翎急急摇手，道：“不用瞧了，在下相信二位姑娘就是。”

商八道：“两位姑娘追随你家公子很久了吗？”

二婢沉吟了一阵，左面一婢答道：“不过三年光景。”

萧翎道：“三年之前，两姑娘也能生食毒蛇吗？”

仍由左面那女婢答道：“不能，那生食毒蛇是到此之后，得我家公子指教才会。”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女孩子家看到长虫，大都是吓的亡魂冒汗，两位姑娘却能够生食毒蛇，单是这一份豪气，就叫在下佩服的很。”

右面那女婢接着道：“我们初来此地之时，见了毒蛇，还不是一样害怕，但食用一次之后，自然就不害怕了。”

说话之间，又转了一个弯，只见右侧石壁，隐隐有光亮透出。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此地颇似那多病老人的养病之处，那可怜的老人，对我却是很好……

往事历历，一一闪展过脑际，人也不自觉的举步一跨，直奔向透出灯光的石壁所在。

二婢要阻止，已是晚了一步。

萧翎右手已然暗运功力，拍在那石壁之上，内劲暗发，猛力向上一推。

但闻嗤的一阵轻响，一道石门，应手而开。

大约是有人离开时十分匆急，未曾把石门关好，以致那灯光透了出来。

右面一婢见萧翎推开庭上石门，不禁心中大急，刷的一声，拔出长剑怒道：“快退出来！”她人也紧随着跨行两步，冲入了石室之中，举手一剑，直向萧翎刺去！

萧翎回手一拂，拍出一股潜力，逼住剑势，缓缓说道：“五年之前，在下就在此室中晋见你家老主人，那时，姑娘还未进入这座巫山石府。”

那少女的剑势被萧翎回手一掌逼开，心中暗自惊道：这人的武功不弱。口中却不自觉地应道：“怎么？你认识我家老主人吗？”

萧翎道：“嗯！可惜，他已作了古人！”

目光转动，只见白素烛高台，白幔垂壁，一具棺木，倚壁而放。

这时，两婢都进入了石室，双剑出鞘，四目神凝，注视着萧翎的一举一动。

金算盘商八紧随着二女，也进入了石室，外面的石道中，很自然的布成了一个拒敌之势。

萧翎望了那棺木一眼，道：“这棺木之中，可是你家老主人的遗体吗？”

二婢应声道：“不错，你如敢妄动那棺木一下，决难生离巫山石府。”

萧翎想到昔年那老人爱护之情，抱拳对那棺木一揖，道：“晚辈重来石府，想不到老前辈竟已作了古人。”

二人见他对那棺木行礼，似是并无恶意，也就未再多管。

萧翎长揖之后，原想退出，突然有一个念头，电光石火般闪过脑际。

他记得见那老人时，似是还进了一道石门，如果这停棺之室，就是那老人昔年的养病所在，在那石壁之后，还应该有一间复室，和一张木榻。

心中念头转动，人却突然欺进一步，直向那石壁而去，估计那石门所在，陡然拍出一掌。

但闻砰的一声，石壁回应，显是中空。

左面一婢突然侧身而上，长剑一振，点了过来。

萧翎左手一招挥尘清谈，轻描淡写的逼开长剑，问道：“这石壁之中，还有一座复室，姑娘知道吗？”

那青衣女婢剑势被萧翎拍向腕上的掌力封射出去，急切间收不回来，心中大急，怒声应道：“不知道！”

萧翎淡淡一笑道：“昔年你家老主人对我萧某十分优遇，今日在下旧地重游，自是应该拜拜他的灵棺……”

毒手药王冷冷接道：“此刻寸阴如金，咱们最好是不要无端的浪费时间。”

萧翎不理毒手药王，右手一挥，又向那石壁间拍出一掌。

那女婢已收回剑势，玉腕一挥，长剑斜里劈下。

萧翎身躯疾闪，避开剑势，道：“姑娘可是迫我出手夺剑吗？”

那女婢应道：“我不信你能夺去我手中的兵刃。”

萧翎道：“好，不信你就试试！”说话之间右手已疾快的伸出，五指一翻，扣住了那少女的右腕，接道：“姑娘可知那复室石门的开启之法吗？”

他口中虽在问话，左手却向石壁迅快的移动，不停发出内力试探。

另一个青衣小婢，眼看萧翎左掌不停在壁间移动，但见左面小婢已为萧翎掌势扣制，一时之间，不但无法挣脱，并且又正好挡住了自己去路，大急之下，突然挥手一掌，向高燃的素烛上拍了过去。

她希望先行扑熄室中火烛，再行设法对付萧翎。

哪知金算盘商八早已戒备，右手一抬，托住了那青衣女婢的肘关节，迅快的向上一抬。

那少女掌势已然难再由自己控制，发出掌力，击在石壁上，竟未能扑熄空棺前面的素烛。

二婢的武功不高，萧翎，商八，一举手间，就把二婢制服。

商八冷冷说道：“两位姑娘最好能放老实一些，如是激怒在下，两位就有得苦头吃了。”

说话之间，暗加手劲，那女婢顿时痛得香汗滚滚而下。

萧翎左掌迅快地在石壁上移动，片刻间，已遍及八尺方圆，终于被他触

摸在按钮之上。

但闻呀然一声，石门大开。

萧翎回忆前情，仍然记起那老人木榻停放之处，正待举步进入复室瞧瞧，突然闻得一个冷漠的声音喝道：“什么人？”

那声音的来处，正是那老人置放木榻所在。

萧翎回手一指，点了那女婢穴道，身子一侧，直欺而入，双掌护胸，全神戒备，口中反问道：“阁下何人？”

他动作迅速，话问出口，人已欺入石室。

室中黑暗，萧翎虽然目力过人，但陡然由烛光高照的外室，进入了复室之中，也是无法适应。

只听那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此室不宜久留，快请退出。”

第四十七回 三峡遇奇人

这时，萧翎已闻得室中有一股强烈的腥臭之气，急退两步，出了石门。

但闻一阵轧轧之声，复室石门，又自行关了起来。

萧翎回手两掌，拍活了那女婢被点的穴道，问道：“那复室中，原为你们巫山石洞老人息居之处，此事只怕你还不知。”

那女婢长吁一口气，道：“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呢？”

萧翎目光转到商八的脸上，道：“放了她。”

商八右手还托着另外一婢肘间关节，应声放开，道：“我家大哥宅心仁厚，素来不肯轻易伤人，他如想收拾两位姑娘，只不过是举手投足而已，但两位如是不肯答复他的问话，太过激怒于他，那就很难说了。”

二婢相互望了一眼，伏着身捡起宝剑，还入鞘中，四目转动，望望商八，又望望萧翎道：“两位究竟是哪一个年纪大了！”

原来，两婢被萧翎、商八分别托肘点穴之后，手中兵刃已同时落在地上。

商八目光扫掠了二婢一眼，道：“武林之中向以武功强弱排行，有什么奇怪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两位姑娘如若不愿吃苦头，最好是别耍花招，如若顾左右而言他，那是自找麻烦了。”

二婢中一位年岁较长之人，冷冷说道：“咱们奉公子之命，只是为几位带路，如是要想问到题外之事，就算几位当真有胆子杀了我等，小婢亦是宁死不说。”

但闻毒手药王冷冷他说道：“一个时辰的期限，转眼即届，如是延误了取药的事，老夫决不放过二位。”

萧翎虽然满腹狐疑，也只好强自忍了下去，转身出了石室，道：“好，两位带我们去后山吧！”

两婢出了石室，回身带上石门，提起放在室外的纱灯，当先向前行去。

萧翎紧随在二婢身后，目光转动，只见两侧石壁上，很多石门，都贴着不得擅入的封条。

五年前，他已对这些石室，有着怀疑，此刻更是疑窦重重，但形势所迫，只好强自按下好奇和怀疑之心。

又转过两个弯子，耳际间已可闻飞瀑激泻之声。

左面一婢，突然加快脚步，伸手在一片山壁间轻轻一按，石壁开启，现出了一道石门，说道：“到了，石门之外，就是飞瀑。”

毒手药王快行几步，抢在萧翎前面，抬头看去，只见一道巨瀑，由头上峰顶，激射而下，直落入深谷之中。

探首向下望去，峡谷千寻，一片幽暗，不知多深多高。

萧翎望了毒手药王一眼，道：“那石菌就在这飞瀑笼罩的石壁之间，昔年在下由此失足跌落，自忖必死，绝不料到途中抓到了一根突出的石笋，得

以保得性命。”

毒手药王道：“石笋距这洞口，有多少距离？”

萧翎思索一阵，道：“这个，在下已经记不清楚了……”

毒手药王接道：“大约估计呢？”

萧翎道：“至少在百丈左右，只长不短。”

毒手药王道：“咱们两人哪个下去？”

杜九冷冷接道：“自然是你毒手药王下去了，我家大哥，带你到此，已算是尽到了心力。”

毒手药王道：“老夫和萧翎相约之言，是要取得灵药为止。”

萧翎道：“药王之意呢？”

毒手药王道：“如是让你一人下去，取得灵药之后，你不肯再上来，老夫是白费心机了……”

商八笑道：“是啊！还是药王下去的好。”

毒手药王冷笑一声，接道：“如是老夫一人下去，你们斩断索绳，老夫岂不是要跌下万丈悬崖，摔一个粉身碎骨。”

杜九道：“咱们兄弟，一向是言而有信，如是无意失手，容或有得，岂有故断绳索之理。”

毒手药王道：“这防人之心不可无。”

商八道：“一个时辰，弹指即过，药王如是想的太多，只怕是不够用了。”

杜九道：“过了时限，那青衣少年率领属下攻来，咱们只顾迎敌，那时就算想顾到药王，只怕也是力难从心了。”

毒手药王道：“如是情势演变至此，只好让萧翎陪老夫葬身那千丈深谷中了！”

萧翎道：“药王不用多误时间，有何高见，还请直截了当的说出来吧！”

毒手药王道：“你我两人，不论何人单独下去，都不妥当，最好是一同下去。”

杜九道：“咱们备带的这条丝绳，也许无力同时系得两人。”

毒手药王道：“这事简单的很。”

杜九道：“请求良策。”

毒手药王道：“先要萧翎下去，寻得那突出的石笋之后，再拉动丝绳，再由老夫下去，岂不是只须负担一人的力道。”

商八气得仰脸打个哈哈，道：“上来之时，反道行之，药王先上，在下的大哥，等药王上来之后，再系他上来，是吗？”

毒手药王道：“不错，除此之外，两位还有何高见？”

杜九道：“如若咱们想算计你，不论后下先上，还是先下后上，都是一样的机会！”

萧翎轻轻的叹息一声，道：“此时何时，此地何地，药王还要在此用心机，那也未免是太过多虑的了……”

语声微微一顿，道：“杜兄弟取过丝绳，我先下去吧！”

杜九脸色一片肃然，冷冷地望了毒手药王两眼，缓缓由身上摸出一盘大针粗细的丝绳。

这盘丝绳，原是周顺船上补网之用的丝线，杜九把它合成细绳，带了一盘，此绳虽细，但甚坚牢，用来系负普通的人，或难负荷，但如用来系负萧翎和毒手药王等武林高手，如无意外，那是卓卓有余了。

萧翎抓住丝绳一端，系在腰间，大步向洞外行去。

金算盘商八突然叫道：“大哥且慢！”

萧翎回头一叹，道：“我答应了替他取药，不用再和他争执了。”

商八道：“这两位姑娘，守在洞口，有些不妥。”大步行到二女身侧，接道：“两位请解下身上兵刃如何？”

二婢似是自知武功难以和人抗拒，竟然依言取下兵刃。

商八接过长剑，道：“还要委屈两位姑娘一会儿，我得点了你们的穴道。”话出口，右手已运指如风，点了左面一婢穴道。

右面一婢方待出手反抗，毒手药王指风已到，点了那女婢晕穴。

萧翎星目中神光如电，扫掠了商八和毒手药王一眼，道：“药王也不用下去了，你们已点了二婢穴道，只怕将激起此地主人的怒火，说不定要有一场恶战，药王留在此地助我两位兄弟拒敌，在下如取得千年石菌、就抖动丝绳，你们再系我上来。”

毒手药王忽然轻轻叹息一声，道：“萧兄，多多保重……”

目光一掠中州二贾，接道：“两位好好的照顾你们大哥，老夫去守这石道转弯所在，以阻此地主人施袭。”

杜九冷冷说道：“想不到毒手药王，也有天良发现之时。”

毒手药王欲言又止，转身而去。

杜九道：“大哥不用涉险，小弟愿代大哥……”

萧翎摇手接道：“不用了。”行至洞口，贴壁而下，施展壁虎功，向下游去。

杜九双手握着丝绳，蹲在洞中，小心翼翼的放着手中丝索。

萧翎刚刚游下两丈，突闻毒手药王大喝之声，传了过来，道：“时限未到，阁下何以不肯守信？”

萧翎运气行功，双掌贴在石壁上，高声说道：“杜兄弟，快放索绳。”

商八摸出怀中金算盘，低声对杜九说道：“兄弟不要分心，好好的照顾大哥，我去帮那毒手药王拒敌！”言罢，转身奔去。

杜九心情紧张，连商八的话也未回答，探首向下瞧看。

怒瀑激射，蒙蒙水丝如雾，加上夜色黝暗，目难及远，杜九用足目力，也无法瞧得萧翎。

但觉手中索绳下坠之力，逐渐加快，显然萧翎已冒险向下滑落。

只觉手中丝索，愈放愈长，估计已在一百余丈，手中丝索，已然将尽，

不禁心中大急，暗道：如是丝索的长度不够，那可是大伤脑筋的事！

他心想紧拉丝索，又怕这细索之力，无法负担萧翎向下滑落的体重，万一丝索断去，那可是终身大憾的事……

正自担心之间，忽觉手中丝索一松，似是萧翎身子突然停了下来。

正待出口喝问，身后飘来毒手药王的怒喝，和兵刃交击之声。

杜九江湖经验丰富，一听那喝声和兵刃撞击的声音，竟然是远近不同，显然是有人已越过了毒手药王的防守，和商八动上了手。

回头望去，只见商八手中的金算盘，宝光流动，弥漫石道，显是正在和人恶斗，怕惊动了自己，苦战不言。

这时，杜九心情的紧张，尤甚和劲敌作生死之搏，头上的汗水，滚滚而下。

突闻一声闷哼传来。

杜九凭借江湖经验，知道是有人受了重伤。

他不敢回头瞧看，只怕受伤的是商八，搅乱了自己原已不堪负担的紧张心神。

他唯一的期望，是手中紧握的丝绳，快些传上萧翎取得千年石菌的消息。

但那萧翎却如投海沙石，久久不见动静。

杜九久久不见萧翎的动静，轻轻叹息一声，暗自伸手，由怀中摸出一支铁笔，准备出手。这时，突觉手中的丝绳，一阵摇动。

杜九心中大喜，立即双手拉紧丝绳，全力向上收拔。

萧翎似是已知道遇上了劲敌，手足并用，帮助那杜九向上收绳索的速度。

这时，身后的兵刃交击声，更是响亮，想是搏斗凶恶，商八不支，边战边退。

杜九尽管心中猜想万种，但他却始终不敢回头看上一眼。

但闻一声“杜兄弟？”

随着那喝叫声，手中的绳索猛然一松。

杜九心中一喜，道：“大哥上来了吗？”

萧翎道：“上来了！”

原来杜九外面冰冷，内心热情，心知商八正在恶斗，不敢回头看商八一眼，萧翎身处险境，也不敢看着萧翎。

直待他听到了萧翎的声音，才突然抬起头来，目光由萧翎脸上掠过，一抱拳，道：“大哥无恙。”翻手一跃，手中铁笔已随手点出，同时，左手探入怀中，摸出了一只银白色的护手圈。

他翻身出手，看也未看，但手中铁笔，却指向来人的前胸，只见一柄铁尺，横里伸过，封开了杜九击出的铁笔。

但闻砰的一声，宝光闪闪，传了过来，当的一声，架开一柄急袭而至的单刀。

杜九护手圈横里一转，一阵乒乓之声，挡开了数件连环袭来的兵刃。

这时杜九才有暇，打量了一下眼前的敌势。

二婢放在地上的灯笼，仍然燃着，看的甚是清晰。

只见四个全身蓝衣的少年，分握着单刀、宝剑、铁尺、链子枪。

四种不同的兵刃，各以兵刃特性，分以不同武功攻来，其间又加以适当的配合，故而，以那商八武功之高，也是抵不住四人的攻势。

耳际间，只听商八说道：“老二，独挡一阵，我要抽时间裹下伤势。”

杜九右手铁笔，左手银圈，突然一紧，尽数把招数接了过来。

商八停下身子长长吁一口气，道：“大哥取到了千年石菌吗？”

萧翎道：“取到了。”

商八右手一挥，嚓的一声，撕开了一片衣襟，自己包上了左臂伤势。

萧翎一面运气调息，一面低声问道：“你伤的很重吗？”

商八道：“左臂上一点皮肉之伤，倒是左腿伤较为重些。”

萧翎目光一转，果然见到商八左腿上鲜血淋漓，而且还在不停的涌出，不禁叹息一声道：“腿上如何？”

商八道：“大哥放心，还未伤到筋骨。”

两人说话之间，突闻一声闷哼传来。

商八脸也未转的道：“杜兄弟受了伤，那使用链子枪的，打的最是刁恶，变化万端，莫可预测。”

萧翎凝目望去，果见杜九左腿之上，鲜血涌出，受伤似是很重。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道：“杜兄弟，向后撤退，愚兄为你拒敌。”喝声未绝，长剑已自出鞘。

杜九知他武功高强，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撕下一片衣襟，包扎伤势。

萧翎右手一振，手中长剑呼的一声，直卷而上，寒芒电掣，逼开了四般兵刃。

四个蓝衣少年，四种兵刃，配合得佳妙无比，挡开单刀，铁尺紧随而到，尤以那链子枪，有如灵蛇钻穴，水银泻地，常常紧随那攻来的长剑，抵隙而入。

萧翎和对方几人接手数招，亦觉着对方攻势猛锐异常，心中暗暗忖道：无怪中州二贾，都伤在链子枪下，这人的招数，果是怪异恶毒。

心中念头转动，手中剑势忽然一紧。

刹那间，剑花朵朵，洒了过去，封住了整个石道。

左手施展出连环闪电掌法，补助剑势，才把四人猛恶的攻势挡住。

只听毒手药王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杜兄，萧大侠上来了吗？”

杜九冷冷接道：“上来了。”

毒手药王道：“可曾取得石菌？”

萧翎抢先应道：“幸未辱命。”

毒手药王道：“老夫遇上了生平很少遇到的强敌。”

商人道：“怎么？药王也受了伤吗？”

毒手药王道：“两处皮肉之伤，算不得什么……”

语声微微一顿，道：“老夫虽然受伤，但仍有再战之能。”

萧翎反击虽然凌厉，但四人配合的攻势，并未被压制下去，仍然是守中有攻。

中州二贾包好伤势，运气调息片刻，重又挥动兵刃，攻了上来，道：“大哥，这些人的武功，似是自成一派，招招恶毒，大哥也不用和他们客气了。”

萧翎心中暗道：不错，今日如若不伤他几人，只怕是难以冲出这巫山石府。

念头转动，绝招连出。

剑凝一片寒光，冷芒电射而出。

只见那手执铁尺的蓝衣少年，突然放手丢去了手中铁尺，身子摇了几摇，一交跌摔在地上。

他身子跌倒之后，前胸才有鲜血流出。

原来，他被萧翎快迅的一剑，划破了前胸，内脏碎裂，气绝而逝。

中州二贾，原本要出手助萧翎一臂之力，哪知却被萧翎剑气给逼了回来，竟是无法近身相助。

萧翎伤了一个蓝衣少年后，厉声喝道：“你们主人，和我原有约定，在一个时辰之内，不得出手攻袭，想不到他竟弃约背信，尔等再不住手，不要怪我萧翎心狠手辣了。”

喝声中剑势速变，那施剑的蓝衣人，又伤在萧翎剑下，身子一摇，随之栽倒。

这一剑由前胸透穿后心，一剑致命，气绝而逝。

又一个伤在了萧翎的剑下。

这时，四个蓝衣少年，已然伤了三个，只余一个那施用链子枪的少年，但仍然苦战不退。

萧翎连伤三人，心中有些不忍，不愿再多伤人，手中剑势一紧，希望那使用链子枪的少年，能够知难而退。

哪知那人竟是豪勇绝伦，萧翎那凌厉的剑势，迫得他团团乱转，但他竟然是不肯后退。

商八低声说道：“大哥，这巫山石洞中有些奇怪，既以毒物为食，武功又自成一家，决非是什么好人，此刻，咱们处境仍然险恶，不宜拖延时间了。”

萧翎道：“兄弟说的不错。”左手掌势一紧，逼住了那条链子枪，右手一招“云破月光”，嘶的一剑，划破了那蓝衣少年的前胸，衣服破裂，鲜血涌出。

萧翎见他受伤不轻，不忍再出手进攻，右腕一挫，收回了剑势。

但见那蓝衣少年，身子摇了两摇，突然一抖手中链子枪，直点过来。

萧翎未料到他重伤之后，仍然能攻出这般凌厉的一招，几乎被刺中一枪，不禁大怒，长剑一挥，直踏中宫而上，拨开链子枪，横里削下。

寒光过处，鲜血迸流，生生斩断了那少年一条右臂。

杜九道：“这人至死不悟，留他不得。”

一笔点出，刺入了那人后心要害，当场倒地死去。

萧翎摇摇头，道：“想不到，这四人竟然是如此的悍不畏死。”

商八轻轻咳了一声，欲言又止。

杜九飞起一脚，踢开那人尸体，道：“咱们走吧，去瞧瞧那毒手药王怎么了。”当先向前行去。

萧翎仗剑居中，商八紧随在萧翎身后而行。

转过一个弯子，立时听得呼呼拳风。

凝目望去，只见毒手药王赤手空拳，和两个白发飘髯的老人打在一起。

两个老人，一个施用金丝拂尘，一个执剑，攻势猛恶无比。

毒手药王在那拂尘和长剑迫攻之下，施展开空手夺白刃的手法，夹着擒拿手，仅勉强打了个不分胜负之局。但他显然已被迫处于劣势，双手变招迅快，不敢稍缓，连腾手施毒的工夫，也难抽出。

萧翎长剑一摆，道：“杜兄弟退下。”

杜九对那毒手药王，素无好感，正在考虑是否该出手助战，听得萧翎呼叫之声，闪到一侧。

萧翎长剑一伸，一招乘龙引凤，接下那拂尘招术，道：“在下助药王一臂之力。”

毒手药王口中不言，双掌一紧，全力攻那执剑老人。

原来，毒手药王早已感觉不支，如是再打下去，只怕难再支撑十合以上，萧翎及时而来，接去那最难对付的拂尘招术，对毒手药王而言，实是帮助甚大，但他为人高傲自负，心中虽然感激，却又不肯说出口来。

萧翎接了那白发者的金丝拂尘数招，立时感觉到是一个很难抵御的强敌，他攻来招术，看着普普通通，很容易接架，但真的动手之后，才知利害全在柔软的金丝之上，忽刚忽柔，忽张忽聚，极是难以对付。

萧翎心中暗忖道：这人手中拂尘如此霸道，那施剑老人的武功，自然是也不会错，毒手药王能在两人合攻下，支撑这么久的时间，确非易事。

心中念头转动，手中的剑势，也突然一快，和使用拂尘的白发老人，展开了一场抢制先机的快攻。

毒手药王，自从萧翎出手相助之后，才消去压力，那执剑老人似是感觉出如此打法，难分胜负，剑势一变，攻势陡转凌厉。

激斗之中，突然闻得一阵似啸的声音，传了过来。

两个白髯飘飘的老人，手中兵刃突然一紧，各自猛攻了两招，向后跃退。

毒手药王心中暗道：这两人不知又要施展什么诡计。

忖思之间，瞥见那两个白髯老人，转身疾奔而去，片刻间，走的踪影不见。

毒手药王望着两人退去的背影，道：“这两人尚不该如此狼狈而逃。”

这话既似自言自语，又似是在问人。

杜九冷笑一声，道：“自然是因为自知不是我家大哥敌手，才见机而退。”

商八目光转动，只见两个蓝衣少年横陈左近，想是在两个老人还未出手之前，这两人先围攻毒手药王，被毒手药王杀死，当下说道：“这两个蓝衣少年，死了吗？”

毒手药王道：“重伤未死，在两个老人之前，这两人曾联手合攻老夫。”

商八道：“这两人都是伤在了药王手中？”

毒手药王道：“正是如此。”

商八道：“他们伤的如何，是否尚可行动？”

毒手药王道：“只怕是不行了。”

杜九突然接道：“那两个老人急急退走，临去不发一语，也许别有阴谋，咱们也不能在此地久停，快些走。”

转身向前行去。

几人又转了两个弯子，突闻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属下不听约束，自行发动攻袭，此刻已为在下拘禁，诸位已可畅行无阻……”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此刻，已过一个时辰之约，但因属下违约施袭，其行不当，在下破例为诸位延长半个时辰，诸位还在我巫山石府之中，那就不要怪我出手暗施袭击了。”

萧翎高声说道：“只可惜你那些属下，大都被我杀死了。”

那冰冷的声音接道：“我本该为他们几人报仇才是，但想到他们既是违我令规出战，也算死的活该了。”

萧翎正待再言，那冰冷声又抢先接道：“只有半个时辰时光，诸位是否肯听我之言早离此处，悉凭尊便，如是不信在下之言，那就不妨故作拖延。”

在萧翎几人想来，出这石道，必定还要经过几番恶战才行，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几人的意料之外，一行人毫无阻碍的离开了巫山石洞。

就在四人刚刚走出石洞大门，大开的石门，轰的一声，关了起来。

商八长吁一口气，道：“奇怪呀！奇怪呀！”

杜九道：“什么奇怪了？”

商八道：“只要他不肯移开那石道中机关控制的拦路巨石，咱们就不易离开，不知何以石府主人，竟然肯轻易放出咱们。”

萧翎道：“也许他是个信守约言的君子。”

商八哈哈一笑，道：“怎么？大哥可是真的相信了他的话吗？”

萧翎道：“他如不肯移开那道中巨石，就可把咱们困在石洞之中，但他何以又自行移开巨石，放了咱们，那是显然无意加害了。”

杜九道：“小弟看法不同，我觉那石府主人，倾出了石府中第一流人物，和咱们试战两阵之后，发觉了事非小可，如若留咱们在石道之中，不肯放行，必然激起咱们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决心，是以，才自动放了咱们。”

萧翎正待接口，毒手药王突然伸过手来，说道：“萧兄，取得的千年石

菌，给老夫瞧瞧。”

萧翎探手入怀，就袋中藏的石菌，抓了一把，递了过去。

毒手药王接过石菌，就黯淡星光下瞧了一阵，喜道：“果是此物。”

藏入怀中，又伸过手来道：“还有吗？”

商人哈哈一笑，道：“怎么？一把还不够用吗？”

毒手药王道：“小女病势沉重，区区一把石菌，自然是不足为效了。”

萧翎一声不响，又掏出一把石菌，递了过去。毒手药王又接在手中，瞧了一阵，放入怀中，未再伸手讨取。

四人鱼贯而行，直奔大舟。

舱中红烛高烧，船主正坐在舱中相候，眼看四人归来，抱拳一礼，起身出舱而去。

商八望望萧翎，又望望毒手药王，道：“咱们此行幸未辱命，在下大哥和药王订下的约言，也该到此为止了。”

毒手药王道：“好！三位如是不愿和老夫同乘一舟，老夫立刻就告别离船。”

萧翎道：“那也不用了，药王既已取得灵药，眼下最要紧的，是该先给令爱疗治病势才是。”

毒手药王道：“萧兄说的不错，老夫亦是此意，而且就在这船舱之中动手，调和药物，疗治小女病势，不知三位意下如何？”杜九冷冷接道：“药王此刻怎的忽然客气了。”

毒手药王轻轻咳了一声，欲言又止。

萧翎道：“如是舟中方便，药王尽管动手就是。”

毒手药王道：“三位如肯答应，那是最好了，不过……”商八道：“彼此间约言已消，药王最好是别再耍出什么花招来。”

毒手药王道：“老夫只是和三位商量罢了。”

萧翎道：“好吧！你说，还有什么需要我等相助之处。”毒手药王道：“老夫在为小女治疗逐退久年病魔时，必得借这船舱使用，三位就难在舱中休息了。”

萧翎道：“原来如此。”

毒手药王一拱手道：“不情之请。”

杜九冷冷说道：“要用多长时间？”

毒手药王接道：“从此刻开始，最快也得到明日太阳下山的时候……”

商八接道：“那时，咱们也该弃舟登岸了。”

毒手药王道：“如三位不肯答应，老夫就和小女离开此舟，另寻一处僻静所在。”

萧翎道：“那也不用了。”起身出舱。

中州二贾等相继出了船舱。

毒手药王迅速的掩上舱门，拉上四周垂幔，把船舱掩遮的密不透风。

萧翎和中州二贾出舱后盘膝坐在甲板上，闭目养息。天色渐亮，东方天际泛起一片鱼肚白色。

船家跑了过来，道：“几位大爷船行何处？”

商八道：“立时起碇，原路转回。”

那船家呆了一呆道：“再回去吗？”

杜九冷冷接道：“不错。”

那船家望了三人一眼，不敢多言，转身而去。

巨舟折返，复出三峡。

商八为人心细，虽然人在甲板之上打坐，但仍然注意舱中的举动。

那船家甚是奇怪，暗道：这三人放着好好的船舱不坐，却要困坐甲板之上，任那风吹日晒。

但他一看到杜九那一脸冷若冰霜的神情，心中就怦怦乱跳，哪里还敢多问。

直待天到中午时分，才见舱门一启，毒手药王缓步走了出来。

他满头大汗，一脸倦容，有如刚经过一场恶战般，步履踉跄的行到三人身侧，盘膝坐了下去。

杜九望了毒手药王一眼，心中暗道：此刻如要杀他，倒是轻而易举了。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药王，令爱如何了？”

毒手药王点点头，有气无力他说道：“老夫已打通她全身经脉，让她服下药物，此刻，正在静静的安睡之中。”

言罢，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这时，顺水放舟，船行如箭，但见两侧的绝峰峭壁，闪电般向后倒去。

太阳偏西时分，快舟已出三峡。

放眼看去，滚滚江流浊浪中，帆影点点。

毒手药王内功精深，经过约有一个时辰的调息，精神尽复，睁开双目，扫掠了三人一眼，道：“萧兄，老夫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三位是否应允。”

杜九道：“如是不情之请，最好是不用说了，免得我等不允，使药王难看。”

毒手药王一皱眉头，道：“老夫好意和三位相商，三位如是不肯答允，岂不是迫使老夫……”

萧翎道：“什么事？”

毒手药王道：“小女病势，得萧兄取得灵药相救，已复元有望，但她十数年病魔缠身，元气耗消将尽，疗治养息期间，难耐劳累，目下归州地面，又正是风云际会，混乱异常，老夫想在船上耽误七日，待小女体力恢复之后，再行登岸。”

商八笑道：“这是药王的事，不用和我们兄弟相商了。”

毒手药王道：“老夫还有借重三位之处，不得不和三位商量。”

商八道：“要是借重我等，药王就得先说一遍，看我等是否同意？”

毒手药王道：“三位如是不肯答允，老夫说了岂不是等于白说。”

杜九冷冷说道：“药王之意，那是强迫我们答应了？”

毒手药王干笑一声，道：“三位如是不肯答应，岂不迫使小女重入死亡之途，萧大侠冒险犯难，取得的千年石菌，也是白费心了。”

商八流目四顾一眼，笑道：“此刻此情，药王也不用再动心机了，这等转弯抹角的说话，倒还不如坦坦荡荡，说个明白的好。”

毒手药王道：“老夫为小女疗伤时，势难兼顾到拒敌之事，万一有人登舟施袭，我们父女，势难招架，因此，想请三位为老夫和小女护法。”

杜九冷冰冰他说道：“药王心中所思所想的事，都是一厢情愿，咱们兄弟……”

毒手药王摇摇右手，接道：“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你们三位之中，也该有一位主脑当家之人才是。”

商八道：“自然是我们龙头大哥了。”

毒手药王道：“两位既是自知身份，无权做主，最好少说几句话，免得乱了章法。”

萧翎道：“药王是强迫我们呢？还是向我等求助？”

毒手药王道：“这就很难说了，老夫一生中，很少求人。”

萧翎说道：“药王既非相求，那是强行相迫了，在下可以奉复……”

毒手药王笑道：“可是答应了？”

萧翎道：“不答应。”

毒手药王收起笑容，道：“唉！诸位刚才如是出手点中老夫穴道，实是轻而易举的事……”

杜九忍不住又接口说道：“那时，咱们就是想宰了你，大概也不用大费手脚。”

毒手药王道：“不错，老夫实代三位可惜。”

萧翎道：“大丈夫岂能乘人之危，何况，此刻也未必算晚。”

毒手药王道：“晚了些，如若三位那时施展一点手段，伤了老夫，此刻咱们也不用商量的了，可惜那等良机，三位却悄然放过。”

商八脸色一沉，道：“听药王的口气，似是要强迫我等留此了。”

毒手药王道：“三位还有一件失策的事，不该让我和三位坐在一起……”

萧翎双目圆睁，冷冷接道：“你可是已经在我们三人身上下了毒？”

毒手药王道：“老夫已经告诉过三位，我有着借物传毒之能。”

商八道：“在下有些不信。”

毒手药王道：“你如不信，何妨运气一试。”

商八运气一试，果然发觉已中了毒，不禁大怒道：“好啊！你既然在我等身边下毒，那就不能怪我等手段毒辣了！老二，快进舱去，先杀了那丫头！”

杜九霍然站起身子，右手已拔出腰中铁笔，举步向舱中行去。

毒手药王冷笑一声，道：“站住！”

商八突然一横身拦住了毒手药王道：“药王如若有此自信，能够出手一击就把商某打倒，或可救你女儿。”

萧翎冷笑一声，道：“药王为人如此卑下，倒是出了我萧翎的意料之外，行事、为人反反复复，实无君子气概。”突然一挥右手，疾向毒手药王左腕之上扣去。

毒手药王被萧翎骂的满脸火热，疾退两步，避开抓来之势，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道：“这瓶中乃解毒药物，三位服下，立时可解奇毒。”

商八伸手接过玉瓶，道：“这瓶药物不假吗？”

毒手药王道：“你如不信，何不找个船夫代为服用一粒试

商八拔开瓶塞，道：“不用了，我先尝你一粒就是。”倒出一粒白色的丹丸。

只觉一股奇热，直沉丹田，流布全身。

萧翎暗运修罗指力，全神戒备，冷冷说道：“药王这一次如若再耍花招，不用别人登舟向你们父女施袭，在下就要先行出手了。”

毒手药王道：“老夫并不怕你们三人。”

他口中虽是说的强硬，实则知道难是三人之敌。

只见商八闭目调息一阵，睁开双眼，道：“果是解药。”

萧翎、杜九各自服用一粒，运气催开药力，解了身受之毒。

毒手药王道：“老夫一生之中，从未有过此等之事，施毒之后，目的未达，立时送上解药。”

杜九道：“形势所迫，药王是只好屈服了。”

毒手药王突然大步行入舱中，抱起爱女，重出舱外，目注萧翎说道：“老夫并非为三位气势所迫，奉上解药，实因被萧大侠的君子气度所感，大义……”

萧翎望着那枯瘦如柴的可怜少女，心中忽生不忍之感，长叹一声，道：“两位兄弟，咱们助人到底，既然帮他寻得了灵药，何不为他护法七日，两位意下如何？”

商八举手抓抓头皮，道：“小弟等悉凭大哥之命，大哥既是觉得该为他父女护法七日，想是不会错了。”

毒手药王道：“小女如是命不该绝，自有生机，不敢有劳三位了。”

萧翎道：“令爱生死，是何等重大之事，药王岂可意气用事。”

杜九道：“咱们龙头大哥说了替你们父女护法七日，药王不要也是不成。”

毒手药王道：“老夫既不愿迫你们就范，也不愿白受你们恩情。”

萧翎道：“药王之意呢？”

毒手药王道：“三位如若定要为我们父女护法，老夫当有回报之物，三位如是愿受，老夫就在此船舱中七日，如是不愿接受，老夫就借乘一只渔舟而去。”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倒也是奇怪的很，如不能迫人屈服，甘为所用，就

不愿受人一点恩情，略一沉思说道：“七日护法完满之后，咱们接受药王赐赠之物就是。”

毒手药王道：“好！咱们就此一言为定。”抱起少女，重又回入舱中。

萧翎低声对中州二贾道：“咱们既然答允为人护法，就该小心从事，不可稍存大意之心。”

杜九道：“船行大江之中，哪里还有人到此干扰，那毒手药王也未免太过小心了。”

萧翎道：“话虽如此，咱们也不可不作万一的准备。”

商八道：“唯一可以追踪施袭之人，可能就是巫山石府中人，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之人了。”

语声微顿，接道：“不过，他如有追踪施袭之心，何以肯放咱们出来，这一点，机会亦是不大。”

只听船舱中传出毒手药王的声音，道：“老夫的看法，是那巫山石府之中，已有了大变，那石府主人，无暇兼顾我等了。”

杜九冷冷地道：“也许是震于药王的威名。”

毒手药王不再接口，船上顿然间沉寂下来。

船上岁月，逐浪而过，弹指间，已过了六天。

大船本是早已靠岸，但那毒手药王小心谨慎，要大般泊在江心之中。

第四十八回 齐力却强敌

这日，中午时分，萧翎背着双手，站在甲板上，正在浏览江上景物，见毒手药王缓步由舱中行了出来，道：“明日太阳下山后，小女就可以离开此船，也正好七日期限届满。”

萧翎道：“如是令爱病势未愈，多留上三两日也不要紧。”

这些日子中，毒手药王本已和萧翎等，消去了甚多敌意，彼此间情势大为好转。

毒手药王道：“不用了，小女此刻绝脉已通，病势渐愈，老夫将带她选一处清静所在住下，尽我之力，借助药物，助长她的成就，我要打破武功极限，短短三年，把她造就成当今武林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萧翎道：“但愿药王能如心愿，在下拭目以待……”

谈话之间，突见两艘快艇，疾驶而来。

毒手药王急急道：“这两艘快舟有些不对，萧大侠多多小心了。”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每一艘快舟上，各自坐着两人。

一人掌舵运槽，另一个却站在船头上，站在船头两人四道目光，盯注在大船之上瞧着。

但见两艘快舟绕着大船，转了一周，突然又掉头而去。

萧翎瞧出情形有些不对，心中暗道：六天之中，幸无事故，难道要在这一最后的一日，出些事情不成，此地已近归州，那两只快舟，可能是百花山庄中的眼线……”

付思之间，瞥见两艘快舟，重又折了回来。

商八、杜九，都已发觉快舟去而复返的情势，觉出有异，一齐行到萧翎身侧，道：“这两艘快舟，来路有些不对。”

毒手药王道：“如是为着我们而来，老夫倒是希望他们早些动手……”

萧翎奇道：“为什么？”

毒手药王道：“因为两个时辰之后，老夫得相助小女，最后一次打通脉穴，无暇相助几位。”

话刚说完，小舟已然驶近了大船。

只见第一艘快舟上站的一位黑衣大汉，突然纵身一跃，飞上大船甲板之上。

萧翎心中付道：青天白日，朗朗乾坤，这人的胆子，倒是很大。

只见那大汉一双锐利的目光，缓缓由萧翎脸上扫过，道：“诸位将船停此，时间不短了吧！”

杜九道：“阁下何人？说话怎的没有一点礼数。”

那人冷笑一声，道：“我在问话，阁下却是答非所问。”

杜九道：“咱一向不愿答人所问。”

那大汉冷然一笑，道：“只怕今日要破例了。”

杜九道：“未必见得。”

那大汉冷冷说道：“阁下何人？口气如此托大。”

杜九怒道：“你再罗罗嗦嗦，我就把你赶下船去。”

那大汉道：“何不试试？”

杜九突然向前欺进一步，正待出手，陡闻萧翎喝道：“不可造次。”杜九一吸真气，向前欺进的身子，又重回原位。

萧翎望了那大汉一眼，道：“阁下到此，有何见教，还望明言。”

那大汉上下打量了萧翎一眼，只见儒雅秀俊中，另有一股英挺之气，倒也不敢轻视，一拱手，道：“请教大名？”

萧翎略一犹豫，道：“兄弟萧翎。”

那大汉怔了一怔，道：“久仰大名，今日幸会。”

萧翎道：“还未请教朋友？”

那大汉道：“区区之名不见经传，说出来，只怕萧大侠也不知道。”

商八心中暗道：这小子滑头的很，骗得大哥说出了姓名，自己却是不肯报名，当下轻轻咳了一声，道：“黑夜点灯，打铃听声，朋友这一手就不够漂亮了。”

那大汉目光移注到商八脸上，道：“阁下何人？”

商八道：“中州二贾的老大商八，金字招牌，公道买卖，老不欺，少不哄，阁下也该报个名儿上来吧！”

那大汉道：“嘿！大老板，久闻中州二贾，做生意一帆风顺，聚敛之广，富可敌国……”

杜九冷冷接道：“咱们问你姓名？你如是耳朵有毛病，换一个会听话的活人上来。”

那大汉目光又转到杜九脸上，问道：“朋友说话这样难听，想来定然是那中州二贾中的二老板杜九了。”

杜九道：“不错，正是区区在下。”

那大汉道：“二老板手中的一支铁笔，和一只护手银圈，久已是扬名于世，但还不及阁下的讨债本领。”

毒手药王道：“阁下听闻之事，倒是很广，你可知老夫是谁吗？”

那大汉凝目打量了毒手药王一眼，道：“朋友虽然干枯瘦小，但却是大有名望的人物……”

毒手药王接道：“老夫也不用你来颂赞，你是说不出老夫姓名了……”

那大汉借毒手药王说话的机会，却低声对萧翎说道：“诸位如肯相助在下，救我一命，在下必有厚报。”

这几句话说的声音虽然低微，但因距离甚近，萧翎和中州二贾，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意外的变化，不但是萧翎有些茫然之感，就是久走江湖，见多识广的中州二贾，也是一样的瞠目结舌，半晌答不出话来。

那大汉不闻萧翎答话，又转脸望着中州二贾，道：“两位如肯相助在下，

在下愿意出极高的代价，予以报偿。”

商八不自觉接口说道：“什么价钱？”

那大汉道：“画圣时天道的一幅亲笔画。”

商八道：“价钱很好，咱们接下去了……”话说出口，忽然警觉到不对，转脸望着萧翎，尴尬一笑，道：“唉！小弟已决定不再做生意了，但遇了买卖，总是情难自禁。”

萧翎心中暗道：你已经答应了，再问我，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口中却说道：“事已至此，问问他什么事吧？”

另一艘快船站着的大汉，似是已瞧出情势不对，纵身一跃，飞登上船，冷冷他说道：“咱们也该走了！”

右手一伸，疾向那当先跃上大舟的大汉抓了过去。

商八一皱眉头，喝道：“住手！”

那当先跃上大船的汉子，一闪避开，未曾还手，人却向中州二贾身边奔了过去。

商八横跨两步，放过那当先跃上大船的大汉，挡住那后来之人，道：“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出手伤人……”

那大汉怒道：“谁要你多管闲事了。”呼的一掌劈了过来。

商八挥掌硬接一招，道：“阁下可是当真的想打上一架吗？”

那后来大汉和商八对了一掌，已知遇上劲敌，转身一跃，下船而去。

商八望着那大汉的背影，自言自语他说道：“奇怪呀！这一笔未免是赚的太容易了？”

那大汉突然举手在脸上一抹，脱下了一个人皮面具，露出了本来面目。

只见他浓眉大眼，方脸海口，年约五十上下。

毒手药王上下打量了那大汉一眼，道：“阁下又要破财了。”那大汉奇道：“哪里不对了？”

毒手药王道：“看你面色，似已中毒很深，难道连一笔医药费用，也不肯花吗？”

那大汉愣了一下，道：“你怎么知道，我中了毒。”毒手药王道：“老夫如是没有这点眼光，也不用在江湖上走动了。”

那大汉道：“阁下究是何人？咱们素昧平生，何能在一瞬间，瞧出我中了毒。”

萧翎道：“他叫毒手药王，当今武林中第一名医。”那大汉抱拳一揖，道：“原来是药王，在下失敬了。”毒手药王淡然一笑，道：“你看老夫这等模样，哪里像是有名的大夫。”

言罢，突然一个转身疾跃，隐入船舱之中不见。

商八微微一笑，道：“生意，咱们是已经接下来了，但阁下究是何人？也该说个清楚才是。”

那大汉轻轻叹息道：“在下时青……”

突闻萧翎大喝一声，寒光一闪，当的一声，击落了一枚长箭。只听一个宏亮的声音，赞道：“好快的拔剑手法。”商八抬头看去，只见四艘快舟，疾驶而来，每艘快舟船头上，站着四个劲装大汉，两人手执兵刃，两人执着强弓。

萧翎高声说道：“两位兄弟，快些带他进入舱中……”话还未完，已闻得弓弦声动，四支长箭，尽被击落。商八一撩长衫，摸出金算盘，随手摇动，宝光闪动中，一阵阵哗哗乱响，击落两支近身長箭。

杜九也从怀中摸出了铁笔银圈，心中暗自盘算道：必得设法，登上他们小舟，才能伤他们……

哪知小舟相距大船三丈左右时，竟是不再逼近。

右首一只快舟上，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道：“住手！”

那纷纷射向大船的弓箭，突然停了下来。

萧翎低声对商八、杜九说道：“他们已布成三面可发弓箭的阵势，我们不宜在船头上和他们对抗，快些进入舱中，再想对付他们的办法。”

杜九道：“这些人不知是何来历，能在江面之上，片刻间，聚积这么多梭形快艇和弓箭手来，显然不是一般过路的武林人物，而是有组织的水上大盗……”

只听最右首快舟上的大汉喝道：“船上哪位执事？”

萧翎道：“有何见教？”

那大汉道：“阁下可已看清今日形势了吗？”

萧翎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道：“看清楚了，诸位不过是想凭仗几个弓箭手，三面放箭施袭，那也吓不倒人。”

那大汉冷冷说道：“如若我等箭上燃起火来，射向阁下船上，情势该当如何？”

萧翎怔了一怔，暗道：这一招果是利害，如若他们当真射来烧火之箭，倒是一桩一棘手的事。

这时，那时青已在商八和杜九护卫之下，退入舱中，商八守在舱门之处，准备接应萧翎。

只听那大汉说道：“好！阁下想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先让你见识一下也好……”

回头对身侧一个弓箭手道：“你让他们见识一下。”

那执弓大汉应了一声，伸手从箭袋中取出一支特制的箭来。

一个手执长矛的大汉，伸手从怀中摸出了火折子，一晃而燃，点起箭头，那执弓的立时架箭开弓，嗤的一箭，射了过来。

那箭不知是何物制成，破空而来，火势不熄。

萧翎长剑一挥，啪的一声，那火箭击落在水中。

只见那箭上燃烧之力甚强，浮在水中，燃烧了甚久时光，才行熄灭。

萧翎心中暗道：果然利害！

但闻大汉说道：“看阁下拔剑之快，出手之准，定然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但如我手下八张强弓并发，分由三面，连续不绝的射向大船，阁下纵然有快剑，奇招，只怕也无法尽行击落射向那大船的火箭，只要阁下大船上，中上三五只，那就别再存扑灭之想，片刻间，可使一座巨舟，化为灰烬。”

萧翎虽然聪明机智，但人家说的句句实言，一时之间，倒也无言驳斥。

商八低声说道：“咱们处境虽险，但也不能输了气势，如若毒手药王肯一齐出手，咱们四人各自对付一艘快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分向四艘快舟扑去，那最右一艘船首发话之人，似是指挥这四艘快舟的首脑，其人武功，定然也较高强，由大哥对付他，小弟等和毒手药王，分别对付另外三艘快舟。”

他说的声音很低，江涛澎湃，那四艘快舟，又相距在三丈开外，虽然商八口齿启动，却不知他说的什么。

萧翎低声说道：“他们特制的长箭，燃烧之力甚强，只要被他射中一支，此船就有被焚之危。”

商八道：“情势如此，只好叫那周顺吩咐伙计们，备水抢救。”

萧翎道：“他们不会武功，岂不要有伤亡。”

商八道：“就算有上几个伤亡，那也是顾不得这许多了。”

萧翎道：“就依你之见，你去和那毒手药王商讨一下，看他是否另有高见。”

商八道：“那毒手药王，对你敬重异常，由你说出，他决然不会推辞，对付这些来人的事，交给兄弟。”

萧翎略一沉吟，道：“好吧！”转身向舱中行去。

商八收好金算盘，大步行了过来，对右手快舟一拱手，道：“朋友，如何称呼？”

那人答非所问地冷冷说道：“你们两位，究竟哪一个是管事的人？”

商八笑道：“那是我们大哥，自然由他做主了。”

那大汉冷笑一声，道：“阁下既非首脑，还是换你家龙头大哥谈吧！”

商八笑道：“话不是这么说，他既被尊为龙头大哥，自是不肯轻易承诺，由兄弟和阁下谈谈，那是最好不过，朋友先请开出价来，咱们也好还钱，如是开价不昂，咱们自是可以答应。”

那大汉冷笑道：“第一条，先要交出你们收护的叛徒。”

商八道：“这事容易，咱们处境险恶，自顾不暇，那人纵然肯出重金，这生意也是亏定了。”

那人道：“阁下倒还有自知之明。”

商八双手一抱拳，道：“朋友还请报个名来，咱们谈话也好有个称呼。”

那大汉道：“在下水蛇汤平。”

商八道：“原来是汤兄，失敬，失敬。”

他有意拖延时间，无话找话。

汤平冷冷说道：“第二件，要诸位随同在下，去见我家君主。”

商八微微一笑，道：“你家君主？”

汤平接道：“不错，我家君主出道不久，武林中人，甚多不知。”

商八道：“原来如此，无怪在下未曾听说过了。”

汤平道：“诸位去见我家君主之时，要弃去兵刃，戴上刑具。”

商八一拨手中金算盘，道：“四二添作五，二五进一十，赔钱，赔钱……”

汤平怒声道：“条件只有这两个，你们答不答应，还请早些决定，如想拖延时刻，那就是自找苦吃了。”

商八道：“去见你家君主不难，但如要戴上刑具，只怕有些不雅观了。”

汤平道：“凡是初次晋见我家君主之人，不论是谁，都要戴上刑具。”

商八道：“你也要戴吗？”

汤平冷哼一声，道：“本官中人，自然不用戴了。”

商八回顾了舱中一眼，不见动静，只好接口说道：“此事必得我家龙头大哥做主……”

只听萧翎大声说道：“不能答应。”大步行出船舱。

汤平怒声喝道：“不能答应，那就是自找死亡。”

商八笑道：“不敢有劳，我们就算非死不可，也要抓几个垫背的。”

汤平冷冷说道：“在下没有功夫和阁下穷聊斗口，肯不肯答应下来，一句话，再要拖延时刻，我就下令他们放箭了。”

这时，萧翎已然步上船头，低声对商八说道：“那毒手药王已经答应，等我乘坐之船，行近那四艘快艇，不动则已，既然发动，就要一击成功。”

商八道：“眼下咱们距那小船，约有三丈，只要能再向前行近五尺，就可以跃上小舟了。”

只听水蛇汤平高声说道：“两位商量好了没有，在下耐心有限。”

商八高声应道：“汤兄请再等候片刻如何？”

汤平冷冷说道：“在下由一数起，如是数到十字，两位还未决定，在下就要让他们放箭了。”

突然举起右手，在头上打一个旋转。萧翎凝目望去，只见四艘快舟上，八张强弓一齐动作，弓拉满月，箭搭弦上，那手执兵刃的大汉，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火折子，迎风晃燃，只要汤平一声令下，八只特制的火箭立时将射向大船。

商八一皱眉头，道：“看情形只有冒险冲过去了……”

但闻汤平一二三四的数了下去，已然数到七字。

萧翎暗中提起真气，道：“我先冲。”

商八道：“大哥要先发动吗？”

这时，水蛇汤平数到九字，十字将要出口之际，突闻萧翎大喝一声，道：“住口！”

汤平怔了一怔，道：“什么事？”

萧翎长啸一声，纵跃而起，直飞上两丈多高，半空中又打了一个转身，连人带剑的直向汤平扑了过去。

汤平大喝一声，举起手中长矛，直刺过来。

紧接着，弓弦声动，八只长箭，脱弦而出，火光闪闪，齐齐向大船射来。

萧翎动作奇快，眨眼间，已然飞近小船，长剑下探，一拨长矛，人已站落船头，剑势贴着长矛，直劈下去。

这是上乘剑术的黏字诀，有如随行之影，挥之不去。

汤平身侧，还有一个手执长矛的大汉，挥矛当作铁棍，拦腰扫来。

原来，萧翎抢落船头之后，他手中长矛过长，无法施展，只好当作铁棍施用，拦腰扫去。

萧翎脚下用力，马步如桩，内劲外吐，长剑弹动，逼得水蛇汤平身子一侧，萧翎也借势横里移动脚步，左手快速绝伦的劈出一掌，击向另一个执矛大汉的前胸。

一股强烈的暗劲，挟带着一片啸风之声，直撞过去。

这只小舟，长不过一丈有余，宽不过数尺左右，船头上站了四个人，空间有限，那大汉眼看萧翎掌势击来，闪避不开，只好一侧身，让开了前胸要害。

只觉一股暗劲击在肩头之上，闷哼一声，身不由己的直向江中栽去。

萧翎劈出一掌之后，左手一探，五指若钩，直向那长矛抓去。

那大汉身先中掌，横扫长矛，力道大减，被萧翎抓过矛身，一把夺了过去。

这不过是一刹那的时光，萧翎夺得长矛的同时，耳际响起了一声惨叫，水蛇汤平，大喝一声，弃矛跃入江中。

原来萧翎长剑，贴着长矛斩下，有如随身之影，汤平握矛的右手，生生被齐腕斩断，一阵剧疼，弃矛跃入水中。

萧翎瞬息之间，伤腕夺矛，把两个手执兵刃的大汉，逼入江中，长剑一转孔雀开屏，剑势化作一道银虹，横里向两个弓箭手斩了过去。

两个弓箭手听得同伴闷哼、惨叫，吃了一惊，顾不得再向那大船射箭，回身迎敌。

萧翎剑势快速绝伦，两人还未来及应变，剑势已到，仓促之间，两个大汉已顾不得拔出腰刀拒敌，把两张强弓，当作兵刃，横里推出，去挡萧翎长剑。

但闻砰砰两声，两只强弓上的筋弦，尽为萧翎长剑劈断。

两个大汉齐齐弃弓，伸手拔刀。

萧翎身子一侧，欺上一步，飞起一脚，把一个大汉踢入江中，右腕剑势一振，化作穿云取月寒光一闪，透心而过。

这不过是眨眼的工夫，萧翎已把船头上四敌，三个逼落水中，一个刺死剑下。

转眼望去，另外二艘快舟上，正展开激烈绝伦的恶斗。

原来，在萧翎发动之后，金算盘商八也跟着发动，右手执着金算盘，飞跃而起，直向右首第二艘小舟之上抢去。

这凭空往小船上的一跃，用尽了他全身功夫，去势如箭，奇猛异常。

萧翎纵落小舟之事，已使另外三艘快舟上的人，有了警觉，眼看商八飞跃而来，两个手执长矛的护身大汉，突然各举长矛疾向商八刺去。

商八身悬半空，挥动手中金算盘，左右摇击，拨开两支长矛，施出千斤坠的身法，抢登上小舟，金算盘一招浪卷流沙，直击过去，左手疾发一掌，击向另一个执矛大汉。

这两招都是他平生功力所聚，猛恶异常。

左手执矛大汉，吃他一算盘击中了左臂，连人带矛，倒入江中，右手一人，扬手接他一掌，身不由己向后退了两步。

商八跟随着欺身而上，一脚踢出。

那执矛大汉因强敌近身，手中兵刃过长，反而无法施展，接得商八一掌，被震得血翻气涌，喘息未定，马步未稳，商八又是一脚踢到，仓促间向后一闪，一脚踏空，跌入江中。

两个执矛人，虽被商八连环快攻，逼入江心，但两个手执强弓的大汉，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弃弓拔刀，联手拒敌。

商八挥动金算盘，和两人打在一起。

萧翎眼看商八已经控制大局，两个大汉在他金算盘之下，已无反手之力，胜局已定，处境比较险恶的还是冷面铁笔杜九。

原来，商八跃飞抢登小舟的当儿，船舱中的毒手药王和杜九，也同时奔出舱门，分向另外两艘快舟上飞跃而去。

毒手药王人还未近小舟，双掌已齐齐劈向了两个执矛人，两股潜力汹涌而出！

他功力深厚，这两掌又是全力施为，两个执矛人，长矛还未举起，已被那急袭而至的掌力迫的向后退了两步。

毒手药王借势登上小舟，左手反向一个手执强弓大汉攻去，右手一掌，拍在左腕之上。

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绝技之一，名叫重浪叠波，右手一掌，拍在了那人左腕之上，双手力道，合一发出，重叠而去，袭向敌人。

那当先执弓大汉，来不及弃弓拔刀，只好左手一挥，硬接一掌。

毒手药王功力深厚，此人自然非敌，接得一掌，被震得连退两步。

哪知身子刚刚稳下，又是一股暗劲涌到，正击前胸之上。

这一击的力道，更是凶猛，张嘴喷出一口血来，连人带弓，栽入了江中！

毒手药王登上小舟，拍出一招重浪叠波之后，心中似已料定那执矛大汉必伤掌下，转身欺步攻向另一个执矛大汉。

那大汉也不过刚刚稳住身子，眼看毒手药王攻来，长矛当作铁棍，一招

“泰山压顶”兜头劈下。

毒手药王冷笑一声，左手拂出内力，一缓长矛下落之势，右手快速探出，一把抓住矛身，默运内力，猛然一带一拨。

那大汉只觉一股强力，向前拉去，本能的向后一夺。

却不料另一股旁来力道，横里而至，身不由己地向右移动，正好同伴一矛击落，打在左肩之上。

那大汉原已不支，再被同伴一矛击中肩头，只打得他肩塌骨折，闷哼一声，栽下小舟。毒手药王默运内力，挥动手中夺得的长矛，横里扫去。

一个弓箭手和一个执矛大汉，如何能挡得毒手药王全力，硬生生被击落江中。

毒手药王纵声长笑，暗运内力，猛然一踏，小舟翻覆，人却借势跃起，飞向大船。

就在毒手药王踏翻小舟的同时，萧翎也一剑洞穿小舟，离舟而起，飞向杜九扑袭的小舟。

这时，杜九手中铁笔，已然点倒了一条大汉，仍在和余下三人缠斗。

萧翎人还未踏上小舟，长剑已到，生生把一个弓箭手劈作两段。

杜九大振神威，大喝一声，手中铁笔点伤了一人。

余下两人正待跃入江中逃命，被萧翎一记劈空掌，击中后背心，鲜血喷出，倒入江中死去。

还余下的一位弓箭手，又伤在杜九笔下，杜九收了铁笔，捡起两根长矛，双矛并出，洞穿了小舟之后，同萧翎双双跃回大船。

和商八缠斗的两个大汉，眼看同伴大部伤亡，哪里还敢恋战，双双跃入江中，泅水逃走。

商八收起金算盘，自行摇橹，行近大船，把梭形快舟系在大船之上，笑道：“留着这艘快舟，也许有用。”

萧翎检点损伤，大船被烧了一片舱板，和一只风帆，伤了两个舟子，一番恶斗之后，伤损竟如此轻微，可算是大为侥幸的事了。

大船上的那些舟子们，见萧翎等人搏杀敌人的武功，心中又是佩服，又是害怕。

那时青见四艘快舟上的摇橹舟子和两个弓箭手，泅水逃走，必将回报君主，此事已难善罢干休，当下叹息一声，道：“诸位相救之恩，在下是感激不尽，不过，诸位为了相救在下，和那四海君主，结下了不解之仇，倒叫在下心中难安……”

只听毒手药王说道：“张帆起碇。”

周顺奔入舱中，道：“行往何处？”

萧翎道：“靠近江岸行驶，咱们都不会水中工夫，万一有强敌追到，咱们也好在岸上和他决战。”

周顺应了一声，出舱而去，招呼伙计开船。

毒手药王望了萧翎一眼，欲言又止。

商八双目凝注时青的脸上，道：“阁下出价太高，高得兄弟连想也未想的就接下了这笔生意，如今仔细盘算一下，只怕亏多于赚了。”

杜九道：“那画圣时天道，留在人间只有一幅半画，一幅玉仙子的画像，和一幅残缺的‘众星捧月图’，不知阁下出价是哪一幅。”

时青摇摇头，道：“玉仙子的画像和众星捧月图，流传江湖，不知何去，在下出价的既非玉仙子的画像，亦不是‘众星捧月’图。”

杜九冷冷说道：“世人皆知，那时天道只留下这一幅半图，你既无二图，那是诚心开我中州二贾的玩笑了……”

商八摇手拦住杜九，接道：“阁下叫时青吗？”

时青道：“不错。”

商八道：“那是和时天道同宗了。”

时青轻轻叹息一声，道：“不敢欺瞒诸位，时天道乃在下的祖父……”

杜九冷冷他说道：“你这小子满口胡说八道，武林之中，有谁不知那时天道，一生未娶，和咱们中州二贾一般的打光棍，既无妻子，哪来的儿女。”

商八笑道：“朋友，中州二贾眼里揉不进一颗砂子，你如存心鱼目混珠，那可是看走眼了。”

时青道：“诸位知其然，不知所以然。那时天道虽然终身未娶……”他说到此处，突然住口不言。

商八道：“未娶妻妾，哪来儿女，朋友可是说不下去了。”

时青长长叹息一声，道：“这是江湖上一大隐秘，已然保存了近百年，目下除了在下，只怕举世间再也无人知晓了。”

商八一皱眉头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这般吞吞吐吐，可是存心要卖关子。”

时青道：“唉！要时家的子孙，评说上代往事，诸位纵然对我有救命之恩，在下也实难出口。”

杜九道：“你就是说了，咱们也未必肯信。”

商八接道：“百年前的事情，说了又有何妨？”

时青叹道：“我说我说。”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不错，时天道名未娶妻，但诸位想都已听过他那频传的艳事了，除了玉仙子那一段缠绵哀怨的情史之外，还有一位为人所不知的女子，却成了有实无名的妻子……”

他一闭双目，流下来两行泪水，接道，“那只是一个平凡无才，又无姿色的村女，但她却坚毅的为一代画圣，保留了一脉香烟……”

这短短的十几句话，已听得群豪悠然神往，连那素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毒手药王，也听得悚然动容。

商八起身倒了一杯香茗，送到时青面前，说道：“时兄，这一段辛秘的价值，也许更在那玉仙子画像之上，你喝口茶，慢慢的说吧，这笔生意，不论赔赚咱们都做定了。”

时青睁开泪眼，扫掠了萧翎一眼，缓缓说道：“像我一样，是这般平庸无能，又有谁会相信，我是那才气纵横，艺事、武功双绝人寰的一代画圣时天道的后人。”

毒手药王轻轻咳了一声，道：“将相本无种，子不如父者，比比皆是，那也算不得什么，区区这等形貌，却有着一个容色绝代的女儿。阁下也不用为此伤感。”

时青仔细望了毒手药王一眼，只见他干枯瘦小，肌肉僵硬，果是难看的很，不禁心头一畅，道：“多承指点。”伸手取过茶盅喝了一口香茗，接着道：“也许是那时天道生前，锋芒太露，艳事太多，时家的子孙，竟然都承继了母系的平庸低能……”

商八听他之言，离题越来越远，急急接道：“那位村女保了时老前辈的香烟之后呢？”

时青道：“她出生在山村，一位樵夫之家，时天道游至其地，为了要绘制一幅‘晓日冷泉’图，就在那农家留住了下来，一住半年，那村女慕才生情，以身相许，半年后时天道留下了完成之画，飘然而去，从此音讯全无……”他顿了一顿，接着道：“那村女却有了身孕，但却不能见容于父母，被毒打一顿，逐出家门，她为了骨血忍辱偷生，奔行到百里外，为人帮佣度日，矢志守身育子成人，她却因操劳过度，一病而逝，临死之前，对他儿子说出了这一段隐情，并把她珍藏的一幅‘晓日冷泉’图交给了儿子，要他凭图寻父……”

只听一声黯然长叹传了过来，道：“好可怜啊，那时天道可算天下第一薄情人了。”

柔柔清香，婉转动人。

毒手药王吃了一惊，回头说道：“孩子，你几时醒过来了？”

只听一个柔细的声音应道：“我醒来很久了，时天道负情之事，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商八叹息一声，道：“一幅‘晓日冷泉’图，已够他们母子，享尽一生荣华富贵，只可惜他们不知那时天道手绘这图名贵罢了。”

那女子声音接道：“商人重利轻别离，你们中州二贾，只知珠宝名画之价，万金难求，却不知那可怜的村女，含辛茹苦，不肯出卖那‘晓日冷泉’图的情操，是何等高深，情爱是何等深重，时天道去如黄鹤，那手绘名画，就是她唯一的安慰了，思人睹物，也可聊慰相思之苦。”

商八呆了一呆，道：“姑娘说的是。”

时青叹一声，接着道：“那村女病逝之后，她那唯一爱子，依照了母亲遗言，携图寻父，匆匆十年，探不出一点讯息，十年风霜，使他体能大衰，只好在一座城镇中住了下来，自知今生恐已难完成母亲遗志，只好安居下来，经营一座小店，居然营业兴盛，渐有积聚，便娶妻成家生下了一子……”

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就是在下了。”

商八取来瓦壶，替时青加了开水，笑道：“不要慌，你慢慢的说吧，在

下等都很耐心的听下去。”

时青道：“在下一十五岁那年，家父旧病复发，把在下召到床前，讲述了以上的一段往事，又把那一幅‘晓日冷泉’图交给了在下，三天后，就撒手尘寰……”他顿了一顿，又道：“鉴于家父寻父经过，在下就改了主意，先请一些教师，学习了一些武功，两年后，混入江湖之中，在下离家时年未过弱冠，如今已是将近花甲之年了。”

商八道：“阁下这番苦心孝思，足可比美前贤……”

时青摇摇头道：“为人子者，自当如是，那也说不上什么孝思动人……”轻轻叹息一声，接道：“在下耗费了数十年的光阴，并未寻得祖父，但却听到了甚多先祖的逸事……”

商八心中暗道：近百年的往事，只怕那画圣时天道，在你爹爹寻父之日，已经弃世，就算你踏遍寸寸河山，也是无法寻得他了。

但闻那时青接道：“在下心中亦知先祖可能早已羽化登仙，但又存着万一的侥幸想法，希望他一身超绝的武功，和那寄情山水的性情，能使他的寿命超异常人，就算见不到人，也该寻访他的尸首埋葬之地……”

商八接道：“就兄弟所知，时老前辈羽化之地，在武夷山中。”

时青接道：“不错，在武夷山仙子峰，在下探得其事之后，立时就赶往武夷山仙子峰上，但见到的只是一片光秃秃的山峰，连那传说的天道画室，也未曾留一点痕迹，在下在那仙子峰顶，露宿三宵，苦寻三日，仔细的查遍每一块山石，仍是未找出一点可资追索的痕迹。”

商八道：“画圣时天道的事迹，虽然流传甚多，但却止于传说。他一生甚少和人往来，真正内情，只怕是鲜为人知了。”

时青道：“三日之后，在下离开了那仙子峰，重又混迹江湖，继续追查，终于又被我探得到一件秘密。”

商八道：“对时老前辈的传说，在下倒是听闻甚多，时兄可否说出来，在下或可提供一些所得的资料，作为印证。”

时青道：“自然要说了……”说时仰起脸来黯然一叹，接道：“在下探得的隐秘，是我先祖死后，除了留下一幅玉仙子的画像，和半幅众星捧月图外，还有一本手录的天道武录，那武录不知为何人取去，但却落入洞庭水寇方总瓢把子手中，先祖生不见人，死未见骨，连一个埋身的坟墓也是没有，在下除了收藏的一幅‘晓日冷泉’图外，再无所有，闻得此讯，自然是希望能探得个水落石出，因此又混迹于洞庭水寇君山总寨，去当一名小小头目。”

萧翎突然接口说道：“你可找到令祖留下的天道武录了吗？”

时青摇摇头，道：“到目前为止，在下仍未探出一点头绪，但有一点，却让在下心中怀疑甚重！”

商八道：“什么事？”

时青道：“洞庭水寨方寨主，武功逐年高强，尤其子强于父，而且是相差悬殊，想那少寨主武出家学，纵然青出于蓝，也不能说相差很远，因此在

下怀疑其中必有原因……”

商八道：“洞庭水寇方总瓢把子，已经死去十年之久了。”

时青道：“不错，方总瓢把子十三年前突然死去，江湖上传说他得了急症，一夜而逝，那不过是方家故意传出的烟幕，其实那方老寨主之死，是夜半被人杀死，连人头也失踪不见！”

商八道：“那凶手是谁？”

时青道：“到现在为止，还未找出那凶手是谁，看来此事，只怕难再找出结果了。”

商八叹道：“人死势落，自那方老瓢把子死后，连洞庭湖的基业，也同时失于江湖之上。”

时青摇头说道：“老寨主死去之后，本该由少寨主继承那总瓢把子之位，但他宣布解散洞庭水寨，实则，却刚好相反，那方少寨主雄才大略，武功豪气，都在其父之上，明里解散洞庭水寨，实则暗自扩充实力，只是他做的巧妙异常，江湖上知道之人不多罢了。”

商八道：“有这等事，不知方少寨主，现在何处？”

时青道：“方少寨主，就是目下自称‘四海君主’之人。”

商八道：“果然出人意外。”

时青道：“不知是身份泄露，或是为人暗算所伤，在下被君主召去，迫我眼下一种慢性毒药，如非诸位相救，在下此刻恐已被弃入江心中了……”

商八道：“原来如此，你只管好好调息，我等将竭尽所能保护时兄。”

时青道：“不成了，那君主迫我服下毒物的同时，又在我身上做了手脚，所以，他们不肯杀了我，也许是因为我还有一些可利用的价值……”

毒手药王突然接道：“不要紧，老朽有能替你解除身中之毒。”

时青肃容道：“在下这里先行拜领了。”

起身对毒手药王一礼。

毒手药王还了一礼，道：“不用客气，你如能告诉老朽，他逼你服下的何种毒药，那是最好不过，但如说不出，亦不过多费一番手脚。”

萧翎望了毒手药王一眼，暗道：此人似是变了不少。

只听时青叹口气说道：“我不但被迫服毒，而且还受了很重的内伤……”

毒手药王淡淡一笑，道：“只要你此刻还未死去，老朽自信能救你性命。”

但闻舟外传来周顺的声音，道：“几位大爷，不得了啦……”

商八身子一晃，当先跃出舱去，接道：“什么事？”

周顺道：“八艘快舟，紧追咱们。”

商八抬头看去，果见八只快舟，风驰电掣而来，当下说道：“不要慌，告诉伙计们，沉着一些，来敌自有我们对付。”

说话之间，萧翎、杜九和毒手药王已经鱼贯行出舱外。

那八艘快舟来势奇快，片刻工夫，已然冲近几人乘坐的大舟附近。

只见几艘快舟分水而行，团团把大船围住。

这时，江面鱼舟甚多，但见到了八艘快舟之后，纷纷游避开去。

萧翎一皱眉头，暗暗忖道：这八艘快舟，分布八个方位，如若是一齐动手，射来特制火箭，只怕是不易对付！

凝目望去，只见八艘快舟的舳板之上，各站着四个蓝色劲装的武士，每人手中，执着一根长矛。

八艘快舟，围住了萧翎等人的大船之后，并未立刻动手，似是在等待着什么。

只听舱中传出来时青的声音，道：“这几艘快舟上的武士，乃是四海君主手下最亲近的蓝衣卫队中人，看起来，那四海君主，似是要亲身临敌了。”

商八道：“那很好，擒贼擒王，如是那四海君主、亲身临敌，那倒是给咱们一举征服强敌的好机会了。”

八艘快舟上，合计站着三十二个蓝衣武士，六十四只眼睛，一齐投注在萧翎乘坐的大船之上，一个个脸色严肃，但却听不到一点声息。一望之下，即可知道，这些人是经过一种严格的训练。毒手药王看了萧翎一眼，道：“咱们此刻停船之处，距江岸甚远，在水面之上，和他们动手，心理之上，咱们已经先输了三成，老夫之意，趁那四海君主尚未到达，咱们先一举冲出这快舟包围，弃船登岸，再和他们决战如何？”

萧翎还未及回答，冷面铁笔杜九冷冷地接道：“这一片江岸，都是那百花山庄的地盘，咱们登岸之后，首先要遇到百花山庄武士的攻击……”

商八拍拍大肚皮，自言自语他说道：“奇怪呀！奇怪，这片江面上，乃是百花山庄的势力范围，这四海君主，不同于一般江洋大盗，声势如此浩大，那沈木风岂有不知之理，以那沈木风的为人，岂肯放过这四海君主，在卧榻之侧，如此大张旗鼓，纵横自如。”

毒手药王道：“不错，商兄这一提，老夫也感觉有些奇怪杜九冷冷说道：“药王和那沈木风相交莫逆，对他性格自然是了如指掌了。”

毒手药王道：“以那沈木风的为人，决不容许四海君主在归州江面上，如此的猖狂。”

杜九道：“可是事实如此……”

毒手药王道：“这就有些奇怪了……”

但闻一声凄厉的号角声，传了过来，划破了寂静的江面。

萧翎等人，只道那八艘快舟，要展开攻势，准备迎敌。

但见八艘快舟，仍然静静的停在原处，毫无动静。

船舱中，传出来时青的声音，道：“四海君主来了！”

萧翎抬头望去，果然见正南江面上，缓缓驶过来一艘五彩巨舟。

第四十九回 四海君主

那五彩巨舟因为体积过大，看上去行动甚慢，其实速度甚快，片刻工夫，已到了四五丈外，只见两艘快舟，迅速的向两侧分让开去，空出位置。

商八打量了那五彩巨舟一眼，暗道：好大的船啊！

只听船舱中又传出时青的声音，道：“那巨船上，共有五根桅杆，分挂五色风帆，此刻有几桅上，挂了风帆？”

商八见只有一根白色桅杆，上挂着白色的风帆，当下说道：“只挂着一张白色风帆。”

时青道：“那还好。”

只听那五彩巨舟上，又传出两声号角，紧接着，钟鼓齐鸣。

杜九冷冷地骂道：“好小子，装模作样的，好像当真的做了君主一般。”

萧翎道：“这人用四海君主作他之名号，气魄倒是很大。”

只见那五彩巨舟，舱门开启，四个黄衣佩剑的童子，缓步而出。

在四个黄衣童子之后，紧随着一位身着八卦道袍，手执拂尘的道人。

萧翎心中暗道：看这人的装束，恐怕不是四海君主本人。

忖思之间，那道人已然走向了船头。四个黄衣佩剑童子，分列两侧。

萧翎仔细打量了那道人一眼，只见他脸长如马，留着三绺长须，身着道袍，绣着彩色八卦，那形貌和他的穿着，看上去大不相同。

只见他一挥手中拂尘，目注萧翎等人说道：“诸位中，哪一个能够做主的，请出来和贫道答话。”

商八望了萧翎一眼，萧翎却回目瞧了毒手药王一眼。

毒手药王低声说道：“这道人一脸奸猾之像，萧大侠为人君子，只怕口舌之上，不是他的敌手，不如请商兄，先去对付一阵再说。”

萧翎道：“好，那就有劳商兄弟了。”

商八微微一笑，缓步而出，拱手说道：“道长有何见教？”

那道长双目中神光闪动，打量了商八一眼，道：“阁下如何称呼？”

商八道：“兄弟姓商，经商之商也。”

那道人道：“台甫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

那道长道：“原来是中州二贾中的老大，贫道失敬了。”

商八道：“不要紧，咱们兄弟，一向讲究的买卖赔赚，对礼数倒是不太在乎。”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道长问完了我商某人的名号，在下也该领教一下道长的法号才是。”

那道长道：“贫道深居大山，从未进入江湖，说出来，只怕商大侠也不知道，不说也罢。”

商八道：“道长既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方外之人，不知何以竟会入江湖中来。”

那道长道：“君主相邀，盛情难却，说不得，只好下山助他一臂了。”

商八双手一抱道：“原来如此。”

那道长左手立掌当胸，还了一礼，说道：“贫道人得江湖之后，就闻得中州二贾的大名，一向焦不离孟，秤不离锤，商八在此，想那杜兄亦在了？”

杜九冷冷说道：“杜某在此，道长有何见教？”

那道长目光移注到杜九脸上，道：“贫道久仰大名。”

杜九冷冰冰地说道：“客气，客气。”

那道人淡然一笑，目光移转到萧翎脸上，道：“这位施主，如何称呼？”

毒手药王低声说道：“这人奸滑的很，想先把咱们底细摸清楚，自己不通名报号，对咱们却一个个的追问，不要理他。”

萧翎心中暗道：这话倒也有理，当下说道：“区区无名小卒。”

那道长一皱眉头，目光又转到毒手药王身上，道：“阁下形貌，贫道似是听人说过，定然是大大有名的人物。”

毒手药王冷笑一声道：“道长言重了。”顿时住口不言。

那道人轻轻咳了一声，又道：“施主如何称呼？”

毒手药王道：“道长的法号怎么叫？”

那道长双目中神光暴射，冷电一般直逼毒手药王的脸上，道：“贫道道遥子，施主上姓大名？”

毒手药王道：“老夫乃是专医疑难病症的郎中。”

道遥子道：“是一位大夫了。”

毒手药王道：“只是运气不佳，一向是药到病除。”

商八哈哈一笑，道：“道长有什么话，还是和我商某人谈谈吧！咱们做生意的，为人总是比较和气一些。”

道遥子倒是一位城府极深沉的人，虽然受尽了毒手药王的冷嘲热讽，但竟是忍了下去，未见发作，淡然一笑，道：“贫道奉君主之命，和商兄商量一件事情。”

商八道：“做买卖吗？兄弟是此道老手，一向只赚不赔，你开价过来吧！”

道遥子道：“敝君主此次出道江湖，很想有一番作为，因此，不惜四顾道观，请贫道出山。”

商八打个哈哈道：“昔年刘玄德，也不过三顾茅庐，道长却要四次相请，才肯出山……”

道遥子接道：“贫道虽不以诸葛孔明自居，但也不愿让古人专美于前。”

商八道：“道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却未必能做只赚不赔的买卖，还是开价过来吧！”

道遥子实有过人的度量，对商八的讥讽，竟是若无其事，微微一笑道：“英雄做骨，贫道对生具傲气的英雄人物，一向是敬重的很。”

商八心中暗道：这人气量如此之大，实非好与人物。

只听道遥子朗朗接道：“三日之前，敝君主行径此地，想不到竟引起了

百花山庄沈大庄主的不愉，快舟载来了高手，限令敝君主两个时辰之内，登岸拜庄……”

此事乃萧翎等人心中欲知之事，一个个凝神倾听。

逍遥子目光缀缓由商八、萧翎等人脸上掠过，接道：“贫道虽然好言奉劝，彼此都是武林同道，江湖朋友，何苦为一些小节小礼，闹出不欢之局，但沈木风盛气凌人，不但不肯听贫道相劝，反而把贫道教训了一顿，因而激怒了敝君主，引起了一场恶战。”

商八心中暗道：勿怪那些鱼舟看到这些快舟之后，急急闪避开去，原来，三日前这里已打过一场水战。

心中念转，口里却问道：“定然因道长指挥有方，打了一次大大的胜仗。”

逍遥子道：“那沈大庄主不善水战，半日恶斗，船沉人伤，百花山庄中近百高手，尽沉江心，逐波而去，沈大庄主在几个随护高手舍命保卫之下，孤舟一叶破围而去……”

毒手药王和沈木风，交情深厚，听得心中骇然，忍不住插口问道：“他受伤了吗？”

逍遥子淡淡一笑，道：“那沈大庄主的武功，贫道十分佩服，虽然受伤，但仍连续击沉了我们四艘飞鱼快舟，伤我十二名高手后登岸回庄。”

毒手药王道：“哪一个伤了他？”

逍遥子先是一怔，继而淡然一笑，道：“混战之中，彼此各使手段，何人伤了那沈大庄主，贫道也无法说出，不过，那沈大庄主看得起贫道，曾和贫道交手三十合……”

毒手药王道：“我不信你能凭借武功，胜过那沈木风。”

逍遥子道：“不错，贫道没有胜他，但三十合交手之中，贫道也未输他一招。”

商八吃了一惊，暗道：如是他讲的实言，此人武功，倒是惊人的很，当今之世中武林高手，能够接得沈木风三十招者，只怕是聊聊无几。

但见逍遥子目注毒手药王说道：“阁下如此关心那沈大庄主，想是非亲即故了。”

毒手药王道：“你如真能接得那沈木风三十招，而未输一招，那是足可当得武林高手之称……”

逍遥子淡淡一笑，道：“如是那沈木风未曾惨败，敝君主和贫道早已被他逐离此地了。”

萧翎心中暗道：这话倒是不错。

毒手药王轻轻咳了一声，道：“这么说来，你们是大获全胜了？”

逍遥子笑道：“至低限度前日一场水战，那沈木风没有占得便宜，如果是那沈木风胜了，也不会让我等再停留在这归州江面上……”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沈木风复出江湖的事已然哄动了整个武林，你们中州二贾，想是早已知道了。”

此人讲话，曲转盘折，以那商八在江湖上的见闻阅历，竟也无法猜出他心中之意，商八忙问道：“不错，咱们兄弟早知道了。”

逍遥子道：“因此，敝君主也决心放弃那清闲的隐居生活，出道江湖。”

商八道：“贵君主为那沈木风出道江湖震动所激，毅然出道，这第一战，自然是要和那百花山庄别苗头了。”

逍遥子笑道：“正是如此，因此，敝君主决定出道江湖时，就下令所属驶来归州江面。”

商八心中忖道：这牛鼻子老道讲话转来转去，不知是用心何在，目光转动，只见正南方又有八艘梭形快舟，破浪而来，不禁心头一动，暗道：“是啦，这牛鼻子老道借着说话机会故意拖延时间，好使他们从容布置。”心念转动，突然纵声大笑起来。

这逍遥子果然是阴沉无比，商八纵声而笑，他竟似恍如不闻，神情平静地站在那五色巨舟之上。

金算盘商八心中忖道：这牛鼻子果然是沉得住气，竟是连问也不问我一声，当下冷哼一声，道：“道长好恶毒的阴谋啊……”

逍遥子微微一笑，道：“商兄言重了，贫道哪里不对，还望多多指教。”

商八道：“道长后援已到，布署已成，难道还要装糊涂吗？”

逍遥子回顾了那八艘急驶而来的快舟一眼，笑道：“敝君主十分好客，对你们中州二贾，更是大生敬慕，如若你们中州二贾肯赏贫道一个薄面，请登彩舟一叙。”

商八回头看了萧翎一眼，低声说道：“咱们已被重重包围，如其在咱们乘坐之舟上，和他们决战，还不如登上他们五彩巨舟之上，和他们一分胜负的好。”

毒手药王一皱眉头，道：“小女大病初愈，只怕是不宜登上彩舟……”

杜九冷冷接道：“如若当真打了起来，此番只怕是和适才不同，在下看法，咱们都得落入江中，逐波喂鱼，留在此船之上，还不如登上彩舟生机大些。”

他言语之间虽然有讥讽毒手药王之意，但说的确也是实言。

毒手药王轻轻咳了一声，低声说道：“只要老夫能行近那道人一丈之内，就可对他施毒。”

只听那逍遥子高声说道：“三日之前，那沈木风亲率快舟、巨帆，不下十余艘，但一战之后，尽遭沉没，沈木风仅以身免，诸位如是不信，贫道只好让它重演一次三日前的旧事，让诸位见识一下了。”

萧翎想到千辛万苦，迭经险阻，才救了那南宫玉的性命，目下敌势强大，船陷重围，如是真的动起手来，此舟必将为敌毁去，南宫玉亦必沉江而亡，想到她几番相救的情义，和那颗善良之心，不禁激起了豪侠之性，转脸对商八说道：“兄弟，只要他们先放南宫父女，和那姓时之人，不论什么条件，咱们都答应下来。”

商八一皱眉道：“大哥……”

萧翎一挥拳道：“不要说了，照我的话做吧！”

商八回顾了毒手药王一眼，道：“咱们家大哥对你毒手药王，可算得仁至义尽了。”

毒手药王突然一闭双目，道：“老夫当牢记不忘，日后必有一报。”

杜九冷冷接道：“你这老儿一生中不知做了多少坏事，却偏巧会遇上我家大哥慈悲仁德，当真是便宜你了。”

以毒手药王的性格，连受中州二贾的指斥，定然是怒不可遏，但他竟忍了下去。

原来他心中明白，此刻一和那四海君主船队冲突，不论武功如何高强之人，只要不会水中工夫，也是难免沉江淹死，想到萧翎的豪侠之气，舍命相救的仁德，心中火气顿消，任那中州二贾出言责骂，竟自忍了下去。

商八转过脸去，望着逍遥子一挥手，道：“道长也不用转弯抹角了，究竟是何用心，还望早些明白说出，也好让我们兄弟商量决定。”

逍遥子淡淡一笑，道：“敝君主爱才如渴，以你们中州二贾这等人才，正是敝君主梦寐以求的英雄人物……”

商八哈哈一笑，道：“道长是想把咱们收归于四海君主之旗下了。”

逍遥子道：“正是此意。”

商八道：“中州二贾桀骜不驯，不知道长听过没有？”逍遥子道：“英雄人才，大都如此，贫道早已想到了。”商八心中暗道：他早已想到了，那是说，他早已想好了制服我们的法子了……

抬头望望那五彩巨舟，笑道：“咱们兄弟，虽然生性高傲一些，但对强过咱们兄弟的人，却是一向敬重，道长如是自信有着让咱们敬佩的办法，我们兄弟倒也希望会会高人，登上你们的五彩巨舟见识一番。”

逍遥子道：“贫道欢迎至极，敝君主亦将降阶相迎二位。”商八道：“咱们兄弟答应登舟，但却有一个条件。”逍遥子道：“什么条件？只要贫道能够答应，无不从命。”商八道：“说起来简单的很，咱们兄弟答应登舟，去见那四海君主，但道长必得先行放过此船中所有之人。”

逍遥子略一沉吟道：“好，就依两位之意。”

萧翎一挺胸，道：“还有在下也想登舟见识一下。”杜九低声说道：“大哥，这又何苦呢？”

只听逍遥子道：“阁下何人？敝君主这五色巨舟，只欢迎英雄人物，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卒，想上此舟，也是痴人说梦了。”萧翎冷冷说道：“区区在江湖之上，也算得薄有虚名之人。”逍遥子道：“阁下怎么称呼？”

萧翎道：“在下萧翎……”

逍遥子道：“你叫萧翎？”

萧翎道：“不错，正是在下。”

逍遥子道：“贫道自出山之后，就闻得江湖上传诵萧翎之名，白马快剑，

武林震动，可就是阁下你吗？”

萧翎道：“道长可是有些不信吗？”

逍遥子道：“武林中传说，那萧翎年少英俊，风度翩翩，倒是不错，不过阁下是有些太年轻了。”

萧翎神色肃然地说道：“道长可要见识一下吗？”

只听毒手药王的声音，传入耳中道：“萧兄，不可过露锋芒。”

萧翎目光一转，投注到毒手药王脸上，冷冷说道：“阁下可以回舱去了。”

毒手药王呆了一呆，转身入舱。

但闻逍遥子高声说道：“贫道闻名已久，可惜无缘早会，萧大侠如能露得一手，让贫道一开眼界，那是最好不过。”

中州二贾眼看萧翎已和那逍遥子答上了话，心中虽想劝阻，已是势所不能，只好站在旁侧观看。

萧翎右腕握住剑把，道：“道长想要见识些什么？”

逍遥子笑道：“那萧翎以快剑驰名江湖，贫道自是想见识一下萧兄的剑法。”

萧翎暗中运气，庄肃地说道：“好！我让你大开一次眼界，看一记绝妙武林的回旋剑招。”

逍遥子道：“只听这剑招之名，已叫贫道悠然神往。”

萧翎道：“看清楚了。”

右腕一挥，长剑出鞘，脱手飞去。

只见那长剑悬空横飞，势道极是缓慢，剑身摇动，似是随时可以落下。

逍遥子赞道：“好一招回旋剑……”余音未绝，悬空长剑突然打个旋，疾飞而行，白光闪转，响起了一声惨叫，一艘快舟甲板上，突然有一个蓝衣大汉倒了下去，栽入江中。

那飞出长剑劈死了一个蓝衣大汉之后，竟然绕了一个大圈子，重又飞向萧翎身侧，萧翎右手一探，抓住了剑把。这一招惊世骇俗的回旋剑招，不但瞧得逍遥子目瞪口呆，就是商八、杜九，也是看的惊奇不止。

萧翎接得长剑，回剑入鞘，淡然一笑，道：“怎么样？不知在下的剑招，是否合登上五彩大船的条件！”

逍遥子哈哈一笑道：“无怪江湖上提起你萧大侠的名头，人人敬畏了。”

萧翎道：“过奖，过奖。”

逍遥子沉吟了一阵，旋即一笑道：“萧大侠只凭这一招回旋剑法，已足可让敝君主降阶相迎了，不过……”

萧翎道：“不过什么？”

逍遥子道：“贫道曾经为敝君主立下了一个很坏的规矩……”萧翎道：“什么规矩？”

逍遥子道：“凡是第一次晋见敝君主的，都需戴上一种刑具。”萧翎冷冷说道：“贵君主如是爱才如渴，这等爱法，也未免有些太过……”

逍遥子轻轻咳了一声，接道：“此事不能责怪到敝君主的头上，只能怪贫道立下这不情之戒规，唉！但戒规已成，贫道只好在三位面前谢罪了。”

杜九冷冷说道：“咱们难道一定要登那五彩大船吗？一定要见那四海君主吗……”

逍遥子接道：“这个自然了。”

杜九道：“杜二爷偏偏不去，怎么样？”

逍遥子仰天打个哈哈道：“贫道听人说过，中州二贾，在武林之中，素守信誉，答允之言，难道还会变卦吗？”

杜九冷冷说道：“咱们答允登舟不错，可是未答允要戴刑具。”逍遥子道：“所谓身带刑具，对三位而言，只不过是样子罢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三位戴上刑具登舟，那是表示对敝君主的敬慕，敝君主降阶相迎，那又是爱慕诸位才能之意，如此算来，自然是两不吃亏了。”

萧翎想到那南宫玉必须早作歇息，拖延下去，于事无补，当下说道：“要戴何种刑具，道长可否先行说明？”

逍遥子笑道：“一条小小的金锁。”

萧翎道：“好吧……”

逍遥子接道：“萧大侠快人快语，实叫贫道敬佩。”

萧翎道：“不过，在下也有一个条件。”

逍遥子道：“萧大侠请说吧！”

萧翎道：“我等必得先行看着这艘大船离开此地，才可带上刑具，登上道长的五彩大船。”

逍遥子一皱眉，道：“那船上之人，这等重要吗？”

杜九冷冷说道：“怎么样？你已经答应过了，难道又想变卦不成？”

逍遥子道：“贫道只不过随便问问罢了。”

萧翎道：“一个大病初愈的女子。”

逍遥子微微一笑，道：“古来英雄最多情，萧大侠人若临风玉树，自是多情人物，贫道岂有不允之理。”

萧翎道：“我等要看到大船离此，才肯戴上刑具登舟。”

逍遥子犹豫了一阵，道：“这个，这个……”

萧翎道：“在下一向言出必践，只要在下眼看大船离此，自当戴上刑具登上彩舟。”

逍遥子道：“好！”目光转到中州二贾脸上，接道：“两位意下如何？”

中州二贾齐应道：“只要咱们大哥答应，赴汤蹈火，咱们兄弟也不推辞。”

逍遥子道：“贫道放下一艘小舟，三位登上小舟，也好让大船离此。”

说完话，举手一挥，立时有一艘梭形快舟，直向萧翎等的大船之旁冲去。

那小舟裂波而来，迅快至极，直待将要接近大船时，才突然停了下来。

小舟上，除了一个身体健壮的摇橹大汉之外，再无其他之人。

萧翎抬头望了那逍遥子一眼，道：“就是这艘小舟吗？”

逍遥子道：“不错，三位请上船吧！”

萧翎当先一跃而起，落在小舟之上。

中州二贾紧随在萧翎身后，飞落在小舟之上。

三人不过刚刚站稳脚步，陡闻船舱之中，传出来一个尖锐的声音，道：“萧相公，萧大侠……”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是南宫姑娘，杜兄弟快叫他们开船。”

杜九回头望着大船，冷冷喝道：“你们还不开船，停在这里等死吗？”

不论如何和气的話，只要从杜九口中说出，都变的十分难听，他那冷峻的面孔，似是随时都可以出手杀人，再加冷冰冰的声音，凡是看到他的人，听到他的声音，都不自觉的生出三分畏惧。

船主周顺站在船头上，打躬作揖地说道：“杜老爷，小的叫他们立刻开船。”

只闻橹声频频，大船缓缓向前行去。

正东方布守的两艘梭形舟，突然向旁侧划开，让出去路。

但见那大船愈行愈快，片刻工夫，只余下一点帆影。

逍遥子轻轻咳了一声，道：“那大船已经近岸，此刻，贫道就是遣派快舟追赶，亦是来不及了，三位总该放心了吧？”

萧翎抬起头来，望了逍遥子一眼，道：“道长倒是一位很守信用的人。”

逍遥子道：“君子无信不立，贫道相信诸位，亦都是言而有信的君子。”

杜九冷冷说道：“咱们彼此为敌，那就不一定了。”

逍遥子脸色一变，道：“中州二贾，在武林道上，一向信用卓著，杜兄和贫道说笑话了。”

杜九道：“在下说的句句……”

萧翎举手一挥，阻止杜九再说下去，接道：“道长拿刑具来吧！”

逍遥子回过头去，举手一招，立时有一个青衣童子，和绿衣少女行到船头之上。

那五彩巨舟，高逾水面五尺以上，萧翎等停身的梭形快舟，甲板离水面不过一尺多些，是以五彩巨舟上的景物，萧翎等无法看得清楚。

只听那逍遥子道：“你们下去，替三位贵客加上金锁刑具。”

那青衣童子，绿衣少女，齐齐应了一声，飞落在萧翎等小舟之上。

商八看两人年纪只不过十四五岁，但轻功造诣，却是不凡，由那五彩巨舟上飞落到小舟之上，有如两片落叶一般，船身连动也未动一下，心中暗道：两个童子，武功尚且如此，那四海君主，武功定非小可。

只见那青衣童子，缓缓从怀中摸出一条金光闪闪的锁链，道：“哪一位先戴？”

萧翎仔细瞧那金锁刑具，只不过三尺长短，环环衔扣，每隔半尺，就有一个核桃大小的金锁，心中暗道：这刑具倒是奇怪，必有特殊的作用。

杜九一挺胸，道：“杜二爷先来试试看，不过二爷的脾气可不大好，你

们这一对娃儿，要小心一些就是。”

那青衣童子年纪虽然不大，但修养工夫，却是很好，微微一笑，举起手中的金色锁链，向杜九颈上套去。

杜九个子甚高，那青衣童子高高举起双手，也无法把锁链套在杜九的颈上，杜九又故意抬头挺胸而立，那童子更是无能为力。

只见绿衣少女，竟然向前行了两步，伸出右手。

青衣童子一提真气，跃落绿衣女的手臂之上，伸手把锁链套在杜九的颈上，然后又把金链在杜九双臂之间绕了两周，熟练异常的扣上了各段金锁。

那金锁未扣之前，也还罢了，金锁扣上之后，杜九立时一皱眉头。

原来那数道金锁未扣之前，还看不出这金锁刑具的妙用，一扣之后，整个金锁，突然收紧了很多，两条手臂，被紧紧的锁在颈上。

杜九望了那金锁金链一眼，冷然一笑，肃立未动。

心中却暗暗忖道：这区区一条金链，难道还真能锁住杜九不成。

那青衣童子又从怀中摸出一条金链，道：“轮到哪一位了？”

商八哈哈一笑道：“锁我吧！”

那青衣童子行了过去，如法炮制，锁上了商八。

萧翎一直冷眼旁观，未发一言。

那青衣童子又摸出一条金锁链来，行到萧翎面前，道：“轮到阁下了。”

萧翎道：“尽管出手。”

那青衣童子举起锁链，又锁了萧翎。

逍遥子眼看三人全都戴好了金锁刑具，微微一笑，道：“贫道还有一个不情之求。”

杜九冷冷说道：“如果是不情之求，最好不要说了，在下等只答应戴上金锁刑具，并未再作别的承诺。”

逍遥子道：“那是敝君主立下的法戒，天下武林同道，人人都得遵照，三位自是不能例外。”

萧翎道：“如是不情之求，我等可以答允，但也可以拒绝，道长请先说出来吧！”

逍遥子道：“在见我家君主之时，三位最好能把兵刃取下。”

萧翎一皱眉头，还未决定是否答允下来，杜九已忍耐不住，冷厉地喝道：“道长的算盘未免是打的太如意了。”

说话之时，暗运真气，猛然一挣。

只听一阵劈劈啪啪之声，数道金锁，突然一紧，不但未能把金链挣断，原有些松缓的金锁，反而突然紧了起来。

杜九暗暗吃了一惊，忖道：一条小小金链，怎的如此坚牢。

只见逍遥子微微一笑，道：“三位武功高强，生性必傲，贫道不得不用特制的金锁把三位锁起来，诸位带的金锁链乃天镀编结之后，再配以百炼精钢制成，浇以金汁，而且诸位被锁之处，又都是关节穴脉所在，纵有千斤神

力，只怕也不易挣断，所以三位还是不要多费心机，免得破坏了眼前的和谐气氛，弄得不欢而散。”

商八哈哈一笑，道：“道长好深的城府，好厉害的心机。”

逍遥子淡然一笑，道：“敝君主也仅仅只有这三条特造的金链，如是你再多上一位，那就不够用了……”

语音微微一顿，又道：“取下他们的兵刃。”

那青衣男童和绿衣女童，闻声出手，分向萧翎长剑和杜九铁笔之上抓去。

杜九身子一侧，避开五指，飞起一脚，直向那青衣童子踢去。

那童子身手矫健，一闪避开，挥手一指，点向杜九右腿的悬钟穴。

杜九看他出手就找穴道，心中暗自震惊，疾快的收回右腿，忖道：瞧不出这娃儿身手如此了得。

但闻萧翎说道：“杜兄弟让他们取下兵刃吧！”

杜九对萧翎之言，一向是百依百顺，当下不再反抗。

那童子取下杜九肩上插的铁笔，那绿衣女童也取下了萧翎身上的长剑，缓步行到商八身前，道：“你的兵刃。”商八笑道：“兵刃倒有，只是不便取出，姑娘先开了在下身上金锁，俟我取出兵刃后，再戴上去如何？”

那绿衣女童显然毫无江湖阅历，被商八几句话，说的哑口无言，半晌答不出话。

只见青衣童子身子一侧，行了过来，道：“兵刃放在何处，在下愿代效劳。”

商八一挺肚皮，笑道：“那就有劳小兄弟了。”

逍遥子站在那五彩巨舟的船头之上，冷眼旁观，未插一言。

那青衣童子伸手从商八的团花大马褂下面，摸出了金算盘，回头望着逍遥子道：“兵刃都已收下。”

逍遥子道：“好！你们上船来吧！”

两人拿着萧翎等的兵刃，应了一声，同时飞身而起，跃上大船。

萧翎目注逍遥子说道：“我等兵刃都被取去，道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杜九冷冷接道：“我早知道牛鼻子靠不住，果然不错。”

逍遥子也不生气，淡然一笑，道：“三位身上戴着金锁，行动不便，待贫道放下软梯，便于三位登船。”

也不待萧翎答话，回头说道：“放下软梯。”

只听刷的一声，一道五彩软梯，从巨舟之上放了下来，直落小舟。

萧翎举步，踏上软梯登上五彩巨舟。

中州二贾随在萧翎身后，鱼贯而上。

抬头看去，只见巨舟之上，甲板甚是宽大，长约三丈，宽有一丈二三。

甲板尽处，是一座雕刻着龙凤的舱门。

十二个黑衣劲装，身背雁翎刀的大汉，一排横立在逍遥子的身后。

只见逍遥子举手一挥，十二个佩刀大汉迅速的散布开去，让开了去路。

商八仔细看那五彩巨舟，构造和一般帆船，大不相同，显然是特殊设计建造而成。

逍遥子微微一笑，道：“三位且请在这甲板之上，稍候片刻，贫道这就进去禀报君主，以便迎接三位……”

萧翎淡然说道：“这等非出本心的做作，我看用不着了。”

逍遥子道：“贫道既然答应了三位，岂可言而无信。”大步直向舱中行去。

只见那紧闭的龙凤舱门忽然大开，但逍遥子进门之后，立时又关了起来。

商八低声对萧翎说道：“这金锁链，紧韧异常，小弟已然暗中试过，无法挣断……”

萧翎道：“此刻咱们已中圈套，如非情势急迫，还望两位兄弟忍耐一二。”

商八道：“咱们听候大哥之命行事就是。”

杜九道：“这金锁链虽然挣它不断，但咱们还有两足可以拒敌，小弟认为最困难的是咱们此刻还在船上，咱们兄弟都不会水底工夫，纵然能够冲出他们围攻，也是难飞渡这茫茫江流。”

萧翎道：“杜兄弟所见甚是，因此，咱们才要多忍耐一些。”

但见那紧闭的龙凤舱门，忽然大开，两个青衣童子当先行了出来。

紧随在两个青衣童子之后的，是四个全身绿衣的少女。

二男四女，青一色背插长剑。

杜九低声对商八说道：“老大，那四海君主，定然是一位好色之徒。”

商八忍不住微微一笑，道：“何以见得？”

杜九道：“你瞧他手下之人，女童多于男童……”

说话之间，突然弦管齐鸣，悠扬乐声中，缓步走出一个身着胸绣金龙黄袍的人来。

萧翎仔细看去，发觉那人的年龄并不大，大约在三十上下，白面无须，举步落足之间，缓慢沉重，似是和着那弦管节奏。

逍遥子紧随在那黄袍人的身后，出得舱门之后，突然加快脚步，抢在那黄袍人的前面，行近萧翎等人身前，说道：“敝君主出舱，三位也该以礼拜见。”

杜九冷冷说道：“有什么好拜的，他又不是真正的皇帝，就算是真正的皇帝，咱们兄弟也未必就要拜他。”

他说话声音虽然不大，但那黄袍人却听得十分清楚，两道炯炯的眼睛，扫了过来。

逍遥子似是还想劝说三人几句，但却突然欲言又止。

原来，他怕萧翎等说出更为难听之言，那就弄巧成拙了，是以话到口边，又强自忍了回去。

只见那两个青衣童子和绿衣少女行近了三人四五尺处，停下脚步，分列两侧，让出一条路来。

黄袍人缓步而行，越过那青衣童子，直行到几人身前，缓缓说道：“适才听到国师谈到三位大名，在下是思慕已久了。”

萧翎暗自忖道：当真是想造反吗？你自称四海君主，那牛鼻老道，又号称什么国师，总共也不过几只快舟，和这五色大船。

心中暗骂，口中却应道：“好说，好说，君主言重了。”

黄袍人道：“三位请入舱中小坐，也好让在下略尽礼贤之意。”

杜九听他口气托大，竟然用上礼贤二字，不禁心头火起，冷冷说道：“咱们兄弟是江湖中草莽人物，登不得皇舟雅堂，如是言语开罪了你，那就未免大煞风景了。”

逍遥子插口接道：“不要紧，敝君主一向是量大如海，爱才若渴，诸位都是成名武林的人物，正是敝君主渴慕之才，纵然是放荡一些，也不要紧。”

黄袍人道：“国师说的不错，三位请入舱中一叙吧！”

萧翎心中暗道：既然登上了这五彩巨舟，也该到它舱中去见识一下才是。心念一转，当先向舱中行去。

商八、杜九，眼看萧翎进入舱中，只好随在身后行去。

黄袍人回顾了逍遥子一眼，随在三人之后，行入舱中。

舱中地方，十分宽敞，布置更是极尽豪华。

地上铺着很厚的红毯，四周都是浅绿色的壁竣，一张雕龙描凤的金交椅，紧靠在后舱壁而放，一只檀木长案，摆在椅子前面。

四个锦墩，分放两侧。

在那金交椅后的壁板上，挂着一幅六尺见方的巨画，写着“武林形势图”五个大字。

单是五个大字，就足以引人心神。

萧翎运足目力，只见那图上详列着天下各大门派的所在地，分别记述着他们的特殊武功，和弟子人数。

百花山庄和少林寺，都赫然在上面，但这两处，一个是数百年来一直被武林同道奉若泰山北斗的武学源起圣地，一个是神秘莫测的江湖屠场。

显然那四海君主，对这两个地方所知有限，并未列出人数，和他们特殊的武功。

萧翎暗忖道：这四海君主，倒是一位有心人，单是画这一幅“武林形势图”，就要耗去不少时间。

只见那黄袍人穿过锦墩，绕过檀木长案，端端正正的坐在金交椅上说道：“三位请坐。”

商八暗暗忖道：你这叫礼贤下士吗？自己先大模大样的坐下，然后再请客人落座，岂是待客之道。

但闻逍遥子放声笑道：“三位请随便坐吧！”

萧翎心中忖道：既来之，则安之，当先举步而行，在一座锦墩上坐了下去。

中州二贾一向跟着萧翎行事，眼看萧翎坐下，也跟着坐了下去。

逍遥子微微一笑，高声说道：“敬茶。”

但见舱壁一角处壁绫启动，现出了一个暗门，五个身着彩衣的美婢，鱼贯而出，每人手中捧了一个玉盘，盘上放着一杯香茗，行在萧翎和中州二贾身前，欠身奉上香茗。

萧翎和中州二贾双臂虽然被金链锁了起来，但双手五指还可运用自如，只是伸缩之间，双手得一齐动作，自觉十分不雅，当下冷冷的望了逍遥子一眼，道：“多谢姑娘，不用了。”

中州二贾更是各自冷笑一声，一语不发。

那黄袍人和逍遥子，却是各自伸手，从玉盘中取过香茗。

逍遥子左手一挥，道：“三位既是不肯饮用，你们还不退下。”

五名美婢，齐齐转身而去，退回那壁角暗门中，随手关上了暗门。

逍遥子缓缓把手中茶杯，放在木案之上，低声对那黄袍人道：“君主有事，也可和三位佳宾谈谈了。”

黄袍人啜了一口香茗，放下茶杯，说道：“在下久闻三位大名，今日有幸一会。”

萧翎冷冷说道：“君主不必客气，有话可以明说了。”

黄袍人微微一笑，道：“现今武林之中，局势纷乱，杀伐不息，恩怨纠结，无时或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人岂无恻隐之心，在下有意出主武林，阻拦杀伐，为武林开百世太平基业……”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三位对此有何高见？”

萧翎目光转注到商八脸上，以目示意，要他答话。

商八轻轻咳了一声，先来了一阵哈哈大笑。

黄袍人一皱眉头，欲言又止，显是要待发作，但却强自忍了下去。

商八笑了一阵，停下笑声，说道：“君主想出主武林，天下有幸了。”

黄袍人眉头一展，笑道：“请教大名。”

商八道：“金算盘商八。”

黄袍人目光转注到杜九脸上，道：“阁下怎么称呼？”

杜九冷冷地说道：“冷面铁笔杜九。”

黄袍人笑道：“两位就是江湖尊称的中州二贾了。”

杜九道：“正是不才兄弟。”

黄袍人目光转投到萧翎的身上，道：“这一位定是萧翎兄了。”

萧翎道：“不错。”

黄袍人端起案上茶杯，又啜了一口茶，道：“在下有意为武林排难解纷，需要人手相助，不知三位可否助我一臂之力。”

商八接道：“君主雄才大略，又有逍遥道长相助，我等江湖草莽，不谙武略，只怕我等无能帮助君主。”

黄袍人道：“敝国师已然介绍过三位武功，在下亦是久闻大名，三位如

肯相助，在下必将委以重任，日后取得武林君主之位，三位居功，在下必有一报。”

商八忖道：他此刻已然自号君主之称，心中也明白是自尊自妄了。

心中暗骂，口里却应道：“兹事体大，在下等一时难作决定。”

黄袍人目光转注到逍遥子的脸上，道：“国师之意呢？”

逍遥子淡淡一笑，道：“贫道看来，此事简单的很，愿与不愿，一言而决，用不着多作思虑了。”

这几句话，单刀直入，商八倒是真的无法做主了，低声对萧翎说道：“大哥做主吧！”

萧翎略一沉吟，道：“如是在下等不愿为君主效劳呢？”

黄袍人想不到，他身上戴着刑具，竟然还说出如此硬朗之言，不禁脸色一变，道：“三位如是不肯答应，那是不给在下的面子了。”

逍遥子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贫道的看法，三位还是答应的好。”

萧翎道：“道长可是想威迫我等。”

逍遥子阴森一笑，道：“不是威迫，贫道言出肺腑，完全是一片金玉良言。”

萧翎心知此刻一言，立决敌友，面临到生死关头，自己也不便擅作主张，回顾了中州二贾一眼，道：“两位兄弟之意呢？”

商八道：“咱们追随大哥，生死不渝。”

萧翎目光转投到那黄袍人的身上，道：“如是君主威迫在下，萧某决不答允。”

黄袍人冷冷说道：“三位可知道此刻在下一言，可定三位生死。”

逍遥子急忙接道：“君主息怒，让贫道再劝他们几句如何？”

黄袍人道：“好！如是劝他们不醒，那也不用留作后患了。”

言下之意，十分明显，如是逍遥子仍劝不醒，三人立刻有性命之忧。

只听逍遥子轻轻咳了一声，道：“贫道有几句话，尚望诸位三思。”

萧翎道：“你说吧！”

一面暗中运气，提聚功力。

他已听得中州二贾说过，这刑具看上去，虽然细小，但却坚牢异常，可是心中又有些不信，暗中运气，准备一试。

逍遥子举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接道：“三位都正当有为之年，如若是这般无声无息的死了，那实在可惜的很……”

森冷的目光，缓缓由三人脸上扫过，接道：“三位以为贫道之见如何？”

杜九冷冷说道：“你怎么知道咱们一定要死。”

逍遥子道：“三位身上带着刑具，就算武功再高一些，也难是贫道之敌。”

杜九道：“那倒不一定了。”

逍遥子道：“杜兄不信贫道之言，贫道就拿人作个试验给三位见识一下如何？”

杜九道：“那要看什么人了。”

逍遥子道：“如论那人的声望，和他在武林中的地位，只怕还在三位之上。”

突然举起双掌一拍，高声说道：“带那老叫化来！”

萧翎心中暗道：老叫化子，那一定是丐帮中人物了，丐帮素多忠义之士，视死如归，自然不会归附这四海君主了……

心念转动之间，突然一阵呀然轻响，壁间那暗门重又大开。

两个青衣童子，手执长剑，押着一个身着破衫的枯瘦老者行了进来。

那人身上未带金锁，但双肩的琵琶骨处，却为牛筋穿过，两个青衣童子，右手执剑，左手各自握着牛筋一端。

萧翎一见那枯瘦老丐，不禁大吃一惊，骇然而起，正待出言呼叫，却为商八伸手阻止。那枯瘦老丐，目光扫掠了萧翎等三人一眼，脸上亦现出惊异之色。

但一瞬间后，重又归复平静。

原来，这枯瘦老丐，竟是丐帮中仅存的长老，那帮助萧翎等人闯出百花山庄的孙不邪。

但闻逍遥子道：“诸位可识得这位老丐吗？”

商八急急接口说道：“不认识。”

逍遥子投注到萧翎身上，道：“阁下定然认识了。”

萧翎心中暗道：商八阻拦于我，让我装出不识此人的模样，定然别有用心，他江湖经验丰富，定然有所作用。当下摇摇头，道：“看他形貌，似是听人说过。”

逍遥子哈哈一笑，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你看到他时心中大为震动……”话声微微一顿，又道：“丐帮之名，三位想早就听人说过了，此人乃是丐帮中硕果仅存的一位长老孙不邪。”

杜九心中暗道：这孙不邪武功高强，非同小可，不知何以会被四海君主所擒……

但见逍遥子两道森寒的目光，逼视了过来，道：“杜九，可听过那孙不邪的大名吗？”

杜九道：“自然是听过了。”

逍遥子哈哈一笑，道：“好，杜兄不信那金锁刑具的威力，贫道就试给你见识一番……”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要解开你身上的金锁刑具，戴在孙不邪的身上，然后把他杀死，让你瞧瞧金锁刑具的威力。”

杜九心中暗道：他要解我身上金锁刑具，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只可惜这机会未发生在大哥的身上。

只听逍遥子接道：“不过，贫道在解你刑具之前，先要用牛筋穿你两处琵琶骨。”

杜九怔了一怔，忖道：此事倒是幸未发生在大哥身上了。

只见逍遥子站起身子，直对杜九行来。

杜九两道眼神转注在萧翎身上，目光中，满是询问之色。

显然，他不愿束手让别人用牛筋穿过琵琶骨，准备出手抗拒，但又不知萧翎的心意如何？望着萧翎，听他示意。

只见萧翎霍然站起身子，道：“住手！”

逍遥子目光转注到萧翎身上，阴森一笑，道：“阁下还有什么指教？”

萧翎道：“你可知我们三人之中，哪一个能够做主？”

逍遥子道：“中州二贾生死不渝的追随萧兄，足见萧兄之能了。”

萧翎冷冷说道：“你既然知道我为三人之首，何以不找我说话？”

逍遥子微微一笑，道：“贫道自有主张，用不着萧兄代为担心。”

萧翎道：“道长可是想用强迫的手段，收拾在下杜兄弟吗？”

逍遥子道：“在未穿过他琵琶骨前，贫道要先点了他的穴道。”

萧翎突然横跨一步，道：“萧某未死之前，决不容道长出手伤人。”

逍遥子对萧翎，似是特别容忍，当下淡然一笑，道：“萧大侠以快剑驰名武林，如今你手中无剑，只怕未必是贫道之敌了。”

萧翎冷冷道：“萧某虽然手中无剑，但也不愿眼看道长伤我兄弟。”

杜九突然一挺身子，道：“大哥退开，这牛鼻子既然指定要对付兄弟，还是由我来试试吧！”

只听孙不邪说道：“三位身上戴着金锁刑具，都不是他的敌手。”

这孙不邪的武功，萧翎和中州二贾都是亲眼所见，知他说的决不是假话，都不禁为之一呆。

逍遥子目光转注到孙不邪身上，微微一笑，道：“孙兄终于想通了。”

孙不邪双目中神芒一闪，似想发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长叹一声，说道：“如若老叫化、萧大侠、及中州二贾相助你们，四海君主之名，立时将扬起四海，天下皆知了。”

逍遥子道：“正因如此，贫道才百般容忍，希望四位能相助敝君主一臂之力。”

孙不邪道：“只怕道长无能说服他们。”

逍遥子道：“如若形势逼迫贫道过甚，说不得只好先杀了几位，至少也可减去一些阻力。”

孙不邪道：“如若道长能够信得过老叫化子……”

逍遥子接道：“贫道一向是用人不疑，孙兄有何高见，尽管请说。”

孙不邪道：“老叫化愿代道长劝说他们，投效四海君主麾下。”

逍遥子沉吟一阵，突然纵声而笑。

孙不邪冷冷说道：“你笑什么？”

逍遥子道：“孙兄自被贫道擒住之后，一直神情冷傲，虽然经贫道百般劝说，仍是不肯就范，此刻突然有此转变，竟然要为贫道代做说客，岂能不叫贫道怀疑。”

孙不邪道：“道长如是不肯信任老叫化子，那就不用谈了。”

逍遥子凝目思索了一阵，道：“贫道并非不肯信任孙兄，只是先得请示一下敝君主才行。”转过脸去，和那黄袍人低言数语。

孙不邪冷笑一声，侧过脸去，暗施传音之术，道：“萧兄弟，阁下正值有为之年，今后二十年江湖大局，寄望于萧大侠身上正重，还望多多珍重，不可因逞一时豪强，意气用事……”

但闻逍遥子说道：“敝君主觉得孙兄乃成名多年的人物，对孙兄十分信任。”

孙不邪头也不转，装出气愤之状，仍然暗施传音之术，接道：“萧兄不比老叫化子，老叫化老朽了，你如何能和老叫化子相比……”

逍遥子高声说道：“敝君主已然答允孙兄之求，孙兄意下如何？还望早作决定。”

孙不邪缓缓回过头来，说道：“道长怎的忽然又相信老叫化子了？”

逍遥子道：“这是敝君主的意思，如以贫道的看法，就算孙兄当真的肯尽心而为，只怕也难收得成效。”

孙不邪冷冷说道：“老叫化和萧翎师长，交情甚深，道长不行，老叫化倒是有得几分把握。”

逍遥子笑道：“如若孙兄能够解说出贫道心中之疑，那就连贫道也心悦诚服了。”

孙不邪道：“你可是怀疑老叫化子使诈吗？”

逍遥子道：“诸位身上都有刑具，贫道自是不用忧虑合力出手，至于使诈一说，如能在贫道面前施展，那是未免太过低估贫道了。”

孙不邪冷冷道：“你一定要知道，老叫化为何会突然改变了心意吗？”

逍遥子道：“如是孙兄肯说，贫道是洗耳恭听。”

孙不邪道：“老叫化和那萧翎师长交情甚深，不忍眼看他年轻轻死去。”

逍遥子淡淡一笑，道：“你既是那萧翎师长之友，定然见过萧翎了。”

孙不邪道：“自然见过了，不过，老夫见他之时，那萧翎年纪还小，只怕他已无法记得老叫化了，是故，适才看见老叫化，虽有惊愕之状，却是认不出来。”

逍遥子道：“这萧翎的师长是谁？”

孙不邪凛然说道：“这个，请恕老叫化不能说出。”

逍遥子奇道：“为什么？”

孙不邪道：“我那故友，仇家甚多，但江湖中人，大都已认为他早已死去，如若知他未死，只怕会给他带去无数的烦恼。”

第五十回 施巧计脱重围

逍遥子道：“天涯何等辽阔，只要你不说出他居住之地，纵然有人知道他还活在世上，也是无法找得到他。”

孙不邪道：“道长一定要问吗？”

逍遥子道：“如是孙兄实不愿说，贫道也是无法勉强。”

孙不邪道：“如果老叫化说了出来，道长不要害怕。”

逍遥子道：“如是当今武林之世，有人能够使贫道害怕，你孙兄也是其中之一。”

孙不邪道：“庄山贝，道长可曾听到过吗？”

逍遥子呆了一呆，半晌之后才缓缓说道：“除了庄山贝外，也无人能够教出这等徒弟。”

萧翎暗中查看，发觉那逍遥子听得师父之名，心中若有畏惧，不禁心中一动，暗道：难道这牛鼻子老道，当真的认识我师父不成……

只听孙不邪冷冷说道：“道长可是相信了吗？”

逍遥子道：“相信了，那就有劳孙兄代贫道劝劝这位萧施主了。”

孙不邪道：“老叫化效劳不难，但有几件事，先得道长答应。”

逍遥子道：“什么事？”

孙不邪道：“老叫化劝说萧翎之时，是动以私情，陈以利害，道长最好不要派人暗中偷听。”

逍遥子道：“以诸位的耳目而言，就算是贫道派人偷听，只怕也是无法瞒得过诸位。”

孙不邪道：“我虽是他师长之友，但他记忆模糊，早已不认识老叫化了，因此，必须有个较长的时间才行。”

逍遥子道：“不知孙兄要多长时间？”

孙不邪道：“一日的时光，不能算长吧？”

逍遥子道：“就依孙兄之见，不知是否还有什么条件？”

孙不邪道：“待之以礼，就你们五彩巨舟中最美丽的女婢，选上两个，替我们送上一桌酒菜。”

逍遥子笑道：“此事容易。”

孙不邪道：“最后一件，替我选择一个幽静的舱位，我们要饮酒谈心。”

逍遥子道：“此乃理所当然之事。”回头对两个押送孙不邪的仗剑童子说道：“带四位贵客，到迎宾舱中去。”

两个仗剑童子应了一声，望着孙不邪和萧翎等说道：“走吧！”

逍遥子道：“四位贵宾，很可能和我同在君主座下效劳，你们要小心伺候了。”

两个童子果然不敢再对四人无礼，欠身说道：“我等为四位带路。”当先向前行去。

孙不邪等紧随在两个童子之后，行入了一座布置幽雅的舱室之中。

两个青衣童子还剑入鞘，抱拳对四人一礼，道：“四位情坐，小的等告辞了。”

孙不邪淡然一笑，道：“两位不怕老叫化逃走吗？”

两个青衣童子不敢答话，却把手中牛筋带出舱外。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怎么，你们两个这等对待老叫化，如果老叫化归依了，四海君主必要好好的惩治你们一番。”

两个青衣童子已然行出舱外，高声说道：“小的们职责攸关，还望你老不要见怪才好。”

孙不邪道：“你们两个可要牵着牛筋，守在舱外吗？”

只听一个青衣童子说道：“我等把牛筋拴在舱外的铁柱之上，你老尽管放心，道爷交代了下来，小的等决然不敢偷听。”

但闻脚步声逐渐远去，两个青衣童子，似已联袂而去。

孙不邪附在舱壁间，仔细听了一阵，回过头来，肃然说道：“萧大侠，老叫化劝你几句话。”

萧翎道：“晚辈洗耳恭听。”

孙不邪道：“老叫化年登古稀，目睹耳闻，见过了不少英雄人才，但却无一人能有你这一身成就，绝代奇才，再加上旷世奇遇，培养出你老弟这一株武林奇葩，更难得的是你那侠心铁胆的英雄性格，今后三十年武林大局，道长魔消，全系在你的身上，老叫化为天下武林同道请命，无论如何你不能死。”

萧翎吁了一口气，道：“老前辈过奖晚辈了。”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老叫化一生之中，从未说过一句违心之言……”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这金锁刑具，虽然不易挣断，但尚非重大之事，被困舟上，四面洪流滚滚，咱们全不会水中工夫，纵然能够闯出他们拦截，也是难逃死亡之运。”

孙不邪道：“正因如此，老叫化才毛遂自荐，托词为令师之友，希望能劝得老弟为武林珍重。”

萧翎道：“老前辈有何良策，但请吩咐，晚辈是无不遵从。”

孙不邪道：“如问良策，老叫化此刻也是一筹莫展，我要劝老弟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商八直：“眼下唯一的救急之策，就是设法诈降，才能徐图脱身。”

孙不邪道：“那四海君主为人看似暴急，实则深藏不露，使人难测高深，逍遥子老谋深算，险诈无比，咱们诈降之计，只怕早已在他预料之中，也许他早已想好了对付之策。”

杜九冷冷说道：“照老前辈这么说来，咱们是死路一条了。”

孙不邪道：“老叫化倒有一策，只不知萧大侠肯是不肯。”

萧翎道：“老前辈有何良策，只管说。”

孙不邪笑道：“老叫化这办法就叫作拖死狗，咱们也不用答应他，但也不用拒绝他，给他慢慢的拖下去……”

商八道：“要拖到几时为止呢？”

孙不邪道：“这个老叫化就不敢说了，就目下情势而论，那四海君主，确有着争雄江湖的野心，一心一意想把咱们几个网罗旗下，为他所用，因此，才百般对咱们容忍，一时之间，他们还不会当真把咱们给杀死。”

两个美婢托着酒菜进入舱中，含笑摆好，躬身往舱外退去。

孙不邪道：“二位来照顾我等，怎可就此退去？”

那左侧一个女婢，娇媚一笑，应道：“你老可是要小婢们陪饮几杯？”

孙不邪道：“那倒不用了，老叫化只想一面饮酒，一面瞧着两位。”

二婢相应望了一眼，齐齐对孙不邪行了过去，分站两侧。

左面一婢伸出纤纤玉指，替四人斟满酒杯，笑道：“酒助豪兴，四位爷，先请喝一杯如何？”

孙不邪伸手取过面前的酒杯，笑道：“老叫化年纪最大，理该先干，他们最好慢一点，那也算敬老尊贤了。”一仰脸，喝了一个杯底朝天。

左侧那妖娆女婢，很快的又替他斟满了一杯酒。

孙不邪一面阻拦萧翎和中州二贾，不让他们食用酒肴，自己却是连连干杯，大吃大喝起来。

他一连吃下了七八杯酒，每盘佳肴也都吃了三筷以上，才放下筷子笑道：“两位可以去了，老叫化吃上几杯酒，最是见不得人家大姑娘和小媳妇，两位姑娘，还是回避一下的好。”

二婢倒是听话的很，欠身一礼，齐齐退出舱去，随手带上了舱门。

孙不邪眼看二婢远去，才微微一笑，道：“三位可以放心食用了，这酒菜之中，确未下毒。”

原来他装疯作傻的留下二婢，只是想试酒菜之中，是否有毒。

商八轻轻叹息一声，道：“此等之事，理应由我等效劳才是，怎敢叫老前辈以身试毒。”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老叫化老朽了，两位适当壮年，还望两位善助萧翎，为我武林同道尽上一分心力。”

商八道：“老前辈尽管放心，咱们这次如若能够脱险，只要江湖大义所在，就算是赔钱买卖，也不计较就是。”

孙不邪收起嬉笑之容，肃然说道：“老叫化被他们用牛筋穿过琵琶骨，逃出的机会，是万万没有了……”

萧翎接道：“他们可曾废了老前辈的武功？”

孙不邪道：“他们想迫老叫化投效卖命，自然是不会废去我的武功了。”

萧翎道：“如是能够弄断穿在老前辈胯间和双肩上的牛筋，老前辈就可以恢复自由，尽复神功了。”

孙不邪道：“习武之人，这四处如被牛筋穿过，武功虽然未失，也是形

同废人了。”

萧翎突然站起身子，道：“老前辈估计一下，他们在一个时辰之内，是否会有人来。”

孙不邪道：“一个时辰之内，也许无人会来，不过他们定会在暗中监视咱们。”

萧翎道：“除了这舱门之外，不知四周舱壁是否还设有机关？”

孙不邪道：“自然有了，但咱们不解内情，只怕找不出来。”

萧翎敲破一只酒杯，道：“先替老前辈断去双肩双胯的牛筋，再想拒敌之策。”

孙不邪摇摇头道：“不论成败，咱们都无法逃出，何苦冒险？”

萧翎道：“晚辈已经想过了，咱们只要在五彩巨舟上，和他们对抗，量那四海君主，不忍把这艘巨舟沉入江中。”

孙不邪道：“办法虽然不错，只是有些冒险……”

萧翎道：“老前辈不用犹豫了，晚辈相信老前辈神功尽夏之后，晚辈等身上虽有刑具，也可和他们抗拒几日。”

不容孙不邪再答话，用敲破瓷杯的尖刃，在牛筋上划割了起来。

他内功深厚，腕力千斤，瓷杯边刃，又极锋利，不过半个时辰左右，已把穿在孙不邪双肩双胯的四条牛筋，尽行割断。

这时，商八防守舱门处，杜九两道锐利的目光，不停在四面舱壁间搜望！

在几人预料之中，这一番过程中，必有惊险，哪知竟是出人意外的顺利。

孙不邪穿在身上的牛筋断去之后，不禁黯然一叹，长吁一口气，恍有隔世之感。

萧翎低声说道：“老前辈请运气试试，武功是否已失？”

孙不邪道：“老叫化已经运气试过了。”

萧翎道：“老前辈的武功……”

孙不邪道：“他们原准备用我，故未伤我穴脉，唉！老叫化原想救你，想不到你倒先救了我老叫化子。”

商八微微一笑，道：“那逍遥子百密一疏，收了咱们身上兵刃，却料不到大哥腕力强劲，已到了飞花伤人，摘叶取敌之境。”

萧翎摇摇头道：“如若没有这瓷杯的锋刃相助，我也是无能为力……”

谈话之间，突然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

孙不邪低声说道：“老叫化身上牛筋已除，那已是无法放得过他们了。”

这时，来人已到舱门口处轻轻叩响舱门。

孙不邪冷冷喝道：“什么人？”

室外有人应道：“小的奉命而来，有事面告。”

孙不邪用脚踏着牛筋，室外人尚未觉着有异。

孙不邪低声说道：“抢兵刃！”

接着提高声音道：“什么事，进来说吧！”

但闻舱门呀然，两个青衣童子，大步走了进来。

目光到处，只见孙不邪身上牛筋已脱，不禁一呆。

待两人想起拔剑攻敌时，商八、杜九已由隐身的门后，分向两侧袭到。

这两人本是武林高手，出手何等迅快，两个青衣童子长剑还未出鞘，人已被点中了穴道。

孙不邪伏身捡起两柄长剑，关上舱门，低声说道：“咱们有此双剑，便增强不少威力，眼下最为重要的事，是如何取得金锁刑具之钥，替三位打开刑具。”

商八道：“何不问问这两个青衣童子？”

孙不邪道：“好！碰碰运气吧！”伏身拍活了一个青衣童子的穴道。

那青衣童子睁开眼睛，望了孙不邪一眼，挺身跃起，却不料双腿穴道，仍被点着，一挺之势，竟未坐起。

孙不邪长剑一送，冷森的剑锋抵在那青衣童子咽喉之上，说道：“情非得已，你如一叫，老叫化就宰了你。”

那青衣童子冷冷说道：“彩舟停在江心，四面有二十四艘小艇相护，你们如想逃走，势比登天还难。”

孙不邪冷冷说道：“这个不用你来费心，老叫化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

青衣童子一皱眉头，未再言语。

孙不邪道：“开这金锁的钥匙，由何人保管？”

那青衣童子道：“由逍遥道爷保管。”

孙不邪冷冷说道：“老叫化不信。”

青衣童子道：“我说的字字实言，你如不信，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杜九道：“老前辈不用和他们多费唇舌，先把这两个小兔崽子给宰了，咱们捞回一点本钱再说。”

孙不邪剑锋在那青衣童子脸上轻轻移动了两下，道：“老叫化子如若狠起心肠，就先把你这张俊脸划上几道，叫你变成丑怪之容。”

那青衣童子对这张俊俏的面孔，似甚爱惜，听得脸色一变，道：“为什么不把我杀了？”

孙不邪笑道：“杀了岂不太便宜你了吗？”

只听步履之声传了过来，又有人直对舱中行来。

孙不邪望了商八杜九一眼，疾快一指，又点了那青衣童子的哑穴。

但闻一阵剥啄的敲门声，耳际间响起了一个娇若银铃的女子声音，道：“诸位可要添加酒菜。”

杜九拉开舱门道：“姑娘请进。”

只见人影一闪，一个绿衣少女，进入了舱中。

商八疾出一指，点了她后背穴道。

但见寒光闪动，一柄主剑，横里削了过来。

原来这些童子侍婢，一个个都经过特殊训练，机警无比，那第一个绿衣女婢，被点中了穴道，第二个立时拔剑击出。

商八一缩手臂，道：“好机警的丫头。”

杜九冷冷说道：“不能让她走开。”身子一侧，冲向舱外。

但那孙不邪比他的动作更快，一提真气，比杜九早一步冲出了舱门。

但绿衣少女早已疾快的退了出去。

商八哈哈一笑，抽出那绿衣女婢身上的宝剑，道：“咱们行藏已泄，那也不用隐隐藏藏了。”

孙不邪缓缓退回舱中，道：“这五彩巨舟之上，布有不少机关埋伏，如其冲出舱去，倒不如暂守此处。”

萧翎点点头说道：“也好，擒贼擒王，咱们如若能够生擒住那逍遥子，必可迫使四海君主就范，交出金锁刑具之钥……”

语声未落，却被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打断，逍遥子满脸怒气，带着四个青衣童子，和四个绿衣女婢，急奔而到。

孙不邪道：“果然是逍遥子亲身临敌，此人武功高强，只怕老朽无能生擒于他。”

萧翎道：“咱们各尽心力，是成是败，那也不用计较它了。”

只听逍遥子怒声说道：“诸位都是武林中具有身份之人，竟然言而无信。”

孙不邪道：“兵不厌诈，老叫化活了这一把年纪，还未见过敌对之中，有信义可言。”

逍遥子道：“强词夺理……”

语声微微一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杜九冷冷说道：“你替咱们兄弟戴上刑具，还不是一样用的诈语。”

逍遥子收住大笑，道：“贫道一向主张人性本恶，必于慑服而后用，敝君主却是主张人性本善，以德服之而后用……”

孙不邪冷冷说道：“陈腔滥调，老叫化已听得腻了。”

杜九接道：“眼下形势已很明显，道长想和想战，但凭一言而决。”

逍遥子冷冷说道：“你们能够弄断那老叫化子身上的牛筋，却无法弄断那金锁刑具，身带刑具，还敢妄言和战。”

杜九道：“这区区刑具，就算戴在身上，也无多大影响。”

逍遥子缓步向前行来，直逼到舱门口处，脸色一片严肃，缓缓说道：“需知贫道为人谨慎，早已有预防，你们此刻如肯放下兵刃，束手听命，还有一线生机。”

萧翎淡然一笑，道：“如是我等肯于束手就擒，那也不会有此一变了。”

孙不邪一挺长剑，笑道：“牛鼻子，你可敢和老叫化决一死战？”

逍遥子两道目光转注在孙不邪的脸上，道：“难道贫道怕你不成。”

孙不邪道：“好！咱们不分生死，不许罢手。”

他生怕逍遥子改变主意，一挺长剑，刺了过去。

逍遥子手中拂尘一抖，带起一股劲风，疾向剑上扫去。口中冷冷说道：“倘若不给你们见识一下贫道的武功，量你们也不肯瞑目了。”

孙不邪一挫腕收回长剑，左手一扬，呼的一声，劈出一掌。

他内力雄浑，掌势强猛无匹，劲风山涌，直逼过来。

逍遥子手中拂尘刷刷连劈两招，一股阴柔之劲，从那条条尘丝中涌了出来，竟然把孙不邪劈来那勇猛绝伦的一掌，轻轻的化解于无形之中。

孙不邪心中暗自震惊道：这牛鼻子老道，的确是不可轻视。

心中念转，手中长剑突然抖起了三朵剑花，分袭向逍遥子前胸三处大穴。

逍遥子冷笑一审，拂尘横扫过来，直向剑身搭去。

孙不邪心中暗道：倒要试试这牛鼻子的内功如何，剑势不再相让，反向拂尘之上迎去。

百炼精钢的长剑，和那蓬飞尘丝，触在一起，响起一阵轻微的沙沙之声。

孙不邪暗运内劲，力道贯注在剑身之上，凝立不动。

逍遥子冷笑一声，突然一抖拂尘，隔物传力，一股暗劲，顺着孙不邪手中长剑直攻过来。

孙不邪冷笑一声，凝注剑身上的内力，突然发了出去，剑尖颤动，点向逍遥子的前胸。

逍遥子疾退一步，暗道：这老叫化功力果然非凡。

心念未完，孙不邪突然疾退两步，横剑而立。

原来他觉出逍遥子循剑而来的内力，直击过来，却是不肯让避，却凭借数十年的精纯内功，准备硬受一击，发动凝聚在剑身的内劲，反向逍遥子刺出一剑。

如若那逍遥子不肯让避，这一击，两人势将打个两败俱伤。

哪知道逍遥子竟是不愿硬拼，纵身让避开去。

这一来，孙不邪就吃了大亏，那循臂而上的暗劲，正击中肩头之上。

总算他应变的快，急急后退两步，借机卸了那撞在肩头上的力道，虽然硬受一击，但却伤的不重。

逍遥子虽然占了先机，但却毫无骄敌之态，反而向后退去。

商八道：“大哥，不能让他走……”

正待出言喝止，萧翎已先他而出，大喝道：“道长留步。”

逍遥子人已退出了六七尺远，听得萧翎喝叫之言，只好停下脚步道：“施主有何见教？”

萧翎道：“在下亦想领教道长几招绝学。”

逍遥子望望萧翎身上的金锁刑具，道：“贫道已久闻你萧翎快剑之名，乃后起之秀中，第一人才，只是你身有刑具，手中无剑，如何会是贫道之敌。”

萧翎道：“在下赤手领教几招，也是一样……”

杜九冷冷接道：“你牛鼻子老道，如若是英雄人物，就解开他身上的刑具……”

逍遥子摇头道：“贫道乃是涵养极好之人，岂肯为人激怒。”

商八冷冷说道：“你如想要我等投效在四海君主手下，为他效力，只有一个法子。”

逍遥子道：“这个贫道倒得领教了，是何良策？”

商八道：“解开我家大哥刑具，给他一支长剑，道长和他打个胜败出来，如道长胜了我家大哥，我等都甘为效命，听候驱使。”

说至此处，突然住口不言。

逍遥子道：“如是贫道不幸败在你家大哥手中呢？”

杜九冷冷说道：“那你还有何颜面见人，不如死了算啦！”

商八接道：“死倒不用，道长自行订下罚约就是。”

逍遥子手持拂尘道：“如是三十年前，贫道连想也不想，就会答应了几位。”

杜九冷冷说道：“现在呢？”

逍遥子道：“现在吗？贫道决然不会轻率答应了。”

商八道：“为什么？”

逍遥子道：“贫道觉得此举太过冒险了。”

杜九道：“你不敢，就是不敢，也不用吊死鬼擦粉，死要脸了。”

逍遥子道：“不论两位如何讥笑贫道，贫道也不为所动！”

萧翎沉声道：“如若在下身戴刑具，赤手空拳和道长走上两招，不知道长肯否赐教？”

这时，孙不邪已经调息复元，睁开双目，冷冷说道：“那逍遥子也是极为自负之人，萧兄这等羞辱于他，他自然不会答应了。”

逍遥子道：“贫道一生做事，就是要出人意外，这次贫道答应了。”

萧翎道：“过道狭窄，道长请入舱中赐教。”

逍遥子缓步又回到舱门口处，道：“贫道就在此地见识萧大侠的惊人武功。”

萧翎挺胸前行两步，道：“道长请出手吧！”

逍遥子打量了萧翎一眼，发觉他停身之处，已在自己拂尘可及范围之内，心中暗暗忖道：此人年纪不大，但这种胆量和豪勇之气，却是人所难及。心中不由对萧翎生出了几分敬意，当下说道：“你赤手空拳，如何能让贫道抢去先机，还是萧大侠先出手吧！”

商八道：“你如心中过意不去，最好先除去我家大哥刑具。”

逍遥子淡淡一笑，道：“贫道已经再三说明了，不论诸位用什么手段，都无法激出贫道怒火。”

萧翎暗中一提真气，道：“道长可以出手了。”

逍遥子道：“好，萧大侠如此英雄，贫道恭敬不如从命了。”拂尘一挥，当头劈下。

萧翎看那蓬张的尘丝，足足笼罩有尺许方圆，心中暗暗忖道：看来拂尘

较剑势尤难闪避了。举步一跨，陡然间横移两尺，避开一击。

逍遥子一收拂尘笑道：“这舱中也不过丈余方圆，我瞧咱们是不用打了。”

萧翎冷笑一声，道：“道长逼迫在下出手，小心了。”右手一扬，一缕指风，击了过去。

原来萧翎早已运气准备，扬手间发出了修罗指力。

指风疾猛，划起了一阵轻微的啸风之声。

逍遥子万没料到萧翎这等年纪，竟有着如此惊人的成就，惊觉到那指力非同寻常时，那疾射而来的暗劲，已然近身，匆忙间向旁一闪，指风掠身而过，洞穿了逍遥子宽大的袍袖，击向舱

只听一声惨叫，一个青衣童子，应声倒卧地上。

原来，萧翎的指力射出舱外，正击中随同逍遥子来的一个青衣童子身上。

逍遥子脸色一变，道：“金刚指力，萧大侠果然非凡，此技乃少林派七十二种绝技中第七种绝艺，不知萧大侠在何处学得？”

萧翎道：“道长看清了，区区所用，并非是金刚指力。”

逍遥子道：“除了少林的金刚指力，在下倒还想不出武林之中，何等指功，有此威势！”

杜九冷冷接道：“那只怪你孤陋寡闻了。”

逍遥子修养虽好，但也无法忍受这等激辱，不禁大怒道：“敝君主不过一番惜才之心，诸位不要认为敝君主非得借重大力不行，激起贫道怒火，就有得诸位的苦头吃了。”

孙不邪冷冷说道：“逍遥子，你是否已感觉到，杀害我等的机会，已经过去了。”

逍遥子道：“可是因为孙兄解除了身上的牛筋，才敢作此豪语？”

孙不邪道：“老叫化自信能应付你逍遥子道长，萧大侠和中州二贾，虽然戴有刑具，只伯都还有自保之力。”

逍遥子冷笑一声，道：“贫道如若真想把诸位置于死地，那也用不着和诸位以武功相搏。”

杜九冷冷地说道：“如若道长要沉掉这艘五彩巨舟，咱们兄弟也认命了，不过，仍将找几个陪葬之人。”

孙不邪笑道：“老叫化找逍遥道长。”

商八道：“咱们中州二贾找几个童男童女。”

萧翎道：“有劳道长转告那四海君主一声，就说萧某人希望能见识一下君主的武功。”

逍遥子脸色一片铁青，眉宇间杀机闪动，显然，这位修养过人的道长，亦被几人言语激起了杀机。

只听他冷笑一声，说道：“诸位既然想一试贫道杀人的方法，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贫道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孙不邪突然一挥手中长剑，道：“老叫化今天和道长泡上了，道长如想

平安离此，那就先得把老叫化制服……”话还未说完，瞥见一个青衣童子，急急奔来，低声对逍遥子说了几句话，又匆匆离去。

逍遥子虽然仍能保持着冷静，但江湖阅历丰富异常的孙不邪，已隐隐瞧出，那童子传递而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心中暗道：此刻趁他心神不定之际，冲出舱门，把他逼入舱中，合萧翎和中州二贾之力，制服于他，尚非什么难事，如若那金锁刑具的钥匙，果然是在他的身上，能为萧翎和中州二贾解开金锁刑具，那就不怕他们了，那时或战或走，就都操在我们手了。

心念转动，暗提真气，一语不发，陡然飞跃而起，直向舱外冲去，手中长剑挥舞，幻生出一片剑气。

逍遥子霍然警觉，拂尘一挥，直向孙不邪击了过去。

那拂尘力道柔中蓄刚，孙不邪挥剑一接，竟然被堵在舱内。

逍遥子一击挡住了孙不邪向外冲奔之势，立即挥动拂尘。攻了过来。

孙不邪挥剑还击，两人立时展开了一场凶猛绝伦的搏斗。

但见剑光闪闪，幻起一片银光，排山倒海般，直向逍遥子卷冲过去，身际间响起拂尘划起的啸风之声，蓬张的尘丝，有如一片乌云，挡住了那烂银剑光，难越雷池一步。

片刻工夫，两人已打了二十余个照面。

双方仍然打了个不胜不败之局，孙不邪无法向前冲进一步，逍遥子也无法把孙不邪迫退一步。

萧翎默查两人动手的情形，发觉逍遥子手中拂尘招术，诡奇异常，非孙不邪这等高手，只怕早已伤在逍遥子的手中了。

两人又斗了十余合，突闻逍遥子大喝一声，拂尘招数，突然一变，奇招连出。

孙不邪被他一阵连绵奇攻，迫的向后疾退两步。

逍遥子突然探手入怀，取出一物，砰的一声，扔在地板上。

只见一阵白烟升起，弥漫住舱门。

孙不邪高声叫道：“诸位快请闭住呼吸，不要吸入毒烟。”

逍遥子却借机关上舱门，转身而去。

孙不邪见逍遥子施放毒烟，不由心急，扬手挥掌，力推而出。

只听砰的大震，逍遥子带上的舱门，被孙不邪一掌震开。

孙不邪双掌连挥，劲风山涌而出，弥漫在室中的浓烟，竟被他掌力推出舱门。

商八眼看舱中白烟尽被孙不邪掌风推出舱外，才长长吁了一口气，道：“想不到这牛鼻子老道，竟然使用武林中下五门的迷魂药物手段，当真是可恶得很。”

孙不邪凝目沉思了一阵，道：“老叫化吸入少许，有点不似迷魂药物之气……”

商八道：“不似迷魂药物？”

孙不邪道：“不错，有一股淡雅的清香之气，据老叫化的经验，凡是迷魂之药，香味都很浓厚。”

商八道，“不是迷魂药物，这就有些奇怪了。”

孙不邪道：“也许是一种更为恶毒的东西，但决非一般的迷魂药物。”

杜九道：“不论是何物，反正不会是好东西就是，那牛鼻子老道，匆匆而去，不是畏惧老前辈和我家大哥的武功，定然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咱们何不借此机会，闯出此地。”

孙不邪道：“只怕他们早已有了准备。”

杜九道：“在下开道，试他一试。”大步向舱外行去。商八道：“多一刻时光，他们就多一重布置，此刻闯出，也许还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孙不邪道：“只怕事情不如两位所料的那般容易，不过试试也好。”紧随杜九身后，跃出了船舱。

杜九当先而行，刚刚出得舱门，突闻夹道尽处，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道：“站住！”

转角处，缓步走出一个绿衣少女，手中执着一个尺许长短似棍非棍的黑色之物，说道：“这铁筒之中，装满了毒液，如若诸位要强行夺路，小婢就不得不施用了……”

但见人影闪动，那转角处又转出两个绿衣少女，每人手中，都高举着相同之物。

这时，杜九和那绿衣少女，相距不过六七尺，正待以快速的举动冲过去，冒险一试，突见孙不邪疾踏一步，超越到杜九之前，挡住了杜九的去路，低声说道：“不可造次。”

抬起头来，望着三人，说道：“老叫化有些不信。”

那当先现身的绿衣少女道：“逍遥道长就是怕几位不信，因此，特地让小婢等当面试验给几位瞧瞧。”

孙不邪道：“好！老叫化拭目以待。”

那绿衣少女回头说道：“带上死囚。”

但见两个青衣童子，由那转角处缓步而出，两人架着一个身着劲装的大汉。

只听那绿衣少女说道：“这人因为擅自抗拒君主之命，已处死刑，就拿他试给诸位瞧瞧吧！”

两个青衣童子，把那劲装大汉，推至绿衣女身前四五尺远。伸手拍活那劲装大汉穴道，疾快的退了回来。

那绿衣少女以快速无比的动作，举起手中铁筒，对准那劲装大汉一推。

数十道白色的水箭，疾射而出，正中那劲装大汉。

那劲装大汉，刚刚舒动一下手脚，已被数十道白色水箭射中。

只听他猛喊一声，向前奔行了两步，一交摔倒在地上。

孙不邪暗暗忖道：好厉害的剧毒。

凝目望去，就这一阵工夫，那大汉脸上已变成了紫青之色。

那绿衣少女望了孙不邪等一眼，说道：“诸位都是亲眼所见，小婢说的并非虚言，如是诸位自恃武功高强，能够挡得住如雨珠的毒水，小婢也不便再劝了。”

言罢，和另外两个绿衣少女，两个青衣童子，齐齐转了回去。

萧翎摇摇头，道：“三只铁筒，毒水齐喷，有如满天密雨喷雾，咱们武功再高，也难一滴不沾。”

孙不邪道：“此路不通，咱们先返回舱中，另想办法。”

杜九道：“哼，那牛鼻子为人如此恶毒，日后如犯在杜老二的手中，决不饶他。”

商八自言自语地说道：“如若咱们施展暗器，能一举把三女击倒，就可以闯过去了。”

孙不邪道：“她们倒是已经有准备，是以藏在转角之处，纵有一等暗器手法，也无法击中三女。”

商八道：“如若他们防守只有这一道，在下倒是有一个却敌之法。”

萧翎道：“是何良策？”

商八道：“兄弟涉险，引诱他们现身，大哥趁机发出暗器，把他们一举击倒。”

萧翎摇摇头，道：“兄弟之意，可是以身相殉，拚着和三女落得一个同归于尽，是吗？”

商八哈哈一笑，道：“如若此计能够行通，自然强过咱们四人一齐被困于此了。”

孙不邪摇摇头，道：“如若老叫化判断不错，逍遥子决不会放心咱们，只设这一道防守。”

杜九双手在舱壁上拍了一掌，道：“这舱壁，都是木头造成，咱们何不破壁而过。”

孙不邪道：“好啊！这办法倒是不错，此刻，他们已经有了严密的防守之心，我等常困于此，亦非良策，此举就算……”

突闻一声轰然大震传来，舱身起了一阵剧烈的颤动。

商八道：“是啦，那牛鼻子老道匆匆而去，必是有强敌找来。”

孙不邪突然一挥手中长剑，左手取过一张桌面，道：“如若是当真有强敌压境，咱们倒可试闯它一下。”

萧翎道：“老前辈可是想以桌面作盾，抵拒那喷出的毒水吗？”

孙不邪道：“正是此意。”

萧翎道：“好！有这桌面挡拒那喷出的毒水，成功之望，可以增加了许多，在下和老前辈同时出手如何？”

孙不邪摇摇头，道：“不用了，你身上带着金锁刑具，何况那几个童男童女，也未必就是老叫化之敌，咱们怕的不过是那喷出的毒水而已，只要能

把毒水挡过，老叫化一人之力，就可以对付他们了。”

萧翎道：“如何能要老前辈一人涉险。”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如若几位不来，老叫化也许早已没有了命……”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三位请守在此地，听候老叫化子招呼。”左手举着桌面，右手执剑，大步向前行去。

杜九道：“在下和老前辈同去，相助一臂之力如何？”

孙不邪两眼一瞪，道：“你可是认为老叫化对付不了那三女二男五个娃娃吗？”

杜九道：“在下并非此意。”

孙不邪道：“那就不用了……”

又是一声轰然大震，船身又起了一阵剧烈的颤动。

萧翎一皱眉头，道：“看起来强敌已然逼近了五彩巨舟，不知是何物撞击在木舟之上。”

孙不邪道：“好，咱们杀他个里应外合。”

左手执着桌面挡在身前，高声喝道：“几筒区区毒水，也能挡得住老叫化吗？尔等小心，老叫化冲过去了。”

萧翎一伸双手，取过两支筷子，执在手中，道：“形势所迫，小兄不得不下辣手了。”

商八道：“彼此敌对，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大哥自是不用再存什么慈悲心肠了。”

萧翎手中执着两支筷子，站在舱门口处，瞧着那孙不邪的举动。

只见孙不邪借着左手桌面护身，一直行到那转角所在，长剑一转，刺了过去。

萧翎双目凝神，劲贯右腕，望着那转弯所在，只要一见动静，立时将以柳仙子传授的奇绝暗器手法，出手施袭。

但见两支长剑，伸了过来，封开了孙不邪长剑。

三只长剑，就在转角之处，交相劈击，却不见那两个青衣童子现身出来，也不见那三个绿衣少女出现施用毒水。

孙不邪左手执着桌面，准备三女现身喷射毒水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借着桌面护身，真冲过去，故而不肯全力出手。

哪知事情竟然是大出了孙不邪的意料之外，缠斗了良久，对方仍是不肯现身，也不见施用毒水，心中大感奇怪，当下潜运内力，贯注于剑身之上，用力一绞，当的一声，震落了一柄长剑。

左手一收桌面，护住身子，右手长剑，突然一紧，又把另一支长剑击落。

探头望去，只见两个青衣童子，正在伏身捡剑，那三个绿衣少女，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孙不邪举起手中长剑一招，高声说道：“三位快来，咱们上当了。”

口中在招呼萧翎，左手却弃去桌面，砰的一声，拍出一掌。

萧翎和中州二贾应声奔了过来。

孙不邪掌力威猛，两个青衣童子，还未捡起长剑，孙不邪掌力已然涌到，两个青衣童子觉出潜力涌到，合力接了一掌。

这两个青衣童子，如何能挡得孙不邪的掌力，接得一掌，被震的向后连退三步。

这时，萧翎和商八、杜九，已然赶到，齐声问道：“怎么回事？”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大概逍遥子只有那三支毒筒，已用以对付强敌去了。”

两个青衣童子未能捡起长剑，又见萧翎等三人赶到，心中自知非敌，转身跑去。

萧翎大声喝道：“站住！”

两个青衣童子哪里肯听，头也不回的向前奔去。

萧翎怒道：“尔等不听喝叫，别怪我手下毒辣了。”双手一扬，两支竹筷，脱手飞出。

但听两声尖叫传来，两个青衣童子，齐齐摔倒在地上。

第五十一回 双雄争霸业

孙不邪左手又顺手取过桌面，高举护身，当先行了过去，低头一看，只见两支竹筷分别插在两个青衣童子左腿膝弯之处，深入了一寸多深。

这地方乃人身关节要害，受此重伤，自然是难以再奔行了。

萧翎拔下两支竹筷，轻轻叹息一声，默默不语。

杜九右脚一抬，把左侧的青衣童子翻转过来，冷冷说道：“你这娃儿，不过十四五岁，死了实在可惜得很。”

那青衣童子双目中泛起畏怯之情，但却咬紧牙关，一语不发。

杜九张着人见人怕的一张怪脸，冷冷说道：“你若是不想死，只有一个法子。”

那青衣童子口齿启动，但却未发出一点声音。

杜九冷冷接道：“那三个女娃儿哪里去了。”

那青衣童子望望身侧的同伴，一语未发。

萧翎轻叹一声，道：“别问了，咱们闯出去吧！”

孙不邪道：“老叫化开道。”

桌面护身，向前行去。

这段廊道，不过丈余长短，转过弯子，一道木梯直向甲板通去。

只听一阵金铁交鸣之声，传了过来，显然甲板上，正有着剧烈的搏斗。

孙不邪看通往甲板梯口，无法容得一张桌面通过，立刻挥动长剑，削去桌面边缘，估计那梯口可以通过，当先向梯上行去。

那三个绿衣少女，去的似是十分仓促，竟然连梯口的木盖也未盖上。

孙不邪登上楼梯，长剑护面，向外一瞧，不禁微微一呆。

商八瞧出了孙不邪神色有异，低声问道：“什么事？”

孙不邪道：“沈木风……”

萧翎点点头接道：“有一件事，在下忘记告诉老前辈了，那沈木风前日吃了大亏，被四海君主一举间，击沉了数十艘快舟，高手伤亡甚多，那沈木风吃了如此大的苦头，自然是不肯罢休

孙不邪微微一笑，道：“这叫以毒攻毒，甲板上鏖战激烈异常，咱们索性等他们打个胜负出来，再上去如何？”

商八道：“如是我们兄弟，身上未带金锁刑具，此策当然是大为佳妙，但此刻不如登上甲板，默查情势，见机而作。”

孙不邪道：“好……这叫混水摸鱼，老叫化替三位开道。”一长身跃上梯口。

萧翎紧随登上，抬眼望去，只见甲板上血迹狼藉，数十具尸体横陈眼下。

孙不邪手执长剑，藏身在一根大桅之后，举手相召。

萧翎轻步而行，急急走了过去。

中州二贾，紧随在萧翎身后而行，一齐藏身大桅后面。

这时，五彩巨舟上的卫队，似是已经伤亡殆尽，除了舱前甲板的恶斗之外，四下不见活人踪迹。

孙不邪低声说道：“四海君主吃了大亏，看样子巨舟上的人手，已经死亡的差不多了。”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沈木风高大微驼的背影，正站在船头，手中一柄长剑，仍不停的滴着血水。

逍遥子拂尘拂舞，正和两个老者恶斗。

那两个老人衣服鲜明，一人全身如雪，一个墨暗如漆，正是关外长白山的黑白二老。昔日百花山庄英雄大会之日，萧翎虽然见过了黑、白二老，但那时他们一直未曾出手，此刻留心看去，只见二人武功诡奇，自成一派，竟和中原武林道上的武功大不相同。

黑白二老虽是合力对付逍遥子，但他们却是赤手空拳，未用兵刃。

四只铁掌翻飞，和逍遥子那蓬张飞舞的拂尘，打在一起，彼此间互相抢攻，招术、手法，各极其毒辣诡异。

除了逍遥子和黑白二老的恶斗之外，却下见那身着黄袍的四海君主何在。

萧翎心中暗道：四海君主的架子，倒是真大，眼看全军尽覆，竟还不肯亲身临敌。

孙不邪低声说道：“奇怪呀，沈木风就算是尽出高手而来，也不能说全无伤亡，怎的满船死伤，尽是四海君主的属下。”

萧翎道：“也许沈木风早把伤亡运走。”

语声未落，瞥见逍遥子手中拂尘疾攻两招，迫退了黑、白二老，转身一跃，直奔回舱中。

只见那雕刻着龙凤的舱门，突然启动，放过逍遥子后，重又闭了起来。

萧翎细看那雕有龙凤的舱门，完好无损，显然，这一场激烈的恶斗，只限于甲板之上，并未波及舱中，不禁心中大奇，低声对孙不邪道：“老前辈，甲板上伤亡狼藉，但那舱中，却是平静无波。”

孙不邪道：“老叫化亦觉着有些奇怪，大阵小战，老叫化不知看了多少，亦未见过今日这等奇怪之战，目下甲板上，除了沈木风和黑白二老之外，再无百花山庄中人，这岂不是和船舱中平静无波一事，相映为奇吗？”

萧翎仔细一看，果是不错，整个甲板上，只余下沈木风和黑白二老，不禁心中暗道：难道沈木风只带黑、白二老赶来此地吗？如若只是以三人之力，便把这五彩巨舟上数十高手，杀得尸体狼藉，那黑、白二老的武功，倒是足可与沈木风比美了……

只听沈木风那微带沙哑的声音朗朗说道：“四海君主，你四十八个护船卫士，已然伤亡殆尽，想来舱中已无可战之将，此时此情，也该亲身临敌了。”

船舱中传出来四海君主威重的声音，道：“你虽杀尽我四十八个护驾卫士，但你带来一十八名高手，又有几个活的，目下除了你们三人之外，只怕

再也不会会有援手赶来了！”

萧翎心中忖道：原来沈木风带来的一十八人，也都伤亡殆尽了

但闻逍遥子的声音传了出来，道：“沈木风，贫道要告诉你一件事……”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你可是认为我沈某人，不敢打入舱中去吗？”

只见舱门启动，逍遥子缓步行了出来，道：“这五彩巨舟之上，除了四十八名黑衣卫队之外，还有三十六童，和二十四婢，他们都云集舱中，只待敝君主一声令下，立时可以出舱围攻三位。”

沈木风冷冷说道：“就算是再多一些人，那也不过是多几个屈死的冤魂，在下想会会贵君主，不知他是否敢出来应战。”

只见舱门启动，四海君主身着黄袍，大步走了出来，淡淡一笑，道：“沈大庄主，当真要向在下挑战吗？”

沈木风凝目望去，只见那四海君主，不过三十多岁，身上穿着一件滚龙黄袍，赤手空拳，未带兵刃，当下冷笑一声，道：“阁下金冠黄袍，衣着倒是鲜亮，但不知武功如何？”

四海君主道：“沈大庄主可想要试上一试？”

沈木风道：“两次鏖战，皆是彼此属下，算来伤亡甚重，倒不如由在下和君主一决生死，胜败亦可决于一战之中。”

四海君主淡淡一笑，道：“本座久闻你沈大庄主之名，如若没有信心可和沈大庄主一决雌雄，自然是不敢出道江湖了！”

沈木风突然举步而行，直到甲板正中，冷冷说道：“君主既有此意，沈某人是欢迎至极。”

萧翎暗中窥看，只见沈木风行径之处，那些横卧地上的尸体，纷纷飞入江中，有如被人抓起投入江中一般，不禁暗中赞道：此人武功实有过人之处……

只听四海君主哈哈大笑，道：“沈大庄主的威名，早已传播江湖，那也用不着再这等做作给在下看了。”

孙不邪施展传音之术，对萧翎和中州二贾说道：“这一新一旧，两大梟雄，决斗于五彩巨舟之上，事关武林今后命运，咱们如若在两人精疲力竭之时，一举尽歼二梟，倒是一件大功大德的事，此刻要隐好身子，别让他们瞧出破绽来。”

只见沈木风高大微驼的背影，停在甲板正中，高举右手，道：“强宾不压主，君主请先出手。”

四海君主正待举步而出，突闻逍遥子高声说道：“君主且慢。”

四海君主停下脚步，道：“本座不能示弱于他，道长还有什么话说？”

逍遥子微微一笑，道：“君主志在主盟武林，领导江湖，岂可因一点意气，亲身临敌。”

沈木风冷冷接道：“只要你们打败沈木风，主宰武林一事，虽未全功，亦不远矣！”

四海君主说道：“本座早晚免不了与沈木风一决死战，还有何犹豫之处？”

逍遥子道：“君主话虽不错，但此刻尚非其时。”

四海君主道：“为什么？”

逍遥子道：“此时此情，咱们已然控制大局，敌寡我众，君主自然是用不着亲自临敌了。”

四海君主一皱眉头，道：“道长之意呢？”

逍遥子道：“贫道之意，不如迫那沈木风订下城下之盟，为我所用。”

四海君主点点头道：“道长如已胸有成竹，本座自当省却一番气力。”

逍遥子道：“君主请回舱中，由贫道对付他们就是。”

四海君主还未见答话，瞥见一个青衣童子，急急由舱中奔了出来，对着逍遥子低言数语。

萧翎心中暗道：适才恶战激烈，四海君主和逍遥子，都已顾及不到我等，这青衣童子，大约是禀报我等逃走之事了。

只见那逍遥子神色镇静，淡淡一笑，挥手让青衣童子退下。

沈木风似是已经等的耐，冷冷喝道：“君主可是怯战了吗？”

四海君主微微一笑，道：“逍遥子已然安排了降伏三位之策，本座自然是不用再和阁下交手了。”

沈木风目光一转，暗中示意，黑白二老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疾向舱中冲去。

四海君主双手齐挥，两道强猛绝伦的掌力，分向黑白二老击去。

逍遥子一挥手中拂尘，急急说道：“君主请先回入舱中。”

四海君主身子一侧，跃入舱中，黑、白二老各出右掌，接下四海君主分击而来的劈空掌力。

两人虽把掌势接下，但却被震得各自向后退了一步。

逍遥子挥动拂尘，分向黑白二老，各攻一招，迫得人退了一步。

但他却不待两人还手，身子一闪，也退入了舱中。

沈木风低声说道：“攻入舱中。”

长剑护身，亦向舱中行去。

黑白二老应了一声，各举左掌护身，右手待敌，疾向舱中冲去。

但见一阵急雨般的黑点，由舱中涌了出来。

一时之间，黑白二老也无法瞧出是什么暗器，挥掌一挡，倒跃而退。

只见手掌上一阵微疼，有如毒蜂蜇了一下。

沈木风落后一步，又因闪避得快，双肩一晃，直退到甲板尽处。

萧翎心中暗道：毒水……

心念初动，船舱中已响起了逍遥子的大笑之声，道：“两位的伤势如何？”

黑、白二老低头望去，只见左手上一片漆黑，不禁心头骇然，一面运气闭住左臂穴道，一面失声叫道：“毒针！”

只听逍遥子哈哈大笑，道：“不错，这叫百步断魂黄蜂针，混在一筒毒水之中，只要沾上一点毒水，伤口就立刻开始溃烂，任你内功如何精纯，也是无法抗拒这等百种毒蛇之液混集的奇毒，何况两位又中了那液中的毒针……”

黑、白二老虽是称雄关外的英雄，也不禁听得脸色大变。

但闻那逍遥子接着说道：“那毒针细如牛毛，随着人身行血，深入内腑，两位就算是铁打金刚，铜铸罗汉，今日也是难逃死亡之厄！”

黑白二老对望了一眼，欲言又止。

逍遥子右手平举拂尘，缓步走出舱门，淡然一笑，接道：“两位只有一条出路。”

黑白二老眉头耸动，似想开口，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

逍遥子轻轻咳了一声，道：“除了敝君主身怀独门解药之外，天下再无可救两位性命的药物了。”

黑白二老低头看臂上伤势，一片浓黑，已然延至肘间。

面临生死之际，黑白二老也不禁有点英雄气短，回头望了沈木风一眼，道：“沈大庄主。”

沈木风重重的咳了一声，打断了两人之言，接道：“区区身上现有疗毒圣药，两位请过来，给在下瞧瞧。”

黑、白二老齐齐举步，行到沈木风的身侧。

沈木风道：“两位伤在何处？”

黑白二老齐齐应到：“伤在左手之上。”

沈木风道：“其他之处，可被伤着？”

黑白二老摇头说道：“大约被我劈出的掌力，震落毒针，挡回毒水，除了左臂之外，别处尚未伤到。”

沈木风道：“两位请卷起袖管，让在下仔细瞧瞧伤势情形。”

黑白二老依言卷起袖管，只见数道黑线，已然冲过时间。

沈木风道：“两位怎不运气闭住穴道，竟让剧毒上延？”

黑白二老道：“此毒强烈，虽然闭了穴道，亦是阻它不住。”

沈木风突然左手一挥，大声喝道：“好！也让他们见识一下我沈某人的毒刀。”

一股疾急的暗劲，直向逍遥子打了过去。

逍遥子拂尘一挥道：“沈大庄主就算有翻天覆地之能，今日也别想生离此地了。”

内力贯注在拂尘之上，劈了出去，接下了沈木风一记遥遥的劈空掌力。

这一掌乃沈木风毕生功力所聚，威势非同小可，逍遥子虽借手中拂尘发出内力，挡下一掌，竟然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不禁心头震动，暗道：这沈木风如此武功，确实不可轻视……心中念头转动间，耳际间响起了两声惨叫，站在舱门口处的两个青衣童子，突然倒毙地上，略一挣动，气绝而逝。

凝目望去，只见两个青衣童子的前胸之上，各自插着一柄形如柳叶，全身发蓝的毒刀。

原来，沈木风全力发出一记劈空掌风之后，紧接着又打出两柄毒刀。

他心知这两刀未必能伤得那逍遥子，是以，打向了两个青衣童子。

果然刀不虚发，两个青衣童子应手而倒。

就在逍遥子打量那青衣童子之时，又听两声闷哼传来。

抬头望去，只见黑白二老两条左臂齐时间被生生斩断。

原来沈木风伤了两个青衣童子之后，以分黑白二老的心神，手中长剑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手间斩落了黑白二老的左臂。

萧翎隐身旁观，只看得心中大为震动，忖道：这沈木风果然恶毒，如若他不一举斩了黑白二老的伤臂，只怕两人要屈服在逍遥子恶言恐吓之下了。

但闻沈木风那沙哑的声音说道：“两位左臂伤势甚重，虽有灵药，只怕也难疗治，情非得已，兄弟只好代两位斩去这个累赘了，免被那逍遥子恶言离间了咱们深厚的感情。”

黑白二老伤臂处，鲜血如注，疼的脸都变了颜色，口中还连连应道：“沈大庄主说的不错。”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两位快请运气止血，咱们还有一番恶战。”

黑白二老互望了一眼，齐齐撕下一片衣襟，把伤臂包了起来，低头看两截斩落的伤臂，已然变成了深紫颜色，连那血色，也变成了紫黑之色。

沈木风抬起头来，望了逍遥子一眼，道：“道长以两个随身童子之命，换了敝友两条断臂，那也不算沾光了。”

逍遥子淡然一笑道：“贫道佩服沈大庄主的手段够辣，也佩服贵友这等壮士断腕的豪气……”

沈木风冷冷接道：“言重了，道长还有什么诡计、阴谋，尽管施展出来，我沈木风倒是要见识一下哩！”

逍遥子突然仰天一阵哈哈大笑，道：“沈大庄主请回头看沈木风道：“看什么？”

逍遥子道：“看看到了什么地方？”

沈木风回头看去，只见江浪滚滚，已不知到了何处，不禁一皱眉头。

逍遥子微微一笑，道：“这艘五彩巨舟，离百花山庄越来越远了，沈大庄主若有兴趣，咱们到南海远游一番，再回中原不迟。”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道长之意，可是笑我沈木风不识水性吗？”

逍遥子哈哈一笑，道：“你纵然稍识水性，也难和敝君主在水中抗衡。”

孙不邪低声对萧翎说道：“这五彩巨舟，越行越远，对咱们亦是不利，老叫化是旱鸭子，不知诸位的水性如何？”萧翎道：“在下亦是不识水性。”

孙不邪道：“眼下情势，双方僵持不下，咱们几人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形势所迫，咱们也不得不用点手段了。”萧翎道：“什么手段？”

孙不邪微微一笑，道：“你们听老叫化的。”

大步行了出去，说道：“沈大庄主久违了。”

沈木风阴沉的脸上，闪掠过一抹惊异之色，但不过刹那之间，立时恢复了平静，淡淡一笑道：“原来孙冗也在此地。”逍遥子回顾了孙不邪一眼，道：“另外三位呢？”孙不邪冷冷说道：“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逍遥子道：“等什么人？”

孙不邪道：“道长心中有数，那也不用老叫化子挑明了。”逍遥子略一沉吟，道：“这个贫道实是想不出来。”孙不邪道：“好！道长一定要老叫化说，老叫化就只好说明白了，他们在等待道长的刑具之钥。”

沈木风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逍遥子淡然一笑，道：“是啦！四位可是想乘人之危？”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道长有何危难，怎的老叫化一点也瞧不出来。”

沈木风突然接口道：“孙兄，这牛鼻子猖狂的很，竟然也不把孙兄放在眼中。”

孙不邪心中骂道：如论大奸巨恶，你沈木风确实较这四海君主尤为可杀，口里却哈哈大笑，不置可否。

逍遥子回头向舱中望了一下，笑道：“如是孙兄开过价钱，此事未尝不可谈谈。”

孙不邪道：“就目下情势而论，老叫化乃奇货可居，道长要和老叫化讲斤论两，未免有些不自量力了。”

逍遥子道：“就算你孙大侠肯为人用，但形势上，我等仍是占足优势……”

孙不邪冷冷接道：“道长逼我为人所用，那也是没法子的事了。”

沈木风突然接道：“孙兄如肯助我沈某一臂，沈木风自信可胜今日之局。”

孙不邪道：“帮你们哪一个，老叫化也是难作主意，得和他们商量商量了。”

沈木风道：“怎么？丐帮中还有人在此吗？”

孙不邪道：“如是丐帮中人，老叫化也用不着和他们商量了。”

目光转处，只见萧翎和中州二贾，鱼贯行入甲板。

萧翎陡然间在此出现，沈木风不由一震，比见到孙不邪时，尤过许多，以沈木风为人的阴沉，也不禁为之一呆。

中州二贾手中各自捧了一块木板，望了逍遥子一眼，齐声说道：“咱们拚受重伤，借这两块木板之力，或可挡住那毒水毒针。”

孙不邪道：“时光无多，道长仍是不能决定，只怕要后悔无及了。”

逍遥子突然从怀中摸出一串钥匙，高举在手中，道：“这就是金锁刑具上的钥匙，天下巧手的工匠虽多，只怕也很难自行配制出这等复杂万端的钥匙，如是诸位想迫使贫道就范，我就先把这串钥匙投入到江中。”

孙不邪微微一怔，暗暗忖道：萧翎借一片瓷碗，能断去我手中牛筋，两臂之力，自甚惊人，但是他仍然无法挣断手腕上的金锁刑具，如若那逍遥子，当真把这刑具之钥，投入江中，那可真是大麻烦的事！

只听沈木风沙哑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不是我沈某人故作惊人之言，逍遥子手中那串钥匙，决不是开你们刑具的钥匙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孙兄如是肯和沈某人合作，一顿饭功夫之内，可以扫平这五彩巨舟上残余之敌，擒服逍遥子和那四海君主，那时迫他们交出刑具的钥匙，自是易如反掌。”

逍遥子冷冷接道：“如是孙不邪和中州双贾，这等容易受骗，只怕也难为江湖同道推崇备至了。”

沈木风淡然一笑，道：“沈某人话到此处为止，对与不对，要请孙兄酌量了。”

孙不邪回顾了萧翎和中州二贾一眼，道：“三位有何意见？”

商八道：“咱们兄弟，既是孙老前辈相救，不论生死，都由孙老前辈做主。”

孙不邪道：“你们这等相信老叫化子，者叫化子倒是要好好的思量一下了。”

逍遥子道：“孙大侠不用思量了，只要你肯出手，生擒沈木风，贫道就开了他们三位刑具。”

孙不邪摇摇头，道：“老叫化一个人不是那沈木风的敌手。”

逍遥子道：“我开了中州二贾手上的刑具助你。”

商八接道：“开了我们中州二贾刑具，也将是白费道长一番心血。”

逍遥子道：“为什么？”

商八道：“咱们三人之力，一样不是那沈木风的敌手。”

逍遥子先是一怔，继而哈哈大笑，道：“是了，诸位之意，可是要我解开了那萧翎身上的金锁刑具吗？”

杜九冷冰冰地接道：“不错，当今之世，除了咱们这位萧大哥外，只怕很少有人能是那沈木风的敌手。”

沈木风突然纵声而笑，道：“杜兄这几句话，未免太过小看逍遥道长和四海君主了。”

这几人都是老于世故，饱经江湖险诈风波的人物，虽是互视为敌，誓不两立，但其间诡诈多变的挑拨手段，却是层出不穷，各极其奸。

逍遥子突然横行两步，走到萧翎身前，开了萧翎手上的刑具，道：“贫道相信孙大侠和萧大侠，都是一诺千金的信义人物，既然答应了，决不会变卦，贫道就擅自做主，先开了萧大侠的刑具。”

萧翎伸展一下双臂，长长吐一口气，身心中有着一股舒畅之感。

沈木风心怯于萧翎的武功，不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

商八禁不住心里的高兴，不由大笑起来！

逍遥子望了萧翎一眼，顿生后悔之感，心知解了他身上刑具容易，如再想套回他的身上，势比登天还难，这一下无疑开笼飞凤，启锁走龙，万一这几人和沈木风等利害相关，联手合作，岂不是要自作自受……心中念头转动，

口中却冷冷问道：“阁下笑什么？”

商八停下大笑之声，道：“不错，咱们那萧大哥一向是有言必践，一诺不变，可是他一直未承诺过道长一事，未答过道长一

逍遥子道：“胡……”忽然想到那萧翎确然是未作过一言承诺，不禁住口。

商八微微一笑，道：“道长仔细想想，我商某的话不错吧！”

逍遥子道：“贫道仍然相信孙大侠和你们中州二贾都是武林中大有盛誉之人，决不会言而无信。”

商八道：“孙老前辈还在思量是否该助道长，未作决定之前，自是不能算作承诺，至于咱们中州二贾，一向是讲究赔赚，生意亏本，决计不干，朋友交情，先放在一边……”

逍遥子接道：“纵然是做生意，也要有一个行规，应该一言为定……”

商八笑道：“道长说说看，咱们中州二贾又答应了道长什么？”

逍遥子吃了哑巴亏，又无法说出他们的承诺，不觉怒道：“两位别忘了你们还有刑具。”

商八笑道：“道长只管放心，中州二贾决不会求你解除身上刑具。”

孙不邪接口道：“如是道长度量够大，就该连中州二贾身上刑具，一齐解了才是。”

逍遥子略一沉吟，哈哈一笑，道：“这有何难。”

大步行近中州二贾，开了两人身上刑具。

杜九活动了一下双腿，冷冷说道：“道长这等客气。”

商八却顺手把一个金锁刑具，收了起来，笑道：“道长把咱们锁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条金锁刑具，算作报偿，不能算贵吧！”

逍遥子一皱眉头，似想发作，但却又忽然忍住了，淡淡一笑，缓步向舱门处行去。

杜九冷冰冰地说道：“道长还忘了一件事。”

逍遥子回过头来，道：“什么事？”

杜九道：“咱们兵刃，道长也该发还了吧！”

逍遥子淡然一笑，道：“贫道连人都放了，难道还扣留诸位兵刃不成，诸位稍候，贫道立刻让他们送还诸位。”大步行入舱中不见。

孙不邪低声对萧翎说道：“这牛鼻子老道，突然间这样大方起来，倒使老叫化大感为难。”

萧翎道：“今日之局，确有着一种微妙的均衡作用，咱们不能凭借一时豪气出手。”

孙不邪道：“不错，沈木风和逍遥子都是老谋深算，狡诈无比的人物，逍遥子开了你的刑具，旨在逐狼斗虎，想坐收渔人之利，咱们可不能上当。”

抬头看去，只见那沈木风盘膝坐在船头之上，黑白二老分站在他的两侧。日光照耀之下，只见他顶门之上，隐隐间泛升起一片白气。

孙不邪轻轻咳了一声，道：“沈木风已准备背水一战，盘坐运功，显然是在准备全力出手了，咱们不能先挡锋锐。”

只听逍遥子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诸位的兵刃来了。”

商八转脸望去，只见两个青衣女婢，手中捧着中州二贾的兵刃，走了过来，说道：“请收回两位的兵刃。”

杜九伸手取过了铁笔银圈，放在身上，商八也取过金算盘，目注两个女婢，道：“两位可以退回去了。”

他自受过那道遥子的暗算之后，心中对这些女婢，已然生出了极深的戒心。

两个女婢欠身一礼，转身而去，直入舱中。

这时，逍遥子和五彩巨舟上的人，都已进入舱中，舱门紧紧的关了起来。

甲板上，只余下萧翎、孙不邪和沈木风等人。

萧翎一直留心着沈木风的举动，见他头上浮动的白气，愈来愈浓，大约有一顿饭工夫之久，沈木风头上那浮动的白气，突然消失不见。

萧翎伸手摸着剑把，低声说道：“留心了，沈木风只怕要有所举动。”

商八缓步走到萧翎身侧，低声说道：“大哥，咱们要怎样力？”

萧翎道：“看看那沈木风的举动再说，如若他有所举动，今日就借机把他除去。”

只见沈木风张开了双目，四顾了一眼，缓缓站起了身子，低声对黑白二老说了两句话，举步直行过来。

萧翎刷的一声，拔出长剑，沉声对中州二贾道：“你们守在这里别动。”缓缓举步迎了上去。

此刻萧翎心中充满着矛盾，既然想借此机会除了沈木风，又觉得今日不宜和沈木风在此决战，这一战不论胜败，都让逍遥子坐收渔人之利。

心中念头转动，已和沈木风相遇在甲板之上。

两人相距有四五尺时，一齐停了下来。

沈木风轻轻叹息一声，道：“三弟。”

萧翎怔了一怔，道：“什么事？”

沈木风道：“咱们很久不见了。”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沈大庄主有什么话，尽管请说吧！”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三弟这般称叫为兄，不觉得生分了吗？”

萧翎道：“道不同难相为谋，咱们兄弟之义，应该断去了。”

沈木风接道：“这么说来，三弟是存心要和小兄为敌了。”

萧翎道：“沈大庄主武功高强，萧某人是早已心慕，如肯赐教几招，萧翎是当得拜领。”

沈木风脸色严肃，缓缓说道：“为兄心中有几句重要之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萧翎道：“萧翎洗耳恭听。”

沈木风道：“萧伯父又被为兄接回百花山庄去了。”

这两句话，字字如铁锤一般，击打在萧翎心上，不觉打了一个寒颤道：“我不信！”

沈木风道：“上一次他们举动粗野，对伯父有甚多不礼之处，这次，小兄已经责诫他们，不得有丝毫怠慢之处，为兄拨了四名美婢，两个书童，侍候两位老人家，金兰、玉兰仍在伯母身旁听差。”

萧翎厉声喝道：“你胡说！”

沈木风始终不动怒火，淡然一笑，道：“为兄言出肺腑，萧兄弟一定不肯相信，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萧翎强自镇静一下心神，道：“我仍然有些不信。”

沈木风目光一转，投注到黑白二老脸上，道：“你问问他们，当知在下所言不虚了……”

他仰起脸来，朗朗一笑，道：“那神偷向飞，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如把两位老人家送得再远一些，也许为兄当真查不出来了，可惜的是……他只在百里之内打转，不是为兄的夸口，百里内的风吹草动，为兄都了如指掌。”

萧翎心中暗道：这话倒是不错，百花山庄中的暗桩明卡，遍布百里方圆，如若向飞一个失神，势必被他们瞧出破绽不可。

沈木风看萧翎凝目思索，知他已有些相信，心中暗喜，但外形之上，仍是一片肃然，说道：“周二弟小事聪明，大事糊涂，为兄的实不该让他主持策划邀请两位老人家的事，再加上为兄当时太过忙碌，无暇问事，致被一误再误，造成僵局，唉！此刻想起，为兄的仍有些不安。”

萧翎被他所说的心志动摇，不知不觉间，心中已相信了一半，一时间，不知如何接口答话。

沈木风轻轻叹息一声，道：“三弟如愿和为兄携手合作，为兄仍然是欢迎万分……”

萧翎冷冷接道：“纵然家父母确实落入你手中，也别想再威胁我萧翎就范。”

沈木风道：“如是三弟坚决不要和为兄的携手合作，为兄的自也是不便相强了。”

萧翎道：“咱们这一生一世，再也别想携手合作的事了。”

沈木风道：“唉！人事变幻，很难断言，小兄是决未想到，竟和三弟在这五彩巨舟之上会面……”

微微一顿，声色突转严厉，道：“为兄的话已说完，三弟有什么话，可以对为兄说了。”

萧翎心中原本有些不信，但听沈木风突然变的十分刚强起来，不禁一呆，缓缓说道：“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沈木风道：“那很好，你为人所用，一定要和为兄较量几招，现在可以出手了。”

萧翎摇摇头，缓步向后退去。

商八急急迎了上来，道：“萧大哥，你和那沈木风谈些什么？”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完了，咱们这一番心血算白费了。”

孙不邪道：“什么事，不知可否告诉老叫化一声。”

萧翎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得老前辈从中相助，才把父母救出百花山庄，如今又被那沈木风，擒回百花山庄去了。”

孙不邪、中州二贾一齐听得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开口才好。

沉默了一阵，商八低声接口说道：“大哥作何打算？”

萧翎道：“唉！实叫小兄为难的很。”

孙不邪道：“那沈木风可是对你许下了什么心愿，要你离开此地之后，同去见令尊大人？”

萧翎道：“没有。”

孙不邪道：“这事照老叫化的看法，那沈木风是在用诈，但兹事体大，老叫化也不敢擅作主意，还是萧大侠自作主意的好。”

商八道：“好！我去和他讲讲斤两。”大步行了过去。

萧翎道：“那沈木风武功高强，商兄弟多多小心。”

商八回头笑道：“不劳大哥关心，他此刻决然不敢对我下手。”大摇大摆，一直行到沈木风身前三尺左右，才停了下来，一拱手，道：“沈木风大庄主，在下金算盘商八。”

沈木风道：“我早看到你了。”

商八哈哈一笑，道：“沈大庄主，可是久闻在下之名了吗？”

沈木风道：“听人说过而已。”

商八道：“在下也闻得沈大庄主之名不久。”

沈木风似要发作，但却重重咳了一声忍了下去。

商八脸色一整，道：“我那萧大哥的父母双亲，当真在你百花山庄吗？”

沈木风道：“我已告诉萧翎了。”

商八道：“可是他不肯相信你沈木风之言，要在下来和你谈谈！”

沈木风道：“你说吧！”

商八道：“我家萧大哥之意，希望由你沈木风拿出一件物证。”

沈木风怒道：“他如下信，也就罢了，那来这些麻烦。”

商八淡淡一笑，道：“咱们如若能先杀了你沈大庄主，再去救我那萧大哥的双亲大人，也许还容易多些。”

沈木风微微一怔，道：“我既未料想遇到萧兄弟，如何能带着物证出来。”

商八道：“和气生财，这是咱们做生意的不二法门……”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那萧大哥想得沈大庄主答允，许他们父子相见一次。”

沈木风道：“现下生死未卜，这话未免言之过早了。”

商八道：“生死之事，自由我们安排，不劳你沈大庄主费心。”

沈木风淡然一笑，道：“如果今日在五彩巨舟上的人，都得死亡，我沈某人也该是最后的一个。”

商八哈哈一笑道：“这看情势怎么变了，说不定变出意外，沈大庄主反成了最先死的人呢。”

沈木风森冷的目光，逼视在商八的脸上，久久不发一言。

商八只觉他目光之中，似是有着一种强劲的力道，使人不寒而栗，当下转过头去，说道：“沈大庄主做何决定，还望尽早告诉在下，商某人还要复命。”

沈木风沉声说道：“告诉萧翎，就说我答应了他。”

商八道：“空口无凭……”

沈木风怒道：“难道你还要沈某人立誓不成！”

商八道：“纵然立誓，咱们也未必肯信。”

沈木风道：“沈某人生离此船之后，必杀你中州二贾。”商八道：“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你沈大庄主暂处矮檐下，不能不低头了。”

沈木风缓缓说道：“如依你之意，事后如何？”

商八道：“这很难说了……”

话未说完，突然两只健鸽，疾飞而至，在空中打了一个盘旋，落在沈木风肩上。

沈木风仰天一阵大笑，突然从怀中摸出两个细小之物，塞入鸽翼之下。

两只健鸽，疾展双翼，破空而去。

但见那紧闭的舱门，忽然大开，两点寒星破空飞出，直向两只健鸽击去。

沈木风右腕一扬，怒声喝道：“鼠辈敢尔！”

两道白芒，闪电飞出。

只听波的一声，金铁交鸣，稍后一点寒星，被沈木风飞刀击落，先前一点寒星，却击中一只健鸽，齐齐落下江中。

这些健鸽似是受过特殊训练一般，眼看同伴死了一只，立时一敛双翼，疾沉而下，掠着江面，向前飞去，眨眼不见。

只见舱门开动，逍遥子手执长剑，当先而出，身后紧随着一十二个青衣童子，十个手执长剑，两个手执暗藏飞针毒水的铁筒。

商八低声说道：“逍遥子身后两个青衣童子手执铁筒中，藏有毒针、毒水，霸道无比，时机已然不多，沈大庄主如再犹豫不决，只怕是来不及了。”

豪气吞河岳恶名动江湖的沈木风，竟然被形势逼的无可奈何，仰脸长长吁一口气，缓缓从怀中摸出一面金牌，道：“此乃百花山庄中最高令牌，不论何人，执此金牌，即同我沈木风亲临一般，如你们执此金牌，赶往百花山庄中去，不但无人敢于拦阻你们，且将恭迎候命……”

商八知他武功高强，不敢存丝毫大意之心，说道：“你抛过来吧！”

沈木风抛过金牌，冷冷说道：“你很胆小。”

商八道：“非是在下胆小，实因你沈大庄主恶名太著。”

沈木风道：“还有一事奉告，一面金牌，只能使用一次，要求一事，萧翎交出金牌之日，就是你们中州二贾死亡之期，我沈木风从不恶言恐吓，言出法随，剑及履及。”

商八不再理会沈木风，转身向萧翎行去。

这时，逍遥子已经长剑出鞘，十个青衣童子，已布成一座剑阵待敌。

商八手执金牌而回，低声对萧翎说明经过。

孙不邪低声说道：“就目下情势而论，咱们这几人，实有着举足轻重之势，帮助沈木风，这四海君主也自知没有取胜把握，如是倒向逍遥子，沈木风亦自知甚危，不过，不论咱们帮助哪个，都是以仇结仇，杀了沈木风，四海君主也不会放过咱们，而就用谋制衡而言，今日之局，最好能保持它一个微妙的平衡。”

杜九道：“如能让他们拼个两败俱伤，倒可一举为江湖除两大害。”

孙不邪道：“逍遥子一时失算，开了萧兄弟的金锁，已是后悔不已，开你们中州二贾刑具，更是为势所迫，情非得已，以他的老谋深算，沈木风的阴沉险恶，决不会让咱们坐收渔人之利。”

只听逍遥子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孙不邪，你乃丐帮中硕果仅存的长老，声誉重江湖，贫道相信你出口之言，决不会赖。”

孙不邪缓步而出，道：“不错，老叫化如是答应了什么，自然是火里火中去，水里水中行。”

逍遥子道：“你答应了贫道开了萧翎和中州二贾的金锁刑具之后，合他们之力，生擒那沈木风，言犹在耳，忘怀了吗？”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这个吗？老叫化想是想答应的，只怪道长动作太快，一下就开了萧翎身上刑具，老叫化还未及答应呢，你杂毛老道仔细想想，是也不是。”

逍遥子见孙不邪不承认答应相助之事，不由气得脸色铁青，道：“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孙不邪道：“老叫化子说一人之力，不是那沈木风的敌手，对是不对？”

逍遥子道：“不错，以后呢？”

孙不邪道：“以后道长要开中州二贾的刑具，不知何故，又开了萧翎身上的刑具。”

逍遥子道：“贫道为什么要开那萧翎身上刑具呢？”

孙不邪道：“道长可是想要我们助你对付沈木风？”

逍遥子道：“正是此意，那沈木风为害江湖，作恶多端，两位就是不愿履行答应贫道的诺言，也该出手杀了他，为武林除一大害。”

孙不邪道：“话虽是说的不错，但可惜贵君主亦非什么好人，如是除一害留一害，那倒还不如不除。”

逍遥子道：“这么说来，孙兄是不肯履行那承诺之言了。”

孙不邪道：“老叫化并未承诺，你老杂毛，再激我也无用。”

逍遥子轻轻叹息一声，道：“贫道应该逼你开口之后，再开他们身上刑具，就没有此刻之失了。”

孙不邪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啊！”

逍遥子道：“就算你没有答应……”

孙不邪冷冷接道：“不能算，老叫化没有答应，就是没有答应。”

逍遥子道：“此事已过，争论无益，贫道此刻却有一句紧要之言，问明孙兄。”

孙不邪道：“你且说出来听听。”

逍遥子道：“如是贫道为世除害，和那沈木风动手相拼，孙兄该将如何？相助哪个？”

孙不邪道：“这个，老叫化倒是难以决定，必得仔细想想才行。”

逍遥子心中虽是激怒异常，但却不敢随便出手，萧翎的武功，他已见过，那是高强得很，孙不邪和中州二贾，又是久负盛名的人物，这四人如若反助那沈木风，优劣之势立时将倒置过来。

沈木风一直冷冷的站在旁侧，一语不发，一面运集功力，准备拒敌，一面默查情势的变化，筹思应对之策。

沉默延续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逍遥子终于忍耐不住，冷冷说道：“孙兄意欲何为？还望快点说个明白。”

孙不邪目光转动，望望沈木风，又望望逍遥子，笑道：“照老叫化的看法，今日这场架，不用打了。”

逍遥子道：“为什么？”

孙不邪道：“不是我老叫化轻藐你，如若单凭武功，你决非那沈木风的敌手，此刻你所以自认稍占优势，那是因为你们人多势众，又在船上，沈木风不会水中功夫，才肯这般忍气吞声……”

逍遥子道：“机会不再，错过了今日机会，只怕以后很难有杀死那沈木风的日子了。”

孙不邪摇摇头道：“还有一事，你牛鼻子老道，不可不知。”

逍遥子道：“什么事？”

孙不邪道：“老叫化和萧翎都不谙水性，如是一定要打，最好别在船上动手。”

逍遥子道：“可是诸位此刻，都已置身大江之中，这五彩巨舟上的男童女婢，个个都精通水性，几位如是迫的无耐，只好拼着沉了这艘五彩巨舟，在水中生擒诸位了。”

萧翎一则担心父母，真又被沈木风拘禁百花山庄，二则怕把沈木风逼的太紧，促使四海君主和沈木风联起手来，当下冷冷接道：“只怕道长没有沉这巨舟的机会。”

孙不邪接道：“咱们为脱此危难，倒是得和那沈木风暂时合作一下了……”

目光转向沈木风的脸上，冷冷说道：“你沈大庄主的意下如何？”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来日方长，区区也不急在一时，孙兄怎么说，沈某人悉依所言。”

孙不邪道：“哈哈，想不到你沈木风今日竟然对老叫化百依百顺。”

萧翎突然横里一跃，挡在舱门口处，说道：“道长最好能下令让他们改帆靠岸。”暗中带上千年蛟皮手套。

逍遥子默查敌我形势，胜算甚少，略一沉吟，竟然下令巨舟靠岸。

船行近岸边之后，沈木风和黑白二老当先跃下巨舟，萧翎、孙不邪以及中州二贾，也紧随着跃下巨舟。

一着陆地，几人都不觉仰脸长吁一口气，有着恍如隔世之感。

沈木风回过头来，望了那五色巨舟一眼，高声说道：“逍遥道长，我沈木风已经登上五彩巨舟领教过了，如是道长有胆，请到我百花山庄一叙。”

逍遥子冷笑一声，也不答话，扬帆而去。

这是一片荒凉的江岸，一眼不见人影。

沈木风冷冷说道：“不是我沈木风及时登上了那五彩巨帆，四位只怕亦难生离巨舟。”

孙不邪道：“此刻，咱们仍然是四对三的局面，沈大庄主两位属下，还都有断腕之伤，是否还有再战之能，目下仍是很难预料。”

沈木风目光转动，四顾一眼，淡然一笑，道：“这地方仍是我沈某人的势力之内，咱们如若动手，一个时辰之内、我沈某人即可有援手赶到。”

萧翎突然举步行到沈木风的身前，说道：“沈大庄主，此刻意欲何往？”

沈木风道：“赶回百花山庄。”

萧翎道：“在下亦想同往百花山庄一行，去见父母一面。”

第五十二回 全道义毒王断交

沈木风一沉吟，道：“商八手执有我敕令金牌，不论何时，你们都可以畅行无阻的去百花山庄，小兄要先走一步了。”

萧翎横身拦住去路，道：“大庄主如是不肯履行承诺之言，只怕没有这么容易离此。”

沈木风仰天大笑一阵，道：“三弟，你当真要迫为兄动手吗？”

萧翎道：“道不同难相为谋，咱们兄弟情意早已断去，用不着再称兄道弟了。”

沈木风毫不动气，微微一笑，道：“三弟如和为兄动武，不论胜负，都无法救得令尊令堂。”

萧翎长长吸了一口气，缓缓举起右掌，道：“我记得沈大庄主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萧翎和沈大庄主，终是难免一场生死之斗，既是难免，何不早作了断，请出手吧！”

沈木风收敛起脸上笑容，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冷肃之色，缓缓说道：“兄弟这样迫我，那就请亮兵刃吧！”

孙不邪一振手腕，投过来手中长剑。

萧翎接过长剑，道：“在下昔年受一番恩惠，今日让你三招。”

沈木风缓缓说道：“兄弟可是有此信心，能够胜得了我？”

萧翎道：“那倒不是，沈大庄主武功高强，我萧翎早已耳闻目睹，今日之战的胜负之数，我萧翎毫无把握。”

沈木风道：“既无胜我的把握，为什么一定要打？”

萧翎正待答话，商八突然接口说道：“沈大庄主困倦之身，大哥胜之不武，咱们既有敕令金牌可去百花山庄，今日之战，不打也罢。”

萧翎素知商八智谋多端，突说此话，必有原因，但情势已成骑虎，实难自我台阶，一皱眉头，默默不语。

沈木风微微一笑，突然转身，低声对黑白二老道：“咱们走啦。”急奔而去。

萧翎目注沈木风背影消失不见，才转望着商八说道：“那逍遥子说的不错，今日放辽沈木风，只怕日后难再有此机会了。”

商八哈哈一笑，道：“毒手药王来了，他急于要见大哥，想必有要事奉告。”

萧翎道：“现在何处？”

商八道：“就在左侧一片草丛之中。”

萧翎转头望去，果见毒手药王带着商八的黑毛虎犍，缓步走了过来。

他身材本就十分瘦小，再加一身黑衣，和那一脸僵硬的肌肉，缓步行来，直如一具行尸走肉。

孙不邪轻轻咳了一声，道：“毒手药王，你还没有死啊！”

毒手药王冷冷的瞧了孙不邪一眼，道：“你老叫化，总归要死在老夫前面。”

目光转到萧翎身上，道：“令尊、令堂又被沈木风的属下掳囚于百花山庄！”

萧翎道：“老前辈可知他们现被囚于何处吗？”

毒手药王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距离这四五里的一座农舍之中……”

萧翎讶然接道：“不在百化山庄？”

毒手药王道：“他们都被老朽救了出来。”

萧翎道：“家父母可都安好？”毒手药王道：“令尊、令堂和金兰、玉兰两个丫头，都是完好无伤。”

萧翎抱拳一个长揖，道：“多谢老前辈了。”

毒手药王脸上肌肉抽动，欲言又止。

商八道：“请问药王，那神偷向飞何在？”

毒手药王道：“身受重伤，不知何去。”

商八轻轻叹息一声，未再言语。

毒手药王接道：“据老夫听到消息，那马文飞为了保护令尊、令堂，也伤在百花山庄高手之下。”

萧翎胸中热血沸腾，俊目闪闪放光，咬牙说道：“我萧翎必要为他们报此深仇。”

毒手药王道：“那是以后的事了，眼下危机未除，老夫为了拯救令尊、令堂，迫的施下毒手，连伤百花山庄一十二名高手。”萧翎道：“在下感激不尽。”

毒手药王道：“那农舍亦非安全之地，咱们得早些赶去。”当先转身而去。

萧翎等紧随身后，放腿狂奔。

孙不邪重重咳了一声，道：“你毒手药王，一生来只作做了这一件好事。”

毒手药王道：“过奖、过奖。”

萧翎心急如焚，奔行甚快，群豪也只好随着他加快脚步。数里行程，转眼就到。

这是一栋荒芜的农舍，矗立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原野中。一对破损的木门，紧紧关闭着。

萧翎回顾了毒手药王一眼，道：“可是这栋茅舍？”毒手药王道：“不错。”

萧翎心中焦急，未待毒手药王话完，右手已然伸了出去，推开木门。

抬头看去，只见金兰、玉兰，各自手持长剑，并肩挡住去路。

二婢一见萧翎，齐齐欠身一礼，分让两侧。

萧翎抬头看去，只见父母坐在一堆杂草之上，旁侧躺着一个少女。

那少女正是毒手药王的女儿。

萧翎抢前两步，拜伏地上，道：“不孝儿叩见双亲。”

萧大人瞧了萧翎一眼，道：“你起来。”

萧翎站起身子垂泪道：“孩儿数番连累父母受惊，心中……”

萧大人摇摇头，道：“经过之事，都由这位婉姑娘讲给我们听了，这事不能怪你……”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只是那位向壮士，身受重伤，生死未卜，哦！那一战太惨烈了……”

萧翎接道：“孩儿当尽我之能，替他们报仇雪恨。”

萧大人突然接口说道：“还有一位马壮士，身受几处剑伤，仍然浴血苦战，终于不支倒下。”

萧翎道：“这些恩情，孩儿自当点点滴滴，记在心中。”

商八道：“那东海神卜司马乾呢？”

萧大人道：“大概也受了伤，百花山庄的数十名武士，群上齐攻，十分杂乱，老夫只见向壮士和马壮士，力战重伤之后，就被带往百花山庄，以后都不知道。”

萧夫人指着毒手药王，道：“这一位，也是救你爹爹和我的大恩人。”

毒手药王道：“老朽父女亦受萧大侠甚多恩德，此举只不过略作补报罢了。”

语声甫落，突闻一阵鸽羽划空之声，掠顶而过。

孙不邪一皱眉头，道：“百花山庄的信鸽。”

毒手药王道：“今日情势已是难免一战，也许百花山庄中人，早已在茅舍外面，列队等候了。”

萧翎道：“那沈木风在五彩巨舟之上，受尽奚落，回庄之后，必然要倾尽全力，来追杀我等。”

毒手药王道：“不错，因此咱们必得未雨绸缪，早作准备。”

萧翎道：“老前辈有何良策？”

毒手药王道：“咱们先行分配人手，哪些人保护萧大人夫妇的安全，哪些拒挡强敌。”

萧翎道：“不知老前辈是否已经胸有成竹。”

毒手药王道：“这个老夫还未想过……”

目光转到孙不邪的身上，道：“老叫化子，你可有拒敌良策？”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老叫化子一向是不用心机，还是由萧兄弟做主分配吧……”

话未说完，突然翻手拍出一掌。

一股强猛的掌风，直撞出去。

萧翎一伏身，跃出茅舍。

孙不邪微微一笑，道：“不用找了，只有一个小毛贼，行近了茅舍，已

被老叫化这一掌送上西天去了。”

原来，孙不邪靠在门口而立，口中虽和毒手药王等谈话，但双目却一直留心着四外的动静。

毒手药王道：“他们已经来了。”

萧翎缓缓走回室中，道：“先锋已到，大军可能随后就至。”

目光转到中州二贾和毒手药王脸上，道：“有劳两位兄弟和药王，保护家父母和婉姑娘……”

孙不邪笑道：“老叫化帮你拒敌。”

萧翎道：“正是此意。”

毒手药王道：“你们两人，实力太过单薄，不如让中州二贾，相助二位，老夫有金兰玉兰相助，足可保得令尊、令堂的安全了。”

萧翎道：“药王武功高强，如此说来，必已胸有成竹，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只听外面两声犬吠，传了进来。

商八道：“强敌已到，只怕已经走不及了。”

萧翎翻腕抽出长剑，道：“我和孙老前辈，先去迎杀他们一阵，两位贤弟，暂助药王保护住父母……”

毒手药王摇摇头道：“如若是强敌大队赶到，必得先把他们杀退之后，咱们才可上道。”

萧翎道：“为什么？”

毒手药王道：“令尊、令堂，都是不会武功之人，如若他们施用暗器攻袭，保护不易，如若冒险破围而出，还不如守在这破屋之中，待击退强敌之后，再走不迟。”

孙不邪道：“百花山庄中，高手众多，如是他们赶来之人过多，咱们杀之不尽，岂不是永远要被困在此地了。”

商八道：“还有一个不妥之处，那就是如他们施用火攻时，咱们据守在这座茅舍中，岂不是要吃大亏。”

毒手药王道：“诸位说的诚然不错，但老朽之意，还是守在此地的好，今日之战，不是胜败之分，而是要如何保护萧大人夫妇的安全为主，只要咱们能够守到天色入夜，老朽就可施毒退敌了。”

萧翎心中暗道：你如施毒，白天和夜晚有何不同呢？

心中疑窦丛生，但却未说出口来。

只听一个沉重的声音传入室中，道：“眼下这座茅舍，已被我等重重包围住，二十张强弓，二十张匣弩，分布在茅舍四周，别说人了，就是飞鸟也难飞过。”

金兰突然接口道：“是单宏章的声音。”

萧翎道：“沈木风的大弟子？”

金兰道：“不错，正是那人。”

萧翎道：“诸位请留心他们施用火攻。”缓步向外行去。

毒手药王打量室中形势一眼，低声说道：“萧大人请移向左侧屋角，那地方墙壁较为坚固，不畏强箭。”

萧氏夫妇应声而起，躲到屋角。

孙不邪道：“药王想是不便和百花山庄中人，面对面的为敌，就请守在茅舍，老叫化去助萧大侠一臂之力。”

中州二贾齐声道：“一人留在屋中已足，我等都到屋外去。”

金兰、玉兰各仗长剑道：“两位只能监视两个方向，我等愿尽薄力，相助一臂。”

商八道：“不用了，两位请守在室中，我们人手不足，只怕无法防守的十分森严，也许会有强敌，冲入室中，药王拒敌之时，两位也好保护老爷夫人。”

金兰、玉兰互望了一眼，不再坚持。

商八、杜九，紧随孙不邪的身后，出了茅舍。

抬头看去，只见萧翎手执长剑，站在室外丈余一块大石之上，正自流目四顾。

这时，已是夕阳无限近黄昏的时分，秋风萧萧，吹得四面枯草沙沙作响。

百花山庄中追踪而来的武林高手，大概是都藏在四周草丛中，一眼望不见人踪。

只听萧翎高声喝道：“单宏章，你藏头露尾，算得什么英雄人物。”

语声甫落，草丛中突然站起三个劲装大汉。

居中一人，年约二十五六，背插长剑，正是沈木风的大弟子单宏章。

单宏章左右各站一人，穿着一色的浅灰劲装，左面一人长躯黑髯，右面一人白面无须，正是那剑门双英中追风剑裴百里，和无影剑谭侗。

单宏章举手一礼，道：“单宏章见过三庄主。”

萧翎冷冷说道：“不用，我早已和沈木风断义绝交，已非百花山庄中人，阁下不用对我多礼。”

单宏章道：“在下未得师父之命，这晚辈之礼，理不该废。”

萧翎道：“你如还认识我是百花山庄中的三庄主，那就立刻撤走四下埋伏的人手。”

单宏章道：“晚辈是奉命而来，如若空手而回，实难交代。”

萧翎道：“那你意欲何为？”

单宏章道：“迎接三庄主的双亲，返回百花山庄。”

萧翎俊目中神光一闪，道：“你自付有这一份能耐吗？”

单宏章道：“百花山庄一向是令出如山，在下奉命而来，只有尽力而为，至于是成是败，那就非我所计了。”

萧翎道：“我和百花山庄，早已情尽义绝，尔等如敢妄为，可别怪我萧翎剑下无情。”

单宏章乃是沈木风首座弟子，为人阴沉多智，颇有乃师之风，当下淡淡一笑，道：“萧大侠既然再三说明，早已和百花山庄情意断绝，我单宏章也不便再厚颜攀亲论交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萧大侠的武功，单某已经耳闻面试，那确实高强的很，在下也自知不是敌手……”

萧翎接道：“既有自知之明，那就立刻撤走，免得血流五步，悔恨已迟。”

单宏章仍然是毫不动气的微微一笑，道：“在下有几句话，必得先行说明才是。”

萧翎担心惊扰到父母，如非得已，亦是不愿动手，冷笑一声，道：“什么事，你说吧！”

单宏章道：“我要提醒萧大侠一件事，在下和剑门双英除外，还有四十位隐伏在这茅舍四周，他们都带有强弓匣弩，大都是淬有剧毒，中人必死，萧大侠武功高强，自是无法伤到你萧大侠，但是令尊、令堂，都非武林中人，一旦动起手来，演出流血惨剧，只怕要误伤两位老人家，那时，在下亦是无法拦阻的了。”

萧翎冷冷说道：“在下也提醒你一句，在这茅舍之中，除了我萧翎之外，还有几位武林中闻名丧胆的高手，你们如想动手一试，那是自取死亡，萧翎言尽于此，你如是不肯相信，那就不妨动手一试。”

单宏章回顾了剑门双英一眼，拱手对萧翎说道：“除了我等三人和四周潜伏的百花山庄武士之外，百花山庄中的后援，即刻就可赶到。”

只听孙不邪高声接道：“萧兄弟，不用多费唇舌了，老叫化先把三人收拾了。”

喝声中，疾跃而至，直向单宏章等冲去。

剑门双英同时大喝一声，又剑一齐出鞘，交叉击出，各攻一招。

两柄长剑交错出一片寒芒，挡住了孙不邪的冲击之势。

孙不邪一沉丹田之气，向前冲奔的身子，突然停了下来，扬手劈出一掌。

这孙不邪昔年在武林中，素有铁掌之誉，以掌力雄浑，名震大江南北，这数十年隐息未出，武功从未丢下，功力反而更见精进，这一掌虽非全力击出，也是凌厉惊人。

单宏章和剑门双英，大约都知道孙不邪的厉害，觉出暗劲直逼过来，立时纵身向旁让避开去，不敢硬挡锐锋。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想逃吗？”纵身跃起，直向单宏章扑了过去。

单宏章身子横移，陡然间避开三尺，右手一反，快速绝伦的拔出长剑，呼的一声，扫出一剑。

他的武功，得自沈木风的亲授，剑路诡奇辛辣，这一剑由底向上翻击而出，指击向孙不邪右肋的要穴。

孙不邪武功虽高，但对方剑势直找穴道，也不敢大意，身子一侧，避过剑势，右手一挥，直向单宏章面门抓去。

单宏章长剑疾变，刷刷刷连攻三招，人却闪开原位，避过了孙不邪的五指。

他攻出的剑势，无一不是孙不邪的要害大穴，迫得孙不邪无法不让避他的剑势。

孙不邪连攻两招，都为单宏章巧妙的让避开去，不肯硬接他的掌力，心中暗道：这小子武功不弱，今日如不把他制住，老叫化一生英名，岂不是阴沟里翻船了。

心念一转，掌势突然一变，刹那间，漫天掌影，笼罩了丈余方圆，把单宏章罩在掌力之中。

那单宏章竟是十分沉得住气，人虽被孙不邪罩住，但却毫无慌乱之感，左闪右避，始终不接孙不邪的掌力，长剑抽隙还击，一面运气护身，居然支撑了十余合，还未伤在孙不邪掌下。

剑门双英各横长剑，四道目光，一直投注在场中，也不出手相助。

萧翎虽然早想出手，但因孙不邪和单宏章在一对一的搏斗，如是出手相助，只怕要引起孙不邪的不悦之心。

孙不邪的掌力，愈来愈强，丈余之内，潜力激荡，震得单宏章衣袂乱飘。

奇怪的是那单宏章虽然险象环生，但却始终不招剑门双英，和那些埋伏茅舍四同草丛中的武士出手相助。

双方又斗了数回合，孙不邪突然大发神威，大喝一声，一掌击出。

这一掌势道之强，有如巨浪排空而下，单宏章急急纵身，横向左侧跃出。

他动作虽快，仍是无法完全避开，吃掌风边缘扫中左肩，身不由主，一连后退了两步，跌入了草丛之中。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你能硬接老夫十余招，虽败犹荣了。”

目光一转，望着剑门双英，道：“你们两位一齐来吧！”

剑门双英，相互看了一眼，伸手拔出背上长剑。

这二人擅长长剑合搏之术，眼看孙不邪的武功高强，如是单独出斗，自知难以是那孙不邪手下五合之将，也毫不客气，双双仗剑而出。

孙不邪一提真气，缓缓扬起右掌，道：“小心，你们两人合力接我老叫化一掌。”

掌势正待劈出，突闻一阵咯咯娇笑传来。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着绿衣，胸绣金花的美貌妇人风驰电掣而来，眨眼之间，已到孙不邪的面前四五尺处。

只见她举起纤白玉手一挥，挡住了剑门双英，娇声对孙邪道：“你可是丐帮中硕果仅存的孙不邪吗？”

孙不邪道：“正是老夫。”

那夫人笑道：“你可认识我吗？”

孙不邪道：“如若老夫猜的不错，你就是那苗疆的金花夫人。”那妇人咯咯笑道：“不错，你这人老眼不花，一猜就中……”孙不邪冷冷说道：“老

叫化久闻你的大名了，今日能有机会领教，也是一大乐事。”

金花夫人道：“不要慌，我得先和我那兄弟打个招呼，咱们再动手不迟。”

转眼望着萧翎，挥手说道：“萧兄弟，看见姊姊，怎的连个招呼也不肯打。”

萧翎淡然一笑，道：“你可是奉那沈木风之命而来吗？”金花夫人道：“不错啊！”

萧翎道：“来此作甚？”

金花夫人笑道：“帮他捉人而来。”

萧翎道：“你可知道他们追的是什么人吗？”

金花夫人道：“百花山庄的逃犯。”

萧翎怒道：“胡说，那是我萧翎的父母双亲。”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不知者不罪，就算是你双亲，也不用发脾气啊！”

萧翎冷冷说道：“你在苗疆，也是一方之尊，犯不着听那沈木风之命，为他效力卖命，如肯听我良言相劝，不如就此转回苗疆去吧！”

金花夫人凄凉一笑，道：“兄弟，话是两句好话，只是说的太晚了些。”

萧翎道：“为什么？”

金花夫人避开话题，道：“既是你双亲，也该带我见见才是。”

萧翎道：“我看是不用见了。”

金花夫人道：“如果我一定要见呢？”

萧翎略一沉吟，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胜过我萧翎手中长剑。”

金花夫人道：“难道除此之外，就别无良策了吗？”

萧翎道：“只此一策，为敌为友，全凭你一念而决了。”

金花夫人道：“我既不愿与你为敌，又不能不听沈木风的严令，实叫人不知如何才好……”

只听铃儿叮当，周兆龙华衣骏马，急驰而至。

萧翎一皱眉头，暗道：金花夫人和那周兆龙，一齐赶来此地，看将起来，百花山庄高手，只怕是赶到不少。

只见周兆龙勒住马缰，一挥手，道：“三弟久违了。”

萧翎道：“我已和那沈木风当面绝交断义，不敢当得周二庄主这般招呼。”

周兆龙哈哈一笑，道：“适才在下遇上沈大哥，怎的未曾听他说过。”

萧翎冷冷说道：“在下说此事也就是了，听与不听，悉凭尊便。”

周兆龙流目四顾了一眼，伸手指着那座茅舍说道：“如果施展火攻，只怕片刻工夫，那座茅舍就要化作灰烬了。”

孙不邪道：“臭小子少神气，老叫化先给你点教训。”突然纵身而起，直向周兆龙扑了过去。

只听金花夫人喝道：“住手！”右手一扬，一物疾飞而出，直向孙不邪打了过去。

萧翎急急说道：“当心她施展毒物。”

孙不邪早已久闻那金花夫人是一位用毒的能手，心中已暗生警觉，听得萧翎呼叫之言，立时一提真气，扑向同兆龙的身子，突然又向上升起了五六尺高，悬空一个大转身，疾退了一丈多远。

只见金花夫人打出之物，忽然在空中自动一闪，身躯盘成了一盘。

孙不邪心中暗忖：像这般灵巧的暗器，倒是罕闻罕见之事。

只见金花夫人一挫柳腰，疾飞而起，不容那盘成一盘的毒蛇落地，已一探右臂，接在手中。

孙不邪心有不甘，扬手一记劈空掌，直向金花夫人打去。

一股暗劲，疾涌而至。

金花夫人右手收起接在手中的毒蛇，左手一挥，推出一掌。

双方掌力接实，金花夫人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一步，不禁脸色一变，冷冷说道：“阁下内力不弱，但不知敢不敢和我独斗一阵。”

孙不邪道：“这个老叫化自然奉陪。”

萧翎知那金花夫人身怀毒物甚多，叫人防不胜防，纵身一掠，抢在了孙不邪的前面，说道：“老前辈已胜了一阵，这一阵让给我萧翎吧！”

金花夫人目注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兄弟呀！你当真要和我动手吗？”

萧翎道：“你不肯听我好言相劝，早晚是免不了一场恶战，多言无益，请亮出兵刃吧！”

金花夫人道：“为姊姊情非得已，难道你当真不肯体谅吗？”

萧翎道：“你要助纣为虐，还谈什么情非得已。”

金花夫人道：“唉！糊涂的小兄弟，你这般逼迫于我，我是只有开罪一途了。”

萧翎道：“你有什么本领，尽管施展就是，彼此动手相搏，非死即伤，谁也不用手下留情了。”

金花夫人柳眉耸动，缓缓说道：“姊姊有几句话，必得先作说明。”

萧翎道：“什么话？”

金花夫人道：“姊姊满身毒物，兄弟你早已知道了。”

萧翎道：“不错。”

金花夫人道：“如是姊妹能够胜你，那还罢了，如果打不过你，那是形势迫我施用毒物了。”

萧翎道：“多谢先行示警。”

金花夫人挥手从怀中取出两朵金花，道：“好，兄弟出手吧！”

萧翎道：“多承相让，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长剑一扬，刺了过去。

他已瞧出今日形势，百花山庄虽非倾尽全力而来，但赶到高手十分众多，而且后援必将源源而来，早一刻动手，也好多一分制胜机会。

金花夫人左右双手各握一朵金花，眼看萧翎长剑刺来，立时一扬右手金

花，迎向剑势。

萧翎心中暗道：这两朵金花，长不过五寸，用来当作兵刃，未免是有些古怪，只怕那金花之中，别有妙用。心念转动，剑势突然一变，刺向金花夫人的长剑，突然中途易势，化作金丝缠腕，横向金花夫人右腕之上削去。

金花夫人右腕一挫，避开剑势，左手主花突然探出，疾向萧翎前胸点来。

萧翎双目盯注在金花之上，左手一抬，疾向金花之上抓了过去。

金花夫人疾挫左腕，收回金花，冷冷说道：“我这金花淬有剧毒，你可是想活了。”

萧翎淡然一笑，道：“在下倒是想见识见识。”

金花夫人怒道：“不论武功如何高强，内功如何深厚，但只要中了我金花上剧毒，也难挨过片刻时光。”

只听周兆龙哈哈大笑，道：“两位打的客气的很啊！不像是动手相搏，看上去倒像故友重逢，久别叙旧。”

萧翎嗖嗖，连出三剑，闪起了一片剑花，攻向金花夫人，口中却冷冷答道：“周兆龙，咱们情意已绝，惹得我动了怒火，先取你周兆龙的性命。”

周兆龙笑道：“三弟言重了，为兄也不是轻易就能被人杀掉，当今江湖之上，欲杀为兄之人，何至百数十人，可是为兄的不是仍然好好的活在世上吗？”

孙不邪冷冷接道：“那萧翎心地善良，恋念旧情，也许不会杀你，可是老叫化却是言出必践，今日决不放过你。”

喝声中，腾身而起，一跃两丈多高。

身悬半空，打了一个转身，头下脚上，直对周兆龙扑了过来。

周兆龙一勒马缰，健马突然转头，向左奔去。

孙不邪冷笑一声，道：“你还想逃去……”

余音未完，瞥见剑花打闪，两条人影，疾飞而起，直向孙不邪迎了过去。闪转寒芒中，响起两声惨叫。

两个跃身而起，迎向孙不邪的黑衣大汉，生生被孙不邪掌力逼开兵刃，五指直插入前胸之中，当场气绝而亡。

孙不邪脚落实地，大喝一声，双手齐振，两具尸体直向周兆龙打了过去。

周兆龙虽然逃得性命，心中却是大为震骇，暗道：这老叫化的武功，果然惊人，如非两人挡了他一击，只怕自己已经伤在他的手中了。

眼看两具尸体飞来，立时扬手劈出一掌，把两具尸体震落一侧。

孙不邪一击之后，肃然而立，双目中神光闪动，逼视着周兆龙，似是在准备二次出手。

只听丈余外一片草丛中，响起了一阵阴沉的笑声，道：“那七煞穿云手，是老叫化看家本领，二庄主恐怕不易对付。”声落人现，一个全身青衣的矮胖老者，挡在孙不邪的身前。

孙不邪一皱眉，道：“申三怪，你竟然还活在世上，倒是大出了老叫

化的意外。”

申三怪阴森一笑，道：“你也是越活越长命啊！”

孙不邪冷冷说道：“你该死未死，也还罢了，想不到竟然投在百花山庄门下，依附那沈木风，实叫老叫化为你齿冷。”

申三怪冷冷说道：“三十年前，咱们在黄山一战，未分胜败，今日这一战，却定要分个生死出来不可！”

孙不邪道：“难道老叫化还怕你不成！”

只听萧翎大喝道：“夫人如再不肯认输，可不要怪我萧翎手下无情了。”

转眼望去，只见萧翎手中长剑，有如神龙出云，闪起朵朵剑花，把金花夫人圈在一片剑光之中。

金花夫人手中两朵金花，已然被萧翎手中长剑逼的施展不开，险象环生，随时有伤在萧翎剑势下的危险。

激斗中突闻萧翎大喝一声：“撒手！”

啪的一剑，拍在金花夫人的右腕之上，一朵金花，应手落地。

萧翎这一剑，本可斩断金花夫人的右腕，但他心地慈善，剑势将要触及金花夫人右腕之时，突然一转长剑，平平的拍在金花夫人的手腕之上。

金花夫人疾跃而起，右手一探怀中，素腕扬动，一条小蛇，直飞过来。

萧翎冷笑一声，左手一扬，竟然生生把那条小蛇抓住。

金花夫人脸色一变，道：“你要找死！”

萧翎冷然说道：“未必见得。”左腕一振，手中小蛇，突然向那申三怪打了过去。

申三怪眼看一条黑影飞来，也不知是何暗器，但他自恃武功高强，又眼看萧翎敢出手接住，也不甘示弱，伸手接住。

入手光滑，已然觉出不对，急急挥手抛去，已自不及。

但感手腕一痛，被那毒蛇咬了一口。

这条小蛇奇毒无比，申三怪武功虽高，也是无法承受，顿觉右臂一麻。

金花夫人疾跃而至，伏身捡起被申三怪摔在地下的小蛇，左手已然从口袋中取出一粒丹丸，递向申三怪，道：“快些服下。”

申三怪半生在江湖之中走动，经验广博，心知此刻乃是性命交关之时，哪里还敢逞强，接过丹丸，一口吞下。

周兆龙急急问道：“申兄伤的如何？”

金花夫人接道：“此刻，他已无再战之能，必得养息两日。”

周兆龙一带马缰，勒转马头，道“走！”健马疾向前面奔去。

孙不邪一跃而起，喝道：“周兆龙，你还想走。”带起一阵疾风，急扑而下。

周兆龙一提气，身子陡然离鞍而起，跃落在草丛之中。

孙不邪掌势劈下，应手响起了一声马嘶，一匹健马，生生被孙不邪掌势击毙。

就这一瞬工夫，金花夫人已扶着申三怪，隐入夜色之中不见。

孙不邪怒声骂道：“周兆龙，早晚老叫化得生生劈了你。”

喝声甫落，突闻弦声破空，一排弩箭，直对孙不邪射了过来。

孙不邪顺手抓起自己掌力劈死的健马，挥手抡动，射来弩箭，大部射在马尸之上。

萧翎沉声喝道：“夜色幽暗，破围不易，老前辈快请回来，从长计议。”

孙不邪弃去马尸，倒跃而退，落在萧翎身侧，低声说道：“何不趁敌方几个首脑人物受伤之时，借机破围，冲出险地。”

萧翎轻轻一叹，低声说道：“家父母都未习过武功，夜暗之中，如若埋伏在这茅舍四周的百花山庄中高手，发出弩箭暗器，只怕家父母不易避过。”

孙不邪道：“如若等到天色大亮，咱们故然可以看清楚敌人暗器，但敌人亦可看清咱们，其间的利弊得失，还望兄弟忖量一番。”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晚辈之意，先扫荡四面埋伏之敌，然后再带家父母破围不迟。”

孙不邪道：“好，就依兄弟之见。”

萧翎一扬长剑，道：“在下由左侧绕出茅舍，老前辈由右侧绕出茅屋，在茅舍后面会合，此举虽然未必能够尽行清除四面埋伏，但只要能够把他们清除部分，亦可减去大部危险。”

孙不邪转过身子，正待举步而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来，低声问道：“萧兄弟，老叫化有一事不明，还得请教兄弟。”

萧翎道：“什么事？”

孙不邪道：“金花夫人用毒蛇当作暗器，奇毒无比，兄弟何以不畏，竟敢用手去接。”

萧翎道：“晚辈手上戴有千年蛟皮手套，不畏刀剑，区区毒蛇，自然不放在心上了。”

孙不邪道：“那申三怪武功，当年老叫化和他决战黄山，苦斗了一日夜，未分胜败，以后听说他伤在了少林高僧无我大师手中，就此销声匿迹，未再江湖露面，想不到竟然潜隐于百花山庄之中，这申三怪昔年名震江湖，论盛名，不在沈木风之下，不知何以竟然甘为沈木风所用。”

萧翎自是不知所以，道：“此事日后再议吧。”当先自左跃去。

孙不邪暗提真气，呼的一声，劈向前面一堆草丛之中。

只听一声闷哼，埋伏在草丛中的一个黑衣大汉，吃孙不邪的掌力击中，滚出草丛外面。

萧翎长剑闪动，也向一处荒草丛中扫去。

草丛中寒光一闪，一柄单刀迎了出来，接下了萧翎的长剑。

萧翎剑上蓄力极强，刀剑相触，响起了一声金铁大震，伸出的单刀吃萧翎一剑震飞。

孙不邪高声说道：“那周兆龙和金花夫人，都已败退，尔等留此，那是自寻死路了。”

喝声中双掌连环劈出，呼呼劲风山涌而去。

两人一出手，威不可当，片刻已伤了七八名埋伏在草丛中的高手。但也激起了埋伏在草丛的百花山庄高手的反击，弩箭暗器，如雨一般的打来。

萧翎手中长剑成了一团翻滚的罡气，向那暗器浓密之处冲去。

剑光到处，响起了几声惨叫，血雨断肢，四下飞扬。

孙不邪运足内力，发出掌势，像排山倒海一般，击向草丛之中。

这两大高手，全力施为之下，威势惊人无比，百花山庄隐伏在四周草丛中的高手，人数虽然多，也是经不起两人全力搏杀，片刻之间伤亡逾半，余下之人自知难敌，纷纷起身，四下奔逃。

不过顿饭工夫，两人已然清除了四面草丛中埋伏的高手。

萧翎仗剑一跃，飞落到孙不邪的身前，低声说道：“老前辈无恙吗？”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托福，托福，趁他们混乱之间，咱们得快些走了。”

萧翎道：“老前辈说的不错。”转身两个飞跃，奔回茅舍。

毒手药王轻轻咳了一声，道：“百花山庄中人全退了吗？”

萧翎道：“得孙老前辈相助，侥幸击退强敌。”

毒手药王道：“沈木风谋你之心甚切，咱们不宜在此多留。”

萧翎道：“好，老前辈背起令爱，咱们立刻动身。”

大步行到萧大人身前，蹲下身子，道：“爹爹请让孩儿略尽孝心，背着赶路。”

金算盘商八闪身入室，接口说道：“萧大哥拒敌要紧，兄弟背着老伯赶路如何？”

萧大人一皱眉头道：“这如何敢当。”

商八急行过来，蹲下身子道：“此刻形势危急，老伯不用推辞了。”

金兰背起萧夫人，商八背起萧大人，毒手药王抱起女儿，萧翎仗剑开路，杜九和玉兰联袂断后，一齐冲出茅舍。

抬头看去，夜色中只见正北方一片灯火，风驰电掣一般急奔而来。

孙不邪迎上萧翎，低声说道：“那片灯光，可能就是百花山庄的援手，他们明火执仗而来，必然是精锐高手！”

萧翎道：“此时此情，不宜和他们动手相搏，咱们避开他们吧！”转身折向正南行去。

几人心知未离险境，奔行甚快，片刻间已然走出了四五里路。

忽然间，蹄声得得，一匹快马，从几人身侧丈余左右处窄道上疾驰而过。

毒手药王道：“这人必是百花山庄中埋伏于此的暗桩。”

萧翎一伏身，捡起地上一片石块，暗运腕力，高声喝道：“什么人，快些停马。”

那人恍如不闻，仍然纵马急驰。

萧翎飞身而起，一连两个飞跃，人已追近快马，右手一扬，山石破空飞出。

那人闷哼一声，滚落马下，摔倒路旁。

萧翎正待行向前去，看个明白，忽见那人身侧飞起一道火光，直升高空，砰的一声，爆散出一片银花。

杜九冷哼一声道：“这小子还没有死。”纵身跳了过去。

低头查看，只见那大汉静伏地上不动，伸手拨转身子看去，口鼻尽是鲜血，已然气绝而逝。

原来萧翎出手甚重，那人又被击中背心要害，但他仍然在绝气之前，发出烟花信号。

杜九抬起一脚，踢得那大汉尸体直飞出六七尺外。

毒手药王抬头望了那火花一眼，道：“咱们行踪已泄，必得改变方向才行。”

萧翎道：“咱们转向东方走吧！”群豪立时折向正东行去。

又行四五里，到了一丛杂林旁边。

萧夫人虽然是被金兰背着赶路，但是连夜奔走，已感不支，低声说道：“翎儿，咱们休息一会再走如何？”

萧翎道：“母亲说的是，现在已离险境，也该休息一下了。”

语声甫落，突见火光一闪，林木中突然亮起了两支火把。

萧翎吃了一惊，突闻一个声音，传了过来，道：“三弟一直未得养息，就算铁打金刚，铜铸罗汉，只怕也难撑得下去，百花山庄早已扫榻以待，三弟何不回庄中养息几日。”

第五十三回 弱女施妙着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每一支火把后，都跟着十个黑衣大汉，两个人怀抱着连珠匣弩，八个人手执着兵刃。

这些人似是早就预排好了方位，虽是由四面八方的一拥而上，但快而不乱，只见火光闪闪，迅快的把萧翎包围起来。

只见那重重包围，严密无比，每一张匣弩，配合了四个手执兵刃的黑衣武士。

萧翎暗数那火把，计有二十四把，沈木风和未现身的高手，还不算在内，单是这黑衣武士已经有二百四十人之众，加上手执火把的黑衣大汉多达二百六十四个。

在百花山庄之中，萧翎已经领教了这些黑衣武士的厉害，他们武功虽然不能列入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但却一个个悍不畏死，动起手来，有如中了疯魔一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中州双贾、金兰、玉兰，迅快的放下了萧大人夫妇，毒手药王也放下了爱女，环护在三人四周。

耀如白昼的火把下，毒手药王纵然想隐起身子，亦是有所不能，索性挺胸而立。

那些黑衣武士，在距离几人丈余左右时，停下了身子。

只听沈木风那沙哑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萧兄弟，区区百余名黑衣武士，为兄的亦知是困你不住，但在四十八张连珠匣弩之下，兄弟如想保护令尊、令堂，只怕不是容易的事。”

萧翎脸色铁青，默然不语。

孙不邪低声说道：“药王，那沈木风隐在暗处，分明早已瞧到了你，不知何以竟然装作不见。”

毒手药王冷冷说道：“江湖同道，大都说那沈木风寡情薄义，但老夫和他情义深重，相交甚久，今日之局，只要我出面一言即可解决……”

语音微微一顿，高声说道：“沈兄，瞧到兄弟了吗？”

暗影中飘来沈木风的声音，道：“早瞧到了……”

毒手药王不让沈木风再接下去，抢先说道：“沈兄对兄弟了然甚深，小女婉儿，乃兄弟性命所系，那萧翎三番两次，相救小女，兄弟是不得不报答他了。”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只怕我那贤侄女病情已入膏肓，萧翎也有心无力。”

毒手药王道：“事情刚好和沈兄猜的相反，那萧翎冒险替小女寻得灵药，已然疗好了她的痼疾，再有十天半月的休息，就可和常人一般的健康了。”

沈木风道：“这么说来，为兄的得向你致贺了。”

毒手药王道：“咱们义结金兰，交非泛泛，这些年来，兄弟也为你耗了

不少心力，百花山庄能有今日的盛况，拥有数百名悍不畏死的武士，睥睨武林，使人人畏惧，兄弟虽不敢自居首功，也算数一数二的出力之人了……”

沈木风道：“不错，你帮我建立百花山庄的基业，难道你要再帮别人把它毁去不成。”

毒手药王道：“这个兄弟不敢，不过，有一件事相求沈兄。”

沈木风道：“你说吧！”

毒手药王道：“萧翎救了兄弟小女之命，兄弟救出了萧翎的父母，如若沈兄肯予高抬贵手，撤走四周的黑衣武士，放走萧翎，兄弟就算还清了萧翎的情债，此后，咱们仍是好兄弟，但等小女弱躯复元，兄弟要尽我之能，在三五年内，把小女培育成出类拔萃的武林高手，那时兄弟父女，都将会倾力相助沈兄，完成雄霸江湖之愿。”

沈木风道：“哈哈！三五年时间虽然不长，我沈木风可以等你，但当今武林中各大门派，只怕不肯等了，就我沈某人的看法，三年之内，武林大局，必有结果，若等上三五年，小兄不是已遂了霸统江湖之愿，就是尸骨早寒。”

毒手药王道：“这么说来，沈兄连小弟的面子，也是不肯赏了。”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年你毒手药王，对那百花山庄有如养鱼之水，饲马之草，此时，百花山庄羽翼已丰，你毒手药王早已无关紧要，竟还这般自找没趣，老叫化该骂你一句不识时务了。”

毒手药王冷笑一声，道：“我们兄弟的事，不用你老叫化多操闲心。”

但闻沈木风说道：“萧翎救了我那贤侄女的性命，兄弟你也救了他的父母，又毒死我百花山庄十二名武士，两事相抵，那也算恩尽债清了。”

毒手药王道：“救人救活，兄弟既是救了萧翎的父母，自然不愿看到再被沈兄擒回百花山庄，但得沈兄撤除四周黑衣武士，放他们父子离去，错过今夜，兄弟决不再过问萧翎的事。”

沈木风道：“兄弟素有毒手药王之称，今夜何以会竟动如此善心……”

毒手药王一改往昔冷漠之态，向沈木风恳切地道：“虎毒不食子，枭獍有亲情，兄弟虽有毒手，但亦有爱顾小女之心，宁叫子不孝，不为父不慈，那萧翎救了小女之命，在兄弟感觉中，施恩之重，尤过救我之命，还望沈兄赐给兄弟一个薄面，放了他们。”

萧翎本想出口拒驳毒手药王之言，但想到无辜父母，受此拖累，心中实是难安，但得父母无恙，纵受屈辱，亦是甘心。

沈木风道：“以咱们交情而言，为兄实该答应，不过……”

毒手药王急道：“不过什么？”

沈木风道：“不过纵虎归山，后患无穷，大丈夫要成大事岂可存妇人之仁，兄弟溺爱令爱，忽略了大局……”

毒手药王脸色一变，冷冷接道：“兄弟一生之中，从未对人说过这般乞求之言，沈兄竟是这般寡情薄义，那是逼迫兄弟断情绝义了。”

只见正东方黑衣武士纷纷让到两侧，沈木风带着八个红衣大汉，缓步走

了过来。

那八个红衣大汉，每人都背着一个特制的巨剑，面色冷木，毫无表情，直似刚由棺材中拖出来八具行尸。

毒手药王冷然一笑，道：“八大血影化身。”

沈木风微微一笑，接道：“不错，兄弟也该知道为兄此来，已有了万全之策。”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如肯改变心意，此刻犹为未晚。”

毒手药王瘦削的脸上，肌肉一阵抽动，左手缓缓拉起一片袍角，右手一探，疾快无比的抢过金兰的室剑，飏的一剑，斩了下来，缓缓说道：“割袍断义，此后，谁也不用再存情义。”

沈木风笑容突敛，脸色冷肃地说道：“兄弟不再想想吗？”

毒手药王冷漠地说道：“老夫已经想过了，不敢再劳沈大庄主以兄弟相称。”

沈木风仰天一阵大笑，道：“药王坚持和我沈某绝交断义，沈某人也不再高攀了，念在咱们数十年交往旧情份上，沈某人要先行奉告一言。”

毒手药王道：“沈大庄主请讲。”

沈木风道：“如是动起手来，刀箭无服，如伤到令爱，可别怪我沈某人手下毒辣。”

毒手药王一张脸本就难看，此刻是冷若坚冰，一字一句的说道：“不论何人，伤了小女，老夫决不饶他……”

沈木风淡然一笑，接道：“别人怕你用毒，我沈木风却不怕，你药王心中有数。”

毒手药王道：“毒有千百种，量你沈木风也难拒百毒不侵。”

沈木风道：“咱们交往数十年，药王能用之毒，我沈某人早已了如指掌了。”

毒手药王冷笑一声，道：“我毒手药王也不会不留几手。”

沈木风道：“彼此已成敌对，我沈木风也不用再隐瞒了，未雨绸缪，我早对你暗下毒手，使你身受暗伤，只要一年之内，你不和我沈某见面，那暗伤即将发作。”

毒手药王道：“老夫也早已对你暗中下毒，不出半年，那毒性即将发作。”

两人几句之言，可算是道尽了江湖上的险恶风波。

萧翎暗暗叹息一声，忖道：数十年的莫逆之交，彼此皆是暗下毒手，听起来实叫人心身皆颤。

只听沈木风仰脸大笑一阵，道：“就算你说的不错，真在我沈木风身上下了奇毒，但还有半年才发作，可是你毒手药王，却难逃今日之厄！”

毒手药王冷冷说道：“目下胜负尚未分出，沈大庄主不用夸口。”

萧翎默查情势，已然箭在弦上，如骑虎背，难免一场生死之搏，当下一挥宝剑，高声说道：“沈木风，你在江湖之上，享了数十年的声誉，男子汉大丈夫，也该有点英雄性格，不论今宵结果如何，我萧翎愿以手中长剑，和

你决战一场，想来沈大庄主不会推辞了。”

沈木风两道森寒的目光，缓缓移射在萧翎的脸上，道：“就今宵情势而论，我已掌握了必胜之机，再和你以命相搏，岂不是有些不智了吗？”

萧翎冷笑一声，回顾了孙不邪和毒手药王一眼，道：“我萧翎有几句肺腑之言，还望两位老前辈能够依我萧翎之意而为。”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咱们今宵纵然不能破围而出，但百花山庄在场之人，也得死伤大半，对本对利，定可捞回，萧大侠有什么话，尽管请说，水里水里去，火里火中行。”

萧翎道：“在下这里先行谢过。”

抱拳一个长揖，目光转注在毒手药王的脸上，等待回答。

毒手药王轻轻咳了一声，道：“老夫已和沈木风断义绝交，心中已无顾忌，不管什么话，只管说出说是。”

萧翎神情肃然地说道：“在下出手对付沈木风，两位也不用出手相助了，请带中州二贾，和金兰玉兰，全力破围而出，以两位老前辈的武功，想那百花山庄的武士，决难拦住你们，破围之望甚大。”

孙不邪呆了一呆，道：“你一人要独战沈木风和他那八大血影化身吗？”

毒手药王接道：“再加上这二百多个身受禁制，悍不畏死的黑衣武士？”

萧翎移动一下身躯，取了一个适中的角度，刚好拦住沈木风和他身后八大血影化身，缓缓说道：“在下自信有突破此围之能，还望老前辈依从在下之意。”

孙不邪道：“药王率队突围，老叫化留下陪你。”

毒手药王摇摇头道：“你老叫化掌力雄浑，护他们突围最好，我陪萧大侠留此，也好一施毒手。”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你们慢慢商量，区区等待你们就是。”

萧翎急得双目尽赤，高声说道：“两位老前辈如若不肯听从我萧翎之言，从今以后咱们就永绝来往……”

沈木风阴森一笑，道：“三弟不用生气，那老叫化和毒手药王，大约是自知无能保护令尊、令堂破围，故而不肯答应。”

萧翎怒道：“不劳阁下费心。”

目光转动，只见四周环围的黑衣武士，已然拔出兵刃，举起强

那沈木风口中虽然说让几人慢慢商量，其实却在借此调动人手。

只见沈木风身后排列的八个红衣大汉，突有四个人举步而行，分散在正北、正西和正南三个方位之上。

萧翎眼看沈木风人手调配，愈来愈是严密，不禁暗中一叹，忖道：拖延时间，对我有害无益，只有硬拼一场了，如能侥幸杀了沈木风，为武林除一大害，就算战死此地，那也死而无憾了。

心念一转，真气暗提，缓缓举起手中长剑，正想出手，突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不可造次。”

转脸望去，只见毒手药王那多病的女儿，突然挣扎而起，用手抓住金兰的右腕，道：“姊姊扶我过去。”

金兰微微一怔，道：“到哪里去……”

毒手药王一见女儿挣扎起身，心中大急，道：“婉儿，快快给我坐下。”

原来，萧大人夫妇和婉儿，都在中州二贾、金兰、玉兰四面环护之中，这婉儿站起身子，无疑脱离了几人的保护圈。

那婉儿举起枯瘦的右手，理一下头上散发，嫣然一笑，道：“爹爹啊！你不是一向称赞女儿聪明有才智吗？”

毒手药王道：“孩子，你虽然聪明绝世，但你不会武功，此刻处在凶险重重之中，一个不好，即没了性命，我儿身体娇弱，如何能当一击。”

婉儿道：“我要沈伯伯撤走四周的黑衣武士就是……”

毒手药王大吃一惊，道：“为父的和他交往数十年，助他建立百花山庄，但他一点也不肯给予为父面子，我已和他断袍绝交，如何还会听你的话……”

婉儿扶在金兰肩上，道：“不用爹爹多管，女儿自有让他撤退黑衣武士之策。”缓步向沈木风行了过去。

萧翎道：“生死大事，不是儿戏，姑娘快回去……”

婉儿一双圆大的眼睛，转注到萧翎脸上，嫣然一笑，道：“怎么？你怕我死了吗？”

生死危亡之间，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女，谈笑自若，深情款款，直让萧翎听得又气又窘，长叹一声，不再言语。

毒手药王眼看爱女固执如此，只急得满头大汗，直向下滚，急急说道：“婉儿！那萧翎说的不错，生死大事，岂是开得玩笑的吗？快快退回去吧！”

婉儿望望四周高举的火把，和那层层围困的黑衣武士，柔声说道：“沈伯伯人手众多，你们很难杀出重围……”

沈木风低沉地一笑，道：“就算他们能够杀出重围，也无法带出姑娘和萧翎双亲。”

婉儿轻轻推了下金兰，道：“走啊！”

那金兰见到沈木风，早已吓得两腿发软，举步维艰，但想到婉儿一个不会武功的柔弱女子，都不怕死，自己还怕什么？一咬牙，硬着头皮对沈木风走了过去。

萧翎暗中提气，手举长剑，冷冷说道：“沈木风，她是一个全然不会武功的弱女子，你如伤了她，将无颜面再见天下英雄。”

毒手药王握着双手，冷汗淋漓地说道：“沈木风，你如伤了小女，我要毒死你百花山庄中所有之人，鸡犬不留。”

婉儿回过头来，道：“爹爹、萧郎，但请放心，沈伯伯决不会伤我。”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你不要这样自信，你那父亲已和我划地绝交，沈伯伯也不是大度之人，说不定就伤了你。”

说话之间，婉儿和金兰已然行到沈木风的身前。

婉儿微微一笑，道：“沈伯伯，晚辈不会用毒，你不要害怕。”

沈木风两道目光，凝视婉儿脸上，道：“你就是会用毒，我也不怕。”

婉儿道：“那很好，请伯伯附耳过来，我和你说几句话。”

沈木风怔了一怔，道：“什么话，姑娘尽管请说就是。”

婉儿摇摇头道：“这话很机密，不能让人听到。”

沈木风为难地道：“你爹爹也不能听吗？”

婉儿道：“他如知道，定然要好好骂我一顿，自然不能让他听到了。”

沈木风略一沉吟，果然屈下高大的身躯，伸耳过去。

只见婉儿在沈木风耳边低言数语，沈木风立刻脸色大变，挺起身子道：“当真吗？”

婉儿有气无力地说道：“我说了很多话，已经很累了，你要是不肯信，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沈木风双目中杀机闪动，道：“小丫头，我该先把你碎尸万段。”

婉儿微微一笑，道：“小不忍则乱大谋，杀了我一个毫无武功的弱女子，你划得着吗？”

沈木风胸上杀气渐消，缓缓说道：“如是我依了你，撤去四周的黑衣武士呢？”

婉儿道：“那我也自然依约而行。”

沈木风道：“我如答应了你呢？”

婉儿道：“放他们先走，我留在这里作为人质。”

群豪都不知她对那沈木风说的什么，但闻那沈木风答允撤除四周的黑衣武士，个个听得心中惊异不止。

沈木风道：“好！就此一言为定。”

举手一挥，道：“让开一条去路。”

四周的黑衣武士，应声后退，东、南、西、北，各让出一条路来。

沈木风道：“网开四面，你们自己选一条路走吧！”

婉儿回过头去，望了萧翎一眼，道：“萧郎，求你听我一句话好吗？”

萧翎黯然说道：“姑娘只管吩咐。”

婉儿道：“快带你双亲和大家向正南方去。”

萧翎道：“姑娘呢？”

婉儿道：“我要留在这里作为人质。”

萧翎道：“不成，我萧翎堂堂男子，岂肯做出此等事来，今宵宁愿战死于此，埋骨荒野，也不能听从姑娘之命。”

婉儿叹道：“你英雄气概，战死于此，那也罢了，可是你的二老双亲呢？难道也要他们陪你死于此地吗？”

萧翎呆了一呆，半晌答不出话。

毒手药王突然一抱拳，道：“沈兄，小弟留此作为人质，放了小女如何？”

沈木风面色沉重，缓缓说道：“你留此无用，不用了。”

婉儿道：“爹爹啊！此刻女儿就在沈伯伯的身侧，他只要举手劈下，立时可把女儿击毙，量爹爹也是不能抢救得了……”

毒手药王道：“孩子，谁要你自投虎口呢？”

婉儿道：“但女儿已在虎口之中，说亦无益了……”

突然微微一笑，道：“但我相信沈伯伯决然不会伤我……”

目光转到沈木风的脸上，接道：“是吗？”

婉儿举起衣袖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道：“你们听到了，还不快走，等待何时？”

萧翎一咬牙，沉声对毒手药王和中州二贾等说道：“诸位请带萧某双亲先走，我萧翎留在此地陪伴婉姑娘。”

强敌环伺，生死瞬息之间，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子，却有着无比的镇静和从容，举手理一下夜风吹乱的长发，笑道：“那也好，沈伯伯为人虽然阴险恶毒，但却是聪明绝伦的人，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不会为了杀咱们泄一时之忿，误了他江湖霸业……”

目光转到沈木风的脸上问道：“沈伯伯，晚辈说的对是不对？”

沈木风冷哼一声，道：“就算对了。”

婉儿嫣然一笑，目光又转到萧翎的脸上，道：“快些要他们走啊……”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萧兄弟，咱们上次在百花山庄中和数百武士对抗，那一战当真是打的痛快淋漓，老叫化一直是念念难忘，今日旧事重演，老叫化岂可失之交臂，我留在这里陪你。”

那婉儿摇摇头，道：“不成，你们都得走，少留一人，我们就多一分生机，留下萧翎一人陪我，已经够了……”

一推金兰，接道：“你也去吧！”

群豪只觉她言之有理，无言可驳，中州二贾首先行动，扶起萧大人向南行去。

玉兰扶起萧夫人，紧随在中州二贾之后。

孙不邪望了萧翎一眼，道：“兄弟多多保重，老叫化先走一步了。”

毒手药王却仍然站在场中，不肯行动，那金兰也呆呆的站在婉儿身旁无所适从。

婉儿心中大急，用尽了全身之力，喝道：“爹爹啊！你留这里也未必能救女儿，留此何益，再不肯走，女儿就先死给你瞧瞧。”

毒手药王滚落下两行泪水，缓缓说道，“孩子，你要自重了。”

婉儿目光凝注金兰脸上，道：“快些随我爹爹出去。”

金兰欠身一礼，道：“婢子遵命。”追在毒手药王之后，奔向正南而去。

那婉儿说话太过用力，体力不支，双腿一软，向前栽去。

萧翎急行一步，扶住了她的身子。

婉儿长长吁一口气，不胜羞怯，偎在萧翎的身上，笑道：“你可记得我对你说过我的名字？”

萧翎心中暗道：此时何时，还再谈这些不相干的事情，口中却应道：“不错。”

婉儿道：“你还记得吗？”

萧翎道：“自然记得。”

婉儿道：“说给我听听好吗？”

萧翎道：“姑娘叫南宫玉，是吗？”

婉儿笑道：“嗯！一字不错。”

沈木风呆呆的站在一侧，有如木刻泥塑一般，目注群豪而去，一直不发一语，此刻再也忍耐不住，冷冷地说道：“你们的话，等一会再谈不迟，老夫耐心虽好，但也有一定的限度。”

萧翎回目一望，群豪已走的踪影不见，一挺胸道：“沈大庄主，可是想和我萧翎一决死战吗？”

沈木风全身微微抖动，显然是气愤已极，强息怒火，说道：“我如有杀你之心，也不会放走令尊令堂了。”

南宫玉笑道：“我知道沈伯伯一向疼我，决然不会伤害咱们。”

沈木风冷哼一声，道：“可恶的丫头，今宵纵然放过你，日后也决不饶你。”

南宫玉道：“日后的事，日后再说吧！”

沈木风道：“如今他们皆已离去，你答应老夫的事，也该实现了吧！”

南宫玉道：“慌什么呢，他们还未去远哩！”

沈木风道：“你要老夫等到几时？”

南宫玉道：“再等一顿饭时光如何？”

沈木风道：“太久了。”

南宫玉道：“好！那就再等一盏热茶工夫吧！”

沈木风无可奈何的冷笑两声，不再言语。

萧翎暗念道：看来这位难当一指的弱女子，当真是把沈木风制服了，不知她用的什么法子，竟然能有此等奇效，心中想问，但又怕她不便言明，只好闷在心中。

南宫玉豪情无伦，毫无畏惧之色，回顾了萧翎一眼，笑道：“沈大庄主一心要把我和令尊、令堂生擒回百花山庄，如今心愿难偿，心中定然是十分气愤。”

萧翎心中暗道：此时此情，险象环生，那沈木风不肯下手伤你，也就罢了，难道你非要激得他伤你不可，距离如此之近，他如陡然出手，只怕我也救你不了。

心中念转，口中又不得不应，只好说道：“姑娘说的是。”

南宫玉微微一笑，道：“不过沈大庄主乃是大智大勇之人，决然不会为小失大，为了想杀咱们两人，误了他江湖大业。”

萧翎也不知她心中想的什么，只好糊糊涂涂地接道：“不错。”

南宫玉笑道：“我一向叫那沈大庄主叫伯伯，但他此刻和我父亲划地绝交，我也没有法子叫他沈伯伯了。”

沈木风是一代枭雄之才，任那南宫玉冷嘲热讽，始终是一语不发，神态严肃，木然而立。

大约过去了一盏热茶时光，沈木风突然开口说道：“姑娘，时刻到了吧！”

南宫玉微微一笑，道：“到了。”

沈木风道：“你答允老夫的事，也可兑现了吧！”

南宫玉回顾一眼，道：“这么吧！你先要这些黑衣武士撤走，我交给你之后，就可以立刻逃走。”

沈木风目光转动，沉吟不语。

南宫玉微微一笑，道：“不用打坏主意，我把那图案，分成了几处藏好，你就算杀了我，搜取得一部分，也无法把它拼对起来。”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姑娘不觉得提出的条件太多了吗？”

南宫玉道：“你已经答应了不伤害我们，撤除四周的武士，这又有何不可。”

沈木风道：“你如何能保证不是骗我。”

南宫玉接道：“我决不骗你，你如是多疑，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目光流动，四顾一眼，道：“你至多把我杀死，萧翎一定可以突围而出，此刻，你已经站在不利之地，何苦不多让一步。”

沈木风长长吁一口气，道：“小丫头，你如骗了我，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你活活捉住，让你尝试一下那人世间最难忍受的痛苦。”

南宫玉嫣然一笑，道：“如是没有骗你呢？”

沈木风道：“老夫付出的代价，不能算小了……”

举手一挥，道：“四面撤退。”

但见四周那黑衣武士，纷纷向后退去，片刻工夫，皆尽撤完。

沈木风冷冷说道：“姑娘，四面围守的武士已撤，老夫已再三让步了。”

南宫玉望着沈木风身后的红衣大汉，缓缓说道：“大庄主既然撤退了四周的黑衣武士，自然也不用留下那些红衣大汉了。”

沈木风一皱眉头，道：“姑娘不要激起老夫的怒火，我可能要改变承诺之言。”

久久未发一语的萧翎，此刻却突然接口说道：“你阻拦我萧翎的机会，已是愈来愈小，大庄主如若不信，那就不妨一试。”

南宫玉接道：“百里行程半九十，这最后一步你若不让，岂不是前功尽弃？”

沈木风突然仰天一阵大笑道：“想不到我沈木风一世英雄，竟然被一个困于病魔的柔弱女子，逼的步步失算。”

南宫玉笑道：“大庄主言重了。”

沈木风回顾了身后的红衣大汉一眼，道：“你们退下去吧。”

排列于沈木风身后的红衣大汉，一语不发，转身向后退去。

沈木风眼看那红衣人，消失于夜色之中，才缓缓说道：“姑娘还有什么条件吗？”

南宫玉道：“没有啦。”

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黄色布包，道：“其实这张图案完整无缺的收在我衣袋之中，不论你把我生擒，杀死，都可以很容易取去。”

沈木风伸出手来，正待接过布包，忽闻萧翎大声喝道：“且慢！”

沈木风冷然一笑，道：“萧兄弟意欲何为？”

萧翎长剑推出，一片剑花护在南宫玉的身前，口中缓缓说道：“急也不在这片刻之间。”蹲下身子道：“姑娘请伏在在下背上。”

南宫玉微微一笑，依言伏在萧翎背上。

沈木风暗中提聚了功力，想要出手，但心中却又对萧翎那莫可预测的武功，有所顾虑，出手一击，击毙那南宫玉并非难事，心中念头轮转，脸上却不露声色。

萧翎背起南宫玉，左手却从南宫玉的手中，取过布包，冷冷说道：“沈木风，接好了。”

左手一扬，布包挟带一阵疾风，直向旁侧飞去。

沈木风双肩一耸，离地而起，疾如电光石火，一把抓住布包。

萧翎在抛出布包的同时，人也飞跃而起，直向正南奔去。

待那沈木风接过布包，萧翎已带着南宫玉走的踪影不见。

他目睹萧翎飞跃的身法，长长吁一口气，缓缓回身行去。

且说萧翎背着南宫玉，一阵急奔，一口气跑出了十几里路，回头不见沈木风追来，才停下脚步，说道：“姑娘，可要休息一会吗？”

南宫玉缓缓睁开双目，喘了两口气，笑道：“你跑的这样快，又有寒风扑面，差一点就要把我冻死了。”

萧翎想到她身体虚弱，这一阵急奔，自是承受不了，当下说道：“处境太险恶，在下只想带姑娘逃命，忘记了姑娘大病初愈。”

南宫玉微微一笑，道：“本来我早该晕过去……”

萧翎奇道：“可是因为在下及时停了下来……”

南宫玉摇摇头，接道：“不是，因为是你背着我，我要晕了过去，岂不是无法享受这片刻的温存了吗？”

萧翎呆了一呆，默然不言。

南宫玉凄凉一笑，道：“还记得吗？我爹爹把我许给你为妻，你却坚决拒绝……”

萧翎长长叹一口气，道：“玉姑娘，过去的事，不提也罢！咱们先得去找到今尊要紧。”

南宫玉缓缓闭上了双目，不再言语，黯淡的星光之下，只见两行莹晶的泪珠，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萧翎心想再劝她几句，但想到此刻多说一句话，就可能多上一分麻烦，装作不见，背起南宫玉，右手刷的一声，抽出长剑。

两条人影，奔行到萧翎身前，突然停了下来，竟然是孙不邪和毒手药王。

毒手药王眼看萧翎身上背着爱女，心先放下一半，长长吁了一口气，急道：“萧大侠，小女没有受伤吗？”

萧翎道：“令爱很好。”

毒手药王缓步行到萧翎身前，低声叫道：“婉儿，你还好吗？”

南宫玉睁开眼睛，望了爹爹一眼，道：“我很好。”

毒手药王如获至宝，伸手从萧翎背上抱过女儿，道：“孩子，你用什么方法，退了沈木风？”

南宫玉似是很倦，有气无力地说道：“爹爹啊！我没有力气说话了。”

毒手药王道：“好！不说，不说，我毒手药王的女儿，大病初愈，就一鸣惊人。”

他说的眉飞色舞，满脸欢愉，显然内心之中，确有着无比的激动、兴奋。

萧翎接口赞道：“令爱的才慧、勇气，足愧煞了七尺须眉，在下十分敬服。”

毒手药王哈哈大笑，道：“此言出自你萧大侠之口，自然是信得过了。”

孙不邪道：“老叫化倒还不明白南宫姑娘，用的什么方法，退了强敌。”

毒手药王道：“自然是绝妙一时的奇计了。”

原来，他也不知女儿如何能使阴沉、险恶的一代枭雄沈木风，撤退了四下的人手。

孙不邪心中暗道：他女儿一直在晕迷之中，十数年如一日，此刻骤然醒来，竟以一个柔弱无力的女子，奇计退去强敌，故是值得高兴，但这如痴如狂，未免喜悦的有些过份了……

心中念头转动，口中却对萧翎说道：“萧兄弟，可知那南宫姑娘，如何退去强敌吗？”

萧翎摇摇头，道：“详细内情，在下亦是不知、但那南宫姑娘却交给了沈木风一个黄色布包。”

孙不邪道：“萧兄弟可知那布包中，放的什么东西？”

萧翎道：“好像是一种什么图案。”

孙不邪道：“那图案定然十分重要，其比重犹过咱们几人的生死。”

毒手药王突然接口说道：“奇怪的是小女一直在大病之中，那图案从何而来呢？”

孙不邪心中暗道：老毒物最喜人赞他女儿聪明，难得他晚年弃邪归正，老叫化何不赞他女儿两句，让他乐上一乐，也可使他感觉到正邪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

心念一转，微笑说道：“令爱才慧绝世，这些神机妙算，岂是咱们能够

想得到的。”

毒手药王果然乐的纵声而笑，道：“孙兄言重了，小女日后出道江湖，还望孙兄多多照应。”

孙不邪道：“那是义不容辞。”

毒手药王道：“萧大侠的父母，尚在等待爱子，孙兄快请带萧大侠去见双亲，这父母慈爱儿女之心，兄弟最是明白不过。”

萧翎道：“老前辈呢？”

毒手药王道：“老夫要暂时和诸位别过。”

孙不邪道：“你要到哪里去？”

毒手药王道：“小女这等才智，如若耽误了她，那可是终身大憾的事，我要去找一处清静的深山大泽，倾尽一身所能，采奇药，制灵丹，借重药物，以补小女先天的缺憾，尽三年之功，把她造成武林中一株奇葩。”

孙不邪道：“灵药无地，寻来何易……”

毒手药王道：“这个不劳孙兄费心，兄弟为小女觅药疗疾之时，几乎走遍了天下名山，虽然未寻得治疗小女绝症的药物，但却顺手采集了不少奇草灵药，储存在一处隐秘之地……”他长吁一口气，仰首望着天上的星辰，缓缓接道：“我梦想着小女的绝症一旦疗治好后，我要把采得灵药，炼成丹丸，让她服用，再传以武功，使她能冲破习武的限制，短短几年间，步入大成，如今我这梦想，竟然能够实现了。”

孙不邪道：“药王有此豪情雄图，老叫化也不便挽留你了。”

毒手药王道：“来日方长，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想见了，后会有期，兄弟就此别过。”转身两个飞跃，消失在暗夜之中不见。

孙不邪望着毒手药王远去的背影，长长叹息一声，道：“此人行事，一向心狠手辣，想不到对待自己女儿，竟如此的慈爱。”萧翎道：“只闻子不孝，少见父不慈，古人是诚不欺我了。”孙不邪道：“南宫姑娘已去，各位也该走了。”当先向前行去。

萧翎若有所警的望了孙不邪一眼，欲言又止，放步紧随在孙不邪的身后行去。

夜色中两人放腿而奔，片刻工夫，又走出四五里路。孙不邪停下脚步，低头在地上瞧了一阵，折向田中行去。萧翎也不多问，随在孙不邪身后，又行里许，突然前面草丛中一声沉喝道：“什么人？”

孙不邪道：“老叫化子。”

但见人影一闪，金算盘商八由草丛中飞身而出。

萧翎惦念父母，急急问道：“我父母何在？”

商八道：“小弟深恐留此不够安全，已叫杜九、金兰和玉兰，带着两位老人家先行离开，小弟在此等候。”

萧翎闻言皱盾，心中却在暗暗忖道：杜九和二婢之力，十分单薄，万一路上遇到百花山庄的暗桩，如何是好。

商八似是已经瞧出了萧翎心中忧虑之事，急急接口说道：“他们有两条虎獒带路，必可避开百花山庄的耳目。”

孙不邪道：“走了多久？”

商八道：“不足顿饭的时光。”

孙不邪道：“咱们快追上去。”

商八收了金算盘，一挺大肚子，道：“小弟带路。”

撒腿向东南奔去，夜色幽深，四周景物不明，萧翎生恐错了方向，沉声说道：“商兄弟，咱们不能走的太快，别错了方向。”

商八道：“大哥放心，小弟心中有数。”

萧翎无可奈何，只好在身后而行。

行不过一里左右，突见一条黑影，闪电般奔了过来。

萧翎暗中一提真气，扬起掌力，正待劈出，忽见商八双臂一张，那条黑影，直扑入商八怀抱之中。

凝神望去，只见那扑入商八怀中的，正是两条虎獒之一。

孙不邪阅历丰富，虽然瞧不懂那虎獒的举动，但却瞧出了情势不对，忍不住说道：“有了变故。”

短短四个字，有如铁锤一般，击打在萧翎的心上，只听得全身一寒，打了一个冷颤，急急说道：“兄弟，有了变故吗？”

商八道：“似是遇上什么怪事，咱们得走快一步。”挥手一推，那卷毛虎獒，突然放腿向前奔去。

萧翎等几人紧追在虎獒身后，全力向前奔行。几人轻功何等高强，那虎獒奔行更是迅如闪电，片刻间已奔出六七里路。

夜色中一盏红灯高挑，耳际间响起了奔腾澎湃的水声。

抬头看去，只见杜九正站在一座高耸的吊桥之上，挥动着左手的铁笔和护手银圈，同一个黑衣大汉，正展开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

那吊桥宽不过三尺左右，而且已经陈旧，人在桥上冲击搏斗，使那高悬的吊桥摇动的十分厉害，激荡起伏，嗤嗤乱响。

在黑衣大汉身后六七尺处，站着一个人身体瘦小的黑衣人，高挑着一盏红灯。

灯光下，倒卧着两个身着黑衣的尸体，想是伤在杜九手下的敌人。

桥头尽处，人影闪动，隐隐可见一座高大的神像。

萧翎道：“是神风帮的人！”

急急向前往吊桥上面奔去。

孙不邪沉声说道：“萧兄弟，那吊桥已呈难支之势，恐怕难再加入，兄弟千万不可造次，冒这等无谓之险，咱们既然赶到，自是不用再惧怕他们人多，不如招那杜九退下桥来的好。”

萧翎估量了一下形势，道：“杜兄弟所占据的位置，距离实地不过一丈左右，就是那吊桥不支坠落，亦可及时跃回实地……”

商八一探腰际，摸出金算盘，接道：“小弟去接杜兄弟，大哥先去见过两位老人家。”

当先朝吊桥奔去，口中高声喝道：“老二，退下来休息一会，让为兄挡他一阵。”

他喝叫的声音虽大，但杜九却似浑如未闻，手中铁笔挥动，恶斗如故。

商八江湖经验丰富，不闻杜九回答，已知情势不对，暗中一提真气，直向桥上冲去！

萧翎流目四顾，不见父母和金兰行踪，心中暗自急道：如若两婢保护着两位老人家藏在附近也该现身相见才是，何以不见人影……

忖思之间，瞥见一条人影，疾奔而至。

萧翎目力过人，一眼间已瞧出正是金兰，急急说道：“金兰吗？两位……”

话未说完，金兰已冲到萧翎身前，接道：“老爷夫人都安然无恙，玉兰却受了重伤，小婢带他们在一片草丛之中，杜二爷已然连毙四名强敌，恐已受伤，公子快去替他下来。”

萧翎回顾了孙不邪一眼，道：“老前辈请去瞧瞧一下玉兰伤势，晚辈去助商兄弟拒挡敌人。”

孙不邪道：“桥下山洪急流，势道甚为凶恶，最好能保护这座吊桥。”

萧翎应道：“晚辈记下了。”

放步向吊桥行去。

孙不邪望着金兰道：“姑娘带老叫化去瞧瞧玉兰姑娘的伤势。”

金兰应了一声，转身带路。

萧翎行近吊桥，商八已冲上吊桥替下杜九。

只见杜九步履踉跄，行下吊桥，直走到萧翎面前两三步远，叫了一声大哥，下面之言，还未出口，人却向地上栽去。

萧翎右手疾如闪电而出，一把抓住杜九，凝目望去，只见他前胸和左腿之上，各有一处刀伤，鲜血早已湿透衣裤，不禁心头黯然，沉声说道：“杜兄弟，振作一下，为兄助你一口真气，不要晕过去。”

左手托着杜九身体，腾出右手，按在杜九背心之上，逼出真气。一股热流，由杜九命门穴中直冲而入。

但闻杜九长吁一口气，睁开了双目，说道：“大哥，小弟武功平庸，几乎难保两位老人家的安全，但我已尽了心力。”言罢，重又闭上双目。

萧翎叹道：“小兄已然感激不尽了……”

语声微顿，接道：“你伤势不轻，不宜多言，快些运气，和我逼入你体内的真气呼应，先使气血平静下来，小兄再为你敷药疗伤。”

一向脸色冰冷的杜九，忽然微微一笑，道：“多谢大哥了。”

萧翎想到他义薄云天的豪迈之气，心中既是悲痛，又是感激，一面逼出真气，助他疗伤，一面默查他前胸和左腿上的刀伤，幸好都还未伤及筋骨。

杜九得萧翎源源不绝的真气相助，体能渐复，苦战后的疲累，也大见消

减。

睁眼望去，只见萧翎头上汗气隐隐，显然十分吃力。

当下说道：“小弟得大哥真气之助，已可自行调息，大哥也可以休息一下了……”

突闻一声惨叫传来，打断了杜九未完之言。

转脸望去，只见和商八搏斗的那黑衣大汉，已被商八打下吊桥，惨叫声中，沉入急流。

萧翎探手从怀中摸出一包金疮药来，敷在杜九伤处，撕下了两片衣襟，包好杜九伤口，道：“兄弟好好养息，我去助那商兄弟一臂之力。”

站起身子奔向吊桥。

这时对方正有着两名援手，赶了过来。

商八手执着金算盘，正待迎向前去，萧翎已施展出八步登空的轻功绝技，凌空飞越，由商八头上飞过。

刚落实地，人已超越过商八身前八尺，回头对商八说道：“兄弟请回去照顾社兄弟，由小兄来夺桥开路。”

商八心知萧翎武功强过自己甚多，当下说道：“大哥小心一些。”回身而去。

萧翎提气而行，迎向前去。

那手提红灯大汉，眼看同伴被商八一算盘击落水中，自知难敌，已然向后退去。萧翎奔行迅速，眨眼间已然追到提红灯的大汉身前。

那大汉眼看已然无法退避，只好把红灯交到左手，拔出腰刀拒敌，挥手一刀，直向萧翎劈去。

萧翎冷笑一声，长剑一起，硬向刀上迎去。

他心中充满悲愤、怒火，出手用力甚重。

但闻当的一声，金铁交鸣，那大汉手中之刀被震的直荡开去。

萧翎长剑推出的同时，双足也连环踢出。

那大汉避开左脚，却无法避开萧翎接踵而至的右脚，正踢在小腹之上，整个身子，飞了起来，呼叫声中，连人带灯，跌下了吊桥。

这时，两个赶来援助的大汉，已然奔近萧翎。

红灯跌落桥下，吊桥上骤然间黑暗下来。

萧翎大喝一声，抢先攻出一剑。

那当先一个大汉，施用一把厚背开山刀，眼看萧翎一剑刺来，挥刀向剑上迎去。

他自负臂力过人，使用的兵刃，又十分沉重、萧翎手中长剑，纵不脱手，也将被震荡开去。

哪知情形完全出了他意料之外，刀剑相触之下，萧翎那长剑之上，似有着一股无形的力道，竟然把开山刀上的力道，轻轻卸去，萧翎长剑贴刀而下，疾快无比，寒芒一闪，那执刀大汉应声惨叫，右腕齐肘间，被生生斩作两断。

萧翎左掌飞出，砰的一声，正击中那大汉前胸，整个的身躯，吃萧翎一掌打的飞了起来，摔入桥下水中。

萧翎右脚一挑，把那大汉落到桥上的厚背开山刀，挑了起来，左手一探，抓住了刀柄，运足腕力，一抖手，当作暗器，疾向后面一个大汉打了过去！

那大汉眼看同伴和对方动手，不过两招，人就被打落桥下，不禁一怔。

萧翎收拾那执刀大汉，不过是一霎间工夫，出剑发掌一气呵成。

那后面大汉看也没有看清，同伴已飞出吊桥，摔入急流。

就在他一怔神间，萧翎投掷过来的开山刀，已近前胸。

双方距离既近，那开山刀的力道又猛，仓促应变，急急向旁一闪。

第五十四回 绝技退神风

这吊桥不过两三尺宽，闪动不便，那大汉一闪之下，头撞在拦索之上，直撞得眼睛中金星乱冒，开山刀带着急风而过，带走了一条左臂。

萧翎随刀而至，飞起一腿，把那大汉踢的飞向桥外。

他片刻之间，连毙三敌，提气疾向对面奔去。

他担心对面情急之下，把这吊桥斩断，沈木风的追兵，再蹑踪而至，那时就难以对付了，是以出手都是十分辛辣的招数，但求一击成功。

夜色幽暗，对面敌人，无法看清楚桥上搏斗的情形，竟然未再派人赶来援救。

萧翎提气疾奔，一口气冲过吊桥。

只见桥头处两个手执鬼头刀的大汉，正在向桥上张望。

显然是没有想到派出的援手，竟然在片刻之间，伤亡在萧翎手中。

萧翎来势奇快，待两人警觉，萧翎已冲到桥头，右手长剑一招海市蜃楼，幻起了一片耀眼生花的剑影，攻向南面一人，左手发出修罗指力，击向北面一人。

北面一个大汉，还未看清楚萧翎，已然被修罗指力击中前胸玄机要穴，一声未出的栽下桥去。

右面一人见重重剑影，当头罩下，糊糊涂涂的举刀封去，一刀封空，已知不妙，想待要走，已知不及，剑光掠头而过，斩去了大半个脑袋，闷哼一声，栽落桥下。

萧翎一举手间，收拾了两个守桥大汉，纵身一跃落在桥下。

只见火光闪动，幽暗的夜色中，突然亮起了两盏红灯。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抬头望去，只见前面四丈左右处停放着一座高大狰狞的神像。

八个全身黑衣，手执长剑的黑衣大汉，一排并立，挡在那神像前面。

四个赤膊短裤，全身黑毛，似人非人似猿非猿的高大汉子，分站那神像两侧。

在那神像之后，人影幢幢，似是还有着不少的人。

萧翎长剑横胸，冷冷说道：“神风帮主，你既想在江湖之上扬名立万，何以不肯以真面目见人，这样装神弄鬼，故弄玄虚，难道还真能吓倒人吗？”

只听那高大神像口中传出一个清脆娇甜的声音，道：“你是什么人？口气如此夸大。”

萧翎一皱眉头，暗道：听此人声音分明是一位妇道人家，想不到一个女孩子，竟然会塑造出这样一座恐怖狰狞的神像，藏身其中……

心头念转，口中却冷冷应道：“在下萧翎。一个妇道人家，这般装神弄鬼，倒是少见的很，这等狰狞神像，只能吓唬一般愚夫愚妇罢了，如若想借这份阴森之气，在武林中争霸，未免是太可笑了。”

那恐怖的神像似是被萧翎言语所激怒，拳头大小的双目中，突然射出来两道亮光，即时传出冰冷的声音道：“你们退下，我要亲自会会萧翎。”

八个手执长剑的黑衣大汉，应声向后退去，躲到那神像之后。

四个短裤赤膊，全身黑毛的怪人，也缓步退到那神像之后。

这些时日中，萧翎连遇强敌，特别注意四个赤膊怪人，看他们举动缓慢，双臂之上肌肉垒起，已知这四人蛮力惊人，暗生戒备之心。

但听那娇甜声音道：“萧翎，请动手吧！”

萧翎怔了一怔，道：“你躲在那神像之中，咱们如何一个打法呢？”

神像中传出一阵咯咯的笑声，道：“这神像就是神风帮主，你尽管出手吧！”

萧翎打量那神像一眼，只见那神像高有一丈四五，全身上下彩色缤纷，实不知该如何下手，当下说道：“在下候教，帮主先请出手。”

心中暗道：你躲在神像之中，看你如何一个出手之法。

心中念转，人却暗中运气戒备，丝毫不敢大意。

只听神风帮主说道：“你小心了。”

阔大的嘴巴突然一张，一道白芒，直射出来。

这时，萧翎已然逼近那神像前一丈左右，觉出那射来白芒，十分劲急，立时挥剑挡去。

当的一声金铁交鸣，那白芒吃萧翎一剑震开。

借着灯光望去，竟然是一柄一尺左右的短剑。

那短剑旋荡开去，环飞半周，突然又缩回那神像阔大的嘴巴中。

萧翎冷笑一声，道：“姑娘在那短剑之后，系上一条紧牢的绳索，收放自如，那也算不得什么惊人的古怪。”

话还未完，但闻一阵嗤嗤轻响，那神像一条粗大的右臂，缓缓伸展开来。

萧翎长剑平举胸前待敌，双目却盯着那缓缓伸动的手臂。

但闻那神风帮主说道：“萧翎，你可有胆子再行近一些吗？”

萧翎道：“有何不敢。”缓步向前行去。

只听身后传过来孙不邪的声音，道：“萧兄弟，别中了敌人激将之法。”

一条人影带着衣袂飘风之声，疾跃而至。

人还未到，掌力已落，一股劈空掌风，直撞过来，砰的一声，正击在那神像前胸之上。

只见那高大的神像摇了两摇，仍然屹立未动。

孙不邪右手击出了一记劈空掌，左手却抓住了萧翎左腕，硬把萧翎拖了回来，低声说道：“此时岂可和她赌气。”

萧翎想到父母仍处险恶之境，立时应道：“老前辈话虽然不错，不过，因她挡在道中，如若不先行把她制服，如何能够通过。”

孙不邪回顾一眼，道：“何不从旁侧绕过。”

萧翎道：“在那神像之后，隐藏有不少神风帮中高手，岂会轻易放过咱

们……”

声音一低，接道：“社九、玉兰的伤势不轻，目下已无再战之能，家父母都是未习过武功之人，如不把他们惊走击退，只怕不易脱过险阻。”

孙不邪道：“老叫化这次重入江湖之后，得我丐帮弟子相告，神风帮的标识神像，乃当代十二位巧手名匠，费时十年方得造出，其中布设精巧，手足可以转动出击，而且能发出三十六种不同的暗器，据说其中有两种毒烟毒水，更是恶毒无比，只要进入它一丈以内，不论武功何等高强，身手何等迅快，也无法躲开那毒烟毒水。”

萧翎剑眉耸动，道：“这么说来，这座象征那神风帮主的神像，无人能够对付了。”

孙不邪道：“凡是传言，不是有些夸张，就属有些保留，很难得恰如其分，但他说的如此利害，就算有夸张，也不会离谱太远，你现在一身系天下武林命运，又要保护父母安危，如是情势所迫，非得一拼，别无他途可循，那也罢了，但得能够避过，就不用涉险了，何况对方又非是以武功和你相搏，以血肉之躯，和暗器、毒烟、毒水相拼，大可不必。”

萧翎道：“老前辈之意呢？”

孙不邪道：“以老叫化子之见，不如绕道而行，避其锐锋，只要咱们不近他一丈之内，纵有暗器，也难伤得咱们。”

萧翎道：“就以老前辈之见，晚辈在此拒挡敌势，老前辈要他们尽快度过吊桥。”

孙不邪道：“不用了，老叫化早已和那商八约好联络信号。”

言罢，仰脸一声长啸。

萧翎探手从怀中摸出了一把制钱，低声说道：“那神像构造虽然灵巧，但它笨重庞大，本身又不会移动，咱们只要设法对付它随带的几个属下，不让他们移动那庞大的神像，也就够了。”

孙不邪道：“目前形势迫切，萧兄弟也不用顾虑到伤人的事，非得来个先声夺人，才可震慑住他们。”

萧翎道：“老前辈说的是……”

语声微顿，高声接道：“神风帮众人听了，在下等路过此地，并无和诸位动手之心，但如诸位出手相逼，不要怪在下下手毒辣了。”

神风帮主冷笑一声，道：“你们谈了半天，原来是研究的逃走之策。”

只见那狰狞神像，一颗巨头，缓缓移动，两道亮光，直射向两人身边。

萧翎低声说道：“老前辈说的不错，这座神像果然建造的十分精巧。”

神风帮主冷笑一声，接道：“萧翎，本帮主已听过你的大名，何以今日却不敢和我一战。”

萧翎道：“在下并无害怕姑娘之意，只因今宵有要事在身，不能多留于此，日后如是再遇上帮主，萧某必将在帮主身前一丈之内领教。”

神风帮主道：“你说的可是当真吗？”

萧翎道：“自然是当真了。”神风帮主突然高声道：“放他们过去，不许出手拦截。”这一下，不但大出了那萧翎意料之外，就是连那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孙不邪，也听的一脸茫然之色。

只见那四个赤膊短裤怪人，抬起那高大的神像，向后退了三丈，让开大道。

萧翎低声说道：“老前辈见多识广，可瞧出这是怎么一会事吗？”

孙不邪道：“听那神像中传出的声音，那神风帮主定然是女子萧翎道：“这倒不错。”

孙不邪道：“这就对了，老叫化一生怕一种人。”

萧翎道：“什么人？”

孙不邪道：“女子，凡是女人家做的事，老叫化总是猜不透。”说话之间，商八已带着萧氏夫妇和杜九等度过了吊桥。两只虎犼紧随在商八身后。

商八低声说道：“大哥，可要断去这座吊桥吗？小弟度桥之前，曾见两朵火花，直升高空，也许是百花山庄的追兵。”萧翎一皱眉头，道：“你们尽快通过，最好能选走小径，其余的事都由我和孙老前辈对付，神风帮让路之心，莫可预测，也许他们会随时改变主意。”

商八不再多言，背着萧大人，扶着杜九，当先而过。金兰扶着玉兰，背着萧夫人，紧随在商八身后。

萧翎眼看着父母受累之苦，不禁黯然神伤，悄悄流下眼泪来。那神风帮主似是很讲信用，果然未曾出手拦截。

萧翎眼看商八等一行走远，低声对孙不邪道：“老前辈，咱们也可以走了。”

孙不邪道：“你和神风帮主打个招呼吧！”

萧翎心中暗想道：就今宵情势而言，那神风帮主如若下令出手，只怕父母和受伤的杜九、玉兰，很难闯得过去，想到连伤神风帮中数人，心中甚感不安，当下抱拳一礼说道：“帮主让道之情，萧翎牢记于心，日后当有一报。”

那高大神像中传出娇甜的声音，向萧翎道：“不用谢了，快些去吧！”

孙不邪道：“走啦。”一拉萧翎，联袂而起。

两人武功何等高强，联袂疾奔，片刻之间，已然追上了商八等一行。

孙不邪长长吁一口气，道：“兄弟，老叫化听那神风帮主的口气，似是毫无敌意。”

萧翎道：“晚辈亦是想不透她何以会突然间化敌为友。”

孙不邪道：“唉！女孩子的心，最是难猜，咱们还是别猜算了，倒是有一桩重要之事，不知兄弟你要如何处置。”

萧翎道：“什么事？”

孙不邪放缓脚步，道：“目下你声誉日高，但结仇也渐多，那沈木风是视你如眼中之钉，百花山庄势力庞大，只怕已凌驾当今各大门派之上，此刻，你已自自然然的变成一干侠义同道心目中的领袖，大势所趋，欲罢不能，目

下江湖的纷乱、复杂，前所未见，恐非三五年，能够平静下来……”他顿了一顿，继道：“老叫化劝你担当重任，自然该全力助你，义无反顾，死而后已，但令尊、令堂，却是一个大大的负担，只要有人控制两位老人家，就可以迫你萧翎屈服、变节，为人所用之。”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默然不语。

孙不邪接道：“眼下最为重要的事，就是把令尊和令堂送往一处安全隐秘之地，你才能一心一意，对付强敌。”

萧翎道：“老前辈说的不错，可是何处是安全之地呢？”

孙不邪道：“我们丐帮总舵，安全倒是安全，只是令尊、令堂，整日里和叫化子生活在一起，只怕是难过得很。”

萧翎道：“贵帮总舵，防卫虽然森严，但却早已有了百花山庄的暗桩耳目，家父母如若安居于贵帮总舵，此讯只怕极快就会传入沈木风耳中……”

孙不邪道：“说话当真吗？”

萧翎道：“在下绝下会无的放矢，不但贵帮中有那沈木风的耳目暗桩，当今各大门派之中，无一没有那沈木风安排的耳目，连那神风帮也一样有。”

孙不邪道：“我丐帮忠诚相传，如有此等之事，那可是大伤脸面的事……”

语声微微一顿，道：“兄弟可知那人是谁吗？”

萧翎道：“那沈木风召集他们时，都带着面罩，晚辈认他不出。”

孙不邪道：“老叫化已然很久不问帮中事了，但此事却不能不管，必得查出其人不可。”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他心知兹事体大，如是一言错出，立时可能引起丐帮中自相残杀，心中没有把握，手中没有证据之前，不敢乱言。

孙不邪轻轻咳了一声，道：“当年那沈木风身受重伤，追杀他的群豪，如若能够耐心追寻出他的下落，当场处死，武林之中，也不会有今日这等纷乱之局了。唉！斩草不除根，留下了今日这个祸胎，只怕也非当年追杀沈木风的群豪，始料所及了。”

萧翎道：“其人不但武功精深，莫可预测，而且心机阴沉，手段恶毒，亦是人所难及，奇怪的是他竟能罗致武林中那么多高手，为他效力卖命。”

孙不邪道：“他为人所不愿为，行人所不肯行，加上那阴沉的心机，高强的武功，自然是更见锋芒了……”

他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丐帮既不能去，兄弟对两位老人家作何安排呢？”

萧翎道：“晚辈也难想出，何处是安全之地。”

孙不邪道：“兄弟，两位老人家的事，必得妥善处理，你才能够放手在江湖上有所作为，照老叫化子的看法，目前你已经声名大振，三两年后，必将被拥作武林领袖，和那沈木风、逍遥子等对抗于江湖之上，这是数百年来，武林中从未有过的混乱之局，也是江湖上最悲惨的杀戮时代，不是老叫化捧你，当今武林形势，除了你兄弟之外，再也无人能收拾这局残棋……”

萧翎叹息一声，道：“老前辈太过夸奖晚辈了。”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老叫化一生，从未夸奖过人，我只是在为当前劫乱之下，悲惨的武林同道请命……”

突然放低了声音，接道：“但两位老人家却成了一大拖累！沈木风必不会和你硬拼，而会费尽心机去找两位老人家的下落，兄弟，老叫化愿以残余之年，老朽之身，助你一臂，但你必得有胆识，担起这付担子。”

萧翎只觉他言外别有用意，一时间沉吟不语。

金算盘商八突然接道：“在下倒知道一个清静之地，也许那沈木风耳目难及。”

孙不邪道：“什么地方？”

商八道：“那地方远在南海之中，是一片四面海水环绕的孤岛，渔人百户，风景秀丽，如若由金兰、玉兰陪着两位老人家，息隐于那孤岛之上，也许沈木风无从追觅。”

孙不邪道：“不成，那孤岛之上，不过只有百户人家，两位老人家迁居孤岛，必将轰动全村，渔舟飘泊，行踪难定，此讯必将有一日传入中原。”

商八沉吟了一阵，道：“老前辈说的是，必得找一处人踪罕至的地方才是。”

孙不邪道：“也不成，那地方必得使萧兄弟十分放心，才能无后顾之忧。”

萧翎叹道：“想不到天地如此辽阔，我萧翎竟然使父母无存身之地。”

商八道：“大哥不用忧虑，咱们慢慢想，总会找到一处使大哥放心之地。”谈话之间，突闻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奔了过来。

孙不邪低声道：“快躲入道旁草丛之中！”

当先闪身而入，只见两匹健马，一先一后，疾奔而来。

但闻后面马上之人说道：“咱们走了一日夜，全不见一点消息，我看是一定走错方向了。”

那当先一骑马上之人，说道：“唐兄只管放心，兄弟神卦决不会错，一定在这个方位。”

商八低声对萧翎说道：“大哥，这不是东海神卜司马乾的声音吗？”

萧翎道：“有些像他，咱们等他行近一些瞧瞧再说。”运足目力望去，那当先一骑上之人，果然是司马乾，后面一人身背长弓，腰系箭袋，满袋中尽是雕翎，竟是神箭镇乾坤唐元奇。

萧翎一跃而出，拦在路中，道：“司马兄，追觅何人？”

司马乾一下子勒住马缰，奔行中的快马，长嘶一声，停了下来。他望了萧翎一眼，道：“找你啊！萧兄。”

纵身下马，奔上前去，握住萧翎的一只手，说道：“找苦我们了……”

不容萧翎答话，回头对身后的唐元奇道：“唐兄，兄弟的神卜如何？”

唐元奇道：“果然是灵验得很。”

翻身下马，奔到萧翎身前，抱拳一个长揖，接道：“马总瓢把子身受重

伤之后，推荐萧兄，他说：如若我武林同道，想度过这一番悲惨杀劫，唯有拥萧兄主盟大局……”

萧翎急急接道：“那马总瓢把子的伤势如何？”

唐元奇道：“伤的虽重，但已得武当派掌门人无为道长赐药施救，已无性命之险。”

司马乾缓缓问道：“未和中州二贾在一起吗？”

商八扶着杜九挺身而出，道：“中州二贾在此。”

司马乾喜道：“好极，好极，诸位无恙，兄弟也可以对他们交代了。”

杜九冷冷说道：“交代什么？”

司马乾道：“众家英雄担心两位安危，兄弟力辩无恙，如是两位有了闪失，岂不要天下英雄笑我司马乾卜卦不灵了。”

杜九道：“兄弟虽然未死，但却受伤不轻。”

商八突然想起了神偷向飞，急急问道：“那老偷儿怎么样了？”

司马乾道：“向兄受伤较轻，已可行动自如了。”

孙不邪缓缓站起身子，接道：“他们现在何处？”

孙不邪在百花山庄之中，大展神威，群豪已知他之名，都对他敬重无比。司马乾当先抱拳一礼，道：“老前辈也在此地。”

孙不邪道：“怎么？老叫化不能来吗？”

司马乾微微一笑，道：“在下踏进中原，原来想与中原武林同道上的人物，一争长短，哪知百花山庄一战，使在下雄心尽消，心中对萧兄，更是生出了无比敬慕之心，因此，决心留在中原，助他一臂之力……”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孺子可教，老叫化倒要和你交一交了。”

司马乾轻轻咳了一声，道：“无为道长和马文飞等，现在一处十分隐秘之地，一面养息伤势，一面筹划对付那沈木风之策。”

孙不邪道：“距此多远？”

司马乾道：“行程约在两百里左右。”

孙不邪道：“你可以下马来，走上一程，也好舒散一下筋骨。”

司马乾道：“老前辈说的是。”

翻身下马，高声对杜九道：“请上马赶路。”

萧翎只瞧的心中大感奇怪，暗道：初和此人见面之时，是那般冷傲孤僻，一副自负不群的神情，此刻，何以会忽然间变的如此温和。

只听商八说道：“老二上马去！那神卜既是诚心相让，咱们也不用和他客气了。”

杜九大步走了过去，冷冰冰地说道：“那就有劳你走路了。”

司马乾道：“杜兄受伤，兄弟是理应相让。”

伸手扶着杜九上马。

商八目光转到唐元奇的身上，道：“唐兄，咱们还有一位受伤的姑娘……”

唐元奇急急接道：“哪一位？快些请来上马。”

商八回头叫道：“金兰姑娘，玉兰姑娘的伤势如何？是否还可乘马赶路？”

金兰道：“得孙老前辈疗治，并以真气助她之后，伤势已然大见好转，大概可以乘马了。”

商八道：“好！快把她送过来。”

金兰应了一声，抱着玉兰行了过来，坐上唐元奇的健马。

萧翎心中甚觉不安，正待说两句感谢之言，那孙不邪高声叫道：“沈木风只要度过吊桥，必将穷追咱们，咱们快些赶路吧！”

司马乾道：“好，兄弟带路。”

当先向前行去。

商八、金兰，背起萧大人夫妇，一行向前奔去。

沿途上，萧翎谈起了经过之情，只听得那司马乾和唐元奇目瞪口呆。

唐元奇听完经过，不禁长长一叹，道：“一个沈木风，已经是很难对付，如今又加上一个四海君主，这江湖上的纷乱，可算百年来，最为繁杂之秋。”

孙不邪道：“素闻那武当掌门人无为道长，足智多谋，如若能想出一个法子，再让四海君主和沈木风火并一场，咱们倒可省去不少气力。”

萧翎道：“据在下所见，这两人都是心机十分阴沉之人，只怕是不易挑拨起他们的怒火。”

司马乾道：“那四海君主武功如何？”

萧翎道：“他一直未曾出手，使人难测高深……”

孙不邪接道：“老叫化知道那逍遥子，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心机恶毒，那四海君主既能用那逍遥子为他效力，自非平庸之辈。”

唐元奇、司马乾，都不知那逍遥子来历出身，一时间，倒是无法接口。

天亮时分，萧翎等行到一个镇店之上，为了萧夫人，群豪只好休息半日，雇好一辆马车，重行赶路。

一夜兼程，到次日太阳下山时分，到了一座湖边。

司马乾道：“萧兄，那无为道长等，就在此湖对岸……”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对面青山边，隐隐现出一片茅舍。

孙不邪估计湖面长约二里，宽亦在里许左右，当下说道：“没有渡河之舟，我们如何才能渡过这片湖水？”

唐元奇道：“老前辈不用担心，在下要他们立刻放船过来。”

左手挽弓，右手取出一支响箭嗤的一声，射了出去。

他善施强弓，素有神箭之誉，长箭破空而上，直冲霄汉。

片刻之后，果见那湖面之上，一只小舟，裂波而来。

舟行奇速，片刻工夫已到了几人停身的岸边。

一个中年佩剑道人，运桨行舟，船头却站着蓝衣佩剑的展叶青。

展叶青不待小舟停好，纵身一跃上岸，挥手对唐元奇和司马乾道：“两位辛苦了。”

目光转到孙不邪的身上，抱拳说道：“难得老前辈大驾光临。”

孙不邪道：“令师兄一向少问武林中事，想不到这一次居然卷入了是非之中。”

展叶青道：“敝师兄虽号无为，实则侠骨热肠，此次江湖大乱初动，敝派已卷入漩涡之中，都是敝师兄仁慈心胸，不忍坐视大劫兴起之故。”

孙不邪道：“怎么？难道少林、峨眉、青城几大门派，都坐视不管？”

展叶青道：“敝师兄已派遣急足，晋见少林掌门方丈，函陈目下江湖大局，去人未返，目下少林派态度如何，还未得回音。”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敝师兄已在候驾，诸位请登舟过湖再说。”

孙不邪也不客气，当先登上小舟。

司马乾道：“展兄先带孙老前辈和萧大侠过湖，我等稍候片刻。”

原来，那木舟过小，孙不邪，萧翎萧大人夫妇加上金兰、玉兰登上舱中之后，小舟已无转身余地。

展叶青低声对那运桨道长说道：“你留此陪他们一会，我来操舟。”

他年纪虽轻、但在武当门下，身份甚高，那道长应了一声跃登上岸。

展叶青运桨行舟，船快若飞，片刻工夫，已到对岸。

只见白髯垂胸的无为道长，带着云阳子早已在岸上相迎。

萧翎目光流动，四下打量了一眼，但见这一座半月形山谷盆地、一半依山，一半临湖，湖光山色，在晚霞中相映交辉，景物十分秀丽。

无为道长合掌对孙不邪笑道：“老前辈避世数十年，竟然也被牵入了江湖杀戮是非之中。”

孙不邪生性豪放，哈哈一笑，道：“老叫化形将就木，风烛残年中，能为武林正义，稍尽绵薄，那是死而无憾。”

萧翎想到无为道长对自己相护之力，立时急行两步，长揖说道：“晚辈萧翎，拜候道长大安。”

无为道长久身还了一礼，笑道：“萧大侠已是我武林同道目下最为敬佩之人，贫道有幸，早得识荆。”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萧某少不更事，何德何能，道长如此夸奖，晚辈如何当受得起。”

无为道长回顾了云阳子一眼道：“二弟请代小兄迎候群豪。”

云阳子欠身道：“小弟领命。”

无为道长低声对孙不邪道：“两位请到贫道静室奉茶，贫道正遇着一桩为难之事，反复思想，难以决断，还得向二位请教。”

这时，早有两位中年道人，迎了上来，把萧大人夫妇和金兰、玉兰，接入一座茅舍中。

萧翎、孙不邪紧随在无为道长身后，行入了一座茅舍中。

茅舍中布设非常简单，一榻一桌外，只有几张竹椅，但却打扫的纤尘不染。

一个眉目清秀的道童，分别为三人献上香茗。

孙不邪虽已年登古稀，但生性仍十分躁急，急道：“道长有什么事，还请早些见告，老叫化素来最没耐性。”

无为道长举手一挥，那道童悄然退出茅舍，顺手带了木门。

孙不邪心中暗自奇道：看来此事还十分机密哩。

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此事太过突然，连贫道也有些莫名所以，如是萧大侠今日不到，今夜中即将有一场意外的杀戮。”

萧翎呆了一呆，道：“和晚辈有关吗？”

无为道长道：“不错，来人指名要找萧大侠。”

萧翎奇道：“什么人？”

无为道长道：“北天尊者。”

孙不邪脸色一变，道：“那老魔此刻在中原道上吗？”

无为道长道：“就在附近十里之内，他远居北海冰宫，甚少到中原武林中来，但他耳目却很灵敏，对目前中原武林形势，了如指掌……”

孙不邪接道：“那老魔头可是和沈木风勾结一起，要在中原武林道上掀起一场杀劫吗？”

无为道长摇摇头道：“北天尊者自负异常，如何肯和那沈木风勾结一起，何况他一直未有争雄中原之心……”

孙不邪道：“那是单独冲着萧翎而来了。”

无为道长道：“不错……”

目光凝注在萧翎脸上，缓缓接道：“萧大侠请勿见怪，贫道虽然明知其中有误会，但也得先行说明内情。”

萧翎道：“老前辈尽管请说，晚辈洗耳恭听。”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可认识那北天尊者之女？”

萧翎略一沉吟，道：“见过一面。”

无为道长道：“这么说来，其间虽有误会，倒不是空穴来风的事了？”

萧翎道：“究竟什么事？老前辈只管明言。”

无为道长道：“昨宵深夜，北天尊者突然单人匹马，过湖而来，直闯贫道暂居茅舍，贫道一闻其名，知他武功非同小可，当时以礼迎见，他却直探萧大侠的行踪何在……”

萧翎接道：“道长如何答复他？”

无为道长道：“贫道看他面有怒容，笑说不知，但他却不信贫道之言，临去之际，声言限令贫道今宵子时之前，找到萧大侠，如是届时不能说出萧大侠的行踪，可不能怪他，要屠尽武当一门。”

萧翎道：“为什么呢？”

无为道长道：“他说萧大侠拐走了他的女儿……”

萧翎剑眉耸扬，俊目生光地接道：“这从哪里说起！”

无为道长道：“贫道亦知其间必有误会，但那北天尊者，却不肯再多解

释，含怒而去。”

孙不邪怒道：“这老魔是诚心找事罢了，这几日中，老叫化一直和萧兄弟守在一起，从未见过那北天尊者之女。”

无为道长道：“贫道为此亦曾思虑甚久，想到其中定然是别有内情……”

目光转到萧翎脸上，说道：“当代武林中，同时崛起了两位萧翎……”

孙不邪一跳而起，道：“不错啊！定然是那位冒牌萧翎干的。”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眼下真相未明，很难肯定是那蓝玉棠所为，待今晚见过那北天尊者再说。”

无为道长道：“眼下情形，也只有如此了，届时由孙老前辈和贫道陪你见他，如是闹翻动手，也好有个接应。”

萧翎道：“晚辈行踪，件件可考，不怕洗刷不了蒙受的不白之冤。”

无为道长道：“话虽如此，但那北天尊者为人一向孤傲自负，只怕不肯听你解说。”

萧翎道：“如若情势迫人，那也没有法子，只好和他一较长短了。”

无为道长虽然听人说过，百花山庄之战，萧翎豪勇无比，但以他这点年纪，就是生具奇禀异质，也难和那北天尊者抗拒，本待劝说几句，忽闻木门呀的一声，那守门的道童道：“师叔已带群豪而至，候谕室外。”

无为道长起身迎到室门口处，合掌说道：“诸位请进。”

商八当先而入，紧随着杜九、唐元奇、司马乾、展叶青、云阳子，相随鱼贯而入。

那道童替群豪排了座，献上香茗后，又悄然退出室外。

司马乾拱手一笑，道：“兄弟夸下海口，去找萧大侠，凭得卜卦之术，幸未辱道长之命。”

无为道长笑道：“司马兄辛苦了……”

目光转到杜九脸上，接道：“杜兄伤势如何？可要贫道带杜兄去静室休息……”

杜九冷冰冰地说道：“不用了，在下还可以支撑得住。”

此人的脸色、语音，永远是一片冰冷，纵然是世间最为动听之言，从他口中说出，也使人听来不是味道。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道：“贫道选择此地，只为了强敌不易暗袭，以那沈木风耳目之灵，说不定此刻已然得知了咱们存身之处，如是他决定对付咱们，也许在两日之内，就可以率领高手赶到……”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诸位远道来此，想腹中早已饥饿，先请进些食用之物，贫道再要他们带诸位到住宿之室，小息一日，养好精神，万一那沈木风率人追踪来此，也好和他一决雌雄。”

话声甫落，已有两个道童奔入茅舍，齐齐合掌说道：“诸位请入膳室进餐。”

群豪在两个中年道人引导之下，进入另一座茅舍之中。酒菜早已摆好，

靠内一桌，鱼肉鸡鸭，应有尽有，靠外一桌，却是几盘蔬菜。

原来，无为道长、云阳子以及皈依玄门的弟子都已不食荤腥。

一餐饭匆匆食毕，群豪在那几个道人率领之下，人各一室。

第五十五回 战尊者两败俱伤

此地原有数十户人家，以渔猎为主，但无为道长选中此地，大聚群豪，准备和百花山庄为敌之后，生恐武林杀戮，波及无辜，特地重金遣散聚居于斯的数十户朴实人家。

萧翎居室，紧傍父母，这两位老人，眼看爱子身受武林同道拥戴，身历数度生死，心知这等江湖恩怨牵缠而起的仇杀，已非言语能够解说明白，只好不闻不问。

但那萧夫人爱子心切，日日夜夜力萧翎担心，几度想劝他退出江湖，找一处清静之地，过那平淡生活，但却为萧大人从中劝阻。

这夜二更时分，萧翎悄然起身，经过了半宵休息，精神十分充沛，正想会合无为道长赶赴那北天尊者之约，瞥见父母房中灯光未熄，暗忖道：我萧翎连累父母，老年跋涉奔走，实是有亏孝道，二老深夜未眠，必是忧心所致……

心中念转，人却信步行了过去，正待叩门而入，突听室中传出母亲的声音，道：“唉！生子当为农家子，渔耕安居到白头，只因翎儿太过聪慧，才招惹这些麻烦缠身，害的我日夜为他担心。”

慈母之声，字字充满着天伦情爱，只听得萧翎鼻孔一酸，热泪夺眶而出。

但闻萧大人接道：“算啦！如若翎儿当真是渔耕之子，只怕你又要怪他没出息，咱们虽受了不少风霜之苦，但却也增广了很多见闻，山色、湖光，披星戴月，都是我梦想不到的经历……”

萧夫人怒声接道：“你这做父亲的，全然不为孩子担心，他终日里耍刀弄剑，杀杀砍砍，须知刀枪无眼，要是被人伤了如何是好！”

萧大人哈哈一笑，道：“这个你尽管放心，我瞧咱们翎儿的本领之大，就算千军万马，箭如飞蝗，也是伤他不着，他小小年纪，能受无数的江湖英雄爱戴，是何等荣耀之事，生子正当如此才是……”

萧夫人怒声喝道：“好啊！你倒是很赞成闯荡江湖了，有父如此，那是难怪他生具野性了。”

萧大人笑道：“翎儿如若不是学得一身绝世武功，能否活到现在，谁也难以预料，记得我告诉过你的话吧！他生具怪病，名医束手，多则活到二十，少则十五而夭，我准备他足满十五之年游历天下，让他长些见闻，也不枉到人间一趟。”

萧夫人道：“话虽然不错，但此时和彼时不同，翎儿此刻怪症已好，难道还硬要说他是身具绝症不成？”

萧大人道：“你那翎儿，已得绝症而死，此刻的翎儿已非我们所有……”

萧夫人道：“我生他养他，不是我的是谁的？”

萧大人一直带着爽朗的笑声，说道：“此刻你那翎儿，已经是这一代武林中救星，千万人生死的担子，已放在他的肩上，夫人如若只为一己之私，逼翎儿弃武就耕，翎儿天生至孝，必将从你之命，咱们有了翎儿，但天下苦

矣！不知多少个父母，将为此失去他们的爱子，多少个妇人，失去她们的丈夫。”

萧夫人叹息一声道：“翎儿还不足弱冠，对天下苍生真的如此重要吗？”

萧大人道：“他身承武林绝技，虽不及弱冠之年，但已具当世无匹的武功身手，这些杀劫，虽只是武林中人物的恩怨，但余波所及，只怕要牵连很多无辜百姓，你只顾到翎儿一人生死，那未免太过自私了。”

萧翎站在窗外，只听得凜然一震，转身径向无为道长静室之中行去。

无为道长和孙不邪早已在室外相候，眼看萧翎行来，立时迎了出去。

萧翎低声说道：“晚辈来迟一步，有劳两位老前辈久候了。”

孙不邪仰脸望天色，道：“来的正好。”

无为道长道：“北天尊者的事，贫道不想惊动群豪，因此特地邀约孙兄和萧大侠，乘舟渡湖，和他在对面会谈，万一动起手来，也不致惊动群豪。”

萧翎道：“老前辈说的是。”

行近湖面，只见展叶青劲装佩剑，早已在舟上等候。

无为道长一皱眉头，道：“你怎么知道了？”

展叶青欠身说道：“师兄恕罪。”

孙不邪笑道：“老叫化瞧令师弟，日后必能光大你们武当门户，要他去见识一番也好。”

无为道长长叹一声，道：“如非瞧在孙老前辈为你说情份上，非得逐你下舟不可。”

展叶青微微一笑，抱拳对孙不邪一礼，道：“多谢老前辈代为说项。”

孙不邪也不还礼，一跃登舟，道：“快些走吧！”

展叶青伸手拿起双桨，轻声对无为道长道：“操舟弟子，已为小弟遣回。”双桨拨水，小舟疾如离弦之箭，驶入湖中。

一天浮云，掩去了星月之光，湖面上一片昏黄之色。

无为道长双目神凝，望着湖面，缓缓说道：“咱们得留心一些，如若北天尊者早来一步，直入咱们息居之地，那就不堪设想了。”说话之间，瞥见一艘小舟，急驶而来。

孙不邪道：“那一艘小舟，是不是北天尊者？”

展叶青不待无为道长吩咐，小舟一转，疾向那快舟迎去。一去一来，眨眼间已然接近。

展叶青双手运桨，忽然一横小舟，拦住了来舟之路。无为道长站在船头，合掌说道：“来人可是北天尊者？”只听一个苍劲的声音应道：“正是老夫。”

小舟上缓缓站起一个青衣小帽的长髯老人。

原来，他在舟中放了一座软榻，斜卧在软榻之上。孙不邪暗道：这北天尊者倒是会很享受，竟在小舟上放下一具软榻。

萧翎打量着北天尊者，只见那小舟之上，除他之外，只有一个为他操舟的大汉。心中大感奇怪，忖道：此人一向是蟒袍玉带，仆从如云，今宵何以

这般轻舟简从而来。

无为道长笑道：“此时还不到三更时分，尊者来的很早。”北天尊者答非所问地说道：“道长可曾找到那萧翎吗？”无为道长道：“幸未辱命，不过……”

萧翎不等无为道长话完，抢先说道：“区区在此，尊者有何见教？”

北天尊者道：“老夫看就像你，果然不错……”目光转到孙不邪的身上，道：“你是丐帮中硕果仅存的孙不邪了。”孙不邪哈哈一笑，道：“正是老叫化子。”

北天尊者冷冷说道：“老夫久仰你的大名，今宵有幸一会。”孙不邪道：“好说，好说。”

北天尊者目光又转到萧翎脸上，道：“小女现在何处？”萧翎摇摇头，道：“令爱去处，区区如何知道。”北天尊者怒道：“你不知道，哪个知道！”

萧翎道：“在下为何定要知道令爱去处何在！”

北天尊者道：“不要激怒老夫，免得闹出惨剧。”

萧翎剑眉一耸，昂然接道：“尊者如是不愿讲理，那就不用谈了……”

北天尊者怒道：“老夫如下讲理，岂会这般轻舟简从而来，但你激怒老夫……”

萧翎冷冷接道：“尊者含血喷人，就不怕激怒我萧翎吗？”

北天尊者似乎想发作，双眉耸动，长髯无风自动，但终于忍了下去，缓缓说道：“小女不是被你拐逃而去吗？”

萧翎怔了一怔，道：“什么人瞧到在下拐带了令爱。”

北天尊者道：“无人瞧到。”

萧翎冷笑一声，道：“无人瞧到，那是谁告诉你的？”

北天尊者道：“也不是。”

萧翎道：“既是无人瞧到，也无人告诉过你，尊者何以指说在下拐带了令爱？”

北天尊者道：“老夫推想如此，自然是不会错了。”

萧翎气极而笑，道：“事关令爱名节，尊者最好能仔细推敲一下，污蔑在下，也还罢了，但伤到令爱名节，在她可是一大憾事。”

北天尊者冷冷说道：“你既未拐带小女，那小女到哪里去了？”

萧翎道：“这个在下如何得知？”

北天尊者凝目思索了一阵，道：“你当真不知道吗？”

萧翎道：“自然是当真了，难道这等事情，还会和你说笑不成。”

北天尊者沉吟了一阵，道：“不论你是否拐带小女，但在小女未曾现身之前，我就要唯你是问。”

萧翎冷冷说道：“尊者这般不讲道理，不知是何用心。”

北天尊者仰天打个哈哈道：“当今武林之世，又有几人配和老夫讲说道理。”

萧翎道：“尊者之意，要如何处置我萧翎呢？”

他心知此人武功高强，中原武林道上，目前又正值纷乱之际，也不愿多树强敌，故而心中虽然气愤难耐，但却强自忍了下去。

北天尊者道：“老夫要把你带走。”

萧翎怔了一怔，道：“在下并不知令爱行踪何处，带走我也是枉然。”

北天尊者道：“老夫自有良策。”

萧翎道：“如若真能有助你找回令爱，我萧某倒是极愿帮忙，尊者可否先行讲出来，让在下考虑一下。”

北天尊者道：“小女出走，全是为了找你，老夫把你带走之后，就昭告天下，老夫擒得萧翎，一月之内，予以处死，小女为了救你之命，定会在一月期限之内赶回来。”

孙不邪冷笑一声，道：“好办法啊！不过，只有一点不妥。”

北天尊者道：“哪里不妥了？”

孙不邪道：“如若令爱闻讯稍迟，或是听得其讯，仍然不肯回去，尊者要如何处置萧翎？”

北天尊者道：“如无小女求情，老夫出口之言，自然是不会更改……”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老夫此次行游中原，原想寻那禁宫之钥的下落，却不料小女出走，使老夫忧心如焚，那追觅禁宫之钥一事，不得不稍为延缓一些时候了。”

孙不邪道：“尊者之意，是说一月之内，如是令爱不到，你就当真处死萧翎？”

北天尊者道：“不错，老夫想不出哪里不妥。”

萧翎只觉胸中热血沸腾，实是难再忍耐！

当下说道：“有一事，尊者忘记了。”

北天尊者奇道：“什么事？”

萧翎道：“尊者忘记了我萧翎不会束手就擒，任凭宰割。”

北天尊者冷然一笑，道：“难道你还敢和老夫动手不成？”

萧翎道：“有何不敢。”

北天尊者怒道：“就在这小舟之上如何？”

萧翎暗道：他久居北海冰宫，定会水里工夫，不可和他在舟上动手。

心念一转，忍下怒火道：“舟上地方狭小，尊者如想动手，最好能找一处宽阔所在。”

北天尊者道：“也好！”举手一挥，快舟掉头，当先驶去。

孙不邪望了无为道长一眼，道：“看来今宵之局，委曲亦难求全了。”

无为道长左手向下一按，故意让小舟慢行，待那北天尊者去远，才低声对萧翎说道：“萧大侠，这北天尊者武功高强，非同小可，萧大侠当真要和他动手吗？”

萧翎道：“事情已然迫到头上，晚辈纵不愿和他动手，也是有所不能。”

孙不邪接道：“咱们车轮战他，老叫化先打第一阵，如是胜他不过，萧兄弟再接第二阵，不用等和他分出胜败，就由道长接手……”

萧翎摇摇头，道：“这办法有些不妥……”

孙不邪道：“哪里不妥了？”

萧翎道：“北天尊者属下高手甚多，在下是亲眼所见，如若咱们车轮战他一人，他必将招来属下相助，岂不是自找麻烦，不如由在下一人出手，和他决战，不论胜败，都不会牵扯上其他的麻烦。”

孙不邪道：“无为道长和老叫化，既然参与了此事，都不会眼看着让那北天尊者把你带走，这一战，你如胜了，自然是好，万一不幸落败，老叫化和无为道长，决难坐视，这一战势必闹出流血惨剧不可。”

谈话之间，小舟已然近岸。

那北天尊者早已站在岸上等候，满脸不耐烦的神色，冷冷说道：“这湖面也不过百丈宽窄，你们就是走的再慢一些，也有靠岸之时。”

萧翎一跃登岸，接道：“尊者请出手吧！”

这时，天上的浮云，突然散去，露出了一勾新月，和满天繁星。

北天尊者打量了萧翎一眼，淡淡一笑，道：“你年纪轻轻，倒是很有胆气。”

萧翎道：“不劳夸奖。”

但闻衣袂飘飘之声，孙不邪、无为道长、展叶青已齐齐跃登上岸。

北天尊者冷冷的望了三人一眼，淡淡对萧翎说道：“你亮兵刃吧！”

萧翎刷的一声，抽出背上长剑，道：“尊者也请亮兵刃吧！”

北天尊者道：“老夫即以双掌奉陪。”

萧翎缓缓把长剑还入鞘中，解下佩剑递给了孙不邪，道：“尊者既是不肯亮出兵刃，在下也只好赤手奉陪了。”

北天尊者一皱眉头，道：“你赤手空拳，如何是老夫之敌。”

萧翎一提真气，抱元守一，道：“在下如若伤在尊者手中，那只怪在下学艺不精，死而无憾，在下只要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我没有拐带尊者的女儿。”

北天尊者道：“这个老夫相信了，但如不用你作饵，只怕很难找回我那女儿，情非得已，老夫是非得生擒你不可了。”

萧翎淡然一笑，道：“尊者武功高强，天下无人不知，在下能和尊者动手，那是荣莫大焉。不论胜负，都将全力抗拒。”

北天尊者淡然一笑，道：“你没有取胜的机会。”

扬手一掌，拍了过去，他拍来掌势，不见如何用力，但却有一般强猛无比的力道，直撞过来。

萧翎心知这一战的胜败，后果牵连甚大，哪里还敢有丝毫大意，纵身一闪，避开掌势。

只听北天尊者喝道：“小心了。”

拍出的右掌，突然变为擒拿手法，疾快绝伦的抓了过来。

萧翎五指半屈，反向北天尊者右腕拂去。

北天尊者突然一跃而退，愕然说道：“十二兰花拂穴手，你可认识那柳仙子？”

萧翎听他一开口，便能够叫出自己使用的武功名字，亦不禁为之一呆，暗道：此人武学，果然是渊博的很。

当下说道：“不错，那柳仙子乃在下的师尊……”

北天尊者冷笑一声，道：“那是无怪你如此狂傲了。”

双手一紧，排山倒海一般的攻了过来。

萧翎施出南逸公连环闪电掌法，拒挡那北天尊者排山倒海一般的凶猛攻势。

孙不邪和无为道长，暗中凝聚功力，只要萧翎稍显不支，两人都将以雷霆下击之势，同时出手解救。

在两人心目之中，以那北天尊者的盛名，萧翎决难支撑过三十招。

哪知事情竟是大出了两人的意料之外，萧翎和北天尊者对拆五十招，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南逸公连环闪电掌以雄浑迅快见长，最适攻敌，柳仙子十二兰花拂穴手，却是以轻灵奇异见称，最适用以拒敌。

萧翎同时使用出两种武功，那是世间最快速的攻势，和当代最佳妙的防守之术。

北天尊者攻势凌厉猛恶，但他只能突破萧翎那快如闪电的护身掌影，却被萧翎那佳妙的拂穴手法，迫的中途收势。

两人恶斗近百招，未曾硬拼过一掌，正因如此，也愈觉其凶险，触目惊心。

双方又拆数招，北天尊者突然收掌而退。

萧翎初和北天尊者动手之时，心中有着几分畏怯之心，数十招后，胆气渐壮，攻守之间，更见纯熟，正想反守抢攻，那北天尊者却突然收掌而退。

孙不邪望了无为道长一眼，微微颌首。

无为道长也是微微颌首一笑。

这两人虽未交谈一语，但心中却同时在赞颂萧翎的武功，这位才绝一代的少年英豪，已然为武当掌门所心折。

但闻北天尊者冷漠地说道：“如是老夫猜的不错，你用的掌法，该是那南逸公的连环闪电掌法。”

萧翎道：“不错，尊者果然是见多识广。”

北天尊者道：“你兼得南逸公、柳仙子中原武林两大高手绝艺，难怪能在极短时间之内，扬名于江湖之上了。”

萧翎道：“尊者夸奖了。”

北天尊者道：“不过，老夫有一点不明之处，倒是要请教一二。”

萧翎道：“尊者尽管请问。”

北天尊者道：“数十年前，老夫曾和那南逸公比过掌法，柳仙子也曾和老夫比过武功，那时，老夫稍胜他们一筹。”

萧翎听他辱及义父的威名，急急接口说道：“就在下的看法，尊者此言，只怕未必确实。”

北天尊者怒道：“老夫是何等身份，岂肯随便撒谎不成。”

萧翎还待反唇相讥，孙不邪抢先接道：“萧兄弟，先让他说下去吧！”

萧翎强自忍下心中激动，道：“尊者姑妄言之，在下姑妄听之就是。”

北天尊者道：“因此老夫知南逸公的连环闪电掌法，必得二十年以上的功夫，才能够发挥出雄浑的威力，但阁下不及弱冠，就算是自离娘胎之后，使练习武功，也难有此等火候，这一点倒使在下大为不解。”

萧翎道：“在下自知掌力难及义父百分之一，尊者夸奖了。”

北天尊者道：“以阁下掌力而言，和老夫昔年和南逸公动手时相差不多，但那时，南逸公也正值壮年，在连环闪电掌中，已下过三十余年的工夫了。”

孙不邪接口说道：“天赋不同每人的成就自然是不同了。”

北天尊者冷冷说道：“老夫没有问你老叫化子。”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老叫化爱管闲事，天下有谁不知。”

萧翎急急接道：“尊者这等盘问在下，不知是何用心了！”

北天尊者道：“老夫百思不解，故而相问，那是谈不上有所用心。”

萧翎心中暗道：这倒不错，当下问道：“在下觉不出有何不同，如若一定是，那也许是在下不及我那义父的精妙。”

北天尊者道：“南逸公的掌力至刚，但你掌力中却是刚中蕴柔。”

萧翎心中暗道：难道因我修习的内功，和义父不同，发生的掌力，也有不同之处吗？口虽不信，但心中对那北天尊者的博广见识，却是暗暗的敬佩。

但闻北天尊者接道：“如是你单以那南逸公的闪电掌法，抗拒老夫攻势，三十合内，老夫可以点中你的穴道……”

萧翎接道：“这么说来，尊者是手下留情了。”

北天尊者道：“那倒不是，只因你使用了柳仙子的十二兰花拂穴手，使老夫很多精妙的擒拿法，无所发挥威力。”

萧翎道：“原来如此。”

北天尊者接道：“老夫还要告诉你一件事，那十二兰花拂穴手，乃当代武学中最佳妙的防守武功，除了老夫之外，只怕无人能够破它……”

萧翎道：“尊者如此口气，定知破解之法了。”

北天尊者道：“不错，老夫若不能破解那十二兰花拂穴手，岂不是枉被世人称为北天尊者吗？”

萧翎心中暗道：此人见识宏博，只怕此言不是信口开河了。

但闻北天尊者冷冷地接道：“还有一事，老夫亦得先行说明，你可以选择决定。”

萧翎暗道：这人虽然狂傲，倒是颇有气度。

当下说道：“尊者有何指教？”

北天尊者道：“老夫生平之中，和人动手，只有两次超过百招以上，这次，是第三次，你一个后生晚辈，有此成就，那是足以夸耀了……”

萧翎雄心勃勃，但表面上却故作轻松地淡淡一笑，道：“在下倒不作此想，尊者如若就是这些嘉勉之言，不说也罢了。”

北天尊者脸色一变，道：“好！既是如此，老夫就删繁从简，长话短说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天下武功中，很难有一套掌法、拳法，同时能对付连环闪电掌和十二兰花拂穴手，老夫虽有破解之能，但却已无法拿捏的恰到好处，说不定要了你的性命，或是重伤了你，因为在点穴和擒拿手法中，决然无法对付十二兰花拂穴手了。”

萧翎道：“不妨事，伤了在下，只怪我萧翎学艺不精死亦无憾。”

北天尊者道：“这和老夫的本意不同了，老夫之意，是想生擒于你，以你为饵，诱小女归来，如是一掌把你打死，岂不是和老夫用心相反吗？”

萧翎道：“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世上事，只怕难有十全十美之局，尊者想的虽好，只是力难从心，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北天尊者道：“老夫倒有一策，不知你是否肯答应老夫？”

萧翎道：“愿听高论。”

北天尊者道：“你如自知不是老夫敌手，何不束手就擒，既可保得性命，亦合老夫心愿，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萧翎摇头笑道：“可惜我萧翎不是贪生怕死的人，那是有负尊者的美意了。”

北天尊者怒道：“倔强的小娃儿，接掌！”

右手一挥，劈了过来。

这一掌和适才攻来掌势，大不相同，掌势未到，一股暗劲，夹杂着砭骨寒气，直涌过来。

萧翎一皱眉头，暗道：“这是什么武功，怎的如此寒冷。”

心中念转，右手却扬起硬接一掌。

掌势相触，全身突觉一寒。

但闻北天尊者冷冷说道：“这是老夫称绝于世的玄冰掌，一流的江湖高手，也是难以接过十掌。”

说话之间，双手连挥，又是两掌劈来。

萧翎暗里咬牙，双手齐挥，又把两掌接下。

只觉这两掌中的阴寒之气，犹过上面一掌，不禁心中大惊，暗道：我如这般和他搏斗下去，岂不要被那阴寒之气，活活冰的手足不灵……

北天尊者哈哈一笑，道：“果然不错，连接老夫三掌，竟是面不改色。”

右手扬手拍出，一股奇寒之气攻来。

他一掌接一掌，攻了过来，使萧翎没有考虑拒敌的机会，只好再扬手又

把这一掌接下。但感全身一寒，一股阴寒之气，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颤，一缕寒意，直攻内心。

北天尊者双手连环各攻三掌。

萧翎左封右挡，连接六招。

北天尊者停手一笑，道：“者夫这玄冰掌力如何？”

这时，萧翎已感觉到内力之中，似被一奇寒之流侵袭，连带双手双足，都有些运转不灵。

心中既是惊骇，又是气怒，说道：“这等邪门武功，胜之亦不算武……”

北天尊者道：“老夫费了数十年苦功，练成惊人奇技，前无古人，足以流传百代，岂可以邪门视之。”

萧翎感觉到心中寒意越来越重，全身肌肉，都被那一股奇寒侵袭得无法控制，心知难再和他动手，但如此落败，心中实有不甘，一面强自提聚真气，运起修罗指力，左手却探入怀中，摸出了一把银丸，冷冷说道：“尊者只知那柳仙子十二兰花拂穴手，妙绝一时，可知她还有什么绝技吗？”

北天尊者道：“除了她十二兰花拂穴手外，在下倒是想不出她还有什么惊人的武功了。”

萧翎冷笑一声，道：“可要在下学给尊者瞧瞧吗？”

北天尊者道：“老夫倒是想见识一下。”

萧翎道：“好！先见识一下柳仙子的暗器手法。”

左手一扬，一把银丸，疾飞而出，分袭北天尊者上中下各处大穴。

北天尊者哈哈一笑，道：“漫天花雨的暗器手法，何足为奇。”

双掌拍出，劲力山涌而出，近处银丸，纷纷被那暗劲击落。

就在北天尊者击打暗器的同时，萧翎大喝一声，飞跃而起，运足全力发出了修罗指力。

北天尊者只顾击打暗器，不防萧翎绝学突出，一缕强劲无俦的指风，直击过来。

心中警觉，已然迟了一步，凌厉指风，已然逼接前胸玄机大穴。

匆急之间，疾向旁侧让去。

只觉肋间一疼，指风正击在大包穴上。

这修罗指力，非同小可，北天尊者虽有着深厚的内功，亦是承受不起，只觉气血上涌，眼前金星乱冒，几乎栽倒地上。

但他毕竟是有着非常武功之人，一提气，压制着翻动的气血，转身疾奔而去。

萧翎强行运气，发出修罗指力，虽是幸得成功，但本身也已支持不住，双腿一软，一跟头向前栽去。

孙不邪、无为道长，齐齐飞跃而上，抓住了萧翎，急急问道：“伤的很重吗？”

两人目光过处，夜色中见萧翎面色苍白如蜡，双目紧闭，口中还喃喃自

语，道：“这是柳仙子的修罗指力。”

说完了这一句，人也昏了过去！

孙不邪见萧翎面色苍白如蜡，人也昏死过去，知道受伤甚重，不禁怒骂道：“这老匹夫用的什么恶毒武功，萧兄弟竟……”抬头看去，哪里还有北天尊者的踪影。

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老前辈不用气怒了，那北天尊者亦受重伤而逃，这一战，他并未占得便宜。”

孙不邪摇摇头，道：“老叫化应该先为他消耗一些内力才是。”

无为道长道：“目下事情已过，老前辈悔之无益，眼下最急的是先设法治疗萧大侠的伤势。”

孙不邪伸出手去，一探萧翎鼻息，只觉他气息微弱，内伤似是十分严重，不禁一皱眉，道：“他伤的很重！”

无为道长沉吟了一阵，道：“萧大侠受伤之事，不宜泄露，贫道之意，就在左近，为他找一处养息伤势的地方，不知老前辈意下如何？”

孙不邪道：“不错，沈木风耳目灵敏，此讯如若传出，他必将很快的得到消息。”

展叶青接口说道：“距此二里之外，有一处富有农家，让萧大侠在那农家养息如何？”

孙不邪道：“如是人口众多，只怕泄露消息。”

展叶青道：“那农家虽然富有，但人丁却是不旺，一对夫妇之外，只有一个女儿。”

无为道长道：“你何以知道？”

展叶青道：“小弟曾带马总瓢把子，在那里住过两日，故而知之甚详。”

无为道长道：“那很好，萧大侠伤势甚重，刻不容缓，咱们得立刻赶去才是。”

展叶青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孙不邪抱起萧翎，无为道长断后相护，直奔正东行去。

两里行程，转眼即到，夜色中果见一座高大的宅院，矗立眼前。

展叶青行到门前，扣动铁环。

片刻之后，一个中年汉子，手中提着一盏灯笼，开了两扇木门。

他口中喃喃自语，不干不净的乱骂，但一见展叶青劲装佩剑，立刻吓的住口不言，神智也大见清醒。

展叶青装作未闻，抱拳一礼，道：“有劳兄台通报李老丈一声，就说一位姓展的求见。”

那大汉举起手中灯笼，瞧了展叶青一眼，道：“原来是展大爷。”

展叶青微微一笑，道：“赵兄还能记得小弟。”

那大汉道：“展大爷太客气了，这称呼叫小人如何能担当得起，展大爷你稍候片刻，小人这就去给你通报。”

那大汉去了不久，带着一个慈善老丈，迎了出来。

展叶青迎上前去，抱拳一礼，道：“又来打扰老丈。”

那老人道：“老汉房子宽大，用它不完，展少爷快请进屋里坐。”

那大汉提灯带路，把几人引入一座跨院之中，道：“展大爷还有吩咐吗？”

展叶青道：“深夜惊扰，在下甚是不安，赵兄请休息去吧！”

那老丈望了孙不邪和萧翎一眼，也不多问，和那大汉一齐退出跨院，展叶青推开房门，无限感慨地说道：“这是马总瓢把子疗伤住的房子，想不到，我们竟然又借用了。”

孙不邪道：“这等善良人家，何以竟肯留我们这江湖人物。”

展叶青道：“他们夫妇，大约昔年受过马总瓢把子的恩惠。”

无为道长沉吟了一阵，道：“沈木风耳目遍及归州方圆数百里，咱们不能施累到别人，贫道尽半宵之力，如是萧大侠伤势仍然不见好转，咱们也该另外找寻一处隐秘之处，以便萧大侠疗养伤势，无论如何，不能拖累他们。”

孙不邪道：“道长说的不错。”

举步行到木榻之前，缓缓放下萧翎。

无为道长低声说道：“三弟，把烛火拿近一些。”

展叶青应了一声，手执火烛，行近榻前，无为道长借那明亮的烛火，仔细的查看着萧翎的脸色，不禁一皱眉头。

自萧翎受伤之后，无为道长一直神情平静，但此刻却脸色大变。

孙不邪道：“久闻道长的医道精深，想必早已胸有成竹，有救治萧翎之法了。”

无为道长不答孙不邪的问话，伸手抓住了萧翎双手，瞧了一阵，摇摇头叹道：“贫道毫无把握。”

孙不邪道：“这么说来，他伤的十分危险了。”

无为道长道：“他似是被伤在一种很特殊的武功上，不解伤情，实难断言疗救……唉，不过贫道当尽我心力。”

孙不邪道：“道长准备如何着手？”

无为道长道：“此刻他气息十分微弱，贫道先以本身内力，助他畅和气血，再行酌情施用药物。”

孙不邪道：“老叫化对医学一道，外行异常，如何处理，全凭道长了。”

无为道长心情沉重，面色一片严肃，缓缓说道：“贫道先行试试再说。”

扶起萧翎身子，右手按在背心命门穴上，暗运真气，一股热流直攻入萧翎命门穴中。足足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仍然不见反应。

孙不邪伸手摸去，只觉萧翎的左手，仍是一片冰冷，当下说道：“道长不用白费力气了，赶快换一种法子试试。”

无为道长长叹一声，收回右手，将手从怀中摸出了一个玉瓶，倒出了两粒丹丸，投入了萧翎口中。

烛光下，只见萧翎面色铁青，嘴唇发育，口含两粒丹丸，竟是无法咽下。

孙不邪摇摇头道：“看来是没有救了。”

无为道长振起精神，捏开萧翎牙关，用水冲下两粒丹丸。

丹丸入腹，有如投入大海中的沙石，良久不见动静。

孙不邪突然一跺脚，道：“道长请尽心力，老叫化去找毒手药王。”

无为道长道：“单以医术而论，那毒手药王确是当今第一名医，老前辈如是能找他来此，是最好不过了。”展叶青突然接口说道：“老前辈可知道那毒手药王落足之处吗？”

孙不邪摇摇头道：“不知道。”

无为道长道：“老前辈既不知他落足之处，天涯如此辽阔，你要到哪里找他？”

孙不邪道：“大海捞针，碰碰运气罢了。”

无为道长道：“如是情势不见好转，只怕萧大侠难以撑过两日。”

孙不邪道：“道长难道无法保得他多活几日吗？”

无为道长道：“贫道如有把握保他多活几日，那也不用老前辈去找毒手药王了。”

孙不邪脸色一变，道：“如果不是我出主意，仍让他留在四海君主那里，也许他还不会死了。”

语音微顿，接道：“道长此刻准备如何处置萧翎？”

说话时，双目神光如电，眉宇间隐现怒意。

无为道长心中虽然激动，但他却强自保持镇静道：“贫道再试试金针过穴之法，如果仍然无法激起他生命中的潜能，贫道就束手无策了。”

孙不邪道：“那是说金针过穴之法，仍然不能激起萧翎生命的潜力，他就算死定了，是吗？”

无为道长道：“至低限度贫道已经无能为力了。”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那时，道长准备如何？”

无为道长道：“老前辈之意呢？”

孙不邪道：“老叫化的心意吗？萧翎死在道长和老叫化的手中，咱们是一条线拴两个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无为道长淡淡一笑，默然不语。

展叶青却忍不住接口说道：“老前辈之意，可是说要在下师兄，为萧翎偿命吗？”

孙不邪道：“也少不了我老叫化子。”

展叶青道：“老前辈和敝师兄，一齐为他抵命？”

孙不邪道：“你话里有语病，不是抵命，应该引咎自绝。”

展叶青道：“这就不公平了。”

孙不邪道：“是了，可是没有把你算上了。”

展叶青道：“他伤在北天尊者手下，敝师兄为他疗伤，那也不一定能把他治好，不然就以命相抵，这未免太过暴虐了。”

孙不邪笑道：“萧翎若不幸死去，还有何人能和那沈木风颀于江湖之上，那时也是难免一死，早死晚死而已，死之何惜。”

展叶青还想反唇相讥，无为道长却抢先说道：“三弟，不许和孙老前辈斗口……”

合掌对孙不邪一礼，道：“贫道略通相术，看萧大侠决非早夭之相……”

孙不邪接道：“如他相属早夭，那是早该死了。”

他生性躁急，火暴的脾气，一生无法改过，否则，以他的成就名望，早已接掌了那丐帮帮主之位。

无为道长道：“老前辈但请放心，如若萧翎当真的不幸而逝。贫道自绝以谢武林。”

他这么一说，孙不邪反有些不好意思起来，长叹一声，道：“老叫化只不过说两句气愤之言，道长不要放在心上，不过，如若萧翎当真的死去，就老叫化所知，确有几入必将追随泉下。”

展叶青道：“什么人？”

孙不邪道：“第一个，是他的高堂老母……”

展叶青接道：“年老失子，痛不欲生，这有可能，不知还有何人？”

孙不邪道：“中州二贾，和他由百花山庄带出来的金兰、玉

展叶青道：“当真会吗？”

孙不邪怒道：“老叫化就不愿再生人世，别说他们了，你这娃儿，怎生如此多疑，连老夫之言，也不肯信。”

无为道长已从怀中取出金针，高声说道：“三弟掌好灯火。”

展叶青应了一声，高举手中火烛。

无为道长看准了萧翎穴道，金针疾沉而下。

金针入穴，突见萧翎张嘴吁一口气，道：“冷死我了！”

无为道长拔出金针，道：“是了，那北天尊者练的寒毒气功，他身为寒气所侵，开两服逐寒之药试试。”

孙不邪眼看萧翎突然启口说话，心中大喜，道：“这金针过穴之法不错，道长再试两针如何？”

无为道长道：“他身受寒毒，如若不能逐除寒气，就算让他清醒过来，也是无用。”

孙不邪道：“不知何处有逐寒之药？”

无为道长道：“他受寒毒，和一般受寒之人不同，药量必得下重，贫道开好药方，叫人配上两服就是。”

孙不邪道：“好！你快开药方，老叫化去配药。”

无为道长道：“天色将明，稍候片刻再去如何？”

孙不邪冷冷说道：“人命关天，生死一发，这等大事，也是可以迟延的吗？”

无为道长苦笑一下，道：“老前辈的话虽不错，但贫道却不得不小心从

事……”

孙不邪道：“开个药方，轻而易举，难道还要等待很久不成。”

无为道长无可奈何地道：“萧大侠内功，已到了寒暑难侵之境，但此刻却为阴寒所侵，那自非普通的寒气了，也不能用普通驱寒之药，贫道必得仔细琢磨一番，才能开出药方。”

孙不邪想了一想，暗道：这话倒也不错，当下不再言语。

无为道长轻叹一声，道：“老前辈但请放心，以萧翎的内功，虽受北天尊者阴寒掌力所伤，但一时之间，却不致有性命之忧。”

孙不邪黯然说道：“就目下情势而论，萧翎一人的生死，已不是他一人之事，而是天下武林同道的安危……”

无为道长道：“老前辈说的不错，萧大侠的生死，关系着整个武林同道兴亡，而且我们武当派首当其冲，老前辈对萧大侠的生死，固然是关心的很，但贫道对萧翎的关心，只怕不在老前辈之下。”

孙不邪道：“老叫化对医学一道，是全无研究，萧翎的生死，全要凭仗道长了。”

无为道长道：“为萧大侠，为我们武当派，贫道都会尽我心力。”

说罢，凝目沉思，不再言语。

孙不邪缓步走到萧翎倒卧的木榻前面，低头望去，只见萧翎紧闭双目，面色苍白，嘴唇发青，不禁心头黯然，伸出手去、抓住萧翎的右手，只觉萧翎掌指一片冰冷，似是全无半分生机，顿时觉着鼻孔一酸，流下来两滴老泪。

这当儿，夹闻得轰然一声巨响，传了过来。

孙不邪心神一震，道：“哪来的巨响之声？”

展叶青道：“传警讯号。”

身子一侧，冲出房门。

转脸望去，只见无为道长仍然在凝目沉思，似是正在用心思索着一件十分为难的事，对那巨响之声，充耳不闻。

只见展叶青急急奔到无为道长身侧，伸手推着无为道长，道：“师兄，传警讯号升起，恐已有强敌来了。”

无为道长一跃而起，道：“传警讯号？”

展叶青道：“不错，小弟适才登楼查看，见那传警火花，似是起于湖畔，想是强敌已经渡湖了。”

无为道长回顾了孙不邪一眼，道：“老前辈留此看护萧翎。贫道与展师弟回去瞧瞧。”

孙不邪道：“老叫化和你同去，留下令师弟在此守护萧翎，万一是那北天尊者去而复返，老叫化当和他一决生死。”

无为道长道：“据贫道看法，那北天尊者受伤不轻，决不会去而复返，八成是沈木风的属下，追寻至此。”

他心中很急，说完了最后一句话人已飘身离室。

展叶青拔步欲行，却被孙不邪伸手拦住，道：“小娃儿，你留这里好好看顾萧翎，老叫化和你师兄同去。”

展叶青道：“这个，这个……”

但闻无为道长说道：“孙老前辈武功，强你百倍，有他同行。纵遇强敌，亦可对付，你就留在这里吧！”

但闻话声逐渐远去，话说完，人也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见。

孙不邪纵身跃离室门，一点院中实地，人已跃上屋面，眨眼间消失不见。

展叶青轻轻叹息一声，随手关上房门，搬把椅子，坐在萧翎身旁。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的工夫，突然萧翎梦呓般地叫道：“好冷啊！好冷啊！”

展叶青站起身子，拉起棉被，盖在萧翎的身上。

就在他动手替萧翎盖棉被的当儿，突然砰的一声大震，紧闭的木门，突然大开。

一阵夜风，吹了进来，烛影摇晃，灯光暗而复明。

展叶青迅速的转过身子，右手一抬，长剑出鞘，凝目望去，

只见一个头挽宫髻，身着绿衣，胸绣金花的美丽妇人，缓步进入室中。

展叶青道：“金花夫人。”

金花夫人冷冷说道：“不错。”

目光一掠萧翎接道：“他伤的如何？”展叶青长剑一挥，洒出一片剑花，道：“他虽已无拒敌之能。但我展某在此，量你也不能加害于他。”

金花夫人神色肃然，缓步向木榻前行去。

展叶青长剑推出，划起一道银虹，喝道：“站住，要再向前进一步，当心我剑下无情。”

金花夫人淡然说道：“别激怒我……”

展叶青道：“激怒你又能怎样？”

金花夫人道：“要你试试白线儿的威力。”

展叶青道：“白线儿？”

金花夫人道：“天下最毒最奇的怪蛇，如生双翼，灵活无比，全身坚硬如铁，刀剑难伤。”

展叶青道：“有这等事，在下倒是有些不信了。”金花夫人道：“这不能试，没有一个人，能有第二次再试的机会……”

目光投注到萧翎的身上，接着道：“我不会害他，只过去瞧瞧他的伤势。”

展叶青冷冷说道：“我如何能信得过你。”

金花夫人右手探入怀中，取出一个尺余长，半寸径的玉盒，扬手冷漠地说道：“你和我兄弟的交情如何？”

展叶青道：“谁是你的兄弟？”

金花夫人道：“萧翎。”

展叶青回顾了萧翎一眼，道：“不算好，也不太坏。”

金花夫人突然长长叹息一声，又收起玉盒，道：“我如让你死在白线儿

毒口之下，我那兄弟醒来之后，心中定然不快。”

展叶青道：“这倒不用夫人多虑……”

金花夫人接道：“我没有很多时间，你快说，除了咱们动手之外，还有什么法子，我可以过去看看我兄弟的伤势。”

展叶青道：“你如是真的无意下手加害于他，瞧瞧他的伤势无妨，不过……”

金花夫人道：“不过什么？快些说呀！”

展叶青道：“为了防患未然，我要点你几处穴道，使你没有抗拒之能，如若你动手加害于他，我可出手阻止。”

金花夫人冷冷说道：“好！你出手吧……”

双手交叉，闭目而立。

展叶青左手疾出，点了金花夫人两处大穴，一侧身，道：“你可以行近木榻瞧他，但不得出手触及到他。”

金花夫人冷冷的望了展叶青一眼，缓步行近木榻，星目神凝，盯注在萧翎脸上，瞧了一阵，道：“他伤的很重！”

展叶青道：“很重。”

金花夫人道：“什么人伤了他？”

展叶青道：“北天尊者。”

金花夫人道：“他独门玄冰掌力，除了他自制的解药之外。天下无解救之药……”

展叶青接道：“这倒不劳费心，敝师兄精通医道，自有逐寒之法。”

金花夫人冷笑一声，道：“令师兄那点道行有限的很……”

缓缓退后五步，道：“快解开我的穴道，我去找北天尊者，替他讨取解药。”

展叶青怔了一怔，伸手拍活了金花夫人穴道，道：“北天尊者的武功高强，你去求药，那无疑自投罗网。”

金花夫人冷笑一声，道：“这似乎不关你的事了。”

展叶青呆了一呆，半晌答不出话。

金花夫人道：“好好照顾他，等我的消息，如是明天二更之前，我还不能赶到，那你们就不用等我了。”说罢转身向外行去。

展叶青急急说道：“站住！”

金花夫人已然走出室门，回过头来，说道：“你还有什么事？”

展叶青道：“适才有警讯传来，可是和你有关？”

金花夫人道：“沈木风亲率高手，追踪至此。”

展叶青道：“在下还有一事不明。”

金花夫人道：“此刻我寸阴如金，你快些问吧！”

展叶青道：“你何以知道萧翎在此养伤。”

金花夫人道：“你们和北天尊者动手，我一直隐身在暗中观察。”

展叶青道：“这么说来，沈木风也知道了。”

金花夫人道：“如是沈木风知道萧翎在此，早已追来此地了。”

也不容展叶青再多问话，纵身而起，跃上屋面，身子一闪而没。

展叶青望着金花夫人远去的背影，长长叹息一声，缓步走向萧翎的木榻之前。

金花夫人之言，他虽不能全信，但也无法不信，想到师兄此刻或已和沈木风短兵相接，展开了生死之战，心中更是焦急万端，心中想赶去助战，但丢下萧翎一人在此，又有些放不下心。一时间，茫然无主，不知该如何才好。

时间在焦急中过去，直闹得展叶青坐立不安。

正当六神无主的当儿，突然室外响起了步履之声。

展叶青心中早有戒备，呼的一声吹熄室中火烛，拔出长剑，隐身在门后。

只听孙不邪的声音起自室外，道：“萧翎伤势如何？”展叶青道：“依然如故。”

只见人影一闪，孙不邪推门而入。

展叶青还剑入鞘，摸出火折子，燃起火烛，问道：“老前辈可曾遇到沈木风了吗？”

孙不邪道：“遇到了。”

展叶青一皱眉头，道：“敝师兄现在何处？”

孙不邪大步行到萧翎木榻前面，低头望着萧翎，道：“令师兄已然渡过湖去，和群豪会合一起。”

展叶青道：“老前辈可曾和沈木风等动过手吗？”

孙不邪道：“如若是动上了手，老叫化只怕也不能好好的回来了。”

展叶青呆了一呆，道：“那沈木风专为我等而来，既然碰上了，何以不曾动手？”

孙不邪道：“老叫化也是奇怪，大概是咱们还不该死。”

展叶青道：“究竟是怎么了？”

孙不邪伸出手去，按在萧翎头上，道：“老叫化和令师兄赶到湖畔，沈木风早已在湖畔等候，三言两语，老叫化和令师兄，都已被包围了起来，双方眼看就要动手，突闻一种奇异的乐声传来，沈木风突然下令收兵而退，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你要老叫化如何能想得明白。”

展叶青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么说来，那乐声是帮助咱们的了。”

孙不邪道：“这个老叫化想不明白，只怕令师兄也不明白。”语声微微一顿，又道：“这里可有什么事故吗？”

展叶青道：“金花夫人来过。”

孙不邪呆了一呆，道：“金花夫人来过？”

展叶青道：“不错。”

孙不邪道：“她怎知你和萧翎在此？”

展叶青道：“萧翎和北天尊者动手之时，她已在旁侧隐身观看。”

孙不邪道：“她追踪至此？”

展叶青道：“大概是吧！”

孙不邪道：“那妖妇满身藏着毒物，她可曾动过萧翎？”

展叶青道：“有在下在此，自然是不会让她碰到萧翎一下。”

孙不邪双目凝注展叶青的脸上，道：“那金花夫人桀骜不驯，如何能令她听你的话？”

展叶青道：“在下先点了她双臂穴道，才让她行近萧翎木榻。如若她稍有举动，我就立刻可以置她死地。”

孙不邪道：“以后呢？”

展叶青道：“她看过萧翎之后，我拍活她的穴道，放她而去。”

孙不邪道：“她临去之际，可曾留下话吗？”

展叶青道：“他说去替萧大侠谋取解药，要我们在此地等候于她，大约明晚二更之前，她当赶到此地。”

孙不邪道：“她哪里去取解药？”

展叶青道：“去找北天尊者。”

孙不邪道：“那金花夫人武功虽然不错，但决非那北天尊者之敌。”

展叶青叹道：“她语意十分坚决，看来不似谎言……”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在下不解的是那金花夫人，何以会对萧翎如此关心。”

孙不邪一皱眉头，道：“这种事，问老叫化子，那算是白问了。”

展叶青道：“老前辈在此看顾萧翎，晚辈去看看敝师兄。”

孙不邪道：“你去吧！不过老叫化的看法，萧翎只怕是很难撑到明夜二更，你见着令师兄，告诉他要他早些来此，以便随时施救。”

展叶青一抱拳，道：“晚辈记下了。”一跃而出。

孙不邪伸手取过一把木椅，放在萧翎木榻旁侧，缓缓坐了下去，望着仰卧在木榻上的萧翎，心中感慨万端，暗暗忖道：如是老叫化不劝他，他也许和中州二贾，留在四海君主那五彩巨舟之上，那也没有今日之祸了。

只觉萧翎这次大难，都由自身而起，心中更是难过。

漫漫长夜，就在孙不邪惶惶不安之中度过。

次晨天亮，李老丈遣人送上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萧翎手足愈来愈凉，静卧不醒，除了还有一缕微弱的气息之外，简直和死人无别，孙不邪心中十分焦虑，食难下咽，连一口水也未喝。

天到中午时分，无为道长才匆匆赶到，手中提着两包逐寒药物。

孙不邪亲入厨房，煎好药物，捧入静室。

萧翎一张俊脸，已完全变成了铁青之色，全身僵硬。

无为道长和孙不邪费了不少气力，才把煎好的药物，灌入萧翎腹中。

孙不邪对无为道长两服逐寒之药，寄望甚大，是以一直目不转睛的望着萧翎。

第五十六回 慧婢智救人

哪知萧翎服下药物之后，有如石沉大海，过去了一个时辰，仍然不见有何效用。

孙不邪一皱眉头，道：“道长，你可是用错药了？”

无为道长道：“贫道曾亲自检查药物，所有的药物，都是地道之物，决不会错。”

孙不邪道，“如果没有用错过药，萧翎服下药物之后，怎的毫无效果。”

无为道长尴尬一笑，道：“这大约因为贫道歧黄之术不精，处方有误……”

孙不邪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么看来，只有寄望于那金花夫人了！”

无为道长早已听那展叶青述说昨夜之事，当下接道：“如若那金花夫人当真的能够取得北天尊者的解寒之药，那自是万无一失了！”

孙不邪道：“别说那金花夫人不是北天尊者的敌手，就算她能够取得药物，也未必会如约赶来。”

无为道长道：“这个贫道的看法就和老前辈不同了，那金花夫人如真能取得解药，定然会如约而来，就是她取不到解药，只要未死在北天尊者手下亦将会如约赶来……”

等待中的时光，过的特别漫长，孙不邪更是焦急无比，来回在室中走动，不时行近萧翎木榻之前，一下摸摸萧翎的额角，一下按按萧翎前胸，焦急之情，如坐针毡。

无为道长心中虽然焦急，但尚能沉得住气，闭目而坐，一语不发。

好不容易盼望到天色入夜，无为道长晃燃火折，燃起桌上火烛。

这是一段黯然沉闷的时光，无为道长和孙不邪，心头如同压上了一块千斤重铅，相对无言。

夜近二更时分，仍是毫无动静，孙不邪心中哀伤，一心想着萧翎的生死，不知时已二更，无为道长却是心如火焚，霍然站起，行到门口，打开室门，向外望去。

但见夜空幽寂，哪里有金花夫人的踪影。

不禁黯然一叹，忖道：“完了，就算她取得解药，但如再晚来上半个小时，那萧翎一息断绝，只怕也无法回生了……”

忖思之间，突闻遥远处，传过来一个女子的呼叫之声。

凝神听去，那声音似是隐隐在呼叫萧翎之名。

静夜之中，这声音至少在两里之外。

无为道长心中一动，回头说道：“老前辈好好的照顾萧翎，贫道去去就来。”

也不待孙不邪答话，纵跃出室，循声找去。

那呼叫萧翎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无为道长施用出了全力，循声奔去。他轻功卓绝，疾如飘风，片刻之间，已奔行了两三里路。

凝目望去，只见黯淡星光下，站着一个人背插长剑，身着玄色劲装的少女，不断的呼叫萧翎之名。

那少女似是已警觉到有人行近，停止了呼叫之声，道：“什么人？”

无为道长暗暗吃了一惊，道：这女子是何许人物，耳目如此灵敏。

缓步绕过一株大树，走了过来道：“贫道无为。”那玄衣少女两道秋波直射过来，望着无为道长，冷冷地说道：“你来这里做什么，我又不是在叫你。”

语气虽然冷漠，词意却一派天真。

无为道长道：“姑娘呼叫之人，可是萧翎吗？”

玄衣少女道：“不错啊！你可知道他现在何处？”无为道长点点头道：“如是不知萧翎现在何处，贫道也不会来此了。”

玄衣少女急道：“快带我去见他。”

无为道长道：“姑娘如不肯说出身份姓名，贫道决不会带姑娘去。”

那玄衣少女急道：“我叫陆娟黛，行了吧！快带我去见他。”无为道长道：“陆娟黛！从未听人说过。”

陆娟黛道：“不知道我，那你总该知道我爹爹吧？”无为道长道：“令尊是谁？”

陆娟黛道：“我爹爹北天尊者。”

无为道长征了怔，道：“原来是冰宫公主，贫道失敬了。”陆娟黛急道：“我什么都说了，还不快些带我去见萧翎，我爹爹那玄冰掌恶毒无比，再晚了恐怕没有救了。”无为道长心中暗道：此刻的萧翎已经是奄奄将毙，不论此女说的话是真是假，何不先带她去碰碰运气。当下说道：“贫道带路。”转身行去。

陆娟黛一面奔行，一面催促无为道长走快一些。

两人赶回静室，只见孙不邪左手扶着萧翎的身子，右手按在萧翎的命门穴上，正以本身真气灌入萧翎内腑。

孙不邪抬头瞧了无为道长一眼，道：“你骗了老叫化。”陆娟黛急行两步，奔到木榻前面，接口说道：“快放开他。”并指如乾，点向孙不邪的右腕脉穴。

孙不邪右手一抬，让避开去，一跃而起，挥子劈出一掌，目光却投注在无为道长的脸上，道：“道长，这位姑娘是谁？”

无为道长道：“北天尊者之女，来救萧翎之命，老前辈请让开吧！”

陆娟黛一语不发，右手硬接了孙不邪一记掌力，左手却从怀中摸出了一粒丹丸，塞向萧翎口中。

孙不邪掌力何等雄浑，陆娟黛硬接一掌，被震得向后疾退了两步，左手药丸，差了两步，无法投入萧翎口中，心中大是恼怒，飞起一脚，踢向孙不邪的小腹。

孙不邪飞身一跃，离开木榻，落在室壁一角。

陆娟黛口中恨声说道：“如是耽误了他的性命，我就要你们两人为他偿命。”

右手探出，扶住萧翎身躯，左手捏着丹丸，疾快的塞入了萧翎口中。

金丹入口，自化玉液，沥沥入喉。

无为道长两目凝神，投注萧翎的脸上，瞧着他服下药物的变化，一面监视着陆娟黛的举动。

孙不邪两道目光更是全神贯注在萧翎的身上，那药物果然是灵验无比，萧翎服用过药物不久，突然伸动了一下双手。

无为道长眼看萧翎似欲醒了过来，心中大喜道：“陆姑娘的药物，果然是灵验的很。”

孙不邪听得呆了一呆，低声说道：“这位姑娘是什么人？”

无为道长道：“贫道不是早就告诉过老前辈吗，她是北天尊者的女儿。”

孙不邪道：“她姓什么？”

无为道长道：“北天尊者姓什么？”

孙不邪低声说道：“据老叫化所知，那北天尊者自称复姓百里，他的女儿，怎么会姓起陆来？”

无为道长吃了一惊，道：“当真吗？”

孙不邪道：“自然是当真的了，老叫化几时讲过谎言……”说着右手一把抓住了无为道长，急急地接道：“不管她姓张姓王，也不用管她是不是那北天尊者的女儿，目下咱们担心的是萧翎的生死，她只要能够医好萧翎的伤势，那就行了。”

无为道长点点头，道：“老前辈说的不错。”

这时，躺在床上的萧翎，忽然一伸双臂道：“冻死我了。”

忽地一挺身，坐了起来。

孙不邪大喜道：“兄弟，你好了吗？”

灯光下只见萧翎的脸色仍是一片惨白，双目无神，回过头来，望了孙不邪一眼，缓缓说道：“晚辈好些了……”

目光转到无为道长脸上，道：“多谢道长救命。”

他身体虽尚未复元，但神志仍极清醒。

无为道长道：“是这位姑娘救了你。”

萧翎望了木榻前面的少女一眼，道：“姑娘和在下素不相识，何以来此相救？”

无为道长原来想她是北天尊者之女，但因不愿说出真正姓名，故而随口捏造出一个陆娟黛来应付，但是萧翎也不相识，才知此女真是冒名替姓而来，不禁心中一动，一面暗中运气，缓步向萧翎木榻前行去，一面说道：“萧大侠再仔细看看，这位姑娘是北天尊者之女。”

萧翎双目盯注在她脸上瞧了一阵，摇摇头道：“她不是。”

无为道长不等那少女开口辩驳，急急接道：“她叫陆娟黛。”

萧翎摇着头，道：“这就更不对了，那北天尊者之女，乃复姓百里，单名一个冰字，怎的会姓起陆来了。”

这当儿，无为道长已然行到那陆娟黛的身侧，突然出手一把，抓住了那陆娟黛的右腕脉门，冷冷说道：“姑娘冒充那北天尊者之女，是何居心？”

陆娟黛神情镇静的微微一笑，道：“放开我。”

无为道长道：“姑娘请向后退五步，贫道就放开姑娘。”

陆娟黛回顾了萧翎一眼，道：“道长可是怕我伤了他吗？”

无为道长道：“不错，姑娘和萧大侠相距过近，如是陡然出手，贫道自知救援不及。”

陆娟黛道：“如是我会伤他，那也不用救他了。”

无为道长道：“姑娘话虽说的不错，但姑娘身份未明之前，究竟是叫人难以放心，还是请退后五步的好。”

陆娟黛无可奈何的向后退了五步，道：“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吧！”

无为道长放开陆娟黛的右腕，合掌说道：“姑娘虽冒名前来，但贫道仍然感激姑娘救治了萧大侠的伤势。”

这座屋本不太大，陆娟黛退后五步，已到了门口，背依在木门之上，缓缓说道：“萧相公当真不认识小婢了吗？”

萧翎凝目瞧了陆娟黛一阵，摇摇头道：“不认识。”

陆娟黛道：“萧相公认识香雪姊姊吗？”

萧翎道：“认识，她是百里姑娘的贴身女婢，在下和她见过几面。”

陆娟黛道：“香雪追随姑娘，悄然而去，追寻你的下落，小婢本要同行，却被姑娘强令留下，要小婢追随在老爷身侧，探听你的消息，姑娘心中早已知道，她如逃走之后，老爷必将迁怒于你，因此，姑娘出走之日，顺便取了老爷炼制的灵丹两瓶，分了两粒，存在小婢之处……”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倒是被你家姑娘料中了。”

陆娟黛道：“姑娘曾经告诉小婢，留心老爷举动，万一被他寻着萧相公，出手伤了你，就要小婢送上解药。”

萧翎道：“姑娘何以知道在下受伤呢？”

陆娟黛道：“我们冰宫卫队，今天中午擒住了一位金花夫人，据说她是想去偷老爷炼制的灵丹，小婢一时心血来潮，忽然想到相公，因此跑去问那金花夫人，起初之时，她不肯说，直到天到初更，我再去看她时，她才说出来救你之事，小婢当时大为震惊，想不到姑娘临去的留言，竟然会如此的灵验……”

萧翎道：“原来如此，这其间的阴差阳错，竟然是如此的巧合。”

只听得陆娟黛接道：“小婢问她相公现在何处？”

无为道长接道：“金花夫人定然告诉你了。”

陆娟黛道：“不错啊！”

无为道长道：“她既然告诉了你，为何不直来此地。”

陆娟黛道：“那金花夫人说了一半，老爷恰好派人来提她问话，小婢只好躲了起来……”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当时天色已经不早，小婢势难等她回来，只好依照她说的大约方向，赶来此地，哪知找来找去，也找不着，心中一动，我便大呼相公之名……”她目光一掠无为道长，接道：“这位道长循声找去，定要问我之名，形势迫切，只好冒充一下我们姑娘的身份。”

萧翎道：“陆娟黛可是你真名吗？”

陆娟黛道：“小婢名叫娟黛，这姓乃是小婢真姓，我虽冒充姑娘身份，以求早些见到相公，但却不敢借用姑娘之名……”

只见孙不邪举手一挥，熄灭火烛，道：“有人来了！”

但闻衣袂飘风之声传来，似是有人从屋面上跃落院中。

孙不邪暗中运起掌力，正待喝问，耳间已响起一个女子声音，道：“萧翎的伤势如何了？可有什么变化？”

无为道长道：“是金花夫人。”随手打开木门。

只见金花夫人双手捧着胸腹，缓步行了进来。

孙不邪晃燃火折子，燃起了火烛。

凝目望去，只见金花夫人紧咬着牙关，长发披垂，举步落足之间，似是拖着了一块重铅。

显然，金花夫人似是受了很重的伤。

只见金花夫人抬头望了站在萧翎木榻前面的陆娟黛一眼，道：“你来了。”

陆娟黛点点头，道：“来啦。”

金花夫人双腿一软，跌坐在地上。

陆娟黛急急奔了过来，扶起金花夫人，道：“你伤的很重吗？”

金花夫人点点头，道：“你可是送解药给他的吗？”

陆娟黛道：“他已经服用下去了。”

金花夫人道：“娟黛姑娘，多谢你了，如是等我赶来，也许已经来不及了。”

萧翎缓缓坐起身子，走下木榻，道：“夫人伤在何处？”

金花夫人苦笑一下，道：“不要紧，我死不了……”

突然一张嘴巴，吐出了一口鲜血。

陆娟黛掏出绢帕，拭去金花夫人前胸的血渍，道：“你可是伤在我们老爷的手下？”

金花夫人摇摇头，道：“不是……”

无为道长接道：“陆姑娘，她伤在内腑，不宜多言，姑娘最好是别再问她。”

伸手入怀中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两粒丹药，接道：“陆姑娘，让她服下这两粒丹丸。”

陆娟黛接在手中，递了过去。

倔强的金花夫人，突然伸手接过丹丸道：“我还不用人来服伺。”

张口吞下了两粒丹丸。

萧翎道：“夫人，在下得这位陆姑娘送来解药，服用之后，伤势已然大见好转，夫人请上榻休息一会如何？”

金花夫人伤势虽重，但她生性倔强，仍是装出往日一般模样，言笑自若，当下说道：“萧兄弟，人人都叫我金花夫人，你也要这般叫我吗？”

萧翎一皱眉头，道：“那要我叫你什么？”

金花夫人道：“叫我大姊姊啊！我不是一直叫你小兄弟吗？”

萧翎略一沉吟，道：“好！姊姊请上木榻休息一下如何？”

金花夫人挺身站起，身子摇了两摇，似是将要倒下，陆娟黛伸手来扶，却被她挥手摔掉，摇摇摆摆的行近木榻，坐了下去。

萧翎想到金花夫人为了救自己之命，不惜冒险犯难，身受如此重伤，心中大是不安，缓步走近木榻说道：“姊姊，那无为道长医道精深，要他替姊姊看看伤势如何？”

他已知金花夫人脾气倔强、如是请无为道长替她把脉，被她一口回绝，那未免太使无为道长难看，故而先行和她商量。

只见金花夫人摇摇头，道：“不用了，我自己的伤势，自己清楚，只要休息一夜，就可复元。”

无为道长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孙不邪对那金花夫人，原无好感，但他此刻却观念大变，轻轻咳了一声，道：“无为道长的医术，虽然不及毒手药王，但亦算世间罕有的良医，姑娘何必固执，为什么不让他瞧瞧。”

萧翎接道：“孙老前辈说的不错，姊姊最好能让无为老前辈替你把脉。”

金花夫人道：“你当真怕我死了吗？”

萧翎向金花夫人微笑道：“姊姊为了救我萧翎之命，身受如此重伤，萧翎心中何安。”

金花夫人笑道：“好吧！为了让你安心，那就有劳道长了。”

无为道长缓缓行了过来，伸出右手，食中二指把着金花夫人左腕脉穴，良久之后，缓缓说道：“夫人的伤势，应该不很重，只是负伤之后，一直未得静坐调息，急急赶路，才使伤势恶化起来。”

金花夫人微微一笑，道：“看的不错啊！”

萧翎接口道：“可有疗好之望？”

无为道长道：“此刻她气血已攻内腑，必得多养息一些时日才行。”

金花夫人道：“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不能在这里停的太久。”

无为道长道：“多则七日，少则五天。”

金花夫人道：“不行，那就不用瞧了，明天午时，我必得离开此处动身。”

无为道长道：“不是贫道危言耸听，如若夫人不得适当休息，还要匆匆赶路，伤势再变恶化，就算华佗重生，扁鹊还魂，只怕也无能再救夫人之命

了。”

金花夫人微微一笑，道：“我如留这里静养五日，就算集合天下名医于斯，也无法救我之命。”她喘了两口气，接道：“正因为我还想多活一些日子，才要匆匆离此。”

萧翎道：“为什么呢？”

金花夫人笑道：“你一定要知道吗？”

萧翎道：“不错。”

金花夫人道：“事已至此，告诉你也不妨事了，那沈木风已在我身上下了毒手，每隔十日，必得服下一粒解药，以延缓毒性的发作，三日之后，就是我服用解药的日子，过了期限，将毒发而死。”

萧翎道：“有这等事吗？”

金花夫人笑道：“难道我还骗你，别说我了，凡是百花山庄中重要人物，大都如此，越是武功高强的人，服的毒药也越是厉害，据说那毒药乃毒手药王苦心研配而成，恶毒无比，除了沈木风握有的独门解药之外，天下没有可以解救之药。”

无为道长道：“如若她明日中午离此，就算能够赶回百花山庄，服下沈木风的解药，但这数百里的行程，也足以要她的命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道长说来说去，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无为道长道：“办法倒有一个，只不知萧兄是否答应？”萧翎道：“什么办法？”

无为道长道：“贫道施展金针过穴之法，废了她的武功……”萧翎道：“散了她的武功，也无法阻止她内腑毒发，也是难以救她之命。”

无为道长道：“有一种最为惨酷的解药之法，那就是废了她武功之后，把她放在蒸笼之内，用陈年老醋，蒸除她身上之毒。”萧翎道：“一定成吗？”

无为道长道：“贫道如无把握，也不会说出口了。”萧翎道：“除去她内腑奇毒之后，还可以使武功复元吗？”无为道长摇摇头，道：“不成了，这一生一世，都无法再练武功。”

萧翎道：“除此之外呢？”

无为道长道：“贫道再无良策。”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兹事体大，在下如何做得主意。”无为道长道：“萧大侠和那金花夫人商量，生死之间自然由她抉择。”

萧翎叹息一声，道：“眼下只有如此了。”

缓步走回室中。

只见金花夫人靠在棉被之上，圆睁着一双星目，脸上却满是困倦之色。

她似是极力保持着清醒的神智，和轻松的心情，微微一笑。道：“你们在谈些什么？”

萧翎道：“谈姊姊的伤势。”

金花夫人摇摇头道：“不用谈了，明日午时之前，我必得离开此地，除

非无为道长，在明日午时之前，能治疗好我的伤势。”

萧翎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金花夫人道：“兄弟有话说吗？”

萧翎道：“你为救我之命，落得如此下场，此言叫我如何开口。”

金花夫人笑道：“不妨事，你尽管说出口来就是。”

萧翎道：“无为老前辈有一良策……”

无为道长道：“那是最笨的法子，如何能谈得良策二字。”

萧翎接着道：“那办法虽可救姊姊之命，但要废除你一身武功，不知姊姊的意下如何？”

金花夫人笑道：“废除我一身武功，那是比要我性命更为重大了。”

萧翎道：“因此，在下不敢做主，生死之间，要由姊姊自己抉择了。”

金花夫人笑道：“我不想死，但更不愿被人废去武功，因此明日午时之前，必得离此，赶回百花山庄，尽半夜半日之功，打坐调息，也许可助我体能恢复一些。”

无为道长道：“为时已晚，此刻，夫人不但不能奔走行动。而且连运气调息，亦将使伤势恶化，唯一之策，就是静卧不动。”

金花夫人突然挺身而出，道：“此言当真吗？”

无为道长道：“夫人此刻可有愈来愈觉困倦之感？”

金花夫人道：“不错。”

无为道长道：“那就不会错了。”

金花夫人突然一提真气，道：“既是如此，我要连夜走了。”

萧翎急急说道：“夫人止步。”

金花夫人回头笑道：“又叫我夫人了。”

无为道长接着道：“按贫道查看夫人脉象，难以撑过百里行程，必将伤发而死。”

金花夫人道：“就算明知必死，也得冒险一试。”

无为道长道：“你没有十分之一的机会，不用赌了。”

萧翎接口说道：“道长，如若用一具软榻，让她躺在软榻之上，抬回百花山庄，对她伤势，是否有碍。”

无为道长道：“那倒是无碍了。”

萧翎道：“既是如此，姊姊请等候片刻，我送你回去……”

孙不邪道：“你要去百花山庄？”

萧翎道：“我只送她到十里之外，就兼程而回。”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忘记了一件事。”

萧翎道：“什么事？”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大伤初愈，亦不宜奔走劳碌。”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萧兄弟，你能有这份心意，我已经感激不尽了，你送我未免危险太大，沈木风耳目灵敏，如是被他发觉，不但牵累到你，

而且也害了我。”

萧翎道：“但姊姊不能奔走……”

金花夫人接道：“不要紧，我只要能够奔行百里，就算倒卧路旁，大半也会遇上沈木风的暗桩，此刻，他正值用我之时，必会想尽方法救我……”

语声微微一顿，黯然接道：“你要好好保重，妹妹去了，但愿日后咱们还能见面。”

纵身一跃，飞出室外，飞上屋面而去。

萧翎本要追赶，却被孙不邪伸手拦住，道：“萧兄弟，那金花夫人说得不错，你如要送她，不但害了自己，而且也害了她。”

陆娟黛突然行到门口，道：“小婢也该回去了，万一被尊者发觉，只怕性命难保。”

孙不邪道：“既有性命之险，姑娘为何还要回去。”

陆娟黛轻轻叹道：“冰宫戒律，私行逃亡，必予追杀，小婢不能留此……”

目光一掠萧翎接道：“萧相公日后遇上我家姑娘时，还望好好待她。”

转身一跃，继金花夫人之后，登上屋面，飞跃而去。

孙不邪望着陆娟黛消失的背影，长长叹息一声，道：“女孩子的心事，真叫老叫化想不明白。”

无为道长长吁一口气，道：“萧大侠的伤势如何了？”

萧翎道：“寒冷尽消，体能渐复，大致说来，已算复元了。”

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那很好，贫道也算减去了一个负担。”

孙不邪突然接道：“道长可是准备在此和沈木风决一死战吗？”

无为道长略一沉吟，道：“贫道自知凭我们武当派一己之力，决难抗拒那百花山庄，就算约得二三好友相助，然无疑以卵击石，难与为敌，但目下形势迫人，如不能奋起抗拒，只有束手待缚一途了。”

孙不邪接道：“道长不是已经派人连络九大门派中人，要他们派遣高手相助吗？”

无为道长叹道：“那沈木风虽然实力强大，但九大门派如能选派出高手，纵然未必能够胜他，也该是一个平分秋色之局，只可惜……”

突然住口不言。

孙不邪道：“怎么？可是九大门派不肯相互支援，派遣高手助战吗？”

无为道长道：“虽然未曾拒派高手，但也不肯全力相助，唉！九大门派各存私心，以求自保，岂不正好中了沈木风的下怀，集中全力，个个击破。”

孙不邪道：“这话不错，但不知道长有何高明之策。”

无为道长道：“近百年来，武林九大门派，虽无大恩大怨。但小冲突，却是在所难免，也一直未能出一个使各大门派敬服的人才，致使各大门派之间，关系变得十分淡漠，尤以少林派，近数十年来，几乎是不同其他门派往来。”

孙不邪接道：“据老叫化所知，道长和少林现代掌门人私交甚笃，难道

是江湖传言有误吗？”

无为道长道：“虽和少林掌门颇有私交，但因此事关系太大，那少林掌门也不便强行做主……”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私交总归于私交，但一旦面临到重要关头，只怕私交就难发挥作用了……”

他心中感慨甚多，言罢，不禁黯然一叹。

孙不邪道：“九大门派，故步自封，互不支援，那是自取灭亡了。”

萧翎道：“目下最重要的事，是如何应付强敌……”

语声微微一顿，道：“在下有一件不解之事，还得道长指教。”

无为道长道：“什么事？”

萧翎道：“那金花夫人怎会到了此地。”

无为道长略一沉吟，把经过之情，仔细的说了一遍。

萧翎奇道：“沈木风何以会突然撤走？”

孙不邪道：“老叫化也是想不明白。”

无为道长道：“唯一可疑之处，就是那一阵乐声，沈木风听得那乐声之后，似是甚为震惊，豪气尽消，全军而退。”

萧翎道：“道长精通音律之学，可能听出那乐声是什么乐器所奏吗？”

无为道长道：“非萧非笛，似是两种乐器混在一起……”

沉吟了一阵，道：“似乎是一种古筝，和洞箫混合而成。”

孙不邪道：“老叫化想遍数百年来武林人物，就想不到哪一个人，有着乐声退敌之能。”

萧翎道：“这确实有些奇怪，在下学艺之时，亦曾听到家师讲说天下武林高人往事，但未听过有乐声退敌之能。”

孙不邪道：“此时此地，不用再谈这些事了，咱们也该回去瞧瞧了。”

萧翎探手入怀，取出一锭黄金，放在木案之上，熄去火烛。道：“咱们走吧！”当先出室。

孙不邪紧随在萧翎身后而出，一把抓住萧翎左腕，笑道：“萧兄弟体能尚未恢复，老叫化助你一臂之力。”

陡然一提真气，飞身跃上屋面。

萧翎听到沈木风带人追踪，为乐声所退，但心中仍是担心父母安危，一路上急急奔行。

行至湖边，只见那云阳子带着四个中年道长，早已在湖边等候。

无为道长低声问道：“可有事故？”

云阳子摇摇头，道：“一切安好，未见来犯之敌。”

萧翎急急接道：“道长可曾见过家父家母吗？”

云阳子道：“贫道心知两位老人家是那沈木风用心所在，因此，特请中州二贾和司马乾等护至山中一处隐秘所在躲藏起来了。”

萧翎心中暗道：你不要弄巧成拙，口中却问道：“他们回来没有？”

阳子道：“还在山上。”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不再多问，飞身跃上木舟。

无为道长、孙不邪和萧翎，同乘一舟，云阳子带四位武当弟子，共乘一舟。

双舟齐发，破浪而行。

萧翎想到父母两度遇险之事，对两位老人家的安危，特别惦记，那小舟行速虽然很快，但他却仍然觉着不够，亲自运桨，舟行如飞。

小舟靠岸，萧翎顾不得和孙不邪等多打招呼，直向父母房中奔去。

只见木门大开，室中一片黑暗。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有人吗？”

内室中传出来金兰的声音，道：“萧相公吗？”

萧翎道：“不错，家父母尚未归来吗？”

室中火光一闪，点起一只火烛，金兰劲装佩剑，缓步走了出来，道：“老爷夫人，已有商爷、杜爷等保护上山而去。”

萧翎道：“你可知他们现在何处吗？”

金兰道：“不知道。”

萧翎回头望去，只见孙不邪和云阳子，并肩站在门外，当下接道：“道长知道吗？”

云阳子笑道：“萧大侠但请放心，贫道担保令尊、令堂安好无恙。”

萧翎抱拳一揖，道：“在下知道长心思周密，但未见得家父母之前，在下实难放心。”

云阳子道：“贫道已派人施放讯号，招请他们回来。”

萧翎道：“道长如知去处，最好能带在下去看看。”云阳子道：“萧大侠如此孝心，贫道自是应命，不过，就贫道所料，中州二贾此刻已经接得讯息，保护着令尊、令堂下山而来，如是我等上山寻找，错了道路，反而耽误了时间。”

萧翎叹息一声，道：“好吧！咱们就在此等候，但不知要等上多少时间？”

云阳子道：“至多不会超过一个时辰。”

萧翎缓步走向父母居住的房中，燃起一支火烛，呆呆坐在厅中。

云阳子知他连经两次父母被掳的大变之后，已成惊弓之鸟，心中正自忧苦，也不多言，默默而坐。

一支火烛烧完，仍不见萧氏夫妇和中州二贾归来。金兰重新燃上一支蜡烛，缓步退到厅门口处。

萧翎忍了又忍，仍然是忍耐不住，说道：“道长，咱们等了多久？”

云阳子道：“尚不足一个时辰。”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欲言又止。

云阳子口中说的轻松，心中却是感觉到有些不对，缓缓站起身子，道：“萧大侠请坐片刻，贫道去问问那传讯弟子。”也不待萧翎答话，起身入室

而去。

云阳子刚刚行到室门口处，一条人影疾如飞鸟一般，直窜而入，几乎和云阳子撞了一个满怀。

云阳子身子一闪，避开来势，伸手一把，抓住了来人左腕。萧翎霍然站起，凝目望去。

只见来人道装佩剑，正是武当门下弟子。

云阳子缓缓放了那人手腕，说道：“什么事如此匆忙？”

那道人双掌合十，欠身对云阳子一礼道：“弟子奉急命而来，一路奔走，早已累得神志不清了，还望师叔原谅。”

萧翎右手一按桌面，急步而至，道：“什么事？快说！”

那道长喘了口气，道：“弟子奉命守护山上一处要道……”

萧翎急急接道：“我那父母，可是又被掳去了吗？”

那道人满脸惭愧之色，道：“弟子守在要道之上，不知怎的竟被人点了穴道。”

云阳子脸色一变，道：“以后呢？你怎么醒了过来？”

那道人道：“弟子被掌门师尊救醒。”

云阳子道：“掌门道长现在何处？”

那道人道：“掌门人救醒弟子之后，问明经过，命弟子传命师叔，通知萧大侠，一起入山，弟子奉命，一路急奔而来。”

大变已生，萧翎焦急的心情，反而平静下来，低声对那道人说道：“你一路奔跑，定然十分辛苦，好好休息去吧！”

那道人欠身对云阳子和萧翎行了一礼，悄然而退。

云阳子仰面望天，长长吁一口气，道：“想不到果然出了变故，实叫贫道惭愧的很。”

萧翎道：“事已至此，道长也不用自责了，咱们上山瞧瞧去吧！”

云阳子道：“贫道带路。”放腿向前奔去。

萧翎紧随云阳子身后而行。

这两人轻功卓绝，全力奔行，有如两道掠空流矢。

片刻工夫，已奔出七八里路，翻越了两座山岭。

这时，天色已亮，四周景物，已然大致可见。

云阳子陡然停下脚步，目光转注一丛深草之中。

萧翎道：“道长可是走迷了路？”

云阳子摇摇头，快步行入一丛深草之中，拖出一个佩剑的中年道人，略一查看，挥手一掌，拍在那人背心之上。

只听那道人长吁一口气，缓缓睁开了双目，望了云阳子一眼，挣扎而起，拜伏地上。

云阳子沉声说道：“不用多礼了，告诉我经过之情。”

那道长垂首说道：“弟子守在此地，被人点了穴道，多亏师叔相救。”

云阳子道：“什么人点了你的穴道？”

那道人道：“弟子闻得衣袖飘风之声，还未来及回头瞧看，已被点中了穴道。”

云阳子略一沉吟，回头对萧翎说道：“萧大侠，来人点穴手法，十分轻微，用心不在伤人，就此而论，贫道推想那人决非沈木风。”

萧翎道：“唉！奇怪的是除了沈木风之外，还有何人要掳去在下的父母呢？”

云阳子举手一挥，低声对那道人说道：“此地已没有你的事了，你下山去吧！”

那道人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云阳子望了萧翎一眼，接道：“百花山庄中人，一向手段毒辣，对本门弟子决不会如此留情。”

萧翎道：“这就有些奇怪了。”

说话之间，瞥见无为道长带着中州二贾和东海神卜司马乾，急急行来。

萧翎眼看中州二贾无恙，先放下一半心来。

无为道长等来势甚快，片刻间已到了两人身前。

中州二贾并肩行到萧翎身前，突然跪了下去，道：“小弟等该死，敬望大哥责罚。”

萧翎双手齐出，扶起中州二贾，道：“两位兄弟快请起来，把详细经过告诉小兄。”

商八轻轻叹息一声，道：“小弟把两位老人家安排一处石洞之内，小弟守在洞内，杜兄弟守在洞外，夜半之时，突闻杜兄弟摔倒之声，小弟冲出石洞，果然洞外站着一个人全身黑衣的蒙面人，杜兄弟已被人点了穴道，倒在路侧……”

萧翎道：“你和那人动过手吗？”

商八道：“乍惊大变，心神失常，只顾前面之敌，却不料后面突受袭击，而且那人出手奇快，小弟惊觉到时，已被他点了穴道。”

萧翎目光转到杜九脸上，缓缓说道：“杜兄弟可曾看清楚来人吗？”

杜九道：“说来惭愧，小弟被人施用暗器击中穴道。”

无为道长接道：“那是一种豆粒打穴的绝技，非有绝顶内功，难以施为，何况又是对付杜兄这等高手。”

萧翎目光转注到司马乾的身上，道：“司马兄可曾瞧到敌人了吗？”

司马乾轻轻叹息一声，道：“说来惭愧的很，兄弟守在商兄之后，商兄出洞之时，小弟已然惊觉，因此，凝神戒备……”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在小弟预料之中，商、杜二兄，就算遇上强敌，也有得数十合恶战，却不料强敌竟然奇快无比，兄弟见人影一闪，还道是商兄，还出言招呼一声，却不料那一声呼叫，竟被他判明了兄弟停身之地，扬手打来了一把暗器，兄弟虽然避开了几枚，仍然被击中两处……”

萧翎道：“这么说来，司马兄也是伤在那豆粒打穴的暗器之下了。”

司马乾道：“大约是洞中太过黑暗，他认穴不准，兄弟虽被暗器击中，幸未伤及穴道，还有再战之能……”

萧翎接道：“司马兄和他动过手了？”

司马乾道：“交手两招，兄弟就被那人点中了穴道。”

萧翎道：“司马兄先为暗器打伤，再行和他动手，先天上已经吃了大亏，那是一场势不均，力不敌的搏斗了。”

司马乾苦笑一下，道：“话虽如此，但那人武功高强，才是致胜主因，兄弟自信，两合之内，能点中我穴道，举世间只怕没有几个。”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家父母可被人掳走了吗？”

司马乾道：“兄弟被点中穴道之后，洞中再无防守之人，令尊、今堂，自然是……”

无为道长接道：“贫道赶到那石洞之后，已无两位老人家踪影，连玉兰也同时失踪不见。”

萧翎道：“道长可曾捡得那人打出的暗器吗？”

无为道长缓缓从衣袋之中，摸出黄豆大小般的两粒暗器，递了过去，问道：“不知萧大侠可识得此等暗器？”

萧翎接在手中，瞧了一阵，道：“不认识。”

无为道长道：“这叫菩提子，是一种全凭内力打出，击人穴道的暗器。”

萧翎道：“道长可知当今武林之世，有何人施用这种暗器吗？”

无为道长道：“就贫道记忆所及，武林中确有一人施用这等暗器，不过，那人早已被关入了禁宫之中……”

萧翎道：“禁宫未开，那人自然是不会重出江湖了。”

无为道长道：“正因如此，贫道才有着茫无头绪之感。”

萧翎道：“那人可有弟子？”

无为道长道：“就贫道所知，那人并未收录过弟子……”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还有一件令人难解之事，来人用心，似是只为两位老人家，对本派中各处守道弟子，出手都甚留情，虽有七个弟子，被人点了穴道，但却无一人受伤，那决非百花山庄中的人了。”

司马乾接道：“还有一件奇怪之处，就是此人何以知道我们藏身石洞。”

无为道长回顾了云阳子一眼，道：“那石洞所在之地，除了你我之外，咱们武当门下，还有何人知晓？”

云阳子道：“三弟也许知道。”

无为道长道：“三弟之外呢？”

云阳子道：“除了三弟之外，只有大师兄身侧两个童子，知道此事了。”

无为道长道：“小兄相信他们都不会泄露此事。”

萧翎道：“道长，在下心中有件事，不吐不快。”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尽管请说。”

萧翎道：“沈木风在各大门派之中，都派有卧底的奸细，贵派自是亦不例外。”

无为道长呆了一呆，道：“此事当真吗？”

萧翎道：“是我亲眼所见，自然是不会错了。”

无为道长道：“贫道立刻召集我武当门下，萧大侠可能指认出来？”

萧翎摇摇头，道：“沈木风召集他们，在深夜之中，在下那时身为百花山庄的三庄主，亦曾敬陪末坐，不过与会之人，都戴着面纱，十分神秘，在下虽知其事，却是难认其人。”

无为道长沉吟了一阵，道：“萧大侠可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萧翎摇摇头，道：“不知道。”

说话之间，瞥见孙不邪风驰电掣一般，奔了过来。

云阳子道：“如是萧大侠说的不错，那奸细潜伏在咱们武当派中，已是非一日时光，大师兄不用焦急，咱们既知道了此事，日后留心一些，不难查出。”

但闻衣袂飘风之声，孙不邪奔到了几人身侧，说道：“掳去两位老人家的，决非百花山庄中人。”

无为道长道：“老前辈可曾找到一点头绪吗？”

孙不邪缓缓从怀中摸出一张素笺，道：“几位先瞧瞧这个，老叫化再说经过不迟。”

无为道长接过素笺，只见上面写道：沈木风处心积虑，必欲获得两位老人家，好以此胁迫萧翎，为其所用，为了两位老人家的安全，暂行接引到一处隐秘所在，代为奉养。

字迹潦草，分明是匆匆写成。

无为道长把素笺递向萧翎，问道：“老前辈在何处取得这张素笺？”

孙不邪道：“诸位在搜查那石洞之时，老叫化却登上了附近一座高峰之上，四面查看，果然被我瞧到一条人影，奔向正南而去，老叫化发现了这点线索，立刻施用出了全身气力追赶……”

萧翎接道：“老前辈追上了吗？”

孙不邪道：“如论那人轻功，老叫化本难追上，所幸他未曾发觉老叫化子随后追踪，等他发觉之时，老叫化已追他到了五丈之内……”

云阳子知他武功高强，忍不住问道：“以老前辈功力，既然已追到五丈之内，那人定然是难以逃走了？”

孙不邪道：“他发觉老叫化子追踪之后，立时放腿急奔，老叫化紧追不舍，一口气翻越了六七座山峰，那人轻功绝佳，老叫化追了七八道山岭，也不过追上丈余左右。”

无为道长道：“可是那人放下这张素笺之后，老前辈就放他而去。”

孙不邪摇摇头道：“老叫化瞧出情势不对，只好吓唬着说道，不论跑到天涯海角，上天入地，老叫化也要追上你为止，就算追个十年八年，老叫化

也不在乎。”他顿了一顿，又道：“那人大约是出道不久的人物，听老叫化这么一吓唬，竟然停了下来。”

萧翎急急接道：“老前辈和他动手了？”

孙不邪道：“动手了，打了十几个照面。”

云阳子道：“那人可是被老前辈打死了？”

孙不邪一皱眉头，道：“你们这般抢着追问，要老叫化先答复你们哪个才好。”

无为道长道：“老前辈说的是，你慢慢说吧！”

孙不邪道：“老叫化就是激他动手，眼看他停了下来，自是急扑而上，想不到他手中的剑招，竟然是凌厉异常，老叫化几手险招，想先抢下他的兵刃，再好生擒于他，哪知竟是难以如愿，唉！这一次，老叫化重入江湖，实在会到了不少后起之秀。”言下，神色黯然。

萧翎道：“老前辈可曾瞧到他的模样吗？”

孙不邪摇摇头，道：“并没有。”

萧翎道：“为什么？”

孙不邪道：“他戴着一付面罩，掩了本来的面目。”

萧翎叹息一声，道：“以后呢？”

孙不邪道：“他和老叫化动手打了十几个照面，老叫化仍然瞧不出他的破绽，情势所迫，正想施下毒手，那人又有一个同伴赶到，投给老叫化这张素笺之后，联袂而去。”

萧翎强忍着心中苦悲，说道：“此事如何能够怪得道长。”

无为道长道：“若不是贫道多此一举，把两位老人家送在山上，也许就不会有此等之事了。”

萧翎道：“他们有谋而来，就算不上山来，也是一样……”

月光下，两颗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接道：“在下难安的是因为年迈双亲，都非武林中人，这些武林中的恩怨，竟然牵缠到两位老人家的身上。”

孙不邪道：“萧兄弟出道时间虽短，但因缘际会，却使你在短短的时日中，扬名于江湖之上，名人烦恼，自古皆然，还望兄弟振作一些，老叫化已经是退出江湖的人了，但我愿拼着这条老命，助你在武林中成就一番事业，死而无悔……”

语声微顿，接道：“不仅如此，老叫化还将用我在武林中一点资望，替你约几个助拳之人，亦要影响我丐帮弟子，助你一臂。”

萧翎抱拳一个长揖，道：“晚辈何德何能，竟得老前辈如此垂青。”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说起来似是为你，其实，却是为我武林同道造福，说穿了，老叫化并不是助你，而是拖你下水。”

萧翎道：“老前辈言重了。”

孙不邪道：“目下要紧的是先把两位老人家找到，然后，设法找一处安全、隐秘的所在，把两位老人家安顿下来，萧兄弟才能放手为我武林同道效

命。”

无为道长道：“老前辈说的是。”

孙不邪目光投注到萧翎的身上，道：“照老叫化和他们动手的情形看来，那两人确非百花山庄中的人物。”

萧翎道：“奇怪的是在下实难想出，除了这百花山庄之外，还有何人要掳去我萧翎的父母。”

孙不邪突然举掌拍了一下脑袋，道：“会不会是那四海君主。”

萧翎精神一振，道：“不错，不是沈木风派人所为，定然是那四海君主。”

孙不邪道：“如果真是四海君主所为，那就不难找到他们了。”

无为道长道：“贫道觉着来人掳去两位老人家，内心似无恶意。”

萧翎道：“如果没有恶意，为什么要施用此等手段，把他们迫掳而去呢？”

无为道长道：“贫道虽无法猜知个中隐情，但想来当不致离谱太远。”

萧翎道：“何以见得呢？”

无为道长道：“我武当门下派在各处要道的弟子，都被点了穴道，但个个都未受伤，如非那主脑人物，谆谆告诫，焉会有此等巧事。”

孙不邪道：“咱们先试试中州二贾那两条虎獒，能否追踪出一点头绪再说。”

大约又过了一顿饭工夫，中州二贾跑的满头大汗而来。

两人身后，紧随着两条虎獒。

孙不邪望了那两条虎獒一眼，只见一个个神骏非凡，雄伟尤过猛虎，当下说道：“这两条大狗，看来倒则雄伟的很，但少在是否学过了追踪之能。”

商八道：“我们兄弟，仗此二獒，确实解决了不少疑难之事，只是昨夜至今，来往之人甚多，只怕要混淆了它们的嗅觉，能否找得出来，那要碰碰运气了。”

萧翎道：“事不宜迟，两位就要它们试试吧！”

商八道：“这得孙老前辈带路了。”

孙不邪道：“如是老叫化子知道他们逃往何处，那也用不到你们的两条狗了。”

杜九冷冷说道：“老前辈不要误会，咱们只要孙老前辈带咱们同往你和那两人动手之处，先让两条虎獒，嗅到那人气息，才能追踪寻找。”

孙不邪道：“原来如此。”转身向前行去。

群豪紧随身后，放腿而奔。

翻过了数座山岭，到了一处平坦之地，孙不邪陡然停下来，道：“就在此地了。”

商八道：“老前辈请仔细辨认一下，如是错了地方，那可是差之毫厘，错之千里了。”

孙不邪伸手指着身前四五尺处一块草坪，道：“老叫化记的清清楚楚，决错不了。”

商八突然伏下身去，对着两条虎獒比画了一阵，两条虎獒一齐扑向那草坪之上，低头嗅了一阵，返身扑向孙不邪。

杜九急急说道：“老前辈不要怕，它们只是嗅嗅你身上的气息。”

孙不邪道：“两条大狗，老叫化还不在于。”

只见两条虎獒在孙不邪身上嗅了一阵，齐齐仰起头来，汪汪两声大叫。

商八突然低啸一声，两条虎獒又放腿奔到商八身侧。

只见商八双手挥动，又比画了一阵，两条虎獒突然转身向前奔去。商八、杜九，齐齐放腿疾追，紧随在两条虎獒之后。

无为道长低声对云阳子吩咐数言，云阳子转身向山下奔去，无为道长却紧追着萧翎、孙不邪等随那虎獒而去。

萧翎心中焦急，快行几步，追在商八的身侧，问道：“兄弟，你看可以追寻到吗？”

商八道：“如是孙老前辈带的位置不错，两只虎獒追循的路线，就是来人的去处了。”

只见两只虎獒，一面不停的在地上嗅着，一面向前奔去。东奔西走，围着几座山包也不知转了多少圈，直到次日午时，来到一处旷野。

忽见路边站着一个面色惨白的女人，原来是金花夫人。

金花夫人昨夜便遇上了百花山庄中人，服下了沈木风送来的解药。虽然毒性缓解，但伤势未愈，是以行动很慢。

几个人刚打过招呼。

只听无为道长道：“孙老前辈，这是什么声音？”

群豪凝神听去，但闻一阵袅袅的乐声，传了过来。

那声音十分奇怪，似箫非箫，似琴非琴。

听上去，似是两种乐器合奏而成的乐声。

孙不邪道：“好像是惊退那沈木风的乐声。”

无为道长道：“那就不错了，贫道亦有此感。”

萧翎突然纵身而起，道：“在下去瞧瞧是何等人物。”

他动作奇快，说完了一句活，人已飞跃出两丈以外。

孙不邪道：“道长请留在此地，老叫化跟着他去。”

无为道长道：“老前辈小心一些，最好别与人冲突起来。”

他话未说完，孙不邪人已追到两丈开外。

金花夫人道：“这是怎么回事？”

无为道长叹息一声，道：“说来令人难信，如非贫道亲自目睹，别人说给我听，我也是难以相信，想不到世间当真有此等怪事。”

金花夫人接道：“道长不用绕圈子，还是明明白白的说下去吧！”

无为道长道：“那夜沈木风率领百花山庄中的高手，把贫道和孙老前辈围了起来，如就当时形势而论，要是动起手来，贫道和孙老前辈势非要伤在那沈木风率领的高手围攻之下，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突然响起了一阵奇

怪的乐声，沈木风闻得那乐声之后，立刻率众仓惶而遁，免去了一场大战，也算救了贫道和孙老前辈一次性命。”

但闻金花夫人咯咯大笑，打断了无为道长之言。

杜九冷冷说道：“有什么好笑的！”

金花夫人道：“听起来好像是白日说梦，实在叫人难信！”

无为道长道：“贫道亲身所经，决非谎言，夫人不信，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好在此事除了贫道之外，还有那孙老前辈在场。”

商八轻轻叹息一声，道：“世间之事，无奇不有，五年之前，在下那萧大哥，还是一位弱不禁风的书生，但五年之后，他已是江湖之上安危所寄的英雄人物了。”

且说萧翎施展轻功提纵身法，循声找去，一口气奔出了四五里路，到了一座茅屋外面。

夜色中灯光隐隐，由那茅屋中透了出来。

这时，那奇怪的乐声，已然停了下来。

萧翎停下脚步，望着那茅屋出神。

只听衣袂飘风之声，孙不邪疾追而至，低声问道：“萧兄弟，找到了吗？”

萧翎道：“就晚辈所听得那乐声判断，似是就在那茅舍之中。”

孙不邪道：“既是如此，何以不到茅屋瞧瞧。”

萧翎道：“好！咱们叩门求见！”

这是一座孤立在荒野的独立茅屋，四面野草及膝，看上去更增荒凉。

两人行到那茅舍前面，只见双门紧闭，凝神听了片刻，室中毫无声音。

孙不邪虽已年近古稀，但暴急脾气，仍是未改，举手一掌，拍在木门之上，道：“有人在吗？”

只听屋内传出一个冷漠的声音，道：“什么人，这等无礼！”

孙不邪正待发作，心中忽然一动，暗道：如若这茅舍之中，当真是那奏乐之人，可不能对他发作，当下轻轻咳了一声，道：“区区孙不邪。”

室中又传出那冷漠的声音，道：“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孙不邪心中暗道：当今武林之中，后起之人，也许有不识我孙不邪的人，但这名字总该听长辈讲过才是，至低限度，老叫化这等粗的喉咙，也该听出是堂堂丈夫。

当下说道：“阁下连男女的声音，也听不出来吗？”

茅舍中又传出那冷漠的声音，道：“你听听我的声音，是男人还是女人？”

孙不邪怔了一怔，暗道：论他之声，颇似男子口音，但他如是堂堂男儿，怎会问出此等之言。

任他孙不邪见多识广，一时间也闹的没了主意，回顾了萧翎一眼，低声说道：“兄弟，你说他是男子，还是女人？”

萧翎道：“是男子口音。”

孙不邪道：“老叫化亦有此感。”

乃提高了声音，说道：“阁下分明是男子口音。”

但闻那冷漠的声音又道：“这就不对了。”

孙不邪一皱眉头，道：“听阁下这一句话，定是男子无疑。”

右手运功，发出内劲，砰的一声，震断门闩，推开了木门。

正待举步而入，忽觉一股强猛的暗劲，直向外面涌来。

那力道不但来的强猛，而且迅快无比，孙不邪还未看清室内景物，一股潜力，已逼过来。

孙不邪仓促之间，无暇多思，本能的推出一掌。

两股潜力一触之下，卷起一阵狂风，孙不邪只觉全身微微一震，不自主的退了回来。

但闻砰的一声，那大开的木门，忽然又关了起来。

萧翎虽然未接对方掌力，但却眼看着孙不邪是被逼退了回来，心中暗道：不知何许人物，有此等功力，口里却问道：“老前辈，看清楚那人了吗？”

孙不邪道：“未瞧清楚……”

语音转低，道：“兄弟，咱们遇上了高明人物，不可造次出手。”

萧翎道：“难道咱们退回去吗？”

孙不邪道：“那是更不成了。”

高声接道：“老叫化有一事请教阁下，还望不吝赐教。”

茅舍中又传出那冷漠的声音，道：“什么事？”

孙不邪道：“适才老叫化听到一种乐声，可是阁下奏出的吗？”

室中人道：“那奏乐之人，早已离开此地了。”

孙不邪急道：“那人往何处去了？”

室中人道：“天涯茫茫，谁知行踪何处？”

萧翎伸手摸摸木门，心中暗道：“以那孙老前辈的掌力，举手之间，就可以把这木门震碎，除非室中人发出的掌力，能够保持着一种适当的均衡，才可保持这木门不为掌力震坏，其间不但要有着足以和孙不邪抗拒的功力，而且运劲发掌之间，必得拿捏恰到好处，心念及此，不禁骇然。

大约孙不邪亦感觉到遇上了生平少遇的劲敌，并未再立刻出手，沉思了良久，才缓缓说道：“阁下掌力雄浑，决非普通之人，那也不用再装模作样了，难道老叫化还没有一会高人的资格吗？”

他这等摆明叫阵，料想对方纵然不开门相见，亦将有个交代，哪知等了甚久时光，竟是不闻有人回应。

孙不邪难再耐胸中之气，怒声叫道：“阁下未免欺人过甚了。”

砰声一掌，击在木门之上。

只听一阵哗哗乱响，茅舍木门，受不住孙不邪强猛的掌力，裂成数片，散落地上。

这情形大出了孙不邪意料之外，不禁一呆。

萧翎身子一侧，当先冲入室中。

凝目望去，只见室中一片空洞，哪里还有人影，敢情室中之人，早已借机遁走。

孙不邪晃燃火折子，瞥见屋角处，留有一张素笺。

萧翎疾快的抢上前去，抢起素笺，就火光之下望去，只见上面写道：“字奉萧大侠收阅：沈木风耳目灵敏，为令尊、令堂安危计，不得不隐秘行踪……”

萧翎呆了一呆，道：“看将起来，他还是帮我们的人了。”

孙不邪道：“看下去。那沈木风诡计多端，在未确切了然内情之时，不能相信。”

萧翎道：“老前辈说的是。”

凝目向下看去。

“令尊、令堂，已不胜奔劳之苦，必得找一处适当之地，休息一些时日，但那沈木风魔掌已指向两位不解武功的老人，必欲得之而后快，沈木风耳目众多，暗桩处处，你明他暗，彼此相斗，你先已吃了大亏，再要设法去保全父母，只怕力所难及。阅过此函，盼即焚毁，我如有暇见你时，自会派人找你，切切留书，敬望放心。”

短短一张留笺，下面并未署名。

孙不邪道：“你可要留下这张素笺？”

萧翎略一沉吟，道：“不用留了。”

伸手放在火折子上，霎眼间，素笺化为灰烬。

孙不邪道：“看他留书口气，似是和你很熟。”

萧翎道：“不错，但我费尽了心机，却是想不出是何人？”

孙不邪道：“就眼下情势而论，咱们似是已无法追上令尊、令堂了。”

萧翎道：“唉！他不署名，又未说明身份，叫在下如何能够放开胸怀呢？”

孙不邪道：“萧兄弟，老叫化要劝你几句话了，此时此情，不论你如何焦急，也是无法可想了，那人如若要有要挟咱们之处，必然会在此信之上说明他的用心，至低限度，也该有几句威胁之言。但老叫化综观全信，是一字一句也未含威胁之意，照老叫化的经验，这人决无恶意。”

这时，孙不邪手中的火折，已经燃完，火焰一闪而熄。

萧翎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到此刻，咱们总算弄清楚了一件事。”

孙不邪道：“什么事？”

萧翎道：“那惊退敌人的乐声，和掳走晚辈的父母之人，是一人所为了。”

孙不邪一拍大腿，道：“嗨！英雄出少年，老叫化当真是老糊涂了，竟然未曾想到此事……”

萧翎苦笑一下，道：“想到又该如何？”

孙不邪道：“自然是有关系了，就那夜形势而论，你伤重奄奄，卧床难起，老叫化和无为道长，被那沈木风率领着很多高手，围堵在湖边，如不是那一阵飘缈而来的奇怪乐声，势必要动手不可，老叫化和无为道长，只怕都

难逃过那次劫难，株连所及，连那云阳子等一干武当门下，马文飞等，只怕都难逃死亡之厄，掳去令尊、令堂的人，既然和惊退沈木风的同为一人，那是决无恶意了。”

萧翎心头略宽，叹息一声，道：“老前辈，此刻应该如何？”

孙不邪道：“想那无为道长，早已等的不耐，咱们先赶回到那边，和他们会合一起，再作道理。”

萧翎道：“眼下也是只有此法了。”

两人行出茅屋，联袂而起，原道而返。

孙不邪一边赶路，一面说道：“兄弟，见着无为道长之后，最好别提此事。”

萧翎道：“为什么？”

孙不邪道：“目下江湖，风烟万里，兄弟你好比风烟中一轮明月，百花山庄一战，不但使你成名，而且武林之中，已把你视作抗拒那沈木风的征象，也许你还不知，你已隐隐成武林中领袖人物，沈木风处心积虑要生掳令尊、令堂，用心就在想迫你就范，为他所用，他心中明白，今后能够和他在江湖分庭抗礼，阻止霸统江湖的，非你莫属。不是老叫化子年长几岁，爱动心机，令尊、令堂的行踪，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

萧翎点点头，道：“老前辈说的是，如是他们问起，咱们该如何回答才是。”

孙不邪笑道：“据实而言，只说一半就是。”

两人轻功，均已登峰造极，谈话之间，已到了原地。

无为道长、中州二贾等，正自等的心急，眼看两人归来，齐齐迎了上去。

金花夫人体能未复，身子靠在古柏之上，高声说道：“你们瞧到那吹箫之人没有？”

萧翎道：“只闻其声，未见其人。”

无为道长道：“是怎么回事？”

孙不邪生恐萧翎说漏了嘴，哈哈一笑，道：“老叫化和萧兄弟追到了一座茅屋前面，那箫声就从茅屋之中传来……”

金花夫人道：“你们不会进去瞧瞧吗？”

孙不邪道：“老叫化在屋外说了几句话，那人就借老叫化说话时光，打开后窗而去，我和萧兄弟进入茅屋，已然是不见人踪了。”

无为道长道：“这么说来，他是不愿和咱们相见了。”

孙不邪道：“大概是吧！”

商八回顾萧翎一眼，道：“大哥，虎獒虽然嗅觉灵敏，但经此一扰，只怕是无法再追下去了。”

萧翎叹道：“他们早已有算计，追亦无用，事已至此，急也不在一时，不追也罢。”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意欲何往？”

萧翎道：“贵派弟子和马文飞等，都在湖畔相候，咱们先行赶回去一行如何？”

无为道长心中暗自奇怪道：这萧翎怎会忽然改变了心意，竟然不再追寻父母行踪。

他为人持重，心中虽有所疑，但却不肯说出口来。

只听杜九冷冷说道：“小弟等无能，致使两位老人家被人掳去，纵然要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两位老人家找回来。”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杜兄弟的心意，小兄十分感激，不过，此刻情势不同，咱们不能弃置那么多受伤的武林同道不管。”

萧翎得悉父母被异人救走，又安全无恙，不由悬心大放，主张立即返回原地，以便救治受伤的武林同道。

孙不邪亦甚表赞同，忙道：“不错啊！老叫化也是这等想法，如若咱们离开，那沈木风再派高手施袭，虽有云阳子等武功高手相护，只怕双拳也难敌四手。”

金花夫人突然站了起来，道：“诸位既然要返回原地，那我是不能同行了一……”目光转到萧翎的身上，说道：“萧兄弟多多珍重，姊姊去了。”

摇摇摆摆的向前行去。萧翎心中大急，纵身一跃，拦住了金花夫人的去路，道：“姊姊伤势未愈，如何能够独身行动。”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如以兄弟之意呢？”

萧翎道：“小弟之意，姊姊先和我等走在一起，小弟也好略尽保护之责。”

金花夫人道：“你可是想劝我弃暗投明，摆脱百花山庄？”

萧翎道：“这个小弟倒不敢擅作主意，但请姊妹治好伤势之后，再独行其是不迟。”

金花夫人突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缓缓说道：“如我此刻和你同返湖畔，沈木风立刻可知此项消息。”

萧翎道：“姊姊可是很怕那沈木风？”

金花夫人道：“他只要断给我一次解药，立时可使我毒发而死，你说，要不要怕他呢？”

萧翎道：“兄弟心中有一件事，百思不解。”

金花夫人道：“问问姊姊我看，也许我能告诉你。”

萧翎道：“小弟亦曾在那百花山庄住了甚久，何以沈木风未在我萧翎身上下毒。”

金花夫人道：“这只能说你的运气好些，也许他没来得及，也许他未想到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也敢和他作对。”

萧翎沉吟了一阵，叹道：“姊姊定要走吗？”

金花夫人道：“我想留下这条命，那就非走不可。”

萧翎黯然说道：“你伤势甚重，沿途之上，无人保护，岂不是危险的很。”

金花夫人笑道：“兄弟放心，就凭姊姊我身带的毒物，也可保护我了。”

说罢，挥挥手，缓步而去。

她伤势未愈，体力未复，走起路来，东倒西歪，似是随时都会摔倒在地上。

萧翎只看得心中大生不忍，急步追了过去，拦住金花夫人，抱拳一揖，道：“姊姊数番救我之命，小弟一无回报，此刻你伤势如此之重，毫无自卫之能，萧翎不知也还罢了，如今我既然亲眼所见，如何能放心让你孤身而去。”

金花夫人两道明亮的眼神，盯注在萧翎的脸上，笑道：“不要这样多情，姊姊阅人多矣！哪里还会吃下这碗迷汤。”

言罢，也不待萧翎答话，匆匆转身而去。

望着金花夫人的背影，萧翎内心中感慨万千，自己本非江湖人，但离奇的遇合，却把他造成了一个武林中杰出剑士，也卷入了江湖上的正邪大决斗中。

无端事故天上来，到处是凶险，到处是搏杀，而且，连累到无辜的父母……

岳小钗芳踪飘缈，但那一缕情丝，却系紧了萧翎的心，也带走了萧翎无限的怀念……

百里冰用情如海深，不惜叛离冰宫，觅情天涯，临去之时，又留情心腹女婢，及时送来了救命的灵丹……

金花夫人虽然没有说明什么，但她处处的呵护、爱惜，已然坦裸出无限情意，此后，又该是如何一个结局？

正是：

江湖大局如残棋，生死成败紧要间。

一身情债归何处，取舍无从两茫然。

请看下卷《岳小钗》。

